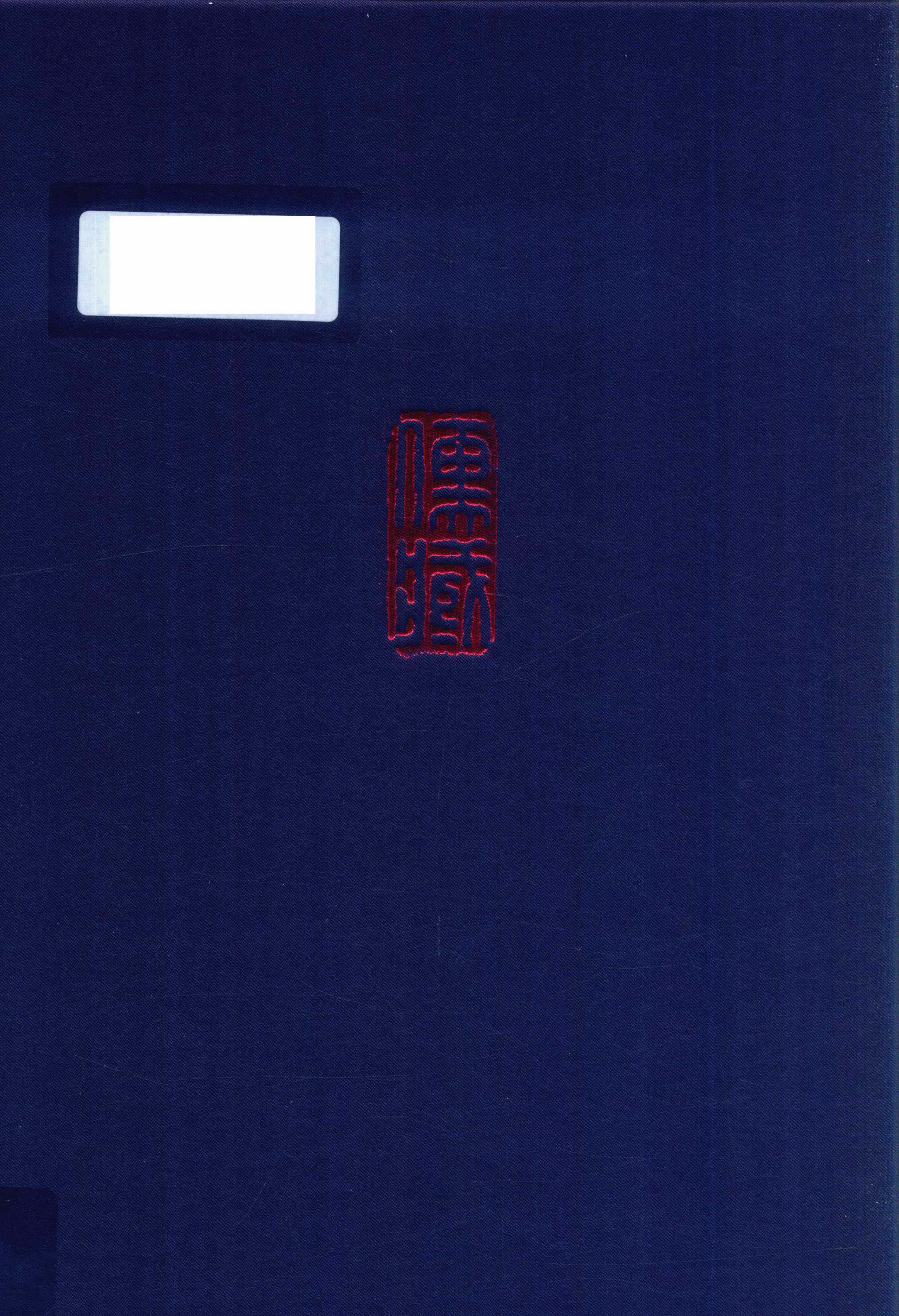






儒藏





精華編二七〇册上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七〇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趙伯雄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七〇册

集部

《儒藏》精華編第二七〇册

集部

上册

目録

亭林文集卷之三……三八

亭林文集卷之四……六〇

亭林文集卷之六

亭林餘集……一二七

蔣山傭殘稿卷一……一五二

亭林詩集卷之二

亭林詩集卷之三

亭林詩集卷之四……三四一

亭林詩集卷之五 ……三七三

亭林詩文集

〔清〕顧炎武 撰
劉永翔
唐玲 校點

目録

亭林文集卷之三……三八

亭林文集卷之四……六〇

亭林文集卷之六……一〇七

蔣山傭殘稿卷二……一七五

蔣山傭殘稿卷三……一九四

亭林詩集卷之二……二八七

亭林詩集卷之三

亭林詩集卷之四

亭林集外詩補……四一一

校點說明

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崑山人。本名絳，字忠清。清兵入關，破南京，始更名炎武，字寧人。曾因避讎，變姓名爲蔣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生。

亭林在明爲諸生。入清，遵母命拒不出仕。奔走南北，志在復明，雖賫志没地，而所提出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録·正始》）的思想卻鼓舞了後世的無數愛國志士。亭林雖席不暇暖，而平生著述卻極爲宏富，著有《日知録》《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等二十餘種，被推爲清代漢學的開山之祖。

亭林尊重朱子，認爲他「不徒羽翼聖功，亦乃發揮王道，啓百世之先覺，集諸儒之大成」（《文集》卷五《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並捐資助修建祠堂（《文集》卷四《與李中孚書》）。他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甚囂塵上的陽明之學。《日知録》中曾將王陽明與王弼、何晏相提並論，指其罪「深於桀紂」（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他還曾編有《下學指南》一書，上溯王學之源，「取《慈谿黄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説」，申言「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文集》卷六《下學指南序》），希望後人能如孟子所倡距楊墨般起來抵制當時的空疏之習，可見其對王學及其末流的深惡痛絕。

亭林詩文生前並未付梓，身後方由其弟子潘耒整理刊佈。迫於嚴酷的政治環境，雕版時裁去了一些篇目，刪卻了許多忌諱。而且隨着思想控制的日益苛嚴，違礙字句剜之又剜，刷印愈晚，留下的空白愈多，令人想見當時「避席畏聞文字獄」、人人自危的狀況。如今各大圖書館所藏顧集大多

是這種「遍體鱗傷」的本子。

所幸潘耒的原刻本神物護持，至今尚存天壤，藏於湖北省圖書館，爲《續修四庫全書》所收，使我們得以看到初刻的原貌，而最值得慶幸的是潘耒手抄的《亭林詩稿》也有人不顧安危世代秘藏，最終得見天日，光緒間由幽光閣排印問世。文集則有鈔本《蔣山傭殘稿》存世，大致保存了亭林撰寫時的原貌，可惜留下的都是一些簡牘。

亭林以氣節與學問名世，而他的文筆也受到人們的稱讚，而且愈到後來評價愈高。

先談其詩，亭林沾溉於後七子者甚深，這一點包世臣、朱庭珍都頗爲知味，相繼拈出（《藝舟雙楫》卷一《讀亭林遺書》、《筱園詩話》卷二）。大約崑山地近松江，不能不受雲間派的影響。亭林《濟南》詩有云：「絶代詩題傳子美，近朝文士數于鱗。」可見其瓣香所在。由於亭林是一代鴻儒，人們很容易視其詩爲學人之詩（孫寶瑄《忘山廬日記》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八日），亭林作詩喜歡自注更加深了人們的這一印象，此舉還曾招來毛奇齡的嘲諷（袁枚《小倉山房尺牘》卷五《與楊蘭坡明府》）。其實，晚明人受王學影響，廢書不讀，枵腹論文，亭林自注實是不得已而爲之。其友人朱彝尊對亭林詩的評價似不甚高，云：「詩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杼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幾似之。」（《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二）李光地還嫌亭林專挑大題目寫，說：「顧寧人讀得書多，古文與詩都可觀，但詩落筆便要不朽，不爲《詩經》，亦爲詩史，這個見解存在胸中，亦是病。」（《榕村語録續集》卷十九）自沈德潛以後，對亭林詩的評價日漸日高，沈云：「詞必己出，事必精當。風霜之氣，松柏之質，兩者兼有。就詩品論，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詩別裁》卷十一）才女汪端更是對亭林傾倒備至，說：「其詩憑弔滄桑，語多激楚，茹芝採蕨之志，《黍離》、《麥秀》之悲，淵深樸茂，直合靖節、浣花爲一手，豈宋《谷音》、《月泉》諸人所能伯仲哉！」（《明三十家詩選》卷七下）周濟直推亭林爲

「少陵後一人」(楊鍾義《雪橋詩話》卷十)，馮志沂則論定：「若繼體《風》《騷》，扶持名教，言當時不容已之言，作後世不可少之作，當以顧亭林先生爲第一。」(路岯《顧亭林詩箋注序》)這當是乾隆朝貶斥貳臣、提倡氣節所起的效果。 到了晚清、民國，黄節、吴芳吉等愛國詩人都酷愛亭林詩(吴宓《空軒詩話》)，自是由於目擊國家命運，與亭林思想發生强烈共鳴的緣故。

至於亭林之文，戴震曾作過比較：「做文章極難，如閻百詩極能考核，而不善做文章；顧寧人、汪鈍翁文章較好。」(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包世臣則進而推究其文字淵源，説：「亭林之文宗考亭以躋南豐，以其立志遠而讀書多、更事數，時時有獨到語，爲曾、朱兩家所未及。」(《藝舟雙楫》卷一《論文》一《讀亭林遺書》)所論不中不遠。 的確，曾鞏、朱子的文風適於説理，最宜於學人，亭林遵此蹊徑爲文是自然而然的。

這次整理，文集由《亭林文集》六卷、《亭林餘集》一卷、《蔣山傭殘稿》三卷、《熹廟諒陰記事》一卷、《亭林佚文輯》五部分組成；詩集由《亭林詩集》五卷、《亭林先生佚詩》一卷、《亭林集外詩補》三部分組成。 其中，《亭林文集》《亭林詩集》取《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吴江潘氏遂初堂原刻《亭林遺書》本爲底本，而此本《文集》卷六的《讀隋書》，實係馬端臨《文獻通考》之文，爲潘耒所誤收，後悟其非，易以《顧與治詩序》與《方月斯詩草序》，《四部叢刊》本即如此，兹從之。 《亭林餘集》所據爲《四部叢刊》影印誦芬樓刊本，《蔣山傭殘稿》與《熹廟諒陰記事》所據爲日本所藏尚志堂鈔本，《佚詩》底本取自光緒年間朱記榮所刊《亭林遺書》。 《蔣山傭殘稿》有數篇亦見於《文集》，文字略有異同，皆一仍其舊，以保存亭林撰寫原貌，重出者於《文集》中出注標明。 《熹廟諒陰記事》中因字形相近産生的抄寫錯誤，徑改不出校；所避「弘」、「玄」等字則一律回改。 《詩集》、《佚詩》以幽光閣鉛排本《戴子高所藏足本亭林詩稿》對校，《佚詩》中挖缺皆據之補

足。幽光閣本雖收詩較多，足以涵蓋刻本的《詩集》和《佚詩》兩部分，但卻將亭林自注悉數删去，無以體現「辛苦亭林自作箋」的特色，故未採作底本。校勘時還採用了《四部叢刊》本所附的孫毓修校文（據鈔本《蔣山傭詩集》所校，簡稱「孫校」）和《古學彙刊二集》所收的荀羕校文（據原鈔本《亭林詩集》所校，簡稱「荀校」），荀羕是孫詒讓的化名，《惜硯樓叢刊》所收的《顧亭林詩校記》即以真名實姓行世。至於輯佚部分，則吸收了華忱之先生點校的《顧亭林詩文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的成果，而有所增補訂正。

由於時間倉促，水準有限，「坳堂納芥猶堪詡，難負亭林萬斛船」，錯謬之處自忖必多，良深歉疚，尚期讀者不吝匡正。

校點者　劉永翔　唐　玲

亭林文集卷之一

北嶽辨

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巔；其祭四瀆，不必皆於其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恒山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之者，恒山之綿亘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也。河之入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周禮》：「并州，其山鎮曰恒。」《爾雅》：「恒山爲北嶽。」注並指爲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迹，而《史記》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爲恒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恒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鄴。十

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於恒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逕恒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過恒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恒嶽。」夫魏都平城，在恒山之北，而必南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豐鎬，漢都長安，而東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吴寬以爲帝王之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嶽。太史公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者也。《隋書》：「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親祠恒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恒嶽曰鎮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爲定州刺史，於恒嶽廟中立頌。」予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唐鄭子春、韋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題名各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曆、貞元、元和、長慶、寶曆、太和、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獻某官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爲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嘗毁。至宋之醮文碑記，尤多不勝録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於碑者如此。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登其巔也，望而祭之，故五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考正風俗，是亦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曠絶之區也明甚。且一歲之中，巡狩四嶽，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並以霍山爲南嶽，而漢人亦祭於灊。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灊之地也。《水經

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衰，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雲中，始祭恒山於此，豈不謬哉！五鎮惟醫無閭最遠，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遥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祠。然則宋人之遥祭者，北鎮也，非北嶽也。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況與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岳爲禮部尚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曆中沈鯉駁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

馬文升疏曰：「《虞書》：『肇十有二州。』蓋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爲鎮，而恒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歷秦、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據，宋承石晉割賂之後，以白溝爲界，遂祭恒山於真定府曲陽縣，文之曰地有飛來石，不經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爲其北邊，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視真定爲遠，因循未曾釐正。文皇帝遷都北平，真定反在都南。當時禮官不能建明，尚循舊陋，禮官罪也。夫《周禮》曰恒山爲并州鎮，在正北。《一統志》曰：『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又渾源廟址猶存，故老傳説，的的不虚，乞行禮部再加詳考，如臣言是，行令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斟酌工費，於渾源州恒山廟舊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嶽，撰文勒石，昭示將來。」渾源之説始於此。自成化以前，初無此語。端肅似未曾見十七史者，道聽塗説，一至於此！渾源之廟並無古迹，不知作於何時。如泰山、華山之上，亦各有宫，而大廟俱在其下。特曲陽相距稍遠，而今制又分直隸、山西二轄，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傳説，正足見其不出於史書，而得諸野人之口。後人知其不通，乃更爲之説云：「舜北狩，大雪，止於曲陽，有石飛來，因而望祀。」不知此誰見之而誰傳之，蓋又文升之蛇足也。

革除辨

革除之説，何自而起乎？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皆即其年改元矣。不急於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稱建文四年者，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一款：「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並未嘗有「革除」字樣。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併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實録之載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不能上窺聖心，而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録，於是創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史，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説自此起矣。夫建文無實録，因成祖之事不容闕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建文爲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録》之例，書己卯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録者犂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之號於元年之上，而但一見於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辟而不敢正書，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則皆臣下奉行之過也。且實録中每書必稱「建文君」，成祖即位後，與世子書亦稱「建文君」，而後之人至目爲「革除君」。夫建文不革於成祖，而革於傳聞；不革於詔書，而革

於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不可以無辯。或曰：洪武有三十五年矣，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於古，後漢高祖之即位也，仍稱天福十二年，其前則出帝之開運三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無九、十、十一年，是則成祖之仍稱洪武，豈不闇合者哉！

原姓

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彄、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謚、若邑、若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羋、息嬀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顔懿姬、鬷聲姬之於齊是也。既卒也，稱姓，冠之以謚，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謚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

爲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夫概王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爲王孫氏，智果别族於太史爲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别爲子服氏，爲南宫氏；叔孫氏，小宗之别爲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於吴，爲同姓，謂之吴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爲男别也；姓焉者，所以爲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爲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作《原姓》。

郡縣論一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爲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内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

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爲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無肯爲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郡縣論二

其説曰：改知縣爲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内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爲真；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禄，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爲祭酒，禄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爲試令，三年稱職爲真，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爲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爲縣宰，去則爲流人，賞

則爲世官，罰則爲斬絞，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郡縣論三

何謂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廪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辦。而爲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産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郡縣論四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内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爲親故撓者，以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内，則雖欲撓之，而有不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蕞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

曰無監司不可爲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郡縣論五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爲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其私，所以爲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郡縣論六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贏不可勝用矣。

以文册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爲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採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爲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争之；發於堂室之内，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争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内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筴也。

郡縣論七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寛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禄，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爲解京之類。其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爲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爲「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爲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郡縣論八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内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郡縣論九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倣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顔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

未能，曾晳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錢糧論 上

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糧賣子。夫凶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降也，丱人則既停矣，《周禮・地官・司徒》：丱人。丱，古「礦」字。海舶則既撤矣，中國之銀在民間者已日消日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絶迹，雖盡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詘。逋欠則年多一年，人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且銀何自始哉？古之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説。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

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爾。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户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税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税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産物充税，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吴徐知誥從宋齊丘之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税悉收穀帛紬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先王之制賦，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麕集之地，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即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恃酒而充飢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錢糧論下

嗚呼！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爲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説。火耗之所由

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此所謂正賦十而餘賦三者與？此所謂國中飽而姦吏富者與？此國家之所峻防，而汙官猾胥之所世守以爲子孫之寶者與？此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啓盗之門，而庸愞在位之人所目覩而不救者與？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户户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惏。於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户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於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之長老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

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准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僞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單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翺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税，獨異舊章，但估資産爲差，使以錢穀定税。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李翺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白居易集有《贈友》詩云：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税，歲歲輸銅錢？錢力日以重，農力日以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飢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强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顦顇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曰：子以火耗爲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

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爲錢，後爲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

時，河朔之間所名爲「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生員論 上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則不然，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塲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爲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而嚚訟逋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益厭之，而其待之也日益輕，爲之條約也日益苛，然以此益厭益輕益苛之生員，而下之人猶日夜奔走之如騖，竭其力而後止者，何也？

一得爲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齒於衣冠，得以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願爲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而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國家之益也。人之情，孰不爲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或至行關節、觸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勢然也。今之生員，以關節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屬，無不以錢鬻之。夫關節，朝廷之所必誅，而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然則如之何？請一切罷之，而别爲其制。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於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

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於今日也。然則一鄉之中，其粗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焉，一縣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員以芘其家，而同於編氓，以受里胥之凌暴，官長之笞捶，豈王者保息斯人之意乎？則有秦漢賜爵之法，其初以賞軍功，而其後或以恩賜，或以勞賜，或普賜，或特賜，而高帝之詔有曰：「今吾於爵，非輕也。其令吏善遇高爵，稱吾意。」至惠帝之世，而民得買爵。夫使爵之重，得與有司爲禮，而復其户勿事，則人將趨之。開彼則可以塞此，即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若鬻諸生以亂學校者之爲害也。夫立功名與保身家，二塗也；收俊乂與恤平人，二術也，並行而不相悖也，一之則敝矣。夫人主與此不通今古之五十萬人共此天下，其芘身家而免笞捶者且三十五萬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於其中，以立國而治民，是緣木而求魚也。以守則必危，以戰則必敗矣。

生員論中

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户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爲緣，甚有身自爲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閧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爲市者，生員也。前者譟，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

百年以來，以此爲大患，而一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也。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復其户而無雜泛之差，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爲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爲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有所謂同考官者，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姪；座師、房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託徧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户之習除也。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

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生員論下

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

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爲之限額，略倣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户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於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於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於郡守。此諸生之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幸而至於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於二人、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

然則天下之爲生員者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横行於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較，以蘄至於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兹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於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取士之方，不恃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於一塗，未有不弊者也。

亭林文集卷之一終

亭林文集卷之二

音學五書序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顒、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❶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❷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元黄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

❶ 「代」，清康熙符山堂刻《音學五書》作「時」。
❷ 「易」，《音學五書》作「定」。

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三卷；❶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❷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❸

音學五書後序

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❹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稾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弨爲之考《說文》，采《玉篇》，倣《字樣》，❺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而其工費則又

❶「三」，原作「二」，據《音學五書》改。
❷「部分」，《音學五書》作「分部」。
❸「焉」下，《音學五書》有「東吴顧炎武序」六字。
❹「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音學五書》作「予纂輯此書幾三十年」。
❺「采玉篇倣字樣」，《音學五書》作「參群書增辯正」。

取諸醬瘥之直，而秋毫不借於人，❶其著書之難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然此書爲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論》，何也？曰：審音學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韻正》之考音詳矣，而不附於經，何也？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猶遵元第，何也？曰：述也。《古音表》之别爲書，何也？曰：自作也。蓋嘗四顧躊躇，❷幾欲分之，幾欲合之，久之然後臚而爲五矣。嗚呼！許叔重《説文》始一終亥，而更之以韻，使古人條貫不可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割裂删削，附注於九經之下，而其元本遂亡。成之難而毁之甚易，又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若乃觀其會通，究其條理，而無輕變改其書，❸則在乎後之君子。李君因篤每與余言《詩》，有獨得者，今頗取之，❹而以答書附之於末。❺上章涒灘病月之望炎武又書。❻

初刻日知録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録》，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爲定，故先以

❶「而其工費」至「不借於人」，《音學五書》無此十九字。
❷「躊躇」，《音學五書》作「峙躇」。
❸「而」，《音學五書》無此字。
❹「取」，《音學五書》作「采」。
❺「而」、「之」，《音學五書》無此二字。
❻「上章涒灘病月之望」，《音學五書》無此八字。

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絶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左傳杜解補正序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説，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吴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觽》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别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❶

營平二州史事序

昔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帥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圖籍，而福之士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將軍幕府，網羅天下書志略備，又身自行歷薊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濡源，視舊大寧遺址，還報與書不合，則再遣覆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數百卷。蓋十年而成，則大將軍已不及見。又以其餘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雖晦澁，而一方之故頗稱明悉。其後七十年而炎武得遊於斯，則

❶「也」下，遂初堂刻《亭林遺書》本《左傳杜解補正》有「東吴顧炎武」五字。

當屠殺圈占之後，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與時移，不見文字禮儀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長暨士大夫來言曰：「府志藁已具矣，願爲成之。」嗟乎！無郭君之學，而又不逢其時，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論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於數月之内，而不問其書之可傳與否，是非僕所能。獨恨《燕史》之書不存，而重違主人之請，於是取二十一史、《通鑑》諸書，自燕、秦以來此邦之大事，迄元至正年而止，纂爲六卷，命曰《營平二州史事》，以質諸其邦之士大夫。世之人能讀全史者罕矣，宋宣和與金結盟，徒以不考營、平、灤三州之舊，至於争地構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豈非後代之龜鑑哉！異日有能修志者，古事備矣，續今可也。或曰：及營，何也？曰：中國之棄營久矣，夫營，吾州也，其事與平相出入焉，焉得不紀！若夫合幽并營，以正古帝王之疆域，必有聖人作焉，余以此書俟之。

金石文字記序

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録》，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証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録，得一文爲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

録之所未具者，積爲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祈招》之詩，誦於右尹，孔悝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父倉丁，鮮能識字，其或徧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爲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豈無挂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録之也。❶

鈔書自序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爲儒。自先高祖爲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七千卷。嘉靖間，家道中落，而其書尚無恙。先曾祖繼起爲行人，使嶺表，而倭闌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孑遺焉。洎萬曆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莅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年而所得之書過於其舊，然絶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書，求有其字而已，牙籤錦軸之工，非所好也。」其書後析而爲四。炎武嗣祖太學公爲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轉徙無常，而散亡者

❶「也」下，清吴江潘氏遂初堂刻《亭林遺書》本《金石文字記》有「東吴顧炎武序」六字。

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二十年來，贏縢擔囊，以遊四方，又多別有所得，合諸先世所傳，尚不下二三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爲過之，而漢、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簏，[1]稱爲多且博矣。自少爲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爲詩文。本生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昔時嘗以問諸先祖，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群，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他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歲，即授之以温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炎武之遊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之。子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愚嘗有所議於《左氏》，及讀

[1] 「簏」，原作「麓」，據文意改。

《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猶在耳，乃泫然書之，以貽諸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爲人而進乎爲己者也。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西安府儒學，先師廟之後，爲亭者五，環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於中，俗謂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記志有名之碑多毁裂不存，其見在者猶足以甲天下。余遊覽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觀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蹟，疊而束之，以飼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煩於應命，而工墨之費計無所出，不得不取諸民，其爲害已不細矣。或碑在國門之外，去邑數十武，而隸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雞豚，不足以供其飽，而父老子弟相率蹙頞，以有碑爲苦。又或在深山窮谷，而政令之無時，暑雨寒冰，奔馳僵仆，則工人隸卒亦無不以有碑爲苦者，而民又不待言。於是乘時之隙，掊而毁之，以除其禍。余行天下，所聞所見如此者多矣，無若醴泉之最著者。縣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縣五十里，當時陪葬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見於崇禎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猶二十餘通，而余親至其所，止見衛景武公一碑，已剗其姓名。土人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與於民，而民亦何讎於石？所以然者，豈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階之禍哉！若夫碑洞之立，凡遠郊之石，並舁而致之其中，既便於觀者之留連，而工人麕集其下，日得數十錢以給衣食，是則害不勝

利。今日之事，苟害不勝利，即君子有取焉，予故詳列之以告真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既不能徧尋，而恐録之以貽害，故弗具。且告後之有司：欲全境内之碑者，莫若徙諸邑中。而有識之君子，慎無以好古之虚名，至於病民而殘石也。

儀禮鄭注句讀序

《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爲治、孔子之所以爲教，舍禮其何以焉？劉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已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説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群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虚妙悟之學，此新説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皐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脱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尚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録《儀禮》鄭氏注，而采賈

氏、陳氏、吳氏之説，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脱誤凡二百餘字，并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禄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有天下者之責也。

廣宋遺民録序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古之人學焉而有所得，未嘗不求同志之人，而況當滄海横流、風雨如晦之日乎？於此之時，其隨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豈無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難。而或一方不可得，則求之數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則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於吾者，從而追慕之，思爲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嗚呼，其心良亦苦矣！吳江朱君明德，與僕同郡人，相去不過百餘里，而未嘗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僕又過之五齡，一在寒江荒草之濱，一在絶障重關之外，而皆患乎無朋。朱君乃採輯舊聞，得程克勤所爲《宋遺民録》而廣之，至四百餘人。以書來問序於余，殆所謂一方不得其人，而求之數千里之外者也。其於宋之遺民，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於一二名人之集者，盡舉而筆之書，所

謂今人不可得，而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者也。余既尠聞，且耄矣，不能爲之訂正，然而竊有疑焉：自生民以來，所尊莫如孔子，而《論語》、《禮記》皆出於孔氏之傳，然而互鄉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赴，所知而已；孟懿子、葉公之徒，問答而已；食於少施氏而飽，取其一節而已。今諸繫姓氏於一二名人之集者，豈無一日之交而不終其節者乎？或邂逅相遇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猶且眷眷於諸人，而并號之爲遺民，夫亦以求友之難而託思於此歟？莊生有言：「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余嘗遊覽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爲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爲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若朱君者，將不得爲遺民矣乎？因書以答之。吾老矣，將以訓後之人，冀人道之猶未絶也。

朱子斗詩序

國家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人材也。人材之出於天下者，固將愛之重之，夫苟人材之出於其宗，則尤愛之而尤重之。以文王之明德作人，而其用之也，常先同姓而後庶姓。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成王顧命，而六卿之長，五爲同姓。周公、祭公、毛伯、凡伯之屬，每見於《春秋》，而與周相終始。漢、唐而下，以同宗而爲丞相、筦中書者不可勝數。然則自古以來，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庸疏而舍戚，

內羈而外親，既不得筮仕爲吏，而復限之於國城之中，若無罪而拘之者。故其不肖者怙侈放辟，以爲民害，而其賢者亦僅僅守己潔行，學爲詞賦，以自附於文苑之徒。於是舉天子之宗，無一人焉任國家之事，以生草澤之心，而召蠻裔之侮，寧以其四海之大、宗祧之重畀之非族者而不恤。嗚呼，此亦後世有天下者之大監也已！余聞萬曆以來，宗室中之文人莫盛於秦，秦之宗有七子，而子斗最少。及崇禎之末，六子皆先逝，而子斗獨年至八十，後先帝十一年乃卒。故其爲詩多離亂之作，有閔周哀郢之意而不敢深言。余又聞其人孝弟忠信，而又明於當世之故，蓋宗之賢者也。子斗名誼泔，永興王府奉國中尉。當天啓時，開科舉之途，而子斗久以詩文爲關中士人領袖，其次子存柘彥衡乃得爲諸生，中副榜。賊陷西安，存柘義不屈，投井死。長子存杠伯常扶其父逃之村墅，得免。子斗没後八年而余至關中，訪七子之後，其六子皆衰落不振，而伯常年已六十有二。獨其家遺書尚存，而爲人亦温恭蒠慎，以求全於世，惟恐人目之爲故王孫者，反不若庶姓之人，猶得盱衡扼腕，言天下之事於朋友之前而無所忌。雖時勢則然，亦繇國家向日裁抑太過，無有彊宗大豪如南陽諸劉，得以撓新莽之威而保先人之祚者也。余悲夫以子斗之賢，使其立朝，必能爲天子正紀綱、補闕失；其在封疆，必能秉一節、遏寇虣；乃終老不用，歷變故以卒，而僅以其詩著，故序而傳之。七子者，惟燿伯明、惟烇叔融、懷垩士簡、懷玌長生、懷饡季鳳、誼瀩伯聞與子斗爲七，皆號能詩。而又有誼眾明遠、存樨春夫二中尉者，賊至時同不屈死。明遠

中崇禎九年舉人，此皆秦宗之有學行者。子斗詩中往往及之，故並舉而列之於篇。嗚呼，孰謂宗室無人材也哉！

程正夫詩序

嘗讀《商頌》之《那》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而夫子之稱《詩》亦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是以古人之立言也，必稱諸祖考而本諸先正、先民；在朝則稱於朝，高宗之言「先正保衡」是也；與人交則稱於友，叔孫豹之言「先大夫臧文仲」是也。降及末世，人心之不同既已大拂於古，而反諱其行事，《召旻》之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而周公之戒後王也，亦曰：「乃逸乃諺，既誕，則曰：昔之人無聞知。」余自少時侍於先王父，其終日言而無擇者，大率皆祖考之世德，鄉先生之行事；既得見於先王父之友，則其言亦然；既又得見於異邦之名公耆碩，則其言亦復然。距今三十餘年，而邈焉不可作矣。貪欲以爲能，捷徑以爲巧，苟同以爲賢，而罔念夫昔之人者，天下皆是也。余至德州，工部正夫程君出其所作，於其州之自國初以來士大夫二十一人，合爲一章而序之，曰《先賢詩》；於其高祖以下四公，各爲一章而序之，曰《程氏先賢詩》。是諸君子者，行誼不同，而無不明於出處取與之分，有古賢人之遺焉。工部之爲是作也，其亦所謂「景行行止」者乎？昔趙文子觀乎九原而願隨武子之爲人，孟僖子述正考父之鼎銘以卜其後之將有達者。故子孫不忘其祖父，孝也；後人不忘其先民，忠也；忠且孝，所以善俗而率民也。是鄉大夫之職也。然則工部之爲此

也，殆古人之義而亦其先大夫之遺訓也夫！

萊州任氏族譜序

予讀《唐書》韋雲起之疏曰：「山東人自作門户，更相談薦，附下罔上。」袁術之答張沛曰：「山東人但求禄利，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竊怪其當日之風即已異於漢時，而歷數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東萊，皆漢以來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餘年，而無一學者見稱於時，何古今之殊絶也？至其官於此者，則無不變色咋舌，稱以爲難治之國，謂其齊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税，二曰刧殺，三曰訐奏。而余往來山東者十餘年，則見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貨賄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澆且僞，盜誣其主人，而奴訐其長，日趨於禍敗，而莫知其所終。乃余頃至東萊，主趙氏、任氏，入其門，而堂軒几榻無改於其舊；與之言，而出於經術節義者，無變其初心；問其恒産，而亦皆支撑以不至於頽落。余於是欣然有見故人之樂，而歎夫士之能自樹立者，固不爲習俗之所移。任君唐臣因出其家譜一編，屬余爲之序。其文自尊祖睦族以至於急賦税、均力役，諄諄言之，豈不超出於山東之敝俗者乎？子不云乎：「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者久也，天下之久而不變者，莫若君臣父子，故爲之賦税以輸之，力役以奉之，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非其有不取，非其力不食，此貨財之所以可久也；爲下不亂，在醜不争，不叛親，不侮賢，此鄰里宗族之所以可久也。夫然，故名節以之而立，學問以之而成，忠義之

人、經術之士出乎其中矣。不明乎此，於是乎飲食之事也而至於訟，訟不已而至於師，小而舞文，大而弄兵，豈非今日山東之大戒？而若任君者，爲之深憂過計，而欲倡其教於一族之人，即亦不敢諱其從前之失，而爲之丁寧以著於譜。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任君其師此意矣。余行天下，見好逋者必貧，好訟者必負，少陵長，小加大，則不旋踵而禍隨之，故推任君之意以告山東之人，使有警焉，或可以止横流而息燎原也。

吕氏千字文序

《吕氏千字文》者，待詔餘姚吕君裁之之所作也。蓋小學之書，自古有之。李斯以下，號爲三蒼，而《急就篇》最行於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學之童子無不習之。而《千字文》則起於齊梁之世，今所傳「天地玄黄」者，又梁武帝命其臣周興嗣取王羲之之遺字次韻成之，不獨以文傳，而又以其巧傳。後之讀者苦三蒼之難，而便《千文》之易，於是至今爲小學家恒用之書。而崇禎之元，有仁和卓人月者，取而更次之，以紀先帝初元之政，一時咸稱其巧。吕君以爲事止於一年，未備也，於是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乃略具。若夫錯綜古人之文如己出焉，不亦進而愈巧者乎？蓋吾讀史遊《急就篇》，博之於名物制度，浩賾而不可窮，而其末歸於「漢地廣大，萬方來朝，中國安寧，百姓承德」。而吕君此文，其首曰：「大明洪武，受命配天。」其末曰：「臣吕章成，頓首敬書。」則猶史遊之意也。史遊

在元帝時爲黄門令，日侍禁中，當漢室之無事；而吕君身爲宰輔之後，丁板蕩之秋，遯跡山林，而想一王之盛，《匪風》之懷，《下泉》之歎，有類於詩人，而過於齊梁文士之流者也。不然，崔浩之書，改漢彊而爲代彊者，今豈無其人乎？而吕君棄之不顧，曰：「吾將退而訓於蒙士焉。」其風節又豈在兩龔下哉！夫小學，固六經之先也，使人讀之而知尊君親上之義，則必自其爲童子始，故余於是書也樂得而序之。

勞山圖志序

勞山，在今即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峰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案《南史》，明僧紹隱於長廣郡之嶗山，則字或從山。又《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兩山，古人立言尚簡。齊之東偏，三面環海，其斗入海處，南勞而北盛，則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凡人之情，以罕爲貴，則從而夸之，以爲神仙之宅、靈異之府。其説云：吴王夫差登此山，得《靈寶度人經》。考之《春秋傳》，吴王伐齊，僅至艾陵，而徐承率舟師自海道入齊，爲齊人所敗而去。則夫差未嘗至此，而於越入吴之日，不知度人之經將焉用之？余遊其地，觀老君、黄石、王喬諸蹟，類皆後人之所託名，而耐凍白牡丹花在南方亦是尋嘗之物。惟山深多生藥草，而地煖能發南花，自漢以來，脩真守静之流，多依於此。此則其可信者。乃

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真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徧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夫勞山皆亂石巉巖，下臨大海，偪仄難度，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疎脊，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偫，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苦之，而名曰勞山也，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此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夸詐，自太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爲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彼其意不過欲時君擁篲、辯士詘服，以爲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於此也！故御史黄君居此山之下，作《勞山志》未成，其長君朗生修而成之，屬余爲序。黄君在先朝抗疏言事，有古人節概，其言蓋非夸者。余獨考勞山之故而推其立名之旨，俾後之人有以鑒焉。

亭林文集卷之二終

亭林文集卷之三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説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顔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説，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

不幸，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與友人論易書

承示圖書、象數、卜筮、卦變四考，爲之歎服。僕嘗讀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謂「輔弱扶微」、「兼包大小之義」，而譏時人之「保殘守缺」、「雷同相從」以爲師說，未嘗不三復於其言也。昔者漢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顔。不專於一家之學。晉宋已下，乃有博學之士會稡貫通。至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穎達、賈公彦爲之正義，即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衆説，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路狹矣。

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舉條格，《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詩》主朱子《集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猶不限於一家。至永樂中，纂輯《大全》，并《本義》於程傳，去《春秋》之張傳及四經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異於大注者不録，欲道術之歸於一，使博士弟子無不以《大全》爲業，而通經之路愈狹矣。注疏刻於萬曆中年，但頒行天下，藏之學官，未嘗立法以勸人之誦習也。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注疏者幾人哉？以一家之學、有限之書，人間之所共有者，而猶苦其難讀也，況進而求之儒者之林、群書之府乎？然聖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昔之説《易》者，無慮數千百家，如僕之孤陋，而所見及寫録唐宋人之書亦有十數家，有明之人之書不與焉。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且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豈能該盡？若大著所謂此爻爲天子，此爻爲諸侯，此爻爲相，此爻爲師，蓋本之崔憬解《繫辭》二與四、三與五同功異位之説。然此特識其大者而已，其實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夫子之傳《易》也，於「見龍在田」，而本之以學問寛仁之功；於「鳴鶴在陰」，而擬之以言行樞機之發。此爻辭之所未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實未有外於此者。「素以爲絢」，禮後之意也；「高山景行」，好仁之情也；「諸姑伯姊」，尊親之序也。夫子之説《詩》，猶夫子之傳《易》也。後人之説《易》

也，必以一人一事當之，此自傳注之例宜然，學者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可爾。且以九四「或躍」之爻論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攝，孔子之歷聘，皆可以當之，而湯武特其一義，又不可連比四五之爻爲一時之事，而謂有「飛龍在天」之君，必無「湯武革命」之臣也。將欲廣之，適以狹之，此舉業以來之通弊也。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盡《易》，此聖人所以立象以盡意，而夫子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之觸類而通，此即舉隅之説也。天下之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無窮，若但解其文義而已，韋編何待於三絶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書》、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也。下而至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愚嘗勸人以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爲用存乎其中，然後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之意可識矣。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與友人論易書二

《小過》之五，其辭曰「公」，公亦君也。《歸妹》之五，辭曰「其君」，帝女之貴，以姪娣視之，則亦君也。若曰必天子而後謂之君，此後人之見耳。三代以上，分土而治，尊卑之埶無大相遠，天子諸侯並稱曰后。《書》曰：「三后成功。」先儒以爲象稱先王

者，惟施於天子；稱后者，兼諸侯。然則后與君、公一例也。今謂凡五必爲王者，而《小過》之五爲群陰脅制，乃貶其號曰公。然則《益》之三、四，其辭何以不曰「告王」而曰「告公」乎？豈周公繫爻之前，先有一五爲天子之定例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六十四卦豈得一一齊同？《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執事徒見夫五之爲人君也，而不知《剥》、《明夷》、《旅》之五不得爲人君也；徒見夫《比》、《家人》、《渙》之五之言王也，而不知《離》之上九、《升》之六四特言王用而非五也，《隨》之上六、《益》之六二兼言王用而非五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必欲執一説以概全經，所謂「固哉高叟之爲《詩》」，而咸丘蒙疑瞽瞍之非臣者與之同失矣。

與友人論父在爲母齊衰期書

承教以處今之時，但當著書，不必講學。此去名務實之論，良獲我心。惟所辨父在爲母服一事，則終不敢舍二《禮》之明文，而從後王之臆制；狥野人之恩，而忘嚴父之義也。夫爲父斬衰三年，爲母斬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期，此從夫制之也。《儀禮·喪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問喪》篇曰：「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所謂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夫爲妻之服除，則子爲母之服

亦除，此嚴父而不敢自專之義也。奈何忘其父爲一家制禮之主，而論異同、較厚薄於其子哉！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孔子之妻也。孔子爲妻之服既除，則伯魚不敢爲其母之私恩而服過期之服，所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喪服》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是則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父也；祖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祖父也。服之者，仁也；不得伸者，義也。品節斯，斯之謂禮。雖然，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十五月而禫之外，爲之子者，豈忍遂食稻衣錦而居於内乎？志之爲言，即心喪之謂。以父之尊厭之，而又以父之三年不娶者達之，聖人所以處人父子之間者，仁之至、義之盡矣。自禮教不明，喪紀廢壞，而徒以衰麻之服爲喪，宜執事之疑而不敢安也。經傳言三年之喪，不謂之三年之服也。夫「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者，此三年之喪也。「練而慨然，祥而廓然」者，此三年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者，此三年之喪也。喪云喪云，衰麻云乎哉！且執事謂今之父在爲母者，果能服三年之服乎？卒哭之後，固有屈於父而易爲縞白淺淡之衣者矣。是則并其衰麻之服亦有所不盡行。然而二十七月之内，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則自周公以來固已如此矣。且夫《禮》有母爲長子三年之文，先儒以爲不得以父在屈至期，何也？從乎父也。父除，則雖

子之爲母而不敢不除；父未除，則雖母之爲子而不敢除。故子有爲母期者，母有爲長子三年者。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若但曰：父母之親同，其愛同，其服同，則孩提之童無不知之者矣，何待聖人爲之制哉？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以父爲重，以母爲輕，苟非斯言之出於聖人，則亦將俗儒之所議矣。若夫上元、洪武改革之繇，盧履冰、元行沖、褚無量駁正之説，當亦執事舊聞，不煩更述，惟祈詳督。

與友人論服制書❶

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起於唐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已爲張柬之所駁，而今關中士大夫皆行之。《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古人以再期爲三年，而於其中又有練祥之節，殺哀之序，變服之漸，以其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名，而後爲之制服也。今於禮之所繇生者既已昧之，抑吾聞之，君子之所貴乎喪者，以其內心者也。居處不安，然後爲之居倚廬以致其慕；食旨不甘，然後爲之疏食水飲以致其菲；去飾之甚，然後爲之袒括、衰麻、練葛之制以致其無文。今關中之士大夫，其服官赴舉猶夫人也，而獨以冠布之加數月者爲孝，吾不知其爲情乎？爲文

❶ 此篇《蔣山傭殘稿》（以下簡稱《殘稿》）卷一重出，題《與關中友人書》。

乎？先王之禮不可加也，從而加之，必其內心之不至也。其甚者，除服之日而有賀。夫人情之所賀者，其不必然者也。得子也，拜官也，登科也，成室也，不必然而然，斯可賀也。故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以其爲人事之所必然，故不賀也。喪之有終，人事之必然者也，何賀之有？抑吾不知其賀者，將於除服之日乎？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是日也，以喪禮處之而不可以除。將以其明日乎？則又朝祥暮歌之類也。賀之爲言，稍知書者已所不道，而王元感之論則尚遵而行之。使有一人焉，如顏丁、子羔之行，其於送死之事無不盡也，而獨去其服於中月而禫之日，其得謂之不孝哉？雖然，吾見今之人略不以喪紀爲意，而此邦猶以相沿之舊不敢遽變，是風俗之厚也。若乃致其情而去其文，則君子爲教於鄉者之事也。

與友人論門人書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閔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者至公卿，下者亦爲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

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徙業者，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録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録之刻，堆几積案，殆於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説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若狥衆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録》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夫道之污隆，各以其時，若爲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與友人辭祝書❶

昨見子德云，明府將以賤辰光臨賜祝。竊惟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小弁》之逐子，始説「我辰」；《哀郢》之故臣，乃言「初度」。故唐文皇以劬勞之訓，垂泣以對群臣；而近時孫退谷、張篔山著論欲廢此禮。彼居常處順者猶且辭之，況鄙人生丁不造，情事異人，流離四方，偷存視息。若前史王華、

❶ 此篇《殘稿》卷二重出，題《與郭九芝辭祝》。

王肅、陸襄、虞荔、王慧龍之倫，便當終身布衣疏食，不聽音樂，不參喜事。即不能然，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觴，炫世俗之目，豈不於我心有戚戚乎？知我者當閔其不幸而弔慰之，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使之拂其心而夭其性也。用是直攄衷曲，布諸執事，惟祈鑒之。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❶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使遂溘焉長逝，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爲稍能任事而不遽放歸者也，又敢怠於其職乎？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于公矣。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黃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天下。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捐不可得之虛計，猶將爲之，而況一轉移之間，無虧於國課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至於勢窮理極，河決魚爛之後，雖欲徵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莫先於此。病中已筆之於書，而未告諸在位。比讀國史，正統中嘗遣右通政李

❶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

眕等官糴米得銀若干萬，則昔人有行之者矣。特建此說，以待高明者籌之。

與李湘北書❶

關中布衣李君因篤，頃承大疏薦揚，既徵好士之忱，尤羨拔尤之鑒。但此君母老且病，獨子無依，一奉鶴書，相看哽咽。雖趨朝之義已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況年逾七十，久困扶牀，路隔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不驗，迴西景以無期，則缾罍之恥奚償，風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誠，晉朝聽許；元直指其方寸，漢主遺行。求賢雖有國之經，教孝實人倫之本。是用遡風即路，瀝血叩閽。伏惟執事弘錫類之仁，憫向隅之泣，俯賜吹嘘，仰徽俞允。俾得歸供菽水，入侍刀圭，則自此一日之斑衣，即終身之結草矣。若炎武者，黃冠蒯屨，久從方外之蹤，齒豁目盲，已在廢人之數。而以生平昆弟之交，理難坐視，輒敢通書輦下，布其區區。

答湯荊峴書❷

兩函併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産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耄，不知臣精銷亡，少時所聞，十不記其二三矣。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録》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

❶ 此篇《殘稿》卷二重出，題《與李湘北學士書》。

❷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題《答湯荊峴》。「自萬曆以還」下，見《殘稿》卷三《復湯荊峴書》。

西亭曾有其書，而汴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宬所存，及士大夫家諱「實録」之名而改爲《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爲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邊事書之甚略是也。至於潁、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曰：《實録》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係卒而別見者，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曰：「所以恩澤終，潁宋乃反是。」蓋謂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謂之誅。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隅而三可反矣。至於即主位之月日，當如來諭，以《實録》爲正耳。自萬曆以還，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遼事實録》、王在晉。《清流摘鏡》、王嶽。《傃菴野鈔》、《同時尚論録》、二書並蔡□□。❶《慤書》，蔣德璟。鈔本則如《酌中志》、劉若愚。《慟餘雜記》史惇。之類皆不可闕，而遽數之不能終也。蒐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君子而已。

與葉訒菴書❷

去冬韓元少書來，言曾欲與執事薦及鄙人，已而中止。頃聞史局中復有物色及之者，無論昏耄之資不能黽勉從事，而執事

❶「二書並蔡□□」，按《傳是樓書目》，二書並蔡士順所著。

❷此篇《殘稿》卷二重出，題《與同邑葉訒菴書》。

同里人也，一生懷抱，敢不直陳之左右：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吳中第一奇節，蒙朝廷旌表。國亡絶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謹此奉聞。

與史館諸君書❶

視草北門，紬書東觀，一代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列女之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及家世名諱並載張元長先生傳中。崇禎九年，巡按御史王公一鶚。具題，奉旨旌表。乙酉之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於常熟縣之語濂涇，謂不孝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絶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於寓室之内寢，遺命炎武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當日間關戎馬，越大祥之後，乃得合葬於先考文學之兆。今將樹一石坊於墓上，藉旌門之典，爲表墓之榮。而適當修史之時，又得諸公以卓識宏才膺筆削之任。共姬之葬，特志於《春秋》；漆室之言，獨傳於中壘。不無望於闡幽之筆也。炎武年近七旬，旦暮入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瀝陳哀懇，冀採數語，存之簡編，則没世之榮施，即千載之風

❶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題《與館中諸公書》。

教矣。

與公肅甥書❶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而西方州縣以此爲苦，憲檄一到，即報無書。所以然者，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爲本，粗具草藁，以待後人，如劉昫之《舊唐書》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録》。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獻，豈無意爲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鈔，以俸薪別購一部，擇其大關目處，略一對勘，便可知矣。吾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拱聽，頗識根源，但年老未免遺忘，而手澤亦多散軼，史藁之成，猶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黃牝牡耶？然此漢人作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蒼以張延登、張華東爲兩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家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騰口也。

❶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爲《與公肅甥》第三書。

又❶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復斯言，不貽譏於後世，則衰朽與有榮施矣。此中自京兆抵二崤皆得雨，隴西、上郡、平涼皆旱荒，恐爲大同之續。與其賑恤於已傷，孰若蠲除於未病。又有異者，身爲秦令，而隔河買臨晉之小兒，閹爲火者，以充僮豎，至割死一人，豈非自陜以西别一世界乎？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爲第一義，而其本在於養廉。故先以俸禄一議附覽，然此今日所必不行，留以俟之可耳。説經之外，所論著大抵如此。世有孟子，或以之勸齊、梁，我則終於韞匵而已。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❷

老年多暇，追憶曩遊，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隨厨、俊之後塵，步楊、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龍。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頽，江湖沸渭。酸棗之陳詞慷慨，尚記臧洪；睢陽之斷指淋漓，最傷南八。重泉雖隔，方寸無睽。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鴟張，親朋瀾倒。或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脱危機。此又一時也。凡此三者之人，騎箕化鶴，多不可追，哲嗣聞孫，往往而在。此即擔簦戴笠，陌路相

❶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爲《與公肅甥》第一書。
❷ 此篇《殘稿》卷三重出，題《與原一公肅兩甥》。

逢，猶且爲之敘殷勤、陳夙昔，班荆鄭國之野，貰酒黄公之壚。而況吾甥欲以郡中之園爲吾寓舍，尋往時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臯比，難辭後學。使鷄黍蔑具，乾餱以愆，既乖良友之情，彌失故人之望。且吾今居關、華，每年日用約費百金；若至吴門，便須五倍，吾甥能爲辦之否乎？又或謂廣厦之歡，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潤，亦當施及吾儕。而曰吾爾皆同聲氣同患難之人，爾有鼎貴之甥，可無挹注之誼？因羃覓菟，見彈求鴞，有如退之詩所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者，吾甥復能副之否乎？雖復田文、無忌，不可論之當今；假使元美、天如，當必有以處此。而如其不然，則必以觖望之懷，更招多口之議。況山林晚暮，已成獨往之蹤；城市云爲，終是狗人之學。然則吾今日之不來，非惟自適，亦所以善爲吾甥地也。

與彦和甥書[1]

萬曆以前八股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二三百篇耳，其間却無一字無來處。偶爲門人講吴化《事君數》一節文中有「謇諤」二字。《楚辭·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此「謇」字之所出也。《史記·商君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此「諤」字之所出也。陸機《辨亡論》：「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韓文公《鄖城聯句》：「九遷彌謇諤。」則古人已用之矣。今欲吾甥集門墻多士十數人，委之將先正文

[1] 此篇《殘稿》卷二重出，題《與彦和甥》。

字注解一二十篇來，以示北方學者。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五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爲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

與施愚山書❶

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獨以爲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録，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録也。舍聖人之語録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高明以爲然乎？近來刊落枝葉，不作詩文，敬拜佳篇，未得誦和。而《音學五書》之刻，其功在於注《毛詩》與《周易》，今但以爲詩家不朽之書，則末矣。刊改未定，作一書與力臣，先印《詩經》并《廣韻》奉送，有便人可往取之。

答汪苕文書❷

遠惠手書，獎挹過甚，殊增悚愧。至於憫禮教之廢壞，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難，朱子嘗欲爲之而未就矣，況又在四五百年之後乎？弟少習舉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歷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

❶ 此篇《殘稿》卷二重出，題《與施遇山》。
❷ 此篇《殘稿》卷二重出，題《答汪苕文》。

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向見《五服異同》之書，已相歎服。竊意出處升沉，自有定見，如得殫數年之精力，以三禮爲經，而取古今之變附於其下爲之論斷，以待後王，以惠來學，豈非今日之大幸乎？弟方纂録《易解》，程、朱各自爲書，以正《大全》之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與否，不敢虚期許之意，而仍以望之君子也。

答俞右吉書❶

所論《春秋》諸家及胡文定作傳之旨，極爲正當。在漢之時，三家之學各自爲師，而范甯注《穀梁》，獨不株守一家之説。至唐，啖、趙出而會通三傳，獨究遺經；至宋，孫、劉出而掊擊古人，幾無餘藴。文定因之，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去游、夏之傳益以遠矣。今陸氏之《纂例》，劉氏之《權衡》、《意林》，並有其意，惟《尊王發微》未見。而後儒之辨《春秋》，其散見於志書、文集者，亦多鈔録，未得會稡成帙。若鄙著《日知録》，《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條，如「君氏卒」，「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當從《左氏》；「夫人子氏薨」，當從《穀梁》；「仲嬰齊卒」，當從《公羊》；而「三國來媵」，則愚自爲之説，蓋見《碩人》詩云「東宮之妹」，《正義》以爲「明所生之貴」，而非敢創前人所未有也。因乏寫手，一時未得奉寄，

❶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題《答俞右吉》。

惟就來書所問二事，敬録以上，未知合否？祈爲正之。

與戴楓仲書❶

大難初平，宜反己自治，以爲善後之計。昔傅説之告高宗曰：「惟干戈省厥躬。」而夫子之繫《易》也，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左傳》載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以向者横逆之來，爲他山之石，是張子所謂「玉女於成」者也。至於臧否人物之論，甚足以招尤而損德。自顧其人，能如許子將，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猶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務反己而好評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終身不可與適道，不爲吾友願之也。

與李星來書❷

今春薦剡，幾徧詞壇，雖龍性之難馴，亦魚潛之孔炤。乃申屠之跡，竟得超然；叔夜之書，安於不作。此則晚年福事。關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別；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得免。視老夫爲天際之冥鴻矣。此中山水絶佳，同志之侶，多欲相留避世。愚謂與漢羌烽

❶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題《與戴楓仲》。

❷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題《與李星來》。

火但隔一山，彼謂三十年來在在築堡，一縣之境，多至千餘，人自爲守，敵難徧攻，此他省之所無，即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未知然否？

答李紫瀾書❶

常歎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前讀大教，謬相推許，而不知弟此來關右，不干當事，不立壇宇，不招門徒。西方之人或以爲迂，或以爲是。而同志之李君中孚，遂爲上官逼迫，舁至近郊，至卧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巨遊故事言之當事，得爲謝病放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真所謂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一至於斯，可以廢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何歟？

曰：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没則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寤歟？城郭溝池以爲固，甲兵以爲防，米粟芻茭以爲守，三代以來，王者之所不廢。自宋太祖懲五季之亂，一舉而盡撤之，於是風塵乍起，而天下無完邑矣。我不能守，賊亦不能據，而椎埋攻剽之徒乃盡保於山中。於是四皓之商顔，劉、阮之天姥，凡昔日兵革之所不經、高真之所託跡者，無不爲戎藪盜區。故避世之難，未有甚於今日。推原其故，而藝祖、韓王有不得辭其咎者矣。讀書論世而不及此，豈得爲「開拓萬古之心胸」者乎？

❶ 此篇《殘稿》卷二重出，題《答李紫瀾》。

答曾庭聞書❶

南徐一别，二十六年。足下高論王霸，屈跡泥塗，讀嚴武、隗囂之句，未嘗不爲之三歎。弟白首窮經，使天假之年，不過一伏生而已，何敢望騏驥之後塵，而希千里之步？然以用世之才如君者，而猶淪落不偶，況硜鄙如弟，率彼曠野，死於道塗，固其宜也。奚足辱君子勤勤之問乎？宣尼有言：「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今之人情則異乎是。即有敬叔之車，而季、孟之流，不問杏壇之字。然一生所著之書，頗有足以啓後王而垂來學者：《日知録》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愜意；《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梨棗之工，悉出於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餘澤，而未嘗取諸人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君年未老，努力加餐。

復陳藹公書❷

山史西來，得接賜札，並讀《井記》，一門盡節，風教凛然，誠彤管之希聞，中壘所未記者矣。弟久客四方，年垂七十，形容枯槁，志業衰隤，方且逃名寂寞之鄉，混跡漁樵之侣，不敢效百泉、二曲爲講學授徒之事，亦烏有所謂門墻者乎？若乃過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訪康成，則當世之通人偉士，自結髮以來，奉爲師友者，蓋不乏人，而未敢存門户方隅之見也。《詩》曰：「風雨

❶ 此篇《殘稿》卷二重出。

❷ 此篇《殘稿》卷三重出，題《復陳藹公》。

如晦，鷄鳴不已。」又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則君子所以持己於末流，接人於廣坐者，必有不求異而亦不苟同者矣。辱承來教，實獲我心，率此報謝。

亭林文集卷之三終

亭林文集卷之四

答李子德書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爲某，今改爲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近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爲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歎者也。開元十三年敕曰：「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兹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别，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爲「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讀爲「我」，而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然監本猶仍其故，而《史記·宋世家》之述此書，則曰「毋偏毋頗」，《吕氏春秋》之引此書，則曰「無偏無頗」，其本之傳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漸》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范諤昌改「陸」爲「逵」，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人

讀「儀」爲「俄」，不與「逵」爲韻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存其二説，謂仍當作「弗過遇之」，而不知古讀「離」爲「羅」，正與「過」爲韻也。《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奕改「誅」爲「昧」，而不知古人讀「晝」爲「注」，正與「誅」爲韻也。《楚辭・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嘉」爲「喜」，而不知古人讀「宜」爲牛何反，正與「嘉」爲韻也。《招魂》：「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讀「久」爲「几」，正與「止」爲韻也。《老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虚。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爲盜夸。」楊慎改爲「盜竽」，謂本之《韓非子》，而不知古人讀「夸」爲「刳」，正與「除」爲韻也。《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騶。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後人改「騶」爲「御」，據吴才老《韻補》引此作「騶」。而不知古人讀「騶」爲「邾」，正與「輿」爲韻也。《史記・龜策傳》：「雷電將之，風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後人改「迎」爲「送」，而不知古人讀「迎」爲「昂」，正與「將」爲韻也。《太史公自序》：「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今《漢書・司馬遷傳》亦正作「舍」，而後人改爲「合」，不知古人讀「舍」爲「恕」，正與「度」爲韻也。《栢梁臺詩》上林令曰：「去狗逐兔張罝罘。」今本改爲「罘罝」，又改爲「罘罳」，而不知古人讀「罘」爲扶之反，正與「時」爲韻也。楊雄《後將軍趙充國頌》：「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

後。」五臣《文選》本改「後」爲「緒」，而不知古人讀「後」爲「户」，正與「武」爲韻也。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後人改「於」爲「投」，而不知古人讀「頭」爲「徒」，正與「於」爲韻也。陸雲《答兄平原》詩：「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鶩。」今本改「鶩」爲「騖」，而不知古人讀「構」爲「故」，正與「鶩」爲韻也。齊武帝《估客樂》：「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深懷悵往事，意滿辭不敘。」今本改「冶」爲「渚」，不知《宋書·百官志》江南有梅根及冶塘二冶，而古人讀「冶」爲「墅」，正與「敘」爲韻也。《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齊醍在堂，笙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絶終古。」今本改「古」爲「始」，不知「長無絶兮終古」乃《九歌》之辭，而古人讀「下」爲「户」，正與「古」爲韻也。《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則古人讀「儀」爲「俄」之證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古人讀「離」爲「羅」之證也。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内附。衛尉八屯，巡夜警晝。」則古人讀「晝」爲「注」之證也。《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則古人讀「宜」爲牛何反之證也。又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則古人讀「久」爲「几」之證也。左思《吴都賦》：「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則古人讀「夸」爲「刳」之證也。《漢書·敘傳》：「舞陽鼓刀，滕公廄騶。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則古人讀「騶」爲「鄒」之證也。《莊子》：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又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則古人讀「迎」爲「昂」之證也。《曲禮》：「將適舍，求無固。」《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則古人讀「舍」爲「恕」之證也。秦始皇《東觀刻石文》：「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則古人讀「罘」爲扶之反之證也。《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則古人讀「後」爲「户」之證也。《史記·龜策傳》：「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則古人讀「頭」爲「徒」之證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作」、「束」並去聲，則古人讀「構」爲「故」之證也。馬融《廣成頌》：「然後緩節舒容，裴徊安步，降集波籞。川衡澤虞，矢魚陳罟。兹飛宿沙，田開古治，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户。測潛鱗，踵介旅。」則古人讀「治」爲「墅」之證也。《詩》曰：「於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古人讀「下」爲「户」之證也。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終也。其爲古人之本音而非叶韻，則陳第已辨之矣。若夫近日之録本，又有甚焉。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今本改「能」爲「迴」，不知《廣韻·十六咍》部元有「能」字。姚寬證之以《後漢書·黄琬傳》「欲得不能，光禄茂才」，以爲不必是鼈矣。張説《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銘》：「河曲迴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

《唐文粹》本改「防」爲「址」，以叶上文「喜」、「祉」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漾》部元有「防」字，而「峻岨塍，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矣。盧照鄰《奉使益州》詩：「峻岨埒長城，高標吞巨防。」正用《蜀都賦》語，今本盧詩改「防」爲「舫」。李白《日夕山中有懷》詩：「久卧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間峰，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今本改「借」爲「惜」。杜甫《鄭典設自施州歸》詩同。不知《廣韻・二十二昔》部元有「借」字，而「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已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矣。凡若此者，亦遽數之不能終也。其詳並見《唐韻正》本字下。嗟夫！學者讀聖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謂之大惑乎！

昔者漢熹平四年，❶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經不絶於代，傳寫之不同於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爲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於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之師傳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學》、《繫辭》，徑以其所自定者爲本文，而以錯簡之説注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紜；《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聞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録本雖

❶「熹」，原作「西」，據《音學五書》所附《答李子德書》改。

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注之曰疑；今之鋟本加精，而疑者不復注，且徑改之矣。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日微，而新説之愈鑿也。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不揣寡昧，僭爲《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爲之音，曰《詩本音》，曰《易音》。以其經也，故列於《唐韻正》之前，而學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明乎其所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彖、象之文可讀也。其書之條理最爲精密，竊計後之人必有患其不便於尋討，而更竄併入之者，而不得不豫爲之説以告也。夫子有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今之《廣韻》，固宋時人所謂菟園之册，家傳而户習者也。自劉淵韻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以來，周顒、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如是也，則俗韻不攻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所謂「一變而至道」也。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不敢輒更，亦猶古人之意，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託之足下，其誰傳之？今鈔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後，日知所無，不能無所增益，則此之書猶未得爲完本也。

答子德書❶

老弟雖上令伯之章，以我度之，未必見聽。昔朱子謂陸放翁能太高、跡太近，恐爲

❶ 此篇《殘稿》卷三重出，題《答李子德》。

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志節，正老弟今日之謂矣。但與時消息，自今以往，別有機權，公事之餘，尤望學《易》。吾弟行年四十九矣，何必待之明歲哉？更希餘光下被，俾暮年迂叟得自遂於天空海闊之間，尤爲知己之愛也。

答子德書❶

接讀來詩，彌增愧側。名言在茲，不啻口出，古人有之。然使足下蒙朋黨之譏，而老夫受虛名之禍，未必不由於此也。韓伯休不欲女子知名，足下乃欲播吾名於士大夫，其去昔賢之見何其遠乎？「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若每作一詩，輒相推重，是昔人標榜之習，而大雅君子所弗爲也。願老弟自今以往不復掛朽人於筆舌之間，則所以全之者大矣。

與潘次耕書

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傳》，謂是身後之書。即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約有一二百處。《詩·祈父》「靡所厎止」，《小旻》「伊于胡厎」，誤作「底」，注云十一薺，而不知其爲五旨也。五經無「底」字，皆是「厎」字，惟《左傳·襄二十九年》「處而不厎」，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乃音丁禮反耳。今《說文》本「厎」字有下一畫，誤也，字當從「氏」。《詩》「周道如砥」，《孟子》引之作「厎」，以「砥」、「厎」音同

❶ 此篇《殘稿》卷二重出，題《答李子德》。

而古亦可通也。今本誤爲「底」字。童而習之，并《詩》之「秖」字亦讀爲「邸」矣。《商頌·烈祖》詩上云「以假以享」，下云「來假來饗」，石經上作「享」，下作「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享」、「饗」二義不同。享者，下享上也，《書》曰「享多儀」是也。饗者，上饗下也，《傳》曰「王饗醴」是也。故《周頌》「我將我享」作「享」，「既右饗之」作「饗」；《魯頌》「享以騂犧」作「享」，「是饗是宜」作「饗」。今《詩經》本周、商二《頌》上下皆作「享」，非矣。舉此二端，則此書雖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貽後人之議。馬文淵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今世之人速於成書，躁於求名，斯道也將亡矣。前介眉札來索此，原一亦索此書，并欲鈔《日知録》，我報以《詩》、《易》二書今夏可印，其全書再待一年，《日知録》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趙孟不復年」之「年」。則以臨終絶筆爲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豫期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答次耕書❶

來書「北山」「南史」一聯，語簡情至，讀而悲之。既已不可諫矣，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吾行年已邁，閱世頗深，謹以此二字爲贈。子德書來云：「頃聞將特聘先生，外有兩人。」此語未審虛實？「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鄙人情事與他人不同。先妣以三吴奇節，蒙恩旌表，一聞國難，不

❶ 此篇《殘稿》卷三重出，題《答潘次耕》。

食而終。臨没丁寧，有無仕異朝之訓。辛亥之夏，孝感特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坐與聞，都人士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幸以此語白之知交。前札中勸我無入都門及定卜華下，甚感此意。迴環中腑，何日忘之！

與次耕書❶

於天空海闊之中，一旦爲畜樊之雉，才華累之也。雖然，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古人於遠別之時，而依風巢枝，勤勤致意，願子之勿忘也。自今以往，當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處鈍守拙。孝標策事，無侈博聞；明遠爲文，常多累句。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疎，庶幾免於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權門，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也。

與次耕書❷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爲邪説。展讀來札，爲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並爲令兄取去，令兄亡後，書既無存，吾亦不談此事。久客北方，後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❸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十七年不見舊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二。又當年牛

❶ 此篇《殘稿》卷三重出，題《與潘次耕》。

❷ 此篇《殘稿》卷三重出，題《與潘次耕札》。

❸ 「令」上，上海圖書館藏顧炎武手稿（以下簡稱「手稿」）有「念」字。此句下，手稿有「吾今年六十有七」七字。

李、洛蜀之事，❶殊難置喙。退而修經典之業，假年學《易》，庶無大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之政也。❷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❸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❹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爲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删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録》尚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❺

與李中孚書❻

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尚未可期。久居秦晉，日用不過君平百錢，皆取辦囊橐，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須五倍，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己，不求則不達，以此徘徊未果。華令遲君謀爲朱子祠堂，卜於雲臺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買地，十日開土，中秋後即百堵皆作。然堂廬門垣，備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諭，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己。顧念先妣以貞孝受旌，頃使舍姪於墓旁建一小祠，尚未得立，日夜痛心。若使不立母祠，而爲足下之母作祠文，是爲不敬

❶「洛」，手稿作「朔」。

❷「也」，手稿無此字。

❸「皆」上，手稿有「當年」二字。

❹「記」，手稿作「紀」。

❺「也」下，手稿有「此札可與錫鬯、公肅觀之。復籀書一札附往。炎武頓首次耕賢弟」二十五字。

❻此篇《殘稿》卷一重出，題《與李中孚》。

其親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貴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必鄙願已就，方可泚筆耳。

與李中孚書❶

先生已知盩厔之爲危地，而必爲是行，脱一旦有意外之警，居則不安，避則無地，有焚巢喪牛之凶，而無需沙出穴之利，先生將若之何？至云置死生於度外，鄙意未以爲然。天下之事，有殺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聖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不膠於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來之謝，而古人不以爲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節，他日事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料，苟執一不移，則爲荀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於通人矣。承惓惓相愛之切，故復爲此忠告。別有札與憲尼，囑其懇留先生也。

答王山史書❷

仲復之言，自是尋常之見。雖然，何辱之有？《小星》、《江汜》，聖人列之《召南》，而紀叔姬筆於《春秋》矣。或謂古人媵者皆姪娣，與今人不同，誠然。然《記》曰：「父母有婢子，甚愛之，雖父母没，没身敬之不

❶ 此篇《殘稿》卷三重出，題《與李中孚》。

❷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題《答王山史》，且分爲二書。

衰。」夫愛且然，而況五十餘年之節行乎？使鄉黨之人謂諸母之爲尊公媵者，其位也；其取重於後人，而爲之受弔者，其德也。《易》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諸母當之矣。君子以廣大之心而裁物制事，當不盡以仲復之言爲然。將葬，當以一牲告於尊公先生而請啓土。及墓，自西上，不敢當中道；既窆，再告而後反。其反也，虞於別室，設座不立主，期而焚之。先祖有二妾，炎武所逮事。其亡也，葬之域外。此固江南士大夫家之成例，而亦《周官・家人》或前或後之遺法也。今諸母之喪，爲位受弔，加於常儀，以報其五十餘年之苦節足矣；若遂欲祔之同穴，進列於左右之次，竊以爲非宜。追惟生時「實命不同」、「莫敢當夕」之情，與夫今日「葬之以禮」、「没身敬之不衰」之義，固不待宋仲幾、魯宗人釁夏之對也。謹復。

與王山史書❶

朱子祠堂之舉，適有機緣。今同令弟及諸君相視形勢，定於觀北三泉之右，擇平敞之地，二水合流之所，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畝，繚以周垣，引泉環之，并通流堂下。前爲石坊，列植松栢，内住居民三四家守之。雖所費不訾，但有百金即便興工，不患無助。春仲弟自來視工。望作一家報，凡擇地委人，一切託之令弟允塞，仍移書報弟，速爲措辦可也。

❶ 此篇《殘稿》卷三重出，爲《與王山史》第二書。

與王仲復書

華陰王君無異，有諸母張氏，年二十六，其君與小君相繼殁。無異以兄子爲後，方四齡，張氏獨守節以事太君二十五年，太君亡，又三十餘年，年八十一，及見無異之曾孫而終。無異感其節，將爲之發喪受弔，而疑所服。僕以免服告之。讀來教與無異書，未之許也。竊惟《禮》經之言免者不一，而詳其制有二焉。其重也，自斬至緦皆有免；其輕也，五世之親爲之袒免。夫五服之制，有冠有衰，免則無冠也。鄭氏曰：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矣。是故有免而衰者，有免而袒者；在五服之内則免而衰，五服之外則免而袒。袒者，非肉袒也，無衰，故謂之袒也。《傳》言晉惠公獲於秦，穆姬「使以免服衰絰逆」，是免而衰者矣。史言漢高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兵皆縞素」，是無衰而袒者矣。今張氏之卒，無異將爲之表其節而報其恩，其可以無服乎哉？童汪踦幼而勿殤，縣賁父卑而有誄，國固有之，家亦宜然。請爲之免而布素，既葬而除，敢以質之君子。若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則吾豈敢？

復張又南書❶

華下有晦翁舊事，歷五百餘年始得山史爲之表章，又十二年，而炎武重遊至此。及今不創，更待何人？今移買山之資，先

❶ 此篇《殘稿》卷二重出，題《復張廷尉書》。

作建祠之舉。若改歲之初，旌騶至止，當於華下奉迎。白石清泉，共談中愫，慰二載之闊悰，訂千秋之大業，幸甚幸甚！至鄙人僑居之計，且爲後圖，而其在此，亦非敢擁子厚之臯比，坐季長之絳帳。倘遂聽不察，以爲自立壇坫，欲以奔走天下之人，則東林覆轍，目所親見，有斷斷不爲者耳。

與三姪書❶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饔飧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黄精松花，山中所産，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户，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崤、函，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飢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留於外也。

與李霖瞻書❷

猶子衍生前歲曾蒙青盼，今已隨其師至關中，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殤兒之後。桑榆末景，或可回三舍

❶ 此篇《殘稿》卷三重出，題《與三姪》。

❷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爲《與李霖瞻》第二書。

之戈。此間風俗，大勝東方，雖未卜居，亦有安土之懷矣。

與王虹友書❶

流寓關、華，已及二載，幸得棲遲泉石，不與弓旌。而此中一二紳韋頗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孫，惟説六經之旨；樂正裘之友獻子，初無百乘之家。若使戎馬不生，弦歌無輟，即此可爲優遊卒歲之地矣。惟是筋力衰隤，山川緬邈。獲麟西野，粗成撥亂之書；化鶴東州，未卜歸來之日。言念邦族，憬然如何！

與周籀書書❷

昔年過訪尊公於江村寓舍中，其時以去國孤蹤，相逢話舊。遇聲子於鄭郊，久諳家世；和漸離於燕市，竊附風流。雹散蓬飄，忽焉二紀，東西南北，音信闕如。爲天涯獨往之人，類日暮倒行之客。乃者發函伸紙，如見故人；問道論文，益徵同志。信後生之可畏，知斯道之不亡。至於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則爲山覆簣，當加進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務本原之學。老夫耄矣，何足咨詢？而況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作乎！重違來旨，輒布區區。

與人書一

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

❶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題《與王虹友》。
❷ 此篇《殘稿》卷二重出，題《答周籀書》。

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讀書，則是面墻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與人書二

聖人所聞所見，無非《易》也。若曰埽除聞見，并心學《易》，是《易》在聞見之外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也。若夫「墮枝體，黜聰明」，此莊周、列禦寇之説，《易》無是也。

與人書三

孔子之删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既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與人書四

《詩》三百篇，即古人之韻譜。經之與韻，本無二也。病在後之學者執韻而論經，

其不能通，則改經而就韻。夫道若大路然，安用此多歧乎？休文之四聲，神珙之翻切，三代之所未有也。顔師古、章懷太子始有叶韻之説，而漢以前亦未之有也。乃援今而議古，焉得不圓鑿而方枘乎？且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攷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説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已僭成一書，今先刻《音論》附往。

與人書五

君子將立言以垂於後，則其與平時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於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爲「王」，而作《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衆而稱之也，不以爲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爲亢。此孔子所以爲聖之時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與人書六

生平所見之友，以窮以老而遂至於衰頽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東，得無有隕穫之歎乎？昔在澤州，得拙詩，深有所感，復書曰：「老則息矣，能無倦哉？」此言非也。夫子「歸與歸與」，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學，死而後已。

與人書七

每接談論，不無感觸，夜來夢作一書與執事曰：「過蒲而稱子路，之平陸而責距心。」嗟乎！ 夢中之心，覺時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今將暫別貴地，民生利病，望悉以見教。人雖微，言雖輕，或藉之而重。

與人書八

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

與人書九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 承問《日知録》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與人書十一

頃過里第，見家道小康，諸郎成立，甚慰。然自此少遊之計多，而伏波之志減矣。況局守一城，無豪傑之士可與共論，如此則志不能帥氣，而衰鈍隨之。敢以一得之愚獻諸執事。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絶無閹然媚世之習，貴郡之人見之，得無適適然驚也？

與人書十二

吾輩學術，世人多所不達，一二稍知文字者則又自媿其不如。不達則疑，不如則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傳之人間。然老矣，終當删定一本，擇友人中可與者付之爾。

與人書十三

讀來論，爲之感歎。自北平、南昌二變以後，一代規模，於「宗子維城」四字，竟不復講。至崇禎之時，人心已去，雖使親王典兵，其能者不過如漢之陳王寵，下者則唐之覃王嗣周、延王戒丕而已。積輕之勢，固不能有所樹立，而變故萌生，難可意料，誰肯獨創非常，建房琯之策者哉？雖然，苻堅不過氐酋僞主，而其疏屬尚有苻登，誠得此論而用之，未必無一二才傑之士自兹而奮發也。

與人書十四

每接高談，無非方人之論。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執事之意，其在於斯乎？然而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是則聖門之所孳孳以求者，不徒在於知人也。《論語》二十篇，惟《公冶長》一篇多論古今人物，而終之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是則論人物者，所以爲内自訟之地；而非好學之深，則不能見己之過；雖欲改不善以遷於善，而其道無從也。記此二章於末，其用意當亦有在，願與執事詳之。

與人書十五

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其於利害得失之際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視之可爾。

與人書十六

初爲此詩，不過具賓主一夕之談爾。後之作者，遞相祖襲，無乃失壽陵之本步乎？海内不乏能言之士，區區何足相師，惟自出己意，乃敢許爲知音者耳。

與人書十七

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脱「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

與人書十八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尚不知邪？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邪？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絶，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當日劉叉已譏之。

與人書十九

彈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爲，其職則然也。苟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爲之，則艴然而怒矣。何以異於是？

與人書二十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於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若更爲之序，豈不猶之下石乎，惟其未墜之時，猶可及止；止之而不

聽，彼且以入井爲安宅也。吾已矣夫！

與人書二十一

鄭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爲袁本初强之到元城，卒於軍中。而曹孟德遂有「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絶」之語，以爲本初罪狀。後之爲處士者，幸無若康成；其待處士者，幸無若本初。

與人書二十二

井叔於崇福宮故址建祠築垣，以祀宋提舉崇福宮十有四公，可謂合禮。韓公維，呂公誨，司馬公光，程公頤、顥，劉公安世，范公純仁，楊公時，李公綱，李公邴，朱公熹，倪公思，王公居安，崔公與之。今介石復建一堂於此祠之前，而遷二程、朱子之位於中，奉之以爲一院之主，其尊師重學之意非不甚至，但其中若韓公、呂公、司馬公、劉公，皆與二程同時，而官品多在二程之上，以朱子視之，則皆前輩也。楊龜山先生，又朱子師之師也。同一祠秩，非有所分別也，而儼然獨處於前堂，使諸公並世而生，必不安於其位也。夫鬼神之情，人之情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竊謂宜仍井叔之舊，而别建一祠以奉程、朱，庶乎得之。

與人書二十三

能文不爲文人，能講不爲講師。吾見近日之爲文人、爲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子不云乎：「是聞也，非達也，默而識之。」愚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與人書二十四❶

頃者東方友人書來，謂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嗟乎！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然而義桓之里稱於國人，懷清之臺表於天子，何爲其莫之知也？若曰必待人之强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後可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

與人書二十五❷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絶之傳，而別著《日知録》，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亭林文集卷之四終

❶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題《與□□》。
❷ 此篇《殘稿》卷二重出，題《與□□□書》。

亭林文集卷之五

聖慈天慶宮記

泰山之西南麓有宋天書觀，大中祥符年間建，後廢爲碧霞元君之宮，前一殿奉元君。萬曆中，尊孝定皇太后爲九蓮菩薩，構一殿於元君之後奉之。崇禎中，尊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復構一殿於後奉之。乃更名曰聖慈天慶宮，而按察使左佩玹爲之碑。宮成於十七年之三月，神京淪喪，即此月也。竊惟經傳之言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又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孔子論政必也正名。昔自明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命嶽瀆神祇並革前代之封，正其稱號。而及其末世，至以天子之母、太后之尊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爲崇，豈非所謂國將亡而聽於神者耶？然自國破以後，宗廟山陵之所在，樵夫牧豎且或過而慢焉，而此二殿獨以託於泰山之麓、元君之宮，焚香上謁者無敢不合掌跪拜，使正名之曰皇太后，固未必其能使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是固大聖人之神道設教，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乎？其與宋之託天書以夸契丹者相去遠矣。以其事爲國史之所不及載，故序而論之，俾後之人有以覽焉。

裴村記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彊宗，無彊宗，是以無立國，無立國，是以內潰外畔，而

卒至於亡。然則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余至聞喜縣之裴村，拜於晉公之祠。問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釋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讀唐時碑，載其譜牒世系；登隴而望，十里之内，丘墓相連，其名字官爵可攷者尚百數十人。蓋近古氏族之盛莫過於唐，而河中爲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聞喜之裴，皆歷任數百年，冠裳不絶。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歡之衆。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而譜牒與之俱盡。然而裴樞輩六七人猶爲全忠所忌，必待殺之白馬驛而後篡唐，氏族之有關於人國也如此。至於五代之季，天位幾如弈碁，而大族高門降爲皁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夏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而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竄，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勢也與！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黄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東，問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或言曰：崇禎之末，輔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賊入西安，天子臨朝而歎，建泰對言：「臣郡當賊衝，臣請率宗人鄉里出財百萬，爲國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師，親餞之正陽門樓，舉累朝所傳之御器而酌之酒，因

以賜之。未出京師，平陽、太原相繼陷，建泰不知所爲，師次真定，而賊已自居庸入矣。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於王鐸、張濬之下，二人皆唐末宰相，統師出討而敗績者。而上之人無權以與之，無法以聯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區區宰輔之虛名而繫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觀裴氏之與唐存亡，亦略可見矣。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齊四王冢記

自青州而西三十餘里，淄水之東，牛山之左，大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冢焉。酈道元《水經注》曰：「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余考田氏之稱王者五，而王建遷於共以死，所謂四王，則威、宣、湣、襄是矣。威、宣二王，當齊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獨是湣王殺死於莒，齊之七十餘城皆已爲燕，田氏之絶而無主者五年，而田單以一邑之兵，一戰破燕，收數千里之地，而迎王子於城陽之山中。其時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弔，傷者未起，反故王之喪於莒而葬之，其制不少殺於威、宣二王之舊，吾是以知襄王之孝、田單之忠，而三代以下之爲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嘗考地理之志，有周厲王之墓，在霍州東北，王流於彘，卒且葬焉。宣王即位，而未之能復也。詩人志之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厲王也，而謂之汾王，刺宣王也。故厲王稱汾，而湣王不

稱莒也，是襄王之孝也。或曰：「厚葬非禮也，子奚取焉？」曰：此常論也。乃齊之二王既以爲故事矣，宋元公告其群臣，請無及先君，而仲幾不可，又況於處變之日乎？然則後之人君，不幸而遇國家之變，其如齊之襄王其如周之宣王，請擇於斯二君者。

五臺山記

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史炤《通鑑》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余考昔人之言五臺者過侈，有謂環基所至五百餘里，有謂四埵去中臺各一百二十里，東埵爲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南埵爲帝堯遭洪水繫舟之處；北埵夏屋山，後魏孝文駐蹕之所；西埵天池，隋煬帝避暑之龍樓鳳閣者。皆太廣遠而失其實。惟今《山志》所言五臺者近是。北臺最高，後人名之叶斗峰，有龍湫，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爲龍泉關路。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爲中臺，其巔西北有太華泉。又西十五里爲西臺，其西疊嶂數十里，北有祕魔崖，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峰周遭如城，其巔風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柏，亦有民人以樵採射獵爲業。在古建國時當爲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於佛者居焉，於是山始名，而亦遂爲其

教之所有。然余考之，五臺在漢爲慮虒縣，而山之名始見於齊。其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而彼教之人以爲攝摩騰自天竺來此，即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臺在雒陽而不在此也。余又考之，《北齊書》但言突厥入境，代忻二牧馬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隋書》但言盧太翼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絶世，以爲神仙可致而已。至《唐書・王縉傳》，始言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費錢巨億萬。縉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説，以求貨利，於是此山名聞外夷。至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見於敬宗之紀，而《五代史》則書有胡僧遊五臺山，莊宗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書五臺山僧繼顒爲劉承鈞鴻臚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元史》則書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臺山。三月己丑，令高麗王隨太后之五臺山。英宗至治二年五月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庚寅，禜星於五臺山。夫以王縉之爲相，莊宗、武宗、英宗之爲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皆《山志》所不載，問之長老，亦無有知其跡者。此在三四百年之間，而不能記述已如是矣，而況於摩騰之始來，文殊之示現乎？其山中雨夜時吐光燄，《易》曰：「澤中有火，革。」深山巨壑無佛之處亦往往有之，不足辨。嗚呼！韓公《原道》之作，至於「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李文饒爲相，能使張仲武封刀付居庸關，而不敢納五臺之逃僧。蓋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於如此。而吾以爲當人心沈溺之久，雖聖

人復生，而將有所不能驟革，則莫若擇夫荒險僻絶之地如五臺山者而處之，不與四民者混，猶愈於縱之出没於州里之中，兩敗而不可禁也。作《五臺山記》。

拽梯郎君祠記

忠臣義士，性也，非慕其名而爲之。名者，國家之所以報忠臣義士也。報之而不得其名，於是姑以其事名之，以爲後之忠臣義士者勸，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恨焉？平原君朱建之子罵單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田横之二客自剄以從其主，而史并亡其姓。録其名者，而遺其晦者，非所以爲勸也。謂忠義而必名，名而後出於忠義，又非所以爲情也。余過昌黎，其東門有拽梯郎君祠，云：方東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急。是人者爲敵舁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拽而覆之，其帥磔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始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蒙褒敘，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百夫之特。」乃請旨封爲拽梯郎君，爲之立祠。嗚呼！吾見今日亡城覆軍之下，其被俘者，雖以貴介之子、弦誦之士，且爲之刈薪芻、拾馬矢，不堪其苦而死於道路者何限也，而郎君獨以其事著。吾又聞奢寅之攻成都也，一銃手在賊梯上，得間向城中言曰：「我

良民也，賊以鐵索繫我守梯，我仰天發銃，未嘗向官軍也。今夜賊飲必醉，可來救我。」官軍如其言，夜出斫營，火其梯，賊無得脱者，而銃手死矣。若然，忠臣義士豈非本於天性者乎？郎君之祠且二十餘年，而幸得無毁，不爲之記，無以傳後。張生莊臨，親其事者也，故以其言書之。

復菴記

舊中涓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山爲黄冠。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峰之左，名曰復菴。華下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楚辭》，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宫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宫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宫不知所之，而范君爲黄冠矣。太華之山，懸崖之巔，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税於官，不隸於宫觀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創是菴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菴，開户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没於雲煙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碣石之間，宫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泫然，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貞烈堂記

古之人所以傳於其後者，不以其名，而以其實；不以其天，而以其人。以其名、以其天者，世人之所以爲榮；以其實、以其人者，君子之所脩而不敢怠也。晉生文煜，關中之通士也。名其堂曰貞烈，而請爲之記。其言曰：「余之祖妣，臨潼王府鎮國中尉懷墀女也，歸於晉，生余考及二姑。年十九，而余祖考亡，余考方四歲，守節不二，迄六十有八而終。崇禎末，巡按御史金公毓峒以事上聞，請行旌表，命未下而寇至，二姑死焉，故堂以『貞烈』名也。」余又讀朝邑李君楷所爲傳，則二姑者，一適西安右衛昭信校尉王弘祖，一適臨潼王府奉國中尉誼溎，並封安人。早寡，寇至之日，各自投於井。長姑之子寅，年十三，從焉。蓋三世而其節不隕，可無媿其名也已。史言郭昌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生光武郭皇后。此特居室之常行爾，而當時稱之，史册載之。其後郭后雖出，而東海恭王猶得保其餘慶，以垂於後嗣。乃晉氏之先祖妣，其治家如郭主，加以《柏舟》之節，其女與外孫守死不辱，有卓絶之殊軌焉。屬當岸谷之變，門户衰微，無能光大其業，使聲聞烜赫，傳之彤管，而僅以一堂之名託之文字，以示子孫不忘，此又其遇之懸於天，「寔命不同」，而可爲悲悼者也。然君子之爲教於家，有百世之規，而不以一時之所遇爲興替。《易》不云乎：「家人，利女貞。」自今以往，晉氏之爲女者必貞，以宜其家；爲子者必孝於親，必忠於君，以顯於其國。則受介福於王母，以大其

門者，不在其身，將在其子孫，而斯堂之名永世弗墜，必有繼中壘而修列女之傳者焉。余濡筆俟之矣。

楊氏祠堂記

天下之事，盛衰之形，衆寡之數，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則有以待之。所以撫盛而合衆者，中人以上之所能，若夫爲盛於衰，治衆於寡，孑然一身之日，而有萬人百世之規，非大心之君子莫克爲之矣。古之君子，慮先人之德久而弗昭，於是爲之祠堂以守之，其盛者及於始祖。古之君子慮宗人之渙而無統，於是歲合子姓於祠而教之孝，奠爵獻俎，畢而餕食，以教之禮。其子孫之衆，或至於數千百人，此祠堂之所由興，而祭法之所由傳也。常熟楊子常先生，通經之士。於先朝之末，由訓導除都昌知縣，未任，以疾歸，而遭國變，至於今，先生年七十有二矣。先有一子，年二十餘以卒，晚得一子，又殤，而其兄子亦中歲夭折。今其族孫之在者，不過二十餘人。其先世自關中來，祖父並爲農，風尚朴質。高祖以上，不能舉其諱字。自遷常熟以來，復無顯者，及先生始仕宦。今白首老矣，無親子孫。夫人之情，於身且若此，遑恤其後乎？而先生曰：「不然。吾父雖農，在里中頗能言民疾苦，以達於縣吏，而除其菑，當不至於無嗣。以五服之間，得一二十人，以合其歡，而教之以孝以禮，豈必其中無能學以大其宗者？以吾之年，雖老且獨，而幸有薄田之入，爲先祖父所遺，可以舉先人未行之事而傳之其後人。」於是即祖墓之旁建屋三楹爲祠堂，以奉其先人並諸父兄子姓之亡者。

其下爲田若干畝，以供歲時之祭。定其儀，秩其品，簡而文，約而不陋。曰：「及吾身存，與諸孫行禮其中，使諸孫之繼我如今日焉，先德其毋墜已。」又於其墓之旁植木開河通水，凡世俗所爲安死利生之法無不備，此非所謂衰而有盛之心、寡而能衆之事者乎？《易》曰：「可大則賢人之業。」《傳》曰：「人定能勝天。」吾以卜楊氏之昌於其後必也。承先生之命，而爲之記。

華陰王氏宗祠記

昔者孔子既没，弟子録其遺言以爲《論語》，而獨取有子、曾子之言次於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之人倫，而孝弟，人倫之本也，慎終追遠，孝弟之實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國家。先王之於民，其生也，爲之九族之紀、大宗小宗之屬以聯之；其死也，爲之疏衰之服、哭泣殯葬虞附之節以送之；其遠也，爲之廟室之制、禘嘗之禮，鼎俎籩豆之物以薦之。其施之朝廷，用之鄉黨，講之庠序，無非此之爲務也。故民德厚而禮俗成，上下安而暴慝不作。自三代以下，人主之於民，賦斂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凡所以爲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爲，於是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效亦可得而攷矣。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爲宗，歷三國、兩晉、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絶也。至宋，程朱諸子卓然有見於遺經，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説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

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同居，稱之爲義門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雜亂偏方閏位之日，而守之不變，孰勸帥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於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爲教，賢者之所以爲俗，殆澌滅而無餘矣。列在搢紳，而家無主祏，非寒食野祭，則不復薦其先人。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留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於奴僕。女嫁死而無出，則責償其所遺之財。昏媾異類，而脇持其鄉里。利之所在，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深，而廉恥道盡，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幾希矣。昔春秋之時，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而秉禮之邦、守道之士，不絕於書，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幾乎息之秋也，又何言政事哉！吾友華陰王君弘撰，鄰華先生之季子，而爲徵華先生後者也。遊婺州二年而歸，乃作祠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鄉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見此禮久矣，爲之兆也，其足以行乎？孟子有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之道，以感發天下之人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觀今世之事若無以自容，然後積污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教可得而興也。王君勉之矣！

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

予居蘇之崑山。崇禎初，先師廟東西



兩廡壞，予時爲博士弟子，一日過之，見神位在瓦礫中，與同學二三生拾取，命工修完，奉之東齋，告於邑之長官。越二年始復其故。因考《史記》、《家語》及今代闕里之書，多有不同，以《大明會典》爲定。而友人歸生莊作《兩廡位次考》一通，受而藏之，幾五十年。來關中，得郃陽甯生浤丁《祭考義》，亦崇禎中作，大略相同。然兩廡位東西相對，以次列及門弟子畢，而後及左氏、公羊、穀梁三子暨漢以下諸儒，此舊制也。嘉靖九年，采諸臣之議，有黜者，有改祀者，於是東廡之弟子三十三，而西廡二十九。左丘明躋秦非之上，伏勝躋顔噲之上，孔安國躋穀梁赤之上。而自此以下，時代先後大率倒誤。當日東西之位仍如舊次，雖有闕者，而不復更移，蓋亦知二鄭、賈、服諸儒傳經之功不可没，而有待於異日之重議，此秉禮者之微意也。予恐後之人不知，而欲循時代以正東西之次，又悲夫亡友之遺墨猶存而不獲共論此也，乃書其末，以俟後人。歸生名莊，更名祚明，工草隸，爲東吴高士。

書廣韻後

余既表《廣韻》而重刻之，以見自宋以前所傳之韻如此，然惜其書之不完也。《路史》曰：「周有井伯，《廣韻》曰：子牙後。」今「井」下無此文。又曰：「《廣韻》云：漢有鄉城後。」❶今「鄉」字灰、等二韻兩收，而亦無此文。又引「鄉」下云：「鄉名，在右扶風。」而今灰韻注但「鄉名」二字。《困學記聞》

❶「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路史》作「侯」。

曰：「《廣韻》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今「賁」下但「亦姓」二字。又曰：「《廣韻》云：《後蜀録》有法部尚書屯度。」又曰：「《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今「屯」下、「況」下但「又姓」二字。《禮部韻略》引《廣韻》「彼」字注云：「《論語》：子西彼哉。」「軻」字注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今並無此文。又注「鼷」字云：「漢光武得此鼠，竇攸識之。《廣韻》以爲終軍，誤。」今亦無「終軍」之文也。太原傅山曰：「宋姚寬《戰國策後序》引《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芈干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庫賈，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蓋注中凡言「又姓」者，必以其人實之，而今書皆無其文。又史炤《通鑑釋文》所引《廣韻》，其不載於今書者亦多也。十干皆引《爾雅》歲陽，而戊下不引著雍。又考之《玉海》，言《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今僅二萬五千九百二言，注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一字。則注之删去者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一，而正文亦少二百九十二言矣。又《文獻通考》曰有陸法言、長孫訥言、孫愐三序，今止愐序。又言首載景德、祥符敕牒，今亦無之，則亦後人删去之矣。其幸而存者，天之未喪斯文也。嗚呼惜哉！

讀宋史陳遘

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彦國。愚以爲不

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税、牙税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彦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寖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剥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剥民之罪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讎斂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若亨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於忠臣之列矣。

汝州知州錢君行狀

崇禎十四年二月辛亥，賊陷汝州，知州錢君死之。君諱祚徵，字君遠，其先吴越王裔，居池之青陽，國初遷於萊，爲掖縣人。君七歲，出嗣其從叔父一夔爲之子，事其嗣大母杜氏如其父母。大母之黨有煩言，君言於大母，施予諸姻屬甚周，以是大母安之。中天啓元年舉人。大母終，哀毁如父

喪。署恩縣教諭，三年，除汝州知州。汝爲流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聚至萬人，依山爲巢，百姓苦之。君至，則簡鄉勇衙兵，得千餘人，佯爲城守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間道踰山谷，步行抵其巢。賊方縱酒，不爲備，急擊，大破之。君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仍令民千家立一寨，有警相救。南賊屢失利，其頭目魯加勒等遂詣州降。南召、登封諸賊聞之，亦來降。君簡其驍健，送軍門效用，餘給牛種遣之，汝人少休。君守汝三年，多善政。及是年正月，賊陷河南府，遂犯汝州。君斬麾下之言款賊者以狥，率兵嬰城固守。賊攻城，君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數日，二月庚戌，大風霾，賊以火箭射城上，城上發礮應之，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君被執，大罵不屈，被擊仆地，加以炮烙，一宿死，年四十七。弟祉徵、從子青、僕十餘人皆死，無一還者。巡撫臣高名衡以聞，奉旨下部議卹，未覆。子大受，縣學生，痛父節未表於先朝，懼後世之没而無傳也，乃質言其事以告於余，而爲之狀。

吴同初行狀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爲文人者，無不以浮名苟得爲務，而余與同邑歸生獨喜爲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爲狂。已而又得吴生。吴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北史》無不纖悉强記。其所爲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諸歌曲。而炎武有叔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少吴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

觥至余舍爲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抵掌而談，樂甚，旦日别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從軍於蘇，歸而崑山起義兵，歸生與焉。尋亦竟得脱，而吴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吴生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煢煢獨坐，告余曰：「吴氏五世單傳，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亦死矣。」余既痛吴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絰見吴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是不知涕淚之横集也。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惠，下筆數千言，試輒第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北京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録。北兵至後，遺余書及記事一篇，又從余叔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閨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崑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出以死。死者四萬人，莫知屍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爲母言所與往來者爲誰，某某最厚。死後，炎武嘗三過其居，無已，則遣僕夫視焉。母見之，未嘗不涕泣，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生所爲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録在余兩人處者，凡二卷。

書吴潘二子事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與侍從之官承命爲之，而世莫得見。其藏書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實録，則請前一朝之書

出之，以相對勘，非是莫得見者。人間所傳止有《太祖實録》。國初人樸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纂爲一書附於野史者，大抵草澤之所聞，與事實絶遠，而反行於世，世之不見實録者從而信之。萬曆中，天子蕩然無諱，於是實録稍稍傳寫流布，至於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數千金之家不能購，以是野史日盛，而謬悠之談徧於海內。蘇之吴江有吴炎、潘檉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並棄其諸生，以詩文自豪。既而曰：「此不足傳也，當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於是購得實録，復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懷紙吮筆，早夜矻矻，其所手書，盈牀滿篋，而其才足以發之。及數年而有聞，予乃亟與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嘗不相過。又數年，潘子刻《國史考異》三卷，寄予於淮上，予服其精審。又一年，予往越州，兩過其廬。及余之昌平、山西，猶一再寄書來。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鑨，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説，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録，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鑨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鑨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胤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産，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爲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吴、潘盛名，引以爲重，列諸參閲姓名中。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删削者。莊氏既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吴之榮者，以贓繫獄，遇

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絶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弟姪等，并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没其家産。所殺七十餘人，而吴、潘二子與其難。當鞫訊時，或有改辭以求脱者，吴子獨慷慨大罵，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罵，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篤厚，以古人自處，則兩人同也。予之適越過潘子時，余甥徐公肅新狀元及第，潘子規余慎無以甥貴稍貶其節，余謝不敢。二子少余十餘歲，而予視爲畏友，以此也。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二子所著書若干卷，未脱藁，又假予所蓄書千餘卷，盡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學篤行而不傳於後也，故書之。且其人實史才，非莊生者流也。

歙王君墓誌銘

王君以崇禎十四年卒，後三年國變，王君之子璣流寓於吴，又一年而不孝始識王生，因以知王生之人與其世德之概。與王生交一年，而王生以狀請銘，不孝以母未葬，弗敢作也。又一年，卜葬，葬有日，而王生復來請銘，不孝不獲辭而銘之。君諱時沐，字惟新，其先歙之澤富人。在唐曰祕閣校正希羽，十七傳至名闕者，避元亂徙而東，爲龍溪始祖，又八傳至於君。君大父諱

福鳳，始業行鹽，父諱正寵，承其業，以至於君。君以其故不克讀書，然君雖業鹽，而孝友，急公好施，有遠見，能自樹，乃過於世之君子。若所云事其慈母與父妾盡禮，而友愛弟時洸終其身，則其孝友也。祖墓之木爲不肖者伐，且鬻其旁地，君爲捐金贖之；澤富有宗祠，君重作之龍溪，其急大義也。叔正完客杭而病，曰「於我葬」；外舅卒，遺孤一人，曰「於我長」；其他卹人窮、振人困多類是，是其好施也。同事欲因君請院司據西龍爲鹽窩，君止之，無何，並抵罪，西龍商獨免，其有遠見也。好從士君子而恥謁貴人，邑有司欲賓之不就，其能自樹也。凡此皆余之所信於王生者也。君享年六十有七，娶朱氏，子四：長璣，杭州府錢塘縣學生員，次文秩，次文秋，次文秅。孫六，曾孫二。以卒之年十二月甲子，葬於其里象山之麓。蓋王氏中世爲商，而通經義思用之天下者，自璣始。自君之没而家益落，璣遂走京師，歷薊，抵寧遠，觀列邊之大勢。每以大計干當事者，不用，轉客東萊，而聞京師之變，哭先皇帝於萊山之陽。馳至南都，而公卿又無下士者，遂僦居於吴，著《信書》一編以示余，而爲之太息焉。此固宋之遺臣所隱晦而不敢筆之書者也。而王生之不撓於時若此，其抱濟物之才，而發憤於大義又若此，非世德之遺而能然乎？銘曰：

不知其人視其子，子爲信人爲節士。嗚呼君兮永宅此！

山陽王君墓誌銘

往余在吴中，常鬱鬱無所交。出門至於淮上，臨河不度，徬徨者久之，因與其地

之賢人長者相結，而王君起田最與余善。自此一二年或三四年一過也。王君與余同年月生，而長余二十餘日，其行事雖不同，而意相得，凡余心之所存及其是非好惡，無不同者。雖不學古，而闇合於義，仁而愛人，樂善不倦，其天性然也。生八歲而孤，事母孝，事其兄恭，其居財也有讓。少爲帖括之學，及中年遂閉户不試。家頗饒，每受人之負，折券不較，以是其産稍落，而四方賓客至者未嘗不與之周旋。當余在太原，而余友潘力田死於杭，係累其妻子以北。少弟耒，年十八，孑身走燕都，介余一蒼頭以見王君。王君曰：「我固聞之。寧人嘗與我言，潘君力田，賢士也，不幸以非命終。而寧人之友之弟，則猶之吾弟也。」迎而舍之。比其歸也，則曰：「家破矣，可奈何？吾有女，年且笄，將壻子。」間二年，耒遂就昏。王君與耒非素識也，特以寧人之友故，而余在遠，弗及爲之從臾也。每爲余言：「子行遊天下二十年，年漸衰，可已矣。幸過我卜築，一切居處器用能爲君辦之。」逡巡未果。而别君之日，持觴送我大河之北，留一宿，視余上馬，爲之出涕，若將不復見者。乃明年，余遂有山東之戹。而海岱以南地大震，君亦爲里中兒所齮齕，意不自得。又明年六月庚午，君卒。惟君生平，以朋友爲天倫，其待余如昆弟，而余以窮戹蹇連，無能申大義於詐愚凌弱之日者。以十九年之交，再三之約，而不獲與之分宅卜鄰，同晨共夕。其終也，又不獲視其含斂，而撫其遺孤。吁，可悲矣！君諱略，字起田，淮安山陽人，家清江浦之南，卒時年五十七。娶方氏，子一，寬。將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之先塋，而子壻耒以狀及

寬書來，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少而孝，長而恭。好禮而敦，樂善而從。爲義勇，而與人忠。胡天不弔，而降此鞠凶？士絶絃，人罷舂。以斯銘，告無窮。

富平李君墓誌銘

關中故多豪傑之士，其起家商賈爲權利者，大抵崇孝義、尚節概，有古君子之風。而士人獨循循守先儒之説不敢倍。嘉靖中，高陵、三原爲經生領袖，其後稍衰，而一二賢者猶能自持於新説横流之日。以余所聞，李君蓋可謂篤信好學而不更其守者邪！李氏之先，山西之洪洞人，元時遷美原。洪武初，縣廢，爲富平人。數傳至君之曾祖諱朝觀者，爲邊商，以任俠著關中，與里豪争渠田，爲齮齕以死。而君之祖諱希奎，走闕下上書，愬天子直其事，大猾以次就法。報父讐，名動天下，乃其家遂中落，至君之考諱效忠，中武舉，稍復振。君始以文補邑諸生，君少而剛方，績學不怠。當萬曆之末，士子好新説，以莊列百家之言竄入經義，甚者合佛老與吾儒爲一，自謂千載絶學。君乃獨好傳注，以程朱爲宗。既得事恭定馮先生，學益大進。君事親孝，其於諸父昆弟恭而有讓，待人以嚴，而引之於道。治家冠、婚、喪、祭，一如禮法，以是年雖少，鄉人重之如王彦方、黄叔度焉。崇禎七年四月壬午，以疾卒，年二十七。君卒之三月，而關中大亂。君之考武舉君，以哭子，繼君以没。而寇至里中，妣楊氏與族人登樓並焚死，李氏之門，合良賤死者八十有一人。嗚呼，憯矣！而孤子因篤方三歲，迪篤二歲，從其母田氏走之外家以免。其後

因篤既長，乃折節讀書，已爲諸生，旋棄之。爲詩文有聞於時，而尤潛心於傳注之書，以力追先賢。蓋近年以來，關中士子爲《大全》、《蒙引》之學者，自君父子倡之。君没，越十有三年十月癸酉，因篤始葬君於韓家村東南之新阡。因篤既與崑山顧炎武爲友且數年，而曰：「吾先人之墓石未立，將屬之子。」炎武不敢辭，乃爲之撰次，其詳則因篤之狀存焉。君諱映林，字暉天。其没也，鄉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孫男三人：漢、渭、泗。銘曰：

李氏之先，以節俠聞。及至於君，乃續斯文。刊落百氏，以入聖門。好義力行，鄉邦所尊。何不永年，遭室之焚。有封若堂，于韓之原。惟德繩繩，在其後昆。

謁欑宫文一

伏念臣草野微生，干戈餘息。行年五十，慨駒隙之難留；涉路三千，望龍髯而愈遠。兹當忌日，祗拜山陵。履雨露之方濡，實深哀痛；睠松楸之勿翦，猶藉神靈。敢陳于沼之毛，庶格在天之馭。臣某謹言。

謁欑宫文二

自違陵下，即度太行。遠歷關河，再更寒暑。兹以孟秋之望，重修拜奠之儀。身先旅雁，過絶塞而南飛；跡似流萍，隨百川而東下。感河山之如故，悲灌莽之方深。庶表忱思，伏祈昭鑒。

謁欑宫文三

臣炎武、臣因篤，江左豎儒，關中下士。相逢燕市，悲一劍之猶存；旅拜橋山，痛遺弓之不見。時當春暮，敬擷村蔬。聊攄草莽之心，式薦園陵之事。告四方之水旱，及此彌年；乘千載之風雲，未知何日。伏惟昭格，俯鑒丹誠。

謁欑宫文四

自違陵下，今又八年。濩落關河，差池烽火。想遺弓而在望，懷短策以靡前。每届春秋，獨泣蒼梧之野；多更甲子，仍憐絳縣之人。朔氣初收，光風漸轉。敬羞藴藻，重展松楸。雖鼎俎之久虚，幸罘罳之未壞。黄圖如故，乍驚失鹿之辰；白首無歸，終冀攀龍之日。仰憑明命，得遂深祈。

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

蓋聞宣氣爲山，衆阜必宗乎喬嶽；明徵在聖，群言實總於真儒。自夫化缺三雍，風乖四始。兩漢而下，雖多保殘守缺之人；六經所傳，未有繼往開來之哲。惟絶學首明於伊雒，而微言大闡於考亭。不徒羽翼聖功，亦乃發揮王道。啓百世之先覺，集諸儒之大成。然而代運當屯，著占得遯。官方峻直，難久立於朝端；祠禄優遊，每自安於林下。睠此雲臺之側，實爲寄禄之邦。子静書中，羨希夷之舊隱；《啓蒙》序末，題真逸之新名。雖風聲遠隔於殊方，而道德實同乎一統。家傳户誦，久已無間寰區；

春祀秋嘗，獨此未瞻廟貌。於是邑之薦紳耆舊，以及學士青衿，無不博考遺編，深嗟闕典。睇琳宮之絢爛，悲木鐸之幽沉。爰有廷掞張君、山史王君蒐採於前，子德李君、適之宋君宣揚於後。而會炎武跋涉關河，留連原巘。發遐情於五嶽，尋墜緒於千年。即雲臺舊院之西，度香火專祠之地，重邀茂宰，華陰令遲維城。贊此良圖。萃人力以作新，捐緡錢而倡導。卜神涓吉，庀材效工。右帶流泉，來惠風之習習；前憑嶽麓，狀盛德之峩峩。將使俎豆增崇，章逢無絶。敬泚衰蕪之筆，式陳邪許之辭。

亭林文集卷之五終

亭林文集卷之六 補遺

軍制論 乙酉歲作。

法不變，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變之勢，而猶諱其變之實，而姑守其不變之名，必至于大弊。今日之軍制，可謂高皇帝之軍制乎？其名然，其實變矣。而上下相與守之，至于極而因循不改，是豈創制之意哉！高皇帝云：「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自今言之，費乎，不費乎？百萬之兵安在乎？而猶以爲祖制則然，此所謂相蒙之説也。嘗考古《春秋》、《周禮》寓兵于農之説，未嘗不喟然太息，以爲判兵與農而二之者，三代以下之通弊；判軍與兵而又二之者，則自國朝始。夫一民也，而分之以爲農，又分之以爲兵，是一農而一兵也，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爲軍，又分之以爲兵，是一農而二兵也，愈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爲衛兵，又分之以爲民兵，又分之以爲募兵，是一農而三兵也，又益弗堪。不亟變，勢不至盡敺民爲兵不止，盡敺民爲兵，而國事將不忍言矣。二祖之制，京師設都督府五，衛七十二；畿甸設衛五十，各省設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群牧千户所二百十有一；邊徼設宣慰安撫長官司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以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户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户所，給軍田，立屯堡，且耕且守。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及城操

之軍有儆，朝發夕至。若是，天下何病乎有兵，而又烏乎復立兵？久安弛備，政圮伍虚。正統末，始令郡縣選民壯。弘治中，制里僉一名若四五名，有調發，官給行糧。正德中，計丁糧編機兵銀，人歲食至七兩有奇，悉賦之民。此謂之機快民壯。而兵一增，制一變。又久備益弛，盗發雍豫，蔓延數省。民兵不足用，募新兵倍其稍，以爲長征之軍，而兵再增，制再變。屯衛者曰：我烏知兵？轉漕耳，守禦非吾任也。故有機壯而屯衛爲無用之人。民壯曰：我烏知兵？給役耳，調發非吾任也。故有新募，而民壯爲無用之人。臣嘗合天下衛所計之，兵不下二百萬。國家有兵二百萬，可以無敵，而曾不得一人之用；二百萬人之田，不可謂不贍，而曾不得一升一合之用。故曰：高皇帝之法亡矣。然則將盡衛所之軍而兵之，官而將之乎？曰：不能。抑將盡衛所之軍而廢之，田而奪之乎？曰：不能。請于不變之中而寓變之之制，因已變之勢而復創造之規。舉尺籍而問之，無缺伍乎？缺者若干人，收其田，以新兵補之。大集伍而閲之，皆勝兵乎？不勝者免，收其田，以新兵補之。五年一閲，汰其羸，登其鋭，而不必世其人。若然，則不費公帑一文，而每衛可得若干人之用，推之天下，二百萬之兵可盡復也。矧今日駐蹕南中輓漕之卒，歲省數倍。以爲兵則强，以爲農則富，而不及時之宜一爲變通，俾此百十萬人襲兵之名，糜兵之食，而不能張弮注矢，爲國家毫毛之用，是國家長棄此百十萬人，並此百十萬人之田，而終世不復也。則物力烏得不詘，軍政烏得不窳，又何以兆謀敵愾，成克復之勳哉？

形勢論

昔之都于南者，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凡八代。當吳之世，三方鼎峙，西以巴丘，北以皖城、濡須爲境。迨其亡也，則以長江之險先爲晉有。永嘉南渡，荆、豫、青、兗及徐之半入于劉、石；梁、益入於李雄，以合淝、淮陰、壽陽、泗口、角城爲重鎮。至苻、姚、慕容之亂，始得青、兗、梁、益，而宋因之。及元嘉北伐，碻磝喪師，佛狸之馬屯於瓜步，於是乎守江矣。拓跋奄有中原，齊、梁嗣主江左，淮南北並爲戰埸，太清内禍，承聖尋兵，齊略淮南，魏收蜀漢，而江陵淪陷。陳氏軼興，西不得蜀漢，北失淮淝，以長江爲境，于是乎守江矣。幅員日狹，國祚彌短，采石、京口，同時並濟，卒并於隋。南唐既失淮南，亦以江爲境，國遂不支。宋都臨安，與金人盟，中淮流爲界，西拒大散關。端平滅金蔡州，挑兵蒙古。寶祐失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銜璧，豈非大勢然耶？嘗歷考八代興亡之故，中天下而論之，竊以爲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淮、山東，其背也。蜀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仆從之。蜀爲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爲我敵則危。王濬自巴丘東下，劉整謀取蜀以規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之間，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趙鼎言經營中原自關中始，經營關中自蜀始，幸蜀自荆襄始。陳亮言荆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

控關洛，楚人用之虎視齊晉，與秦争帝。東晉以來，設重鎮以扼中原。孟珙言襄樊國之根本，百戰復之，當加經理。蓋宋人之論如此。及元取宋，果自襄陽、樊城以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圍二城者五年，及其渡江，不二年而取臨安矣。故無蜀猶可以國，東晉是也；無荆襄不可以國，楚去陳徙壽春是也。無淮南北，而以江爲守則亡，陳之禎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荆襄急。古之善守者，所憑在險，而必使力有餘於險之外。守淮者，不於淮，于徐泗；守江者，不于江，于兩淮。此則我之戰守有餘地，而國勢可振。故阻兩淮急。或曰：高皇帝嘗以南取北矣，而何廑廑守之謂？愚曰：固也。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後可以制人。英雄無用武之地，則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高皇帝之所以取天下，當江東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漢，平淮安，降徐宿，而後北略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勢也。且楚之霸也在郢，漢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陽析酈；光武起自南陽；宋武滅南燕，自淮入泗，滅秦，自汴入河。此皆古來以南伐北之明證，有地利而後動者也。如愚之策，聯天下之半以爲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則雖有苻秦百萬之師，完顔三十二軍之衆，不能闚我地；而蓄威固鋭，以伺敵人之暇，則功可成也。此戰守兼得之謀，而用兵之上術也。

田功論

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國亦然。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烏氏、橋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棄穎栗而

部封，非子蓄息而秦胙，此以國富也。事有策之甚迂，爲之甚難，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國，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嘗讀宋魏了翁疏，以爲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唯務農積穀爲要道。又言有屯田，有墾田，大兵之後，田多荒萊，諸路閒田當廣行招誘，令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穫之實效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强。請無事屯田之虚名，而先計墾田之實利。募土豪之忠義者，官爲給助，隨便開墾，略計所耕，可數千頃，明年此時便收地利，可食賤粟。況耕田之氓，又皆可用之兵，萬一有警，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比于倉卒遣戍，亦萬不侔。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悍之兵；不惟可以制虜，而又以防他盜之出入。不數年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愚以爲此正今日之急務。夫承平之世，田各有主，今之中土，瀰漫蒿萊。誠田主也，疾力耕；不者，籍而予新甿，不可使吾國有曠土。若是，人必服，一易；屢豐之日，視粟爲輕，今干戈相承，連年大饑，人多艱食，必勸於耕，二易；古之邊屯，多於沙磧，今則大河以南，厥土塗泥，水田揚州，陸田潁壽，修羊杜之遺跡，復上元之舊屯，三易；久荒之後，地力未洩，粟必倍收，四易。然而有三難：大農告絀，出數十萬金錢求利於四三年之後，一難；朝不能久任，人不甘獨勞，蘄以數年之力專任一人，二難；天有旱澇，歲有豐凶，若何承矩之初年種稻，霜早不成，幾於阻格，三難。愚請捐數十萬金錢予勸農之官，毋問其出入，而三年之後，以邊粟之盈虚貴賤爲殿

最。此一人者，欲邊粟之盈，必疾耕，必通商，必還定安集。邊粟而盈，則物力豐，兵丁足，城圉堅，天子收不言利之利，而天下之大富積此矣。

錢法論

莫善於國朝之錢法，莫不善於國朝之行錢。考之史，景王鑄大錢，周錢蓋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爲莢錢，爲四銖，爲三銖，爲五銖，爲赤仄，爲三官。逮於靈、獻，爲四出，爲小錢。漢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乾元、重稜。唐錢凡四變。宋倣開通舊式，西事起，鑄大錢。崇寧鑄當十，嘉定鑄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宋錢亦三四變。每錢之變，貨物騰躍，輕重無常，而民苦之。國朝自洪武至正德十帝而僅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曆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十有三兩，輪郭周正，字文明潔，蓋倣古不愛銅惜工之意。而又三百年來無改變之令，市價有恒，錢文不亂，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至於今，物日重，錢日輕，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於不得用，何哉？蓋古之行錢者，不獨布之於下，而亦收之於上。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之入以錢。《管子·鹽筴》：「萬陣之國，爲錢三千萬。」是鹽鐵之入以錢，商賈緡錢四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是關市之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升四錢，是榷酤之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爲子贖死，是罰鍰之入以錢。晉氏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之券，每直一萬稅四百，是契稅之入以錢。張方平言：屋

廬正税、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之法，以斂天下之錢。而上之賚予禄給，慮無不用錢。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窮者，錢之爲道也。今之錢則下而不上，僞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日壅，未必不由此也。請略倣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留支放，一切以錢代之。使天下非制錢不敢入於官，而錢重；錢重，而上之權重。賈山有言：「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故計本程息之利小，權歸於上之利大。今市肆之錢惡，而制錢亦與俱惡，以故市肆之錢賤，而制錢亦與俱賤。是上無權，以下爲權也。上亦何利之有？此無他，上不收錢，錢不重也。愚故曰：莫不善於今之行錢。是賈生所謂「退七福而行博禍」者也。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人之大倫曰君臣，曰父子，臣事君，猶子事父也。苟爲父報讐，則必甘心焉而後已。甘心焉而後已者，于凡人可也，于君則有不得以行之者矣。太史公言子胥鞭楚平王之尸，《春秋傳》不載，而予因以疑之。疑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而子胥亦不得以行之平王也。鄭人爲君討賊，不過斲子家之棺而已。衛出公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傳皆書之以著其虐，是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也。平王固員之父讐，而亦員之君也。且淫刑之罪，孰與篡弒？一人之讐，孰與普天？報怨之師，孰與討賊？唐莊宗尚不加於朱温，而子胥以加之平王，吾又

以知其無是事也。考古人之事，必于書之近古者。《穀梁傳》云：「吳入楚，撻平王之墓。」賈誼《新書》亦云：「《呂氏春秋》云：鞭荆平之墓三百。」《越絶書》云：「子胥操捶笞平王之墓。」《淮南子》云：「闔閭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而《季布傳》亦言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蓋止于鞭墓，而傳者甚之，以爲鞭尸，使後代之人蔑棄人倫，讎對枯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王莽發定陶恭王母丁姬之冢；慕容儁投石虎尸于漳水；姚萇倮撻苻堅，薦之以棘；王頒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楊璉真珈取宋諸帝之骸與牛馬同瘞，或快意於所仇，或肆威於亡國，未必非斯言啓之也。然則鞭墓可乎？亦曰員之所以爲員而已矣。

顧與治詩序

與治之先，自吳郡洪武中以貲徙都下，遂爲金陵人。從曾祖華玉先生，官至南京刑部尚書，以文章聞于代。至與治，亦號能詩。當崇禎之世，天下多故，陪京獨完，得以餘日賦詩飲酒，極意江山，流連卉木，騁筆墨之長，寫風騷之致。晚值喪亂，獨身無子，迫於賦役，困躓以終。今讀其詩，鬱紆悽惻，有郊、島之遺音焉。余兄事與治，曩北行時，謂與治曰：「兄平生作詩多散軼，今老矣，可無傳乎？」與治曰：「有一編在故人沈子遷所，其他藁雜舊笥中，病未理也。」余行三歲乃歸，次揚州，而與治卒。宣城施尚白欲集其詩刻之，未果。明年冬，余過六合，子遷出其一編，並所搜輯者，共二百六十首，余爲删其

大半，授子遷刻之。嗚呼！士之生而失計，不能取舍，至有負郭數頃，不免饑寒以死，而猶幸有故人録其遺詩，以垂名異日，君子之所以貴乎取友也如是。與治名夢游，前貢士，其書法尤爲時所重云。

方月斯詩草序

與方子定交，自單閼之歲，今且六年。余客鍾山，而方子亦僑居雲間，不數數見。頃冬春之際，余以仇家之訟至雲間，逆旅中困不自聊，而方子時時相過慰藉，與余周旋兩月，因出其詩草示余。讀之，如聽河上之歌，令人感慨欷歔而不能止也。方子生於楚，長於吳，以絶群之姿，遭離困戹，發而爲言，磊塊歷落，自其所宜。余獨喜方子之詩，在楚，無楚人剽悍之氣；在吳，無吳人浮靡之風。不獨詩也，其人亦然。夫方子以妙年軼才，當天下有事之日，明習掌故，往往爲設方略，可見之行，豈獨區區稱能言之士哉！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若方子者，吾望其能從政，繼先公爲名臣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類，❶有得即録，共成四十餘帙。

❶「及」上，《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崑山圖書館藏稿本《天下郡國利病書》有「間」字。

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佚，❶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藁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❷

肇域志序

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閲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録。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删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没爾。❸

下學指南序

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録，語録之書，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録，幾于充棟矣，而淫于禪學者寔多。然其説蓋出于程門，故取《慈谿黄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説。夫學程子而涉于禪者，上蔡也，横浦則以禪而入于儒。象山則自立一説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説者遞相演述，大抵不

❶「亂後」，《天下郡國利病書》作「比遭兵火」。

❷「云爾」下，《天下郡國利病書》有「壬寅七月望日亭林山人書」十一字。

❸「爾」下，雲南圖書館藏清抄本《肇域志》有「崑山顧炎武」五字。

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迹，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説固源于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姤也；其在于今，五陰之剥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不有望于後之人也夫！

吴才老韻補正序

余爲《唐韻正》，已成書矣，念考古之功寔始於宋吴才老，而其所著《韻補》僅散見于後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頃過東萊任君唐臣，有此書，因從假讀之月餘，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韻補正》，以附《古音表》之後。如才老可謂信而好古者矣，後之人如陳季立、方子謙之書，不過襲其所引用别爲次第而已。今世甚行子謙之書，而不知其出于才老，可歎也。然才老多學而識矣，未能一以貫之，故一字而數叶，若是之紛紛也。夫以余之謭陋，而獨學無朋，使得如才老者與之講習，以明六經之音，復三代之舊，亦豈其難，而求之天下，卒未見其人，而余亦已老矣，又焉得不于才老之書而重爲之三歎也夫！❶

書故總督兵部尚書孫公清屯疏後

國家當危亂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嘗患于不用；用矣，患不專；用之專且效

❶ 「也夫」下，遂初堂刻《亭林遺書》本《韻補正》有「柔兆敦牂孟冬之二十日東吴顧炎武書」十六字。

矣，患于輕徙其官，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于敗，而國隨之。若總督兵部尚書孫公之事，可悲矣！方崇禎朝，流賊爲秦患且五六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于是兵且日增而餉絀。公以爲國家之所以足軍食者，屯田也。承平既久，而額設之田乃爲權豪有力者所據，以至隱占侵没，弊孔百出而軍食虧；軍食虧，而國家且不得一軍之用，是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隱占侵没之人也。于是下令清屯，健丁一授田百畝，免其租，課其餘地，分爲三等，徵糧濟餉。先行之于西安三衛，而軍果大譁，斬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持之不變，期月之間，所清釐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銀一十四萬。天子爲降詔褒賞進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關中幾無賊矣，而東邊告急，天子用武陵楊公之言，召公入援。遂用之督師薊州，又移之保定，而公請陛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雒，復出公總督軍務，公至關中，而事已不可爲矣。使當日用他將統勤王之師，而自陝以西悉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則他邊方雖潰敗，而公必能爲國家保有關中，以待天子；且使賊不得關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闕也。一詔移公，而國之存亡乃判于此。予讀公清屯疏及文移而深有感焉。公之子世瑞、世寧請爲公立傳，而功狀缺佚，不得其詳。故特舉其大者書之于此，以見公以一身而係天下之重。然則天下未嘗無人，而患于不用，又患于用之而徙。用徙之間，無幾何時，而大事已去，此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嗚呼！先帝末年之事，可勝嘆哉！

廣師

苕文汪子刻集，有《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脩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内行淳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當過情之譽，而同學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强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至于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

與盧某書

夙仰鴻名，未獲奉教，良深傾仰。茲有白者：閶門外義學一所，中奉先師孔子，旁以寒宗始祖黄門公配食。黄門，吴人，而此地爲其讀書處，是以歷代相承，未之有改。嘗爲利濟寺僧所奪，寒宗子姓訟而復之，史郡伯祁撫臺記文昭然可據，非若鄉賢祠之列置前獻可以遞增也。近日瞻拜間，忽添一盧尚書牌位，不勝疑訝，問之典守，則云有令姪欲爲奉祀生員，而借託於此者。夫尚書爲君家始祖，名德著聞，與我祖黄門豈有優劣？然考尚書當日固嘗從祀學宫，而

嘉靖九年奉旨移祀其鄉矣。尚書之鄉爲涿郡涿縣，則今之涿州也；尚書之官爲九江、廬江二郡太守，則今之廬州、壽州也。漢史本傳，尚書當日足跡從未至吴，既非吴人，又非吴官，爲子孫者欲立家祠，自當別創一室，特奉一主，而偪處異姓之卑宫，援附無名之血食，於義何居？夫吴中顧陸、河北崔盧，並是名門，各從本望。天下之忠臣賢士多矣，國家之制，止于名宦鄉賢，是以《蘇州府志》載本郡氏族一卷，有顧無盧；載本郡祠廟一卷，有顧野王而無盧某。府志出自君家教諭所修，乃猶不敢私爲出入，豈非前哲之公心、史家之成法，固章章若此乎？夫國乘不書，碑文不紀，憲册不載，邦人不知，既非所以章先德而崇大典，又況几筵不設，爐供不具，而以尺許之木主側置先師之坐隅，於情爲不安，於理爲不順，寒宗子姓嘖有繁言。不佞謂范陽大族，豈無知禮達孝之士，用敢直陳於左右，伏祈主持改正，使兩先賢各致其尊崇而後裔得免于爭訟，所全實多矣。臨楮顒切。

答友人論學書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説，未敢漫爲許可，以墮于上蔡、横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爲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

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于世儒盡性至命之説，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楊子有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少聞則無約也，少見則無卓也。」此其語有所自來，不可以其出于子雲而廢之也。世之君子，若博學明善之難，而樂夫一超頓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無人而不論學矣，能弗畔于道者誰乎？相去千里，不得一面，敢率其胸懷，以報嘉訊。幸更有以教之。

與友人辭往教書❶

羈旅之人，疾病顛連，而託跡于所知，雖主人相愛，時有蔬菜之供，而饔飧一切自給，在我無怍，于彼爲厚，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張兄之請，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士，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爲課程，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即不能盡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辦此，則徒餔啜也，豈君子之所爲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廣文孫君與弟有舊，同張兄來此，劇論半日，當亦知弟爲硜硜踽踽之人矣。

規友人納妾書❷

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于房。

❶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爲《與熊耐茶》第二書。

❷ 此篇《殘稿》卷一重出，題《與王山史》。

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于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繼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診脉，云尚可得子，勸令置妾，遂于静樂買之。不一二年而衆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姪議定，即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爲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爲君子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後，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夭亡，究同于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爲戒，而况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有曾孫而復買妾，以理言之，則當謂之不祥；以事言之，則朱子斗詩有所謂《好人歎》者，即西安府人，殷鑒不遠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孫，同于西安之好人。故舉此爲規，未知其有當否？

答徐甥公肅書

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略。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耄，不談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録奏狀一二千本，悉爲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札，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衰朽詎足副此？既叨下問，觀書柱史，無妨往還，正未知絳人甲子，郯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彦，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

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于諭旨；烹弘羊之論，屢見于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頹，江河日下，三風不儆，六逆彌臻。以今所覩，國維人表，視昔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鄰之謨，沃心之告，有急于編摩者，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鏡之獻也。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尚煩戎略；飛芻輓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營千里。于是强者鹿鋌，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併村而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瀣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即魚潛之非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託于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于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嘆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謡。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時示以音問，不悉。

與楊雪臣

想年來素履康豫，盛德日新，而愚所深服先生者，在不刻文字，不與時名。至于朋友之中，觀其後嗣，象賢食舊，頗復難之。郎君博探文籍，而不赴科場，此又今日教子者所當取法也。人苟徧讀五經，略通史鑑，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爲聲利所迷而不悟耳。向者《日知録》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污，法

古用夏。啓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學五書》，爲一生之獨得，亦足羽翼六經，非如近時拾瀋之語，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平生志行，知己所詳，惟念昔歲孤生，漂摇風雨，今兹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未見君子猶吾大夫，道之難行，已可知矣。爾乃徘徊渭川，留連仙掌，將營一畝，以畢餘年。然而霧市雲巖，人煙斷絶；春畦秋圃，虎跡縱横。又不能不依城堡而架椽，向鄰翁而乞火，視古人之棲山飲谷者，何其不侔哉！世既滔滔，天仍夢夢，未知此生尚得相見否？輒因便羽，附布區區。

與戴耘野

一别廿載，每南望鄉關，屈指松陵數君子，何嘗不緬想林宗，長懷仲蔚，音儀雖闊，志嚮靡移。其如一雁難逢，雙魚莫寄，而故人良友，存亡出處之間，又不禁其感涕矣。遥審素履無恙，風節彌高，已成三輔之書，獨表千秋之躅。晨星碩果，非君而誰？弟生罹多難，淪落異邦，長爲率野之人，無復首丘之日。然而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今將卜居太華，以卒餘齡。百家之説，粗有闚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于後代。此則區區自矢，而不敢惰偷者也。《關中》詩五首、寄次耕詩一首呈覽，可以徵出處大概。昔年有纂録《南都時事》一本，可付既足持來。尊著《流寇編年》、《殉國彙編》聞

已脫藁，所恨道遠無從披讀。敬佇德音，以慰懸企。

與潘次耕

接手札，如見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古人于患難之餘，而能奮然自立，以亢宗而傳世者，正自不少，足下勉旃毋怠！承諭負笈從遊，古人之盛節，僕何敢當？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而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所雇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累足下也。近則稍貸貲本，于雁門之北、五臺之東，應募墾荒。同事者二十餘人，闢草萊，披荆棘，而立室廬于彼。然其地苦寒特甚，僕則遨遊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能出資以耕者。大抵北方開山之利過于墾荒，蓄牧之獲饒于耕耨，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列子》「盜天」之說，謂取之造物而無爭于人。若今日之江南，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微如蟣蠓，亦豈得容身于其間乎？文淵、子春並於邊地立業，足下倘有此意，則彼中亦足以豪，但恐性不能寒，及家中有累耳。徐介白久不通書，爲我以此字達之，知區區未死，宇内猶有一故人也。

答毛錦銜

異姓爲後，見于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吴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惟此二人爲賢，而賈謐之後充，則有

莒人滅鄫之議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家相類，云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敷陳古事，卒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當。然亦未可引以爲據，以經典別無可証也。

與毛錦銜

比在關中，略倣橫渠、藍田之意，以禮爲教。夫子嘗言：「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然則君子之爲學，將以修身，將以立命，舍禮其何由哉？ 吾之先元歎丞相在吳先主朝，以嚴見憚，先主每言：「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吾見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故欲反其所爲。《衛詩》言武公之德曰「瑟兮僩兮」，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倘有如阮籍之徒猖狂妄行而嫉禮法爲仇讐者，則亦任之而已。憶昔萬曆庚申，吾年八歲，今年元旦，作一對曰：「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便中有字與吳門，可代爲録此與一二耆舊知心者觀之，知此迂拙之叟猶在人間耳。一詩并附。

亭林文集卷之六終

亭林餘集

廟號議

臣聞之《禮》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昔在商時，賢聖之君六七作而稱宗者三：太宗、中宗、高宗而已。漢室之興，文曰太宗，武曰世宗，宣曰中宗，惠、景、昭三帝皆不稱宗，是知帝以繫君人之統，宗以表前人之德，是以帝祧而宗不祧，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本朝循唐宋之制，二祖以下列聖無不稱宗，若建文君及景皇帝皆履帝位而不終，故憲宗之追謚郕戾王也，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夫稱帝以致其仁，不稱宗以致其義，萬世之下，無可復議者矣。惟建文君未追謚，二百年以來臣子之情有遺恫焉。而南渡之初，乃追上建文君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追上景皇帝謚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夫代宗二字，惟唐有之。唐諱世，改世曰代，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既有世宗，而復號代宗，可乎？惠宗二字，元人之所以號其末帝者也。加之建文君，似亦未協。臣請勅廷臣會議：景皇帝宜從成化之謚，建文君可別上尊謚，而皆不必稱宗。若以除去尊號爲嫌，則古之人有行之者矣。漢王莽上元帝廟號曰高宗，成帝廟號統宗，平帝廟號元宗，建武中皆去之。後漢和帝廟號穆宗，安帝廟號恭宗，順帝廟號敬宗，桓帝廟號威宗。初平元年，有司奏：「四帝無功德，不

宜稱宗，請除尊號。」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弘追謚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有司上言：「準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當時之人未有非之者也。又按《唐書》，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尚書顔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列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册所刻，乃初謚也。史家之言亦以真卿爲是。

今若裁二帝之稱宗，以致嚴於二祖列宗，此則酌文質之中，而體親親之殺者也，亦何嫌乎？臣又按《大明會典》自注：引《會典》有闕。蓋自正統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上尊謚曰誠孝恭肅明德宏仁順天啓聖太皇太后，後遂因之。此楊士奇、胡濙諸臣不學之故也。及《世宗實録》：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追上母妃紀氏尊謚曰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弘治十七年，上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周氏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嘉靖二年，追上壽安皇太后邵氏尊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七年復追稱太皇太后。十五年，上諭夏言以皇太后、太皇太后乃生時尊稱，似當更定。東閣集議上言：「孝肅太皇太后請止稱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睿字，孝穆皇太后止稱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后，孝

惠太皇太后止稱孝惠康肅温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則嫡庶之稱可别，夫婦之分無嫌，尊親之道兼盡。」上從之。此則皇太后、太皇太后之稱，第致尊於生事之時，而不加之升祔之後，可以垂法於後世矣。南渡之初，尊皇妣某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祖妣鄭氏曰孝甯温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當日禮臣亦未稽之於《會典》也。臣考《唐書·后妃傳》，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崩，初稱謚曰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絪議：「秦、漢以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亦如之。加『太』者，所以别尊稱也。若謚册入陵，神主入廟，即當除去『太』字。開元六年，太常奏昭成皇太后謚號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此載諸史册，垂之不刊者也。」《宋史》禮院亦言：「太者生事之禮，不當施於宗廟。」而《通鑑》梁豫章王棟即位，追尊其祖母金華敬妃爲敬太皇太后。胡三省註亦以爲非。又考宋臣吕祖謙《讀詩記》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也；太任，繫其子而言也。」稽之故事，合之經義，太之一字實不可通，所當循嘉靖十五年之例，一體改正者也。臣又恭讀烈皇帝尊號有「揆文奮武」四字，按《書·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孔安國傳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又曰：「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蔡沈傳曰：「綏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内外之閒，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義甚明，用之尊謚，實所未安。臣聞當日南京新立，邦禮繁多，禮部尚書顧錫疇素不考古，一切謚號悉

聽其門人謝復元撰定，以不學之宗伯，任委巷之小夫，逞其胸臆，目無旁人，以至謚册一頒，天下用爲譏笑。今當聖明御極之日，可不亟爲更定乎？《記》曰：「非天子不議禮。」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定一代尊親之制，以告宗廟，以垂子孫，事如有待，臣不勝惓惓。謹議。

廟諱御名議

臣聞諱名之禮，始自周人。然《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宫曰：舍故而諱新。」不於其生也。又曰：「二名不偏諱，《詩》、《書》不諱，廟中不諱，臨文不諱。」諱者所以爲恭，不諱者所以爲信，此聖人之法，傳之萬世而不易者也。自漢以下，人君之諱乃至不勝其繁，而本朝之制則有不然者。伏讀《大明會典》：凡進表箋及一應文字，遇有御名廟諱，合依古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寫字之際，不必缺其點畫；惟二字相連，必須迴避。又《大明律》一款：「凡上書奏事誤犯御名及廟諱者，杖八十；餘文書誤犯者，笞四十；若爲名字觸犯者，杖一百；其所犯御名及廟諱聲音相似，字樣各别，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此本朝之制所以遠軼漢唐而上同周禮者也。古之諱也以敬，今之諱也以文；以敬則少而不爲簡，以文則諱日多而敬日衰。故太祖高皇帝之制諱，稍闊略於其文，乃所以責臣子之敬也。崇禎以後，誠薄而文繁，於是有偏諱二名，假借别字。臣竊以祖制求之，其可議者有五：夫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天下之通義也。《春秋》書：「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莊公名也。不諱者，君前父前之義也。《書·顧命》：「逆元子釗於南門之内。」釗，康王名也。不諱者，君前父前之義也。國史爲一代之書，不載帝諱，何以傳信後世？臣請依歷朝實録之例，於列聖建立之初，大書曰立皇子某爲皇太子，曰立皇子某爲某王。並直書御名，不必減去點畫，以合君前父前之義。此後除郊廟祝文外，並不再見御名，以盡臣子諱君之禮，此所當議者一也。御名下一字，惟皇帝用之；上一字，則皇帝與諸王宗室之所同也。歷朝實録並不諱上一字，如漢王高煦之類並從直書，亦不減去點畫。今則以常爲嘗，由爲繇，將欲廣諱名之義，而不知擅改賜名，變亂玉牒，反爲臣子之大罪。再考廟諱上一字，如以太祖之諱而避之，則列聖之稱元年，其可改乎？如以仁宗之諱而避之，則廟號之稱高皇帝，其可改乎？又如孝潔肅皇后謚號有翊聖字，神宗之世何以不改乎？又考歷科試録命題，如憲宗朝成化七年山東鄉試「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一節，十六年山西鄉試「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一節，武宗、世宗朝則正德二年河南鄉試「博厚所以載物也」二句，嘉靖七年福建鄉試、十七年會試並「博厚所以載物也」一節，十六年順天鄉試「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一節，二十二年應天鄉試「今夫天」二段中有廣厚字，二十八年浙江鄉試「博厚配地」一節，三十一年四川鄉試「博厚所以載物也」二節，四十年順天鄉試「久則徵」四句中有二博厚字，熹宗朝則天啓元年四川鄉試「民可使由之」，皆不避御名上一字。又如憲宗成化十三年應天鄉試「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武

宗正德十一年福建、山西鄉試並「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皆不避御名下一字。請依祖制：《詩》、《書》、史傳之文凡二字不相連者，並許直書，自所作文避下字不避上字，此所當議者二也。天下衛、府、州、縣之名，同於廟諱者甚多。臣考英宗朝不改鎮海、鎮江、鎮沅、鎮遠衛府等名，憲宗朝不改深州、深澤等名，武宗朝不改日照縣。至萬曆三年始改鈞州爲禹州，崇禎某年改洛陽、洛南、洛平等縣俱作雒。一則別賜新名，一則古字通用，並爲合理。若聖安皇帝諱本從山，而松字自是韓憲王諱，乃一切改之，又不知古字有枀、寀可通，松江之本作淞，而並改嵩字，文疏義舛。臣考周厲王名胡，不改胡國，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爲荆，豈周人之尊其君反不若秦人哉？本朝諱制闊略，正同周人，一洗嬴秦以來之陋。一切地名除禹州、雒陽、雒南、雒平外，合並仍舊，此所當議者三也。又人名犯廟諱者：方國珍犯仁祖廟諱，劉基犯宣宗廟諱，鄧鎮犯英宗廟諱，胡深、寇深犯憲宗廟諱，魏校犯熹宗廟諱，此類尚多，考之實録，並從直書。夫以臣子之名上同君父，雖一先一後，本自無妨；而大書屢書，恐亦未便。《記》曰：「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請依沈約《宋書》例，於本傳首曰：名某字某，名犯某宗廟諱，以字行。而傳中並稱其字。然臣又考《元史》修於洪武二年，中有《卜天璋傳》，竟直書不減點畫，此則聖祖之時已定不諱二名之義，此所當議者四也。康叔名封，衛之祖也，而其官有儀封人；太祖設官光禄寺，有珍羞署，不避仁祖廟諱；武宗之世不改照磨。崇禎中，始以官名之同於廟諱

御名者，改作較字簡字，義既不協，音又各殊，若欲將此之文一一追改，實有未便。此所當議者五也。臣伏覩皇上中興，命儒臣纂修國史之日，竊謂宜申祖宗之典，頒畫一之規，以垂之萬世。又恐後之人臣守婦寺之忠，而不達敬君之義，是以據典詳陳。臣又嘗考《唐書》，高宗顯慶五年正月，詔曰：「孔宣設教，正名爲首，戴聖垂文，《詩》、《書》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换，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書，並宜使成，不須缺畫改字。」而《宋史》言高宗時進士卷有犯御名者，帝曰：豈以朕名妨人進取邪？令寘本等。史家書之以爲美談。況今日聖明卓見，超出千古，必有一洗漢唐之陋，而爲萬世之法者矣。謹議。

書太虚山人象象譚後

臣炎武年六十七，尋閲故篋，得三十年前所録太虚山人《象象譚》一書。其中有曰親王朝覲，曰宗人仕格，曰王官，曰藩禄，曰嘉靖重修宗藩條例。其言皆本皇祖之心，而悲後世之敝。其引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者，可謂發憤而深痛者矣。臣乃稽首流涕而爲之説曰：嗚呼！自天子而下，一等爲親王，又一等爲郡王，此皆天子之子若孫，不相懸也。其在於《詩》曰「本支百世」，故天子本也，親王枝也，宗室葉也，故福先上，禍先下。蕭衍之篡齊也，先殺諸王而後代其主；韓建、朱全忠之弱唐也，先戕十六宅而後弑昭宗。禍及親王，此及天子之漸也。先帝中年，德、魯二王戕於

敵，福、唐、襄、鄭、崇五王戕於賊，汴水決而周宗魚，藩封之難無歲不告。先帝赫然震怒，而無所以禦之之計，不三四年京師淪覆，天子之禍與親王同一轍，豈不哀哉！昔太祖高皇帝時，二十四王並皆少壯，分封之國，往往連跨數十城，護衛軍至一二萬，而又有行邊之命，都司衛所並受節制。以故有北平之事，樂安、南昌緣之以起，異日大臣無不以削弱王府爲務。嗣位諸王又皆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無不廣置田莊，放情酒色，而所在有司之兵又皆文具，及賊騎至城，而親王之勢與齊民無異。逆賊見藩封之大，所向輒陷，而國家無如之何也，則以爲天子之都，亦將如是而已，是以直犯京師而不之忌，豈非勢之相因者哉！《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嗚呼！先帝畏之矣。使是書之論得行於數十年之前，足以隆藩維而重國勢，當不至於今日。逮乎福京即位，而封唐、鄧諸王，然且無土無民，而當權臣跋扈之際，事已不可爲矣。臣故闡其義於睿著之末，以爲來者鑒。

三朝紀事闕文序

臣祖父某，蓋古所謂隱君子也。年五十一而始抱臣炎武爲孫。臣幼而多病，六歲，臣母於閨中授之《大學》，七歲就外傅，九歲讀《周易》。自臣母授臣《大學》之年，而東方兵起，白氣亘天。明年三月，覆軍殺將。及臣讀《周易》爲天啓之初元，而遼陽陷，奢崇明、安邦彦並反。其明年，廣甯陷，山東白蓮教妖民作亂。一日，臣祖指庭中草根謂臣曰：「爾他日得食此，幸矣！」遂

命之讀古兵家孫子、吴子諸書，及《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年十一，授以《資治通鑑》。已而三畔平，人心亦稍定。而臣祖故所與往來老人謂臣祖曰：「此兒頗慧，何不令習帖括，乃爲是闊遠者乎？」於是令習科舉文字，已遂得爲諸生，讀《詩》、《尚書》、《春秋》。而先帝即位，天下翕然，以爲中興更化之主，無復向時危迫之意。及臣益長，從四方之士徵逐爲名。臣祖年益老，更日以科名望臣。又當先帝頒《孝經》、《小學》釐正文字之日，臣乃獨好五經及宋人性理書，而臣祖乃更誨之，以爲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而臣有妻，又有四方徵逐之事，不能日在膝下，臣祖亦不復朝夕課督如異時矣。臣祖生於饒州官舍，隨臣曾祖之官廣西、山東、南京，一切典故悉諳，而當日門户與攻門户之人，兩黨之魁皆與之游。臣祖年七十餘矣，足不出户，然猶日夜念廟堂不置。閲邸報，輒手録成帙。而草野之人獨無黨，所與游之兩黨者，非其中表則其故人，而初不以黨故相善。然因是兩喜兩怒之言，無一不入於耳，而具曉其中曲折，亦時時爲臣言一二。固問，則又曰：「汝習經生言，此非所急也。」臣祖老尚康强，而臣少年好游，往往從諸文士賦詩飲酒，不知古人愛日之義。而又果以爲書生無與國家之故，失請於趨庭之日，而臣祖棄臣以没。已而兩京淪覆，一身奔亡，比年以來，獨居無事，始出其篋中臣祖所手録，皆細字草書，一紙至二千餘字。而自萬曆四十八年七月，至崇禎七年九月，共二十五帙，中閒失天啓二年正月至五年六月，而其後則臣祖老不能書，略取邸報標識其要。然

吴中報比之京師，僅得十五，亦無全抄；而臣祖所標識者，兵火之餘，又十失其一二。臣伏念國史未成，記注不存，爲海内臣子所痛心，而臣祖二十年抄録之勤，不忍令其漫滅，以負先人之志。於是旁搜斷爛之文，采而補之，書其大略，其不得者則闕之，名曰《三朝紀事闕文》。非敢比於成書，以備遺忘而已。世之君子尚憐其志而助之見聞，以卒先人之緒，其文武之道實賴之，而臣祖之遺書亦得以不朽矣。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誌銘

天啓六年，寇公爲蘇州知府，炎武年十四，以童子試見公，被一言之獎。於今五十有四年，而始得至同官拜公於墓下。其年二月某日，公之次子泰徵遷公之兆，改葬於縣東南之義興原，而屬余爲之銘。余蘇人也，公之遺事在於蘇，救一方之困，而定倉卒之變，爲余所目見者，不可以無述。往者熹廟之時，太監魏忠賢擅政。蘇松道參政朱童蒙者，以杖殺不辜爲蘇人所譁，具文稱病。巡撫周公起元疏劾，得旨：巡撫削職爲民，擢童蒙爲太僕寺少卿。俾之修怨於東林，而斥逐異己，此黨禍所由起也。乃公之守蘇也，未期月而遭水災，米斗至銀二錢四分。公乘舟出郊，勸民興工築圩，以食農民。復至閶門河干，立轉般客貨之法，以食市中游手之民。城中機户數千人，以年荒罷織，適宣大、延綏、甘肅遣官齎銀數萬互市緞匹，公又設法俵散督之織造，以食業機之民。塗無餓殍而人心帖然，則民固已誦公之德矣。奉旨徵漕，而大水之後，粒米無出，百姓囂然。巡撫既去，州縣官並以朝覲

赴京。公行香至城隍廟，萬人群擁而呼。公問之曰：「爾何爲者？」皆跪告曰：「漕米無從得爾。」公曰：「奈京倉告匱，爾輩亦有曉事者，顧策將安出？」衆曰：「惟明公爲民請命！」公曰：「三百畝以上納米，三百畝以下折銀，可乎？」衆稽首曰：「敢不竭力以從。」公乃親巡屬縣，限以期會，而手自計之，尚虧額萬餘石。乃括任内贖鍰公費及移借帑金，招商給帖入楚買米，兑軍上船陸續至江。而巡漕御史受内指，以疏請折漕四分爲前撫罪，并欲陷公，駁稱米色不一，勒停江口。公親往争之曰：「罪在知府，何與軍民？且吴中無米，自楚買之，安得一色？愚不知太倉之米果皆一色乎？」御史辭屈。又廉知公清正，無可罪，乃許其過江。而民既誦公之德，且服公之才略矣。於是六年春，織造太監李實疏論前撫周公及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黄尊素六人，欺君蔑旨，結黨惑衆，阻撓上供。奉旨差錦衣校尉逮捕。順昌，吴縣人也，爲吏部文選司員外，素清介。士民皆憤懣不平。校尉之來，復多横索。三月辛酉，撫按等官至校尉所居西察院宣旨，有生員王節等數十人具呈率籲，百姓各執香隨之，至萬餘人。撫按二院不能禁。校尉稱旨驅之，衆曰：「爾奉魏忠賢之命，焉得稱旨？」直趨上堂擒校尉，群毆之，斃一人。撫按逃入溷廁，公挺身入，從容語曰：「今日周吏部赴京，未必便死。汝等作此舉動，反貽之害。不如各散歸家，本府與上臺計，具疏保救，庶或可全。」至日晡時，衆始退。公命醫療其傷者，以兵守之。而驛丞奔告：有校尉往浙江者，舟至胥門外，索供應，衆共擊之，火其舟。公亟出城慰諭，校

尉匿舵尾下，幸不死，具衣冠送之出境。然蘇人之圍守校尉及周吏部者，街巷之閒，千百爲群，屯聚不解。而撫按亦以兵自衛。公知撫按素與織監善，説之令求解於忠賢。疏中委曲其事，而陰具舟於河。數日天雨，圍者少怠，公親往西察院謂校尉曰：「可去矣！」餽之贐并死者之櫘，宵行送之出境。然後宣旨令周吏部就逮入京，而兵守空署如故。越一日，衆始知已行，而懼罪仍屯不解。公密詗得首事者顔佩韋等五人，以他事攝之下獄。乃榜曰：罪人已得，餘無所問。於是一麾而散。二院解嚴，各歸衙視事。而前疏亦下，責擒首惡而已。於是同二府推官審，擬斬二人戍三人。獄上，有旨：五人俱梟示。撫按命公監刑，五人稽首謝曰：「吾等激於公義，累明公矣！」遂慷慨就戮。先是，忠賢得織監密報，懼激吳民之變，徬徨累日。及撫按疏上，但謂從投李國柱踏傷偶死。閣臣亦言國體所係，不可播聞，遂依之。票旨得不深究，而緹騎自此亦不更出。然其所以周旋上下之閒，化大事爲小事者，公一人之力也。嚮非公平日之恩素結於民心，當此衆怒如水火之時，焉知不激之挺而走險，以成意外之患耶！然宵人皆以公爲前撫周公所厚，適旨下勘御史周宗建贓罪，公坐以曠官溺職，第追奪其俸。忠賢怒，持之不下，而於他疏批曰：「近日府官扶同，以俸作贓，明是侮朕。」公自度不免，會丁繼母憂，解官歸。不數月而忠賢敗，使再遲之期年，公之得罪亦未可測也。按狀：公諱愼，字永修，其先自山西之榆次徙中部，再徙同官。祖嘉諫，肅府審理。父遵孟，文縣教諭。公中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曆刑部浙江司工部營繕司主事員

外，遷虞衡司郎中，遷蘇州知府。丁繼母及父憂，崇禎元年服闋，補廣平知府。在任三月，遷山西按察司副使，昌平兵備，奉勅監軍。以前任蘇州工部錢糧未完，降僉事，分巡冀甯，勦賊有功。敵入山西，陷崞縣，公守甯武，拒之甚力，頗有斬獲。遷山西布政使參議，分守朔州。以崇禎八年乞休，時年五十有八。而同官先爲賊所殘，公歸，乃卜居山寨。又八年，李自成陷長安，被執，幽於秦府。賊有知公清官，薄其追餉，放歸。優游林下，讀書自娱者二十七年。以四月八日無疾而逝，年九十有三。配習氏，惟孝克勤，能相夫子，以成厥家，封恭人。先公十年卒，年八十有二。子二人：瑞徵、泰徵。孫十二人，曾孫十人，玄孫十二人，公及見玄孫而没。惟公治劇定變，有叔敖、子産之風。若其七歲喪母，而哀毁如成人。迎父喪於文縣，冒干戈而以柩返。捐金以濟三黨之阨，賑里人之飢，其善行不能盡述。而余嘗至關中，一寓書於公。時公年垂九十，猶細書手答，至二百餘言，其恭也如是。銘曰：

廉而勁，才而正。一方之人知其愛利百姓。是以當事變之來，片言而定。宜其壽考且康，而子孫蕃盛。新卜斯原，既安既靚。是公之所以返於真，以復其性者耶？

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王君墓誌銘

天下之變，莫甚乎君臣父子一旦相失而永訣終天，此人生之至痛，而古人臣之所遭未有以比也，況乎强敵壓境，而將帥内離，國步顛危，在不可知之日者乎？此王君之所爲於邑而終也。按狀：君之始祖

彬，國初自襄陽宜城縣占籍廣平之曲周。傳至君之父諱憲祖，以三科武舉官欽依守備。君諱國翰，字翼之，自爲諸生即有四方之志。從其姊夫總漕都憲路公振飛至淮上，謁皇陵，閱高墻諸宗人，見唐王，心異之，因命君往來省視。及王即大位於福州，召路公自太湖赴行在，而君與其仲子涼武相從，間道度嶺至天興，召對，賜銀幣，授中書舍人。君雖處閒職，而時在上前陳中外大計，其詳不得聞，大抵以去横賦、戢悍卒、固民心爲急。君以諸生得侍密勿，荷主知，論事無所避，上益喜。頃之，除貴州道監察御史。是時大帥芝龍已蓄異志，而舉朝無敢言者。嘗以科斂民間銀米，君與之力争於上前，不少假。上目君謂侍臣曰：「此吾之李勉也。」車駕親征，命兼掌軍政司印。以子涼武爲金吾將軍，掌寶纛。贈父憲祖金吾將軍貴州道監察御史，母范氏一品夫人。駕至汀州，君奏：人情恇迫，傳敵騎已至近郊，上宜速發。與其子涼武待命行宫前。俄而追騎奄至門，中人與之相持。有張致遠者，自詭爲上，被執，上乃決行宫後垣出，去。方追騎之來，宫前擾亂。君顧不見其子，獨行至陌。人言車駕已西幸矣，君棄其僕馬，徒步奔從，及於韶州之仁化縣，則韓王也，而乘輿竟不知所之。時君之甥路太平奉命徵兵至樂昌，乃往依之。自念棄家從主四千里外，卒遭大變，不得爲羈紲之臣。其仲子又生離死别，每寤辟長歎，遂以得疾。間關逆旅，明年二月丙戌，卒於全州。妻張氏，封孺人。子三人。君卒後二十五年，長子奮武迎櫬北歸。以九月辛卯葬於曲周之先塋，而涼武則死於軍中矣。季子繩武早亡。有孫五人。銘曰：

有龍蚴蟉，飛而復潛。一蛇從之，枯於嵁巖。狗國之危，奚怨奚嫌？維天不祐，良臣則殲！銘此幽忠，百世所瞻。

常熟陳君墓誌銘

崇禎十七年，余在吳門，聞京師之報，人心兇懼。余乃奉母避之常熟之語濂涇，依水爲固，與陳君鼎和隔垣而居。陳君視余年長以倍，於縣中耆舊名德，以及田賦水利一切民生利病無不通曉。乃未一歲而戎馬馳突，吳中諸縣並起義兵自守，與之抗衡。而余以母在，獨屏居水鄉不出。自六月至於閏月，無夜不與君露坐水邊樹下，仰視月食，遥聞火礮。從容謂余曰：「吾年六十有六矣，不幸遭此大變，不能效徐生絶脰之節，將從衆翦髮。念餘年無幾，當實之於棺，與我俱葬耳。」徐生者，名懌，君之同學，諸生，全髮自經者也。無何，城破，余母不食以終。余始出入戎行，猶從君寓居水濱。五年而君以疾捐館。二子相繼不禄，貧不克葬。余亦流轉外邦。又二十五年而其孫芳績以書來曰：將以十二月庚申，舉其兩世六喪葬於所居之西雙鳳鄉吳塘里，而乞一言以銘諸幽。按狀：君諱梅，字鼎和，别字明懷。其先宋季自衢州徙常熟。父諱應選，早世，君方八歲。母許氏，年二十有八，閉户辟纑，教之力學，以至成立，爲諸生。少以通經著聞，中年旁覽諸子及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課其家人。耕舍旁地數十畝以餬其口，不嬰心於名利，未老而休。然里中凡有繇役爭訟之事，君未嘗不爲之調劑，或片言立解。當天啓之末，縣之豪宦縱其僕幹魚肉鄉民，而獨於君之居里無所及。至

今民間有不平之事，輒相嚮太息，以爲陳君在，當不令我至此也。君孝友睦婣，内行備至，與人和厚，能忍詢不争，題其居曰「守拙之門」。而謂芳績曰：「吾窮老無所恨，唯母節未旌，奄遭國變，以此爲終天之痛！」又曰：「士不幸而際此，當長爲農夫以没世。一經之外，或習醫卜，愼無仕宦。」嗟乎，可謂賢矣！余出游四方，嘗本其説以告今之人，謂生子不能讀書，甯爲商賈百工技藝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猶之生女不得嫁名門舊族，甯爲賣菜傭婦，而不可爲目挑心招，不擇老少之倫。而「滔滔者天下皆是」，求一人焉如陳君與之論心述古而不可得。蓋三十年之閒而世道彌衰，人品彌下，使君而及見此，其將嗷然而哭，如許子伯之悲世者矣！君年七十有一，配蘇氏，有婦德，能佐君周施，先君數月卒。子四，汝珣、汝瑜、汝琳先後並卒。有孫七人，而芳績居長，以訓蒙自給。銘曰：

以君之好施，而終窶且貧；以君之行仁，而二十餘年不克歸其窀。惟厥孫之窮約兮，猶足以無負於九原。我銘其幽，視後之人。

從叔父穆菴府君行狀

嗚呼！叔父之年五十有九，而實少炎武二歲，以其年之相近，故居止游習無不同也。自崇禎之中年，先王考壽七十餘無恙。而叔父既免喪，天下嗷嗷方用兵，而江東晏然無事。以是余與叔父洎同縣歸生，入則讀書作文，出則登山臨水，閒以觴詠，彌日竟夕。近屬之中，惟叔父最密。叔父亦豪宕喜交游，里中賓朋多會其宅。而又多材

藝，好方書，能診視人病。與人和易可親，人無不愛且敬者。已而先王考捐館，余釁焉在疚，而鬩侮日至，一切維持調解，惟叔父是賴。而叔父以不問生產之故，家亦稍稍落。南渡之元，相與赴南京，寓朝天宮，即先兵部侍郎公之祠而共拜焉，亦竟不能有以自樹。而戎馬内入，邑居殘破，昔日酌酒賦詩之地，俄爲芻牧之場矣。余既先奉母避之常熟之語濂涇，而叔父亦移縣之千墩浦上，居於墓左，相去八十餘里，時一挐舟相過，悲歌慷慨如前日也。叔父不多作詩而好吟詩，歸生與余無時不作詩，其往來又益密。如是者又十年，而叛奴事起，余幾不自脱，遂杖馬箠跳之山東、河北。而叔父獨居故里，常鬱鬱無聊，子姓不才，所遇多拂意者。叔父，弱人也，又孤立莫助，内憒潰而無所發。逋賦日積，久無以償，余既爲宵人所持，不敢遽歸，而叔父年老，望之彌切，貽書相責，以爲一別十有八年，爾其忘我乎？炎武奉書而泣，終不敢歸。而叔父竟以昭陽赤奮若之春二月甲寅棄我而逝。嗚呼痛哉！惟人生之聚散，家道之盛衰，與國運之存亡，有冥冥者主之矣。余又何言！乃揮涕而爲之狀。叔父諱蘭服，字國馨，别號穆菴，崇禎時爲太倉州學諸生。有子一人，名巖。

先妣王碩人行狀

嗚呼！自不孝炎武幼時，而吾母授以《小學》，讀至王蠋忠臣烈女之言，未嘗不三復也。《柏舟》之節紀於《詩》，首陽之仁載於傳，合是二者而爲一人，有諸乎？於古未之聞也，而吾母實蹈之。此不孝所以藁

葬而不葬，將有待而後葬者也。忽焉二載，日月有時，念二年以來，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長於我而死焉者，少於我而死焉者，不可勝數也。不孝而死，是終無葬日也，矧又獨子，此不孝所以踟躕二年，而遂欲苟且以葬者也。古人有雨不克葬者，有日食而止柩就道右者，今之爲雨與日食也大矣。《春秋》嫁女不書葬，而特葬宋共姬，賢之也。吾母之賢如此，而不克特葬；又於不可以葬之時而苟且以葬，此不孝所以痛心擗踊，而亟欲請仁人義士之文以錫吾母於九泉者也。先妣姓王氏，遼東行太僕寺少卿諱字之孫女，太學生諱述之女。年十七而吾父亡，歸於我。教諭沈君應奎爲之記。又一年，而先曾王母封淑人孫氏卒。又十年而先王父之猶子文學公生炎武，抱以爲嗣。縣人張君大復爲之傳。其《記》曰：「貞孝王氏者，崑山儒生顧同吉未婚妻也。年將笄，嫁有日矣。父上舍述爲治裝，裝多從俗鮮華。氏私白其母曰：兒慕古少君、孟光之爲人，焉用此？父爲去華就質者十之五。已而顧生病，尋卒。氏不食數日，衣素告父母曰：兒願一奠顧郎，歸乃食。父母知不可奪，爲治奠挈氏往。氏拜顧生柩，嗚咽弗哭。奠已，入拜太姑淑人、姑李氏，請依居焉。謂父上舍曰：爲我謝母，兒不歸矣。父爲之斂容不能語。舅紹芾者名士，曉大義。泣謂氏曰：多新婦卒念存吾兒，然未講伉儷，安忍遂婦吾子？氏曰：聞之《禮》，信，婦德也。曩已請期，妾身爲顧氏人矣，去此安往？自是依太姑與姑，朝夕一室，送迎不踰閾。數歲不一歸省。父上舍病，亟待訣，旦日一往哭，即夕反。」其《傳》曰：「貞孝自小嚴整如

成人，父母愛之。而顧生故獨子，早有文。王與顧爲同年家，因許女與之。無何，生年十八夭。父母意甚徬徨，欲未令貞孝知，而貞孝已竊聞之。亟脱步摇，衣白布澣衣，色意大愴，婉婉至父母前，不言亦不啼，若促駕而行者。父母初甚難，而念女至性不可奪，使嫗告其翁姑。翁姑悲愴不勝，灑掃如迎婦禮，然不敢言去留也。貞孝既至，面生柩拜而不哭，斂容見翁姑，有終焉之色。而姑李氏故以德聞，拭淚謂貞孝曰：婦豈聖耶？奈何以吾兒累新婦！貞孝聞姑稱新婦，淚簌簌下，交於頤。早晚跪奠生柩前，閒視姑眠食，而自屏處一室，親戚遣嫗候視，輒謝之。有女冠持梵行甚嚴，請見貞孝，貞孝不與見曰：吾義不見門以外人。自是率婢子挫鍼操作以爲常，時遣訊父母安否而已。其他婉淑之行，世莫得聞。久之，翁詣金陵，而姑適病，且悴。貞孝左右服勤，湯糜茗盌視色以進。姑意大憐，而貞孝彌連晝夜不少怠。一日煮藥進姑，姑强視貞孝言曰：新婦何瘦之甚，盍少休乎？貞孝多爲好語慰藉，既進藥而病立閒。姑謂婢子曰：吾曩者憂獨子天且奪之，而與吾新婦，吾固當一子，不得兩耳。欹枕執貞孝手，而貞孝若不欲露其指者。偵之，則已斷一小指和藥煮之，姑之病所以立瘥者也。諸婢子亦莫得見，相傳語，驚且泣。貞孝止之曰：姑受命於天，宜老壽，而婢子何得妄言陰騭事耶？姑既病起，亦絶不言貞孝斷指事，獨姑之兄李篔者竊聞之云。貞孝既侍翁姑十二年，而翁姑始爲其子定嗣，貞孝撫之如己生。」此二先生之言云，而不孝不敢溢一辭者也。又二年，而知縣陳君祖苞拜其廬。又三年，先王母李氏卒，喪之如

禮。又十六年，而巡按御史祁君彪佳表其門。又二年，母年五十有一，而巡按御史王君一鶚奏旌其門曰貞孝。下禮部，禮部尚書姜公逢元奏如章。八月辛巳，上，其甲申，制曰可。於是三吴之人，其耆舊隱德及能文奇偉之士，上與先王父交，下與炎武游者，莫不牽羊持酒，踵門稱賀，謂史策所紀，罕有此事。蓋其時炎武已齒文會，知名且十年矣。而先王父年七十有四，祖孫母子怡怡一門之内，徼天子之恩以爲榮也。而天下兵方起，而江東大饑。又五年，先王父卒。其冬，合葬先王父先王母於尚書浦之賜塋如禮，而家事日益落。又三年，而先皇帝升遐。又一年，而兵入南京。其時炎武奉母僑居常熟之語濂涇，介兩縣之閒。而七月乙卯，崑山陷。癸亥，常熟陷。吾母聞之，遂不食，絶粒者十有五日，至己卯晦而吾母卒。八月庚辰朔大斂，又明日而兵至矣。嗚呼痛哉！遺言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爲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嗚呼痛哉！初，吾母爲婦十有七年，家事並王母操之。吾母居別室中，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次日平明起，櫛縱問安以爲常。尤好觀《史記》、《通鑑》及本朝政紀諸書，而於劉文成、方忠烈、于忠肅諸人事，自炎武十數歲時即舉以教。及王母亡，董家事，大小皆有法。有使女曹氏相隨至老，亦終身不嫁。有奩田五十畝，歲所入，悉以散之三族，無私蓄。先妣生於萬曆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卒於弘光元年七月三十日，享年六十。其年十二月丁酉，不孝炎武奉柩藁葬於先考之墓旁。嗚呼痛哉！王孫賈之立齊王子也，而其母安；王

陵之事漢王也，而其母安；若不孝者，何以安吾母？而猶然有靦於斯人之中，將於天崩地坼之日，而卜葬橋山之未成，而馬鬣之先封也。此不孝所以痛心擗踊，而號諸當世之仁人義士者也！今將以□□三年十月丁亥，合葬於先考之兆，在先曾王考兵部右侍郎公賜塋之東六步五尺。伏念先妣之節之烈，可以不辱仁人義士之筆，而不孝又將以仁人義士之成其志而益自奮，以無忘屬纊之言，則仁人義士之銘之也，錫類之宏而作忠之至者也，不惟一人一家之褒已也。不孝顧炎武泣血謹狀。

與潘次耕札

接手書，具感急難之誠，尤欽好學之篤。顧惟鄙劣，不足以裨助高深，故從遊之示，未敢便諾。今以天下之大，而未有可與適道之人，如炎武者，使在宋、元之閒，蓋卑卑不足數，而當今之世，友今之人，則已似我者多，而過我者少。俗流失，世壞敗，而至於無人如此，則平生一得之愚，亦安得不欲傳之其人，而望後人之昌明其業者乎？凡今之所以爲學者，爲利而已，科舉是也。其進於此，而爲文辭著書一切可傳之事者，爲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爲學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不敢上援孔、孟，且六代之末，猶有一文中子者，讀聖人之書，而惓惓以世之不治，民之無聊爲亟。没身之後，唐太宗用其言以成貞觀之治，而房、杜諸公皆出於文中子之門。雖其學未粹於程、朱，要豈今人之可望哉。仰惟

來旨，有不安於今人之爲學者，故先告之志以立其本。惟願刻意自厲，身處於宋元以上之人與爲師友，而無徇乎耳目之所濡染者焉，則可必其有成矣。

又

原一南歸，言欲延次耕同坐。在次耕今日食貧居約，而獲遊於貴要之門，常人之情鮮不願者。然而世風日下，人情日諂，而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群醜，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色發聲而拒之，乃僅得自完而已。況次耕以少年而事公卿，以貧士而依廡下者乎？夫子言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子貢之爲人，不過與不若己者游，夫子尚有此言，今次耕之往，將與豪奴狎客朝朝夕夕，不但不能讀書爲學，且必至於比匪之傷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今以百金之修脯，而自儕於狎客豪奴，豈特飢渴之害而已乎？荀子曰：「白沙在泥，與之俱黑。」吾願次耕學子夏氏之戰勝而肥也，「吾駕不可迴」，當以靖節之詩爲子贈矣。

又

都中書至，言次耕奉母遠行，不知所往。中孚即作書相慶。緜山之谷，弗獲介推，汶上之疆，堪容閔子，知必有以處此也。朱子祠堂，山史但能割地耳，經營之事，吾將一身任之。春仲興工，自有助者，大以成

大，小以成小。吾異日局面似能領袖一方，然而不坐講堂，不收門徒，悉反正德以來諸老先生之夙習，庶無遺議於後人。不知一二年間，能策蹇而來，一悉情懷否？既足，衍生並好。寄去文集一本，僅十之三耳，然與向日抄本不同也。

又

昔有陳亮工者，與吾同居荒邨，堅守毛髮，曆四五年，莫不憐其志節。及玉峰坐館連年，遂忘其先人之訓，作書來薊，干祿之願，幾於熱中。今吾弟又往矣，此前人墜阬之處也！楊惲所云「足下離舊土，臨安定，而習俗之移人」者，其能自保乎？時歸溪上，宜常與令兄同志諸友往來講論，一暴之功，猶愈於十日之寒也。天生之學，乃是絶塵而奔，吾且瞠乎其後，不意晚季乃有斯人！今雖登名薦剡，料其不出山，更未可知耳。近讀其《解易》一卷，吾自手録之，學問亦日進。中孚雖從象山入手，而近頗博覽，與吾交，亦更親於昔。去秋已遣祁縣之妾，將書籍盡移之華下，今春并挈兩公及幼子往矣。頻陽令郭公既迎中孚而僑居其邑，今復遣人千里來迎，可稱重道之風。而天生遂欲爲我買田結婚之計，事雖未可必，然中心願之矣。但薦舉一事，得超然免於評論否？如其行取，必在元籍。今已作字令猶子具呈，以伯父行年七十，棄家入道爲詞。必不得已，遣一家人領批前來尋訪，道路申病，詳具三徐札中。然近來實病，似亦不能久於人世，所縈念者，先妣大節未曾建坊，存此一段於集中，以待河清之日，自有人爲之表章。姪洪慎報得一子，請名，今即

作書與二弟，乞之爲孫，以守墳墓。至於著述詩文，天生與吾弟各留一本，不別與人以供其改竄也。

又

讀書不多，輕言著述，必誤後學。吾之跋《廣韻》是也。雖青主讀書四五十年，亦同此見。今廢之而別作一篇，並送覽以志吾過。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處舊作，可一字不存。自量精力未衰，或未遽死，遲遲自有定本也。

與任鈞衡大任

前於耘野處見尊著《易學綱領》一書，知兄潛心於《易》數十年，可謂勤矣。近世號爲通經者，大都皆口耳之學，無得於心，既無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易》於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實示人，學者玩索其義，處世自有主張。兄至今日而能孑孑不隨流俗，竟作羲皇上人，知所得實深，視愚之尋索於音叶者淺甚。如有近作，望惠一二，以慰注懷。令曾祖湖邨先生高行，吳太僕既有阡表，亦不假愚言爲輕重。來春儻得南歸，以圖一晤，教我不逮，幸甚。

與陸桴亭札

廿年以來，東西南北，率彼曠野，未獲一覯清光。而昨歲於薊門得讀《思辨録》，乃知當吾世而有真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具内聖外王之事者也。弟少年時，不過從諸文士之

後，爲雕蟲篆刻之技。及乎年齒漸大，聞見益增，始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炳燭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近刻《日知録》八卷，特付東堂郵呈，專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爲之批駁，寄至都門，以便改正。《思辨録》刻全，仍乞見惠一部。燈下率爾，統惟鑒原。

蔣山傭殘稿卷一

答門人毛景岩諱今鳳，貢監，長洲人。

所問汪承毛後，鈍翁之言亦頗合於理。但末段多受産一議，便似有爲而作，以豫箝毛氏之口，爲一篇之蛇足耳。令伯廣之之嗣於毛，有祖無禰，此乃前人之失；然而廣之終身不易姓者，自必有説。今爲子者，將改其已没之父使之姓汪，亦非理之所安。徵諸近代故事：魏恭簡公，崑之大儒也。其家一世姓魏，一世姓李，相爲昭穆，傳之二三百年，此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矣。乃若海寧之陳，爲宋高太尉之後，登科者數世，皆以陳爲姓。及百史得罪，而彦升欲復姓高，則士論反以爲譏。蓋君子於名之不正，不可自我而作，苟其受之先人，沿之昔日，則亦「無改於父之道」而已。況毛之與汪，共出姬文，不得以莒、鄫非族爲比。

答張稷若書諱爾岐，山東人。

别諭諄諄，深感厚意，然有所不得已者。弟章丘册地一十頃，就中原主謝世泰占産反多誣陷，足下謂此豈得已而爲之哉？久客歷下，杜門守歲，不免飢寒，亦復何樂於此？來教謂此庄必賣去方斷葛藤。今非無願買之人，而田虧糧羡至四五十畝，誰肯包賠？此必不成之事。萬一天下有此癡人，某亦決不肯糊塗相付，以彼人之欺

我者而轉欺人也。若欲拱手讓之，以博高潔之名，則當萊人搆禍之日，便宜舍此而去，不應至今日而方始躊躇，退不成俗人，進不成高士也。孔子曰：「以直報怨，而不報無道，止於南方之强，非君子之中也。」使虞、芮之君一讓一不讓，而文王許之，是長亂而施奪也。無以聽諸侯之訟，而立萬民之帥矣。王符有云：「痛不着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此天下之通弊，而山左之人，則更有異焉者。於外來之客，則望之爲伯夷，而獨許其鄉之人之爲盜跖。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凡□所以言此者，蓋爲一二輩悠悠之口，若足下之至誠相愛，則中心藏之矣。但得反我汶陽，亦自不爲已甚，一切蜚書熳語，置之勿問，此於寬身之仁有餘矣。

與館中諸公書

視草北門，紬書東觀，一代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列女之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後訓子，及家世名諱並載張元長先生傳中。崇禎九年巡按御史王公諱一鶚。具題，奉旨旌表。乙酉之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於常熟縣之語濂涇。謂不孝□□曰：❶「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絶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于寓室之内寢，遺命炎武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霑襟也。當日闕戎馬，越大祥之後，乃得合葬於先考文學之兆。今

❶ □□，當是「炎武」二字。

將樹一石坊于墓上，藉旌門之典，爲表墓之榮。而適當修史之時，又得諸公以卓識宏才而膺筆削之任。共姬之葬，特志於《春秋》；漆室之言，獨傳於中壘。不無望於闡幽之筆也。今炎武年近七旬，旦暮入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瀝誠哀懇，冀略採數語，存之簡編，則没世之榮施，即千秋之風教矣。張傳一通及先年□疏劄，並在總裁葉、張兩君函中，因乏謄手，不能偏呈，并祈鑒宥。

與朱長源 諱樹滋，陝西富平人。

《五服考異》一部計已送上矣。將卜居敷水、南山之麓□□□□□□□□《册府元龜》一書，自隋以前大抵皆史文，不及覆閱。唐及五代多採之《會要》。今新舊《唐書》、《五代史》之所無者，録出數百條，入《日知録》等書。其元帙舛譌，不敢擅改，並貼紅簽于上方。《舊唐書》誤字，則用硃筆改正，并補欠十六張，已成完書。至于所託十三經、廿一史一時未得贏餘，幸徐爲訪求，俟將來現買可也。

答人書

貴宗爲周康叔之後，今曾祖念劬先生分苻濟北，去後歌思循吏之聲，自足傳于百代。僕非敢靳一言，但一切贊美傳述之文，孔子謂之「方人」，謂之「務外」。恐得罪于聖門，有損於己而無益於人，故寧蹈方命之愆而不敢作也。今録與人書一通奉覽，惟諒之。

與李子德 諱因篤，官翰林，富平人。

愚以祁人一事留滯汾州，而家中忽報亡室之訃，病弟穉孫懸望殊切。幸既足與衍生相從在此，即命衍生設位成服，朝夕祭奠，於禮無闕。今將以明年四月一往吴下，春暮先至華陰，恐匆匆不能叩宅。然一至必當專信相聞，不知弟無他適否？可先寄一字山老處□之。汾州米價每石二兩八錢，大同至五兩外，人多相食。在此日用之費，三倍華下。至此間風景，大非昨年，今冬又值奇寒，終日煤炭中坐，甚悔此一來矣！

與公肅甥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復斯言，不貽譏于後世，則衰朽亦與有榮施矣。此中自京兆抵二崤皆得雨，隴西、上郡、平凉皆旱荒，恐爲大同之續。與其賑恤於已傷，孰若蠲除於未病。又有異者，身爲秦令，而隔河買臨晉之小兒，閹爲火者，以充僮豎，或言曾割死一人，前聞駭不敢信，頃乃得實據，□有□□遺事奉覽，可想而知其人也。豈非自陝以西別一世界乎？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爲第一義，而其本在於養廉。故先以俸禄一議附正，然此今日所必不行，留以俟之可耳。九經之外，所著大抵如此。世有孟子，或以之而勸齊、梁，我則終於韞匵而已。

又

邸報見二疏，深切時事。其捐納一疏，

似必准行，但恐行之而徒爲大吏添一鑛穴也。吾向在華山，有建朱夫子祠堂之議，今令遲君慨然爲之。轉求作記一通，輒已具稿，幸吾甥更爲删潤，發至曲沃。崇禎報有副本否？若來都門，可得借閲否？陳鼎和誌銘久成，有一二□時語，且不出也。

又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而西方州縣以此爲苦，憲檄一到，即報無書。所以然者，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安望有澄清之日乎？竊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爲本，粗具草藁，以待後人，如劉昫之《舊唐書》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録》。憶昔時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獻，豈無意爲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抄，以俸薪私購一部，擇其中大關目處略一對勘，便可知矣。吾自少時，記得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耳聽，頗識根源，但年老未免遺忘，而手澤亦多散軼，史藁之成，猶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黄牝牡耶？然此漢人作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蒼以張延登、張華東爲兩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事，卻是家

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者之騰口也。

與李霖瞻 諱浹，官□□令，山東德州人。

去臘令弟老年翁都中郵到手札，甚感惓切，且知福履彌劭，欣慰欣慰。令弟既侍直鑾坡，執事便可優游林壑，亦人生難得之際會也。又承念及雨公及小兒，敬謝敬謝。雨公改字既足，今從弟問字，二年中便通三經。而小兒以既足爲師，名以衍生，亦頗謹飭。本經《毛詩》已完，令節讀五經，兼誦先輩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覓舉也。趨庭變學，既已引置莊嶽之間；挾策讀書，亦多從遊舞雩之下。執事謂弟在山東，能有此景況否耶？然弟尚欲爲不滯一方之見，今年三月出關，爲嵩少之游，但不事干謁，行資蕭然，故未得東來一晤也。從弟子嚴今將六旬，連得二孫，今抱其一爲亡兒之嗣；而其父洪慎略有才幹，家亦小康。他日南北皆可遺種，而老身尚健，亦可往來。既荷注念之殷，不敢不覼縷以報也。□于不預薦牘，爲第一可喜事，則星翁已寄書稱慶，不煩再述矣。

又

西行以後，得令弟年翁書者四，得執事書僅一而已。引領東望，我勞如何！執事既有令弟日在鑾坡，而郎君終制，正值秋闈折桂之時，優游家園，無營無競，此天之所以篤厚於世德之君子也，羨之誦之。弟猶子衍生前歲曾蒙青眄，今已隨其師至關中，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

殤兒之後。桑榆末景，或可回三舍之戈。至此間風俗，大勝東方，雖未卜居，亦有安土之懷矣。詳在星翁書中，可互觀之。東西殊邈，未得專人馳候，往來估客亦復難得，好音仍付京師轉寄爲便。

與李星來 諱源，官□□令，德州人。

嘉平接手札，并二詩及《論語義》，爲之歎服。然得無令時賢張目而視耶？弟與執事別後，有可喜者五事：關中士大夫相迎，而弟亦決意入關，一也；不掛名薦牘，二也；嗣子頗嘉，三也；遣妾，四也；江南又得孫，五也。詳在霖翁札中，可互觀之。今華山有過□近山二處寓□，皆友人所搆。弟尚未嘗經營，而又出爲伊澗、嵩山、少室、大隗之遊，今已至睢州矣。都中書至，云當俟薦局稍冷，□□來此，且三數親知俱未赴京，弟此行或即西旋而未東來也。□旅之□□編天下都是我去依人，而關中却是人來附我，□□□□或與或求，制府幣交欲屈之至省城而不得，司道至命駕山中親訪，然後答之。頃聞聘使將至，即飄然下吳，以示不可□樊之意。看此光景，異日似可徜徉自遂，惟俟小兒衍生姻事一定，即爲向平長往之計。

又

別後止得去秋一字，及託廣平路世兄專役東來，而僅台銜一帖見報，殊以不得書問爲悵。然知起居節適，南面百城，良朋滿座，留連風月，播爲詩章；而長君宦況清嘉，仲叔二君英飈繼起，季子亦誦詩

舞勺時矣。秋闈折桂，旦夕俟之，苦此中不得山東録耳。今春薦剡，幾偏詞壇，雖龍性之難馴，亦魚潛之孔炤。乃申屠之跡，竟得超然；叔夜之書，安於不作。此則晚年福事。關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别；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免。視老夫爲天際之冥鴻矣。此中山水絶佳，同志之侶，多欲相留避世。愚謂與漢羌烽火但隔一山，彼謂三十年來在在築堡，一縣之境，多至千餘，人自爲守，敵難偏攻，此他省之所無，即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未知然否？敝庄託魏令君料理，聞其已逐劉成志而换新管之人，未知近日光景如何？幸詳示之。仲老年翁想康健，弟年衰目病，不能作書，霖翁啓可互觀之。

與魏□□章丘令。

頃至關中，適以制府之招，前赴壠右，東來之期，尚未可卜。薄産在彼既承金諾，必蒙照拂。但劉成志係無賴棍徒，遲進亦不過一雇工之人，無異使羊將狼。恐此庄向日租銀每年一百六十兩，若安派庄頭辦課之外，尚可寬然有餘，此爲久策；若欲委之成志，亦須取一包管辦課甘結，此爲暫策。二者不行，異日必以賠糧見禍，執事一片盛心，不反墮小人之狡計乎？及今圖之，猶未爲晚，伏乞垂神。

又

自來關西，再更裘葛。想近祉□□，頌

聲洋溢，三年報最，政成民和，書名御屏，飛鳥京、雒，指日竢之。匪□佞佞。小庄向煩清思，惟恐所委皆非馴謹之輩，以致下病農夫，上悮國課。前者輦下書來，聞已换人管理，而未得其詳，便中懇賜一報音于韓元少處，俾□稍知彼中情事。今秋當自河東一赴都中，再容專候。

又

春杪一別，忽焉半載，每領大教，永懷不忘。□以九月二日入關，重登華嶽，且喜羽檄初停，四郊無警，而此中一二賢者，復有式廬擁篲之風。汧、渭之間，將恣游矚，未能即返，便羽託此奉候。章丘久無音問，便中幸囑之留神。

與李中孚諱顒，博學宏詞，不出。陝西盩厔人。

前書欲寄李雪木而驪駒已駕，適遲令君來過，云當爲致之，竟得回音，亦不知踵門者何人也。足下近履彌勝，貴里自息兵之後，生聚稍得如前否？□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尚未可期。久居秦晉，日用不過君平百錢，皆取辦囊槖，未嘗求。過江而南，費須五倍，親朋乞假，復在其外。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己，不求則不達，以此徘徊未果。然而關中、河東毫無未了，時行則行，別無牽絓也。山史已於三月中南游蘇、杭，須明歲秋冬可回。乃華令遲君託人致意，謀爲朱子祠堂，卜于雲臺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鹾臺之贈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買地，十日開土，中秋後即百

堵皆作。然堂廬門垣，備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此時民風不美，若有餘房一二間，便爲堵博之場矣。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諭，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己。顧念□之先妣以貞孝受旌，其事已表白于三吴，仰聞執事。頃俾舍姪于墓旁建一小祠，而爲不肖子孫百方阻撓。如鑾如髦，尚未得立，日夜痛心。向來白之足下，今承命諄切再三，遂不敢匿其情。若使不立母祠，而爲足下之母作祠文，是爲不敬其親而敬他人矣，足下之母亦何取其人乎？貴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漱縣二年無正官，得一中材，便可主其事。鄙願已就，方可爲人泚筆耳。□目下暫往河東，奉主有日，仍當至此。倘遇春融，當一覽杜曲、終南之勝，并叩精廬，足下其勿以闊别爲悲也。

答陳亮工諱芳績，常熟人。

音問久闊，正在佇懷，忽接來札，知近履平善，令祖尊君之喪，皆已終事，爲之慰忭無已。此宣尼所云「孝子之終」，而孟子以爲「可當大事」者也。□矢不爲人作文二十年矣，屬誌銘，獨以昔日逢亂之際，曾蒙令祖先生知己之愛，誼不敢辭，已具一藁，藏之篋中。而來教復託□轉求於當世之顯者，則又自忖揚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未足以耀九原而傳異日也。今再命之，其敢終祕而不出乎？可録葬年月日并新阡某地一一示之，但付達夫舍姪，必不浮沉。

褊性幽棲，遂來華下，三千里之程，或未能亟達耳。素車祖送，有關大禮，如何如何！馬表兄近況想佳，並煩致念。貴地惟予先曾有一字，如永明、虞廷、崑良諸君，並無恙否？便中反之。

與王山史 諱弘撰，字無異，薦舉。陝西華陰人。

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游于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年五十三，遭西河之戚，未有繼嗣。及辛亥歲，年五十九，在太原遇傅青主，俾之診脉，云尚可得子，勸令置妾，遂于静樂買之。恃其筋力尚壯，亟于求子，不一二年而衆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會江南有立姪衍生之議，即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爲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爲君子者乎？」僕無以答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後，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竟得一子，已成童而復夭亡，同於伯道矣。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此爲戒，而況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有曾孫而復買妾，以理言之，則當謂之不祥；以事言之，則朱子斗詩有所謂《好人歎》者，即西安府人，殷監不遠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於弟；有目疾，同於子常；有曾孫，同於西安之「好人」。敢舉此爲規，未知其有當否？

與戴楓仲 諱廷栻，山西祁縣人。

大難初平，宜反己自治，以爲善後之計。昔傅説之告高宗曰：「惟干戈省厥躬。」而夫子之繫《易》也，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左傳》載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怨，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以向者横逆之來，爲他山之石，是張子所謂「玉女于成」者也。至於臧否人物之論，甚足以招尤而損德。自顧其人，能如許子將，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猶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務反己而好評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終身不可與適道，不爲吾友願之也。臨别惓惓，進此藥石，惟原其戇直，幸甚。

與姪公成 名□琦，衍生胞兄，吴江人。

五月一日忽接尊公訃音，爲之驚悼！即於華陰寓中設一薄祭，率衍生拜奠。仍具菲儀一兩寄上，吾姪幸收而致之靈筵。衍生既爲人後，尊無二上。止服期年，其心喪仍二十七月而畢。專此附慰，并啓尊堂知之。衍生謹識：衍生本生父諱鼎文，字闇公。

與□□

自丁酉至今，二十五年不奉德音矣。每游歷山川郭塞，恨不與知己同之。而遥

想饒、歙之間，山高水駛，如在天涯。又前示寄書，當在蕪湖，録之簿册，被盜失去，遂不知道駕所駐，而問津桃源不可得矣。今秋都下人來，乃連接三書，備悉素履無恙，從遊河汾，多房、杜之流，則已不勝喜忭。而展讀大集，歷數今昔，垂念故人，而恐其異日詩文之不傳，又何其慇慇也！然弟二十年來，則有進於是者。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自年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絶之傳，而别著《日知録》，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今在華下，初建朱子祠堂，以表當年答子静書中遺意。而此中荒凉特甚，僕亦欲一至江左省墓，并爲先妣建祠，不知行臺定在何所？老年未必入都，而音問不隔，冀得時惠數行于二舍甥彦處，便如承謦咳矣。近詩六首、書一通附正。

答王山史

仲復之言，自是尋常之見。雖然，何辱之有？《小星》、《江汜》，聖人列之《召南》，而紀叔姬筆於《春秋》矣，或謂古之媵者皆姪娣，與今人不同，誠然。然今人以此爲賤者，不過本其錙銖之身價而已，價與義有時而互爲輕重。《記》曰：「父母有婢子，甚愛之，雖父母没，殁身敬之不衰。」夫愛且然，而況於其五十餘年之節行乎？使鄉黨之人謂諸母之爲尊公媵者，其位也；其取重于後人，而爲之受弔者，其德也。《易》曰：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諸母當之矣。君子以廣大之心而裁物制事，當不盡以仲復之言爲然。將葬，當以一牲告于尊公先生而請啓土。及墓，自西上，不敢當中道；既窆，再告而後反。其反也，虞於別室，設座不立主，期而焚之。

又

先祖有二妾，炎武所逮事，而亡葬之域外。此固江南士大夫家之成例，而亦《周官·家人》或前或後之遺法也。今諸母之喪，爲位受弔，加于常儀，以報其五十餘年之苦節，使民德歸厚，敬服敬服。若遂欲祔之同穴，進列于左右之次，竊以爲非宜。追惟生時「寔命不同」、「莫敢當夕」之情，與夫今日「葬之以禮」、「没身敬之不衰」之義，固不待宋仲幾、魯宗人釁夏之對也。謹復。

又❶

四月自曲周遣人入都，言駕已西行數日，甚慰。自今以往，以著書傳後學，以勤儉率子弟，以禮法化鄉人，數年之後，叔度、彦方之名，翕然于關右，豈玉堂諸子之所敢望哉？弟今年涉伊闕，出轘轅，❷登嵩山，歷大騩，將有淮上之行，而資斧告匱，復抵西河暫憩，未獲昕夕一堂，良爲憮然！前寄次耕詩，及三月十九嵩山絶句，度已呈覽。子德有札來云：「聞將特聘先生，外有

❶ 此篇《蔣山傭殘稿》卷二重出，題《與王山史》，文字略有不同。

❷ 「轅」，原作重文號，據《殘稿》卷二《與王山史》改。

兩人。」弟遂作一書與葉訒庵，託爲沮止。今則纂修之事，屬之舍甥，似可免于物色。其書仍付既足録上，與關中同志觀之。既足英年好學，今在尊府，朝夕得領訓誨，弟嘗惓惓以究心經術、親近老成爲囑。小兒衍生雖極魯鈍，尚未有南方驕慢習氣，幸待之以嚴，勿作外人視也。

答湯荊峴 諱斌，睢州人，官江南巡撫。

兩函併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産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耄，不知臣精銷亡，少時所聞，十不記其二三矣。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録》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汴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宬所存，及士大夫家諱「實録」之名而改爲《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爲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邊事書之甚略是也。至於潁、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曰：《實録》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繫卒而別見者，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曰：「所以恩澤終，潁宋乃反是。」蓋謂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謂之誅。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隅而三可反矣。至於即主位之月日，當如來諭，以《實録》爲正。適有便人往睢，率此奉報并謝勤惓。

與關中友人書

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起於唐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已爲張柬之所駁，而今關中士大夫皆行之。《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古人以再期爲三年，而於其中又有練祥之節，殺哀之序，變服之漸，以其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名，而後爲之制服也。今於禮之所繇生者既已昧之，抑吾聞之，君子之所貴乎喪者，以其內心者也。居處不安，然後爲之居倚廬以致其慕；食旨不甘，然後爲之疏食水飲以致其菲；去飾之甚，然後爲之袒括、衰麻、練葛之制以致其無文。今關中之士大夫，其服官赴舉猶夫人也，而獨以冠布之加數月者爲孝，吾不知其爲情乎？爲文乎？如以其文而已，則關中之士大夫平居無服之時，固許子之所謂奚冠而冠素者，而曾是以爲孝乎？先王之禮不可加也，從而加之，必其內心之不至也。其甚者，除服之日而有賀。夫人情之所賀者，其不必然者也。得子也，拜官也，登科也，成室也，不必然而然，斯可賀也。故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以其爲人事之所必然，故不賀也。喪之有終，人事之必然者也，何賀之有？抑吾不知其賀者，將於除服之日乎？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是日也，以喪禮處之而不可以除。將以其明日乎？則又朝祥暮歌之類也。然賀之爲言，稍知書者已所不道，而王元感之論則尚遵而行之。使有一人焉，如顏丁、子羔之行，其於送死

之事，無不盡也，而獨去其服於中月而禫之日，其得謂之不孝哉？ 雖然，吾見今之人略不以喪紀爲意，而此邦猶以相沿之舊不敢遽變，是風俗之厚也。 若乃致其情而去其文，則君子爲教於鄉者之事也。

與友人書

《日知録》初本乃辛亥年刻。 彼時讀書未多，見道未廣，其所刻者，較之於今，不過十分之二。 非敢沽名衒世，聊以塞同人之請，代抄録之煩而已。 至于三代之英，固聖人所有志；百姓之病，亦儒者所難忘。 竊欲待一治于後王，啓多聞於來學，而六藝之精微罔析，群言之浩博靡窮。《記》曰：「學然後知不足。」信哉斯言！ 今此舊編，有塵清覽。 知我者當爲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遺諸後人，而不但當爲稱譽之辭也。 若乃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爲山期于覆簣，祭海必於先河，則區區于同志有厚望焉。 而擿埴索塗之夫，不足爲壤流之一助矣。 率此布謝，并冀起予。

答原一甥 諱乾學。

募助一事，惟吾甥爲之。 吾別營一宅于山下堡內，不住祠中。 其築造典守，自有秦人，譬如禪師不管常住之事也，亦可知之。 章丘庄事託之魏令，且以幣往，復書一力照管，收租辦課矣。 但必得取庄頭攬狀付來爲憑，而索之至再，尚未寄至。 吾甥到京，幸爲我特作一書與之。 從提塘發去，而令元少便中取其報音可也。

答公肅甥諱元文。

札中所論，古人有云：「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已乎？科塲文字之謬，此特政之小者，且今日吏道雜而多端，其病又不僅在乎科塲也。世有王景略者出焉，而又得如苻永固之主者任之，其庶幾乎！《日知録》二集想是八九年前之書，已不可用。今所著三四十卷，前十卷詮五經者，已録送原一，其四書尚未全，而以後所譚興革之故，須俟閱完《實録》，并崇禎邸報一看，然後古今之事，始大備而無憾也。熊明府心緒甚不佳，亦未必煩之也。一人自有一人之苦，《語》曰：「今之從政者殆而！」如我者却有病中之樂耳。大雲弟一字附致。

與弟大雲諱巖。

自弱冠以來，論文道古，昕夕相依者，惟叔父一人，竟作終天之別。每至清風朗月，思之黯然！前託原一甥致奠五金，想已到靈筵，而終以未得躬詣爲恨，不知今已卜葬否乎？吾雖飄零異地，而文章一道，頗爲當世所推。念叔父生平，吾集中不可無一篇文字，情至之言，又不在臚列也。作狀一通，曾于都門一示白公，爲之出涕。時方擾攘，未便録寄。今思吾年六十有八矣，餘日無多，豈可不一示吾弟，使焚之於叔父神主之前乎？故特送上。崑山吴同初名其沆，吾兩人好友也。有詩稿一册在叔父處，吾亦有之而不全。可借與汝嘉姪，將其中五言絶七言絶句抄來。叔母想康寧，并祈致問。僑卜華

山，將與黄冠偕隱，良晤未期，臨書悵惘！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之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極斯人于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使遂溘焉長逝，而其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既得生，則是百姓保留而□璽書之勉勞者也，又可怠於其職乎？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于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于公矣。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黄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天下。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見鄠人倚籍旂勢，將銀放與鳳翔之民，一兩要麥三石，一兩要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否乎？捐不可得之虚計，猶將爲之，而况一轉移之間，無虧于國計乎？然此必不能行者也。《易》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至於勢窮理極，河決魚爛之後，雖欲徵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莫先於此，使小民得以存其生，而事可次第舉也。病中思此，已筆之於書，而未告諸在位。及讀國史，有正統中，遺右通政李畛等官糴米得銀若干萬之書，則昔有行之者矣。特建此説，以待高明者籌之。

答遲屏萬 諱維城，華陰令。

弟至曲沃三日而大病，嘔泄幾危，幸遇

儒醫郭自狹，三五劑而起。今飲食已得如常，惟末疾未愈，艱于步履。寓郊外韓進士旬公書齋，熊明府來視者十次，尚未入城一拜，其衰憊可知。然老年臺注存之雅，與建祠大事，雖病中未嘗忘也。重承台札下頒，知不日告成。老年臺尊儒誨學之意，勤矣至矣！下令于流水之原，又可識涖事之精敏矣。□今服豨薟丸，稍有效驗。而祁寒漸逼，未能出户。意欲求擇二月上丁後吉日送主，□必當勉力一來，不知可否？先此附報。

與熊耐茶諱僎，曲沃令。

承鹺臺傾蓋之雅，惓惓甚篤。不謂下榻五日，而忽聞太夫人之訃，爲之愴然！但文結未到，交代之期或仍須秋杪也。□于四月十日仍返華下，茂林間館，起看仙掌，坐擁百城，足以忘暑。且俟七月中方過沃邑，一切謝私，統容面罄。中秋後擬都門一行，敝門人與小兒或可寄留花縣否？三峰之下，弟所願棲遲以卒歲者，而土瘠差煩，地衝民貧，非所以爲後人計；又恐如今春環縣鎮原之事，風鶴乍驚，關河難越，故東嚮而思託足耳。恃在知愛，輒敢覼縷，不悉。

又

弟已移至坡下韓公宣即旬公，諱宣，己未進士。齋中。蓋羈旅之人，疾病顛連，而託跡于所知，雖主人相愛，時有蔬菜之供，而饔飧一切自給，在我無怍，於彼爲厚，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張兄

之請，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士，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爲程課，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即不能盡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辦此，則徒餔啜也，豈君子之所爲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廣文孫君與弟有舊，同張兄來此，劇論半日，當亦知弟爲硜硜踽踽之人矣。

答再從兄書 諱維。

開械睹書，詞，姪洪徽之詞也；筆，兄之筆也。不答姪而答兄，從質也。乃報書曰：

孰使我六十年垂白之貞母，流離奔迸，幾不保其餘生者乎？孰使我一家三十餘口，風飛雹散，孑然一身，無所容趾者乎？孰使我遺貲數千金，盡供猱攫，四壁并非己有，一簪不得隨身，絶粒三春，寄飡他氏者乎？孰使我天性骨肉，並疇萋斐，克恭之弟，一旦而紾兄，聖善之母，一旦而遂子，讒人罔極，磨骨未休，怨不期深，傷心最痛者乎？孰使我諸父宗人，互築讐隙，四載訟庭，必假手剪屠而後快者乎？孰使我四世祖居，日謀侵占，竟歸異姓，謝公辭世，不保五畝之宅，欲求破屋數間而已亦不可得者乎？孰使我倍息而舉，半價而賣，轉盼蕭然，伍子吹篪，王孫乞食者乎？孰使我一廛不守，寸畮無遺，奪沁水之田，則矯烝嘗爲號；攘臨川之宅，則假廟宇爲辭，巧立奇名，併歸鯨呑者乎？孰使我旅人焚巢，舟中遇敵，共姬垂逮於宋火，子胥幾殞于蘆漪者乎？孰使我父母之國，邈若山河，凡我

媚友，居停半宿，即同張儉之辜，接話一茶，便等陳容之僇，絶往來，廢賀弔，回首越吟，悽其淚下者乎？ 孰使我歲時蜡臘，伏地悲哀，家人相對，含酸飲泣，叫天而蒼蒼不聞，呼父而冥冥莫曉者乎？ 夫人生一世，所懷者六親也，所愛者身也，所戀者田宅貨財也，所與居者媚舊鄉曲也。有一于此，必不忍出一旦忿悁之行，而決然與人爲難也。舉四者而無望焉，情知其必至於死亡，則將有激焉而不暇顧。 承來教諄諄，豈不知弟之與兄分屬同曾，恩叨再從，第念人之生也，有母而後有兄，母阽危且死，不得顧兄矣；有身而後有兄，身將死，不得顧兄矣！爲我也兄者，則必不爲主人也暴客；爲主人也暴客者，則不爲我也兄；人之暴客而我以爲兄，不得顧兄矣！ 今兄曰：主持有人，同謀有人，吾無與焉。 不思燎原之燄，始自何人？ 虎項金鈴，當問繫者。況寶玉大弓，未歸魯庫；法書名畫，尚在桓玄。苟曰事不繇身，何異盜鍾之惑？ 且貞母何辜，遂同抄没；即藐孤有罪，未至流亡。共有人心，得無哀痛！ 伏冀翻然易慮，「取之以天，還之以天」，郅惲諫王莽語。 俾老母得以麁糲終天年，而八口不至填溝壑，其何樂乎與同枝爲不戴之讐也！ 昔華元告楚，不隱國情，今計屈途窮，久生亦復何聊！ 而承命必索報音，敢不具布下忱，仰塵台聽，兄實圖之。

答俞右吉

接手書，知先生所以教誨學者之意甚篤，而衰鈍之資無以克副。所論《春秋》諸家及胡文定作《傳》之旨，極爲正當。 在漢

之時，三家之學各自爲師，而范甯註《穀梁》，獨不株守一家之説。至唐，啖、趙出而會通三傳，獨究遺經；至宋，孫、劉出而掊擊古人，幾無餘藴。文定因之，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去游、夏之《傳》益以遠矣。今陸氏之《纂例》，劉氏之《權衡》、《意林》，並有其書，惟《尊王發微》未見。而後儒之辯《春秋》，其散見于志書、文集者，亦多抄録，未得稡成帙。若鄙著《日知録》，《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條，如「君氏卒」，「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當從《左氏》；「夫人子氏薨」，當從《穀梁》；「仲嬰齊卒」，當從《公羊》；而「三國來媵」，則愚自爲之説，蓋見《碩人》詩云「東宫之妹」，《正義》以爲「明所生之貴」，而非敢創前人所未有也。因乏寫手，一時未得奉寄，惟就來書所問二事，敬録以上，然亦未知合否？祈爲正之。至乃向日流傳友人處詩文，大半改削，不知先生於何見之？恐不足溷高明也。書筐留京邸未到，尚稽詶答，附録與敝人一詩博笑。此際郵筒以紙爲便，扇則難携也。率爾附復，曷勝馳企。

蔣山傭殘稿卷二

與次耕書 諱耒。

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傳》，謂是身後之書。即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約有一二百處：《詩・祈父》「靡所厎止」，《小旻》「伊于胡厎」，誤作「底」，註云十一薺，而不知其爲五旨也。五經無底字，皆是「厎」字，惟《左傳・襄二十九年》「處而不底」，《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乃音丁禮反耳。今《說文》本「厎」字有下一畫，誤也，字當從「氏」。《詩》「周道如砥」，《孟子》引之作「厎」，以「砥」、「厎」音同而古亦可通也。今本訛爲「底」字。童而習之，并《詩》之「砥」字亦讀爲「邸」矣。《商頌・烈祖》詩上云「以假以享」，下云「來假來饗」，石經上作「享」，下作「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享」、「饗」二義不同。「享」者，下享上也，《書》曰「享多儀」是也。「饗」者，上饗下也，《傳》曰「王饗醴」是也。故《周頌》「我將我享」作「享」，「既右饗之」作「饗」；《魯頌》「享以騂犧」作「享」，「是饗是宜」作「饗」。今《詩經》本《周》、《商》二頌上下皆作「享」，非矣。舉此二端，則此書雖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貽後人之議。□文淵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今世之人速於成書，躁於求名，斯道也將亡矣。前介眉札來

索此，原一亦索此書并欲抄《日知録》，我報以《詩》、《易》二書今夏可印，其全書再待一年，《日知録》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趙孟不復年」之年。則以臨終絶筆爲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豫期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答李紫瀾 諱濤。

春來兩接琅函，著作承明，紬書金匱，自不負平生所學。太夫人曁令兄先生想俱禔福。弟老矣，自舞象之年，即已觀史書，閲邸報，世間之事，何所不知。五十年來存亡得失之故，往來于胸中，每不能忘也。中遭憂患，不廢學業，稍有所窺。常歎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前讀大教，謬相推許，而不知弟此來關右，不干當事，不立壇宇，不招門徒。西方之人或以爲迂，或以爲是。而同志之李君中孚，遂爲上官逼迫，舁至近郊，至卧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巨游故事言之督撫，得爲謝病放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真所謂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一至於斯，可以廢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何與？曰：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也。當世之名，没則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寤與？城郭溝池以爲固，甲兵以爲防，米粟芻茭以爲守，三代以來，王者之所不廢。自宋太祖懲五季之亂，一舉而盡撤之，於是風塵乍起，而天下無完邑矣。我不能守，賊亦不能據，而椎埋攻剽之徒乃盡保於山中。於是四皓之商顔，劉、阮之天姥，凡昔日兵革之所不經、高真之所託跡

者，無不爲戎藪盜區。故避世之難，未有甚於今日。推原其故，而藝祖、韓王有不得辭其咎者矣。讀書論世而不及此，豈得爲「開拓萬古之心胸」者乎？介眉、允斌、度汪諸年翁並不能專啓，語次及之，爲粲然一笑。天生北上陳情，寄此數字，不悉。

答汪苕文諱琬。

伏讀大集，謬荷推獎，自惟譾劣，非所克當。至與甫草衍生註：姓計氏。一書，深得聖人言學之指，而五服異同之録，當與天壤並存，斯道之傳，將賴之而不墜矣。弟久在山左，有濟陽張君稷若，淹通禮學，著《儀禮鄭註句讀》一書，立言皆有原本。近至關中，謂此地宋之横渠、藍田諸先生以禮爲教，今之講學者甚多，而平居雅言無及之者。值此人心陷溺之秋，苟不以禮，其何以撥亂而返之正乎？一時高談之士，或以鄙言爲膚淺，而盩厔李隱君中孚獨以爲然，請以質之君子。年垂七十，布衣蔬食之外，别無所求，流行坎止，安時處順，并以奉聞。偶有續《尚書》二條，并以就正，幸賜指教，不宣。

記與孝感熊先生語諱賜履。

辛亥歲夏在都中，一日孝感熊先生招同舍甥原一飲，坐客惟余兩人。熊先生從容言：久在禁近，將有開府之推，意不願出，且議纂修明史，以遂長孺之志。而前朝故事，實未諳悉，欲薦余佐其撰述。余答以果有此舉，不爲介推之逃，則爲屈原之死矣。兩人皆愕然。余又曰：即老先生亦不當作此。數十年以來門户分争，玄黄交戰，

嘖有煩言，至今未已。一入此局，即爲後世之人吹毛索垢，片言輕重，目爲某黨，不能脱然於評論之外矣。酒罷，原一以余言太過。又二年，余復入都，問原一：孝感修明史事何如？答云：熊老師自聞母舅之言，絶不提起此事矣。近有傳余此語者，或失其真，故聊筆之以視同志。

答王茂衍 諱孫蔚。

薄遊四方，聞老先生之高名，亦已久矣。顧以草野孤蹤，恐涉未同之嫌，未敢遽投漫刺，而中心嚮往，願歸依於有道者，不能忘也。乃荷千里賜書，勤勤懇懇，且爲之謀其旅瑣而助其躋陵，所謂情同金石，義薄雲天，非時流之可企矣。至乃多蒙獎借之言，或是謬採過情之譽，而自揣陋劣，何以克當？矧望七之年，衰頽已甚，有志三代之英，恨未登乎大道，不忘百姓之病，徒自託於空言。子德西來，側聆台指。或且停車渭曲，坐石磻溪，得隨巾拂之餘，上溯韋編之學，啓多聞于永世，待一治于天行，則耄齒增榮，暮途知勵矣。雖客西河，未晤郡守，台函相機投之，先此附謝，并候起居，不宣。

答周籀書 諱篆。

昔年過訪尊公于江村寓舍中，其時以去國孤蹤，相逢話舊。遇聲子于鄭郊，久諳家世；和漸離于燕市，竊附風流。雹散蓬飄，忽焉二紀，東西南北，音訊闕如。爲天涯獨往之人，類日暮倒行之客。乃者發函伸紙，如見故人；問道論文，益徵同志。信後生之可畏，知斯道之不亡。至於鄙俗學

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則爲山覆簣，當加進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務本原之學。老夫耄矣，何足咨詢？而況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作乎！重違來旨，輒布區區。二作《燕丹論》甚佳，草此附復。尊公先生并希致候，不盡。

與施遇山 諱閏章。

十月十九日之書沈閣渭南，至二月八日方得接讀。二十餘年之交，宛然如昨，素心高誼，不可於今日宦途中求之矣。道履無恙。令叔老先生年逾古稀，康寧好德萃于一門，此亦人生至樂，孟子所謂「王天下不與存」者。若使廁身館閣，將夸大隱之名；政恐回首田園，不免《小明》之悔。乃知半年京雒，緇塵染素，未必非天之所以悟賢達而增其德慧也。至於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獨以爲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録，挍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論語》，聖人語録也。舍聖人之語録而從事于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高明以爲然乎？近來刊落枝葉，不作詩文，敬拜佳篇，未得詶和。而《音學五書》之刻，其功在於註《毛詩》與《周易》，今但以爲詩家不朽之書，則末矣。刊改未定，作一書與力臣，先印《詩經》并《廣韻》奉送，有便人可往取之。但《詩經》中尚須改刻七紙，纔於正月發去，稍遲取之即全矣。《易音》亦可得，其《音論》、《唐韻正》、《古音表》三書再待一年以後竟。以尊札與力臣相通爲

便。《北游詩》于舊簏中簡得一本，附上。弟已移寓華下，嗣音可寄華陰報房。大刻領教，附謝。令郎學業何如？并問，不悉。

與彥和甥諱秉義。

萬曆以前八股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二三百篇耳，其間却無一字無來處。偶爲門人講吴化《事君數》一節，文中有「謇諤」字。《楚辭·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此「謇」字之所出也。《史記·商君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此「諤」字之所出也。陸機《辨亡論》：「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韓文公《鄆城聯句》：「九遷彌謇諤。」則古人已用之矣。今欲吾甥集門墻多士十數人，委之將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來，以示北方學者。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五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註之，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爲合式也。此可以救近科杜撰套語之弊。

答曾庭聞書

來書有「三徐鼎峙朝班，他人如弟者尚欲遠呼近籲，攀援以爲生，何難爲先生擇一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家之乎」等語。

南徐一別，二十六年。足下高論王霸，屈跡泥塗，讀嚴武、隗囂之句，未嘗不爲之三歎。弟白首窮經，使天假之年，不過一伏生而已，何敢望驥騏之後塵，而希千里之步？然以用世之才如君者，而猶淪落不偶，况鄙哉硜硜如弟，率彼曠野，死于道塗，固其宜也。奚足辱君子勤勤之問乎？宣

尼有言：「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今之人情則異乎是。即有敬叔之車，而季、孟之流，不問杏壇之字。若乃杜子美飄零秦蜀，而嗔王録事不寄草堂之資，風斯下矣。然而一生所著之書，頗有足以啓後王而垂來學者：《日知録》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愜意；《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梨枣之工，悉出於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餘澤，而未嘗取諸人也。因知己之愛惓惓，且問及室家之事，遂復縷縷及此。「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君年未老，努加餐，臨書可勝翹注。

與陳介眉 諱錫嘏。

前有一函謝或問之惠，想徹覽矣。茲刻得《下學指南》全帙，《論古音書》一通，并天生十詩奉呈求正。頃者黄先生衍生注：黎洲。之季君主一百學。寓書于弟，欲爲其母夫人乞銘，讀其行狀，殊爲感惻！但黄先生見存，而友人特爲其夫人作誌，所據狀又出其子之詞，以此遲回，未便下筆，敢祈酌示。或黄先生自爲之，而友人別作哀誄之文，則兩得之矣。《音學五書》須弟親至淮上方得改定，今尚未成。其大指則具今書中，并聞。臨楮不盡瞻遡。

與王山史 諱弘撰。

四月杪自曲周遣人入都至貴寓，言駕已西行數日，甚慰。自今以往，以著書傳後學，以勤儉率子弟，以禮俗化鄉人，數年之後，叔度、彦方之名，翕然于關右，豈玉堂諸子之所敢望哉？弟今年涉伊闕，出轘轅，登嵩山，

歷大醜，將有淮上之行，而資斧告匱，復抵西河暫憇，未獲昕夕一堂，奉教左右，良爲憮然！前寄次耕詩，有關中二臣語，及三月十九日《嵩山絶句》，度已呈覽。頃子德有札來云：「聞將特聘先生，外有兩人。」弟遂作一書與葉訒庵，託爲沮止。今則纂修之事，屬之舍甥，似可免于物色。其書仍付既足録上，與關中同志觀之。既足英年好學，今在尊府，朝夕得領訓誨，弟嘗惓惓以究心經術、親近老成爲囑。小兒衍生雖極魯鈍，尚未有南方驕慢習氣，幸待之以嚴，勿作外人視也。弟在此待祁縣之物，西來之期，未卜早晚。六令弟並仲和不及另柬，統此不悉。

與李湘北學士書 衍生注：諱天馥。

謹啓：關中布衣李君因篤，頃承大疏薦揚，既徵好士之忱，尤羡拔尤之鑒。但此君母老且病，獨子無依，一奉鶴書，相看哽咽，雖趨朝之義已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況年逾七十，久困扶牀，路隔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不驗，迴西景以無期，則缾罍之恥奚償，風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誠，晉朝聽許；元直指其方寸，漢主遣行。求賢雖有國之經，教孝寔人倫之本。是用遡風即路，瀝血叩閽。伏惟老先生弘錫類之仁，憫向隅之泣，俯賜吹噓，仰徼俞允，俾得歸供菽水，入侍刀圭，則自此一日之斑衣，即終身之結草矣。若炎武者，黄冠蒯屨，久從方外之蹤，齒豁目盲，已在廢人之數，而以生平昆弟之交，理難坐視，輒敢通書輦下，布其區區，伏惟矜詧。

與梁大司農書 衍生注：諱清標，字玉立。

謹啓：關中布衣李君因篤，昔年嘗以片言爲介，上謁庭墀，得蒙一顧之知，遂預明揚之數。在於流俗豈非至榮？然而此君母老且病，云云。衍生注：下《與李學士書》同。

復張廷尉書 衍生注：諱雲翼，字又南。

得拜瑶函，具承隆注。頃者雙龍出水，乍當乖别之時，以致三匝依枝，頓起南飛之念。既荷《白駒》之賦，遠道相詒，坎止流行，元無固必。況華下有晦翁舊事，歷五百餘年始得山史爲之表章，又十二年，而炎武重游至此。及今不創，更待何人？今移買山之資，先作建祠之舉。若改歲之初，旌騶至止，當于華下奉迎。白石清泉，共談中愫，慰二載之闊悰，訂千秋之大業，幸甚幸甚！至鄙人僑居之計，且爲後圖，而其在此，亦非敢擁子厚之皋比，坐季長之絳帳。倘遂聽不察，以爲自立壇坫，欲以奔走天下之人，則東林覆轍，目所親見，有斷斷不爲者耳！率此附候，并謝惓切，不宣。

與同邑葉訒庵書 衍生注：諱方藹。

去冬韓元少書來，言曾欲與執事薦及鄙人，已而中止。道義之雅，莫逆於心，可以不謝。頃聞史局中復有物色及之者，無論昏耄之資不能黽勉從事，而執事同里人也，一生懷抱，敢不直陳之左右：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吴中第一奇節，蒙朝廷旌表。國亡絶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

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謹此奉聞。伏待台命。臨書哽切，同館同鄉諸公並乞示之。

答李子德 諱因篤。

接讀來詩，彌增媿側。名言在兹，不啻口出，古人有之。然使足下蒙朋黨之譏，而老夫受虛名之禍，未必不由於此也。韓伯休不欲女子知名，足下乃欲播吾名於今日之士大夫，其去昔賢之見何其遠乎？「人相忘于道術，魚相忘於江湖」，若每作一詩，輒相褒誦，是昔人標榜之習，而大雅君子所弗爲也。願老弟自今以往不復掛朽人於筆舌之間，則所以全之者大矣。先妣當年大節，炤耀三吴，讀行狀之文，有爲之下泣者，老弟亦已見之矣。他人可出而不孝必不可出，老弟其未之思耶？昔年對孝感之言，老弟嘗述以告關中之人矣，平生之言，豈今日而忘之邪？若果有此舉，老弟宜力爲我設沮止之策，并馳書見示，勿使一時倉卒，而訏出于無聊也。至於敝鄉之人有微詞不可者，此如張南溟之于馬右實，乃莫大之恩人，而老弟又斷斷與之争，豈非又一右實邪？關中人述周制府衍生注：字彝初。之言曰：「天生自欲赴召可爾，何又力勸中孚，至訹之以利害，殆是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之意。」竊謂足下身躡青雲，當爲保全故交之計，而必援之使同乎己，非敗其晚節，則必

夭其天年矣。《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於老弟乎望之！

附後：昨江南友人書來，謂同學二字起于周介生，相訂除之，并請裁奪。

與李紫瀾諱濤。

弟以三月十日出關，歷崤、函，觀雒、汭，登太室，游大騩，域中五嶽得游其四，不惟遂名山之願，亦因有帥府欲相招致，及今未至，飄然去之。鴻鵠之飛，意南而至於南，意北而至於北，此亦中材而處末流之一術矣。轉歷梁、宋，北至廣平，距貴城三百餘里，僅走伻與令兄先生相聞。今復西游林慮，未卜所稅。昔者鄭康成以八十之年，赴袁本初之召，竟卒軍中者，名爲之累也。生平雖復鈍拙，自知身後必有微名，若更求名，必至損名。第五倫變姓名自稱王伯齊，往來河東，「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心竊慕之，然亦未必不來都下也。便羽附候近祉，親知中有問及者，煩以此告之。敝門人潘次耕名耒，想得晤言，亦可一示也。

附後：二月間于天生處封上富平令君一字，已徹覽否？原書尚存弟處，以待後命。小兒衍生及塾師俱在華下，弟秋間即回。承不忘故人，頻寄書札，此後可付陝西提塘，封在西岳廟報内。

與王虹友

丙辰夏，于長安邸中相對一月，念之不忘。尊公近履想康彊倍昔。一代耆英，巋然猶在，百年就見，當有其時。而賢昆季萊

衣董帷，備君子之「三樂」，此真今代之罕儔，士林之歎羨者矣！ 流寓關、華，已及二載，幸得棲遲泉石，不與弓旌。而此中一二紳韋頗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孫，唯説六經之旨；樂正裘之友獻子，初無百乘之家。若使戎馬不生，弦歌無輟，即此可爲優游卒歲之地矣。惟是筋力衰隤，山川緬邈。獲麟西野，麄成撥亂之書；化鶴東州，未卜歸來之日。言念邦族，憬然如何！ 伊人書來，附此奉候，二札可以互觀。向録拙詩，勿付選家，頃已多復改削，另容請正。今附近作二首，不悉。

與蘇易公

頃者避地秦中，幸輦上諸公憐其衰拙，詧其素心，得免弓旌之召。而敝門人潘耒字次耕，謝病之後，遂奉母入山，不知所往。干木踰垣之志，介推偕隱之風，昔聞晉國，今在吴門矣。來札惓惓似以弟爲未忘情于利達者，此曾西之所不爲也，而爲我願之乎？ 關中惟中孚一人自痛孤貧闕養，誓終身不享富貴，再辭徵薦，竟得俞允。偉元廢讀，長爲攀柏之人；綺里逃名，竟作采芝之客，可謂賢矣。貴地獨彪翁引疾，足見高風。即至春明，料必上陳情之表，凡在相知，不當爲之勸駕也。關中有考亭書院之舉，弟以譾陋謬主其事。然不坐講席，不收門徒，欲盡反正德以來諸老先生之夙習，未知如何？

與郭九芝辭祝 諱傳芳。

前承面諭，欲携樽相過，重違台命，請待新涼。頃見子德則云，明府將以賤辰光

臨賜祝。竊惟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故臣，乃言「初度」。故唐文皇以劬勞之訓，垂泣以對群臣；而近時孫退谷、張篔山著論欲廢此禮。彼居常處順者猶且辭之，況鄙人生丁不造，情事異人，流離四方，偷存視息。若前史王華、王肅、陸襄、虞荔、王慧龍之倫，便當終身布衣蔬食，不聽音樂，不參喜事。即不能然，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觴，炫世俗之目，豈不於我心有戚戚乎？知我者當閔其不幸而弔慰之，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使之拂其心而夭其性也。用是直攄衷曲，布諸執事，惟祈鑒之。

與□□

造府多擾，謝謝。頃史局已疏薦七人，其欲出者五人，不出而姑爲此一薦者二人。前者東方友人書來，謂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嗟乎！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然而義桓之里稱于國人，懷清之臺表於天子，何爲其莫知子也？若曰必待人之强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後可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念知己中惟先生可與言此，聊布區區。

答汪苕文諱琬。

盥讀手書，獎挹過甚，殊增悚媿。至於憫禮教之廢壞，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難，朱子嘗欲爲之而未就矣，況又在四五百年之後乎？弟

少習舉業，多用力于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歷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嚮者讀《五服異同》之書，已爲之歎服。竊意出處升沈，胸中自有定見，如得殫數年之精力，以三禮爲經，而取古今之變附于其下爲之論斷，以待後王，以惠來學，豈非今日之大幸乎？弟方纂録《易解》，程、朱各自爲書，以正《大全》之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與否，不敢虛期許之意，而仍以望之君子也。答友論母服一書附覽，守其拙陋，與近儒之見頗有不同。伏惟教削，不宣。

與徐□□□ 衍生注：章丘令。代健庵。

山邦劇要，藉重鴻裁，朞月政成，飛凫題柱，引領竢之矣。

答徐□□□

使至，知貴治西成得遂，四郊寧謐，爲之色喜！非德威孚格，何以致此？莊田瑣事，仰累清神，兼以完□種麥，一一爲之經理，心力交費，誼薄雲天矣！秋杪欲一過歷下，尚容面謝，餘悃詳之舍親札中。率尔附復，曷罄瞻馳。

與葉嵋初諱方恒。

同善之舉，勞民勸相之政寓乎其中。杜子美謂「安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弟亦謂老年翁欲以一邑之化，推諸海寓，其用心遠矣。謹當奉揚仁風，播之四國。夏初可至歷下，憚暑未便山游，更以異日可耳。肅此附謝，不宣。

與□□□書

前歲在大名接到手札，無緣奉復，而弟旋有意外之事。釁起于章丘，禍成于即墨，遂以三千里外素不識面之人，而請旨逮問。當時移文崑山提顧寧人，業稱無憑查解，獨念事關公義，不宜避匿，又恐久而滋蔓，貽禍同人。故重趼赴濟，徑自投到，南冠就縶，區區自矢，不惜以一簣障江河，神之聽之，事果得白。證佐之人杜廷蛟既供從不相識，而《黄御史傳》中並無賤名；其別篇中有「晚與寧人游」一句，亦無顧姓。又審出此書即係去年斬犯沈天甫詐騙吴中翰名元萊，鹿友相公之子。之書，奉旨所云「海中帶來者」。原告當堂口稟，求不深究，不惟孱儒得全，而士林並受其福。此皆上臺淑問之明，衆君子孚號之助，故使乘墉自屈，見晛俄消，而弟鋭身一出，似亦可以慰知己之心，而增吾黨之氣者矣！然非老年臺鼎文著發蹤先示，豈能行霧無迷，履冰不陷，若此之多幸哉！

與□□□書

怨雙讐對，自古有之，至遷怒於一書之三百餘人，而幾起大獄，則非常情所料。區區自矢，不惜以一簣障江河，天牖其衷，事果得白。若乃鍾儀縶晉，鄒子囚梁，未識紫芝之容，靡通正平之刺，而獨蒙垂問，且賜公扶，豈不令黨人之版，慕義無窮，文苑之流，向風知感！頃蒙准保，始敢上書以候起居，而又有不許遠離之命，是以猶遲叩見，先獻近作以副盛心。至于上臺淑問之明，衆君子孚號之助，並足録之五中。而富平李天生因篤者，三千里赴友人之急，疾呼輦上，協計槖饘，馳至濟南，不見官長一人而去。此則季心、劇孟之所長，而乃出于康成、子慎之輩，又可使薄夫敦而懦夫立者也。敢因下交之□而并及之。

與□□□書

去秋舍甥人來，附一函上候戩穀，未知徹記室否？冬杪鍾山過濟，具言注存之切，感甚！南面百城，兼有林泉之勝，起八代之衰，而樹千秋之業，非明公其誰與歸！當不僅流連比興，傳播蓺林，爲斯文之盛事矣。祝祝。弟于正月四日入都，即墨一案至三月十六日始結。程邈因雍，初有隸書之作；范滂歸汝，更來車兩之迎。至于輦上諸公，無不推懷君子，弘憫清流，但垂抍馬之慈，總藉登龍之誼。今者山左石田已託之舍甥，□便于新秋掛颿南下，小憩淮上，即去吴中，冀得觀柱下之藏書，聆杏壇之緒論。兹附《廣韻》一部，近詩二幅呈覽。

匆匆百不宣一。

與原一甥

今先君捐館葬虞，我既未得一至，而三年以來，亦未接諸甥音問，乃因急難之際得手書，知尊堂與吾甥縈念之切，兼損惠金。自念大禮尚闕，受之不當，而遠來又無可卻，聞戒之餽，當阨之與，慚媿而已！安以八月十三日到，九月二十日方得保出。書中云云，所見略同，已一一如示行之。天水亦甚悔此一節，對簿折辨，俱是皮毛之語，而此書之所從來，竟無着落，乃反以不刻揭之故，取怒於江夏，而多方下石。凡當日撫軍止批審後酌奪，臬司徑發府送羈，以至院示取保而不得保，已准保而不得出，皆江夏之爲也，可謂「中山狼」矣！此事上臺不肯擔當結案，今又題展限兩月。公肅之來，正當其時，若得言之撫軍，比宋澄嵐例摘釋，庶無牽絆，不然，此案扳蔓，非旦夕所能了也。天水本自無仇，釁起章丘謝生，千金被坑，償以庄田十頃，主唆出此一稟，遂占收其田。及萊兵既卻，而鄆田始歸。今已具稟撫院批行，軍廳正在提究，而此田姑借公肅之名管業，以爲轉售之地。此處取得本銀到手，方可南歸。至於山東人情，固已不啻蠻髦，南方親友，亦未見纓冠之救也。秋水寄札今九日始到。

與□□□書

秋杪一函并《赴東》詩，想已塵覽。弟以九月二十日保出，十一月十日再審。當事頗留心開豁，而章丘陷害之謀，亦已畢

露，見批未審。此皆大君子孚號壯拯之功，惟世世矢之勿忘而已。結否尚未可定，駁允更不可定。馬角無期，貂裘久敝，惟長者垂憫孤根，錫之噓植，但得此中有可倚仗，不至爲土豪魚肉，即石田十頃徐圖轉售，尚得爲首丘之計。敢祈終始玉成，幸甚幸甚！書不盡言。

上國馨叔

二月十五日報國寺寓中見徐廉生兄，備知吾叔近履。其時姪已聞蜚語，即以次日出都，而五六日前于元放姪處先寄一函，遂不復更具啓。行至德州，始知有咨文至原籍逮証，身負微名，事關公義，無避匿之理。千里投到，不惜以一簣障江河，乃其中別有隱情，上下推諉，不能即審。鶉衣糲飯，飢餓福堂，然而公道在人，死生有命，吾叔暨諸親長不必過慮。惟趣公肅速發北轅，則不煩力而自解。其事之顛末另載一啓，在公肅封內，令其送諸甥姪處抄一二通上呈，并與元恭及相厚者觀之。匆匆作書，一切未悉，并希垂鑒。元恭亦不及作札。

答葉嵋初

纔入署中，未便出外，年兄至此而不得一晤，真交臂失之矣。山右諸公將爲弟築堂於西河，期以秋杪往蒞其事，以故亟來歷下。昨見續志簡明可觀，足徵政事文章大概。其如各屬至者未滿二十處，弟職在潤色，須諸公討論成稿之後，方得經目，此時不過借關防爲著書之便而已。然爲《音學五書》將成之際，早夜無一間晷。所著輿地

之書，名曰《肇域記》，其山東一省，乘此之便，旬月可就也。紬葛之惠，敬佩雅愛，對使拜登，尚容面謝。貴治有舊家賣書者否？如有千百卷之書，可佐名山之藏者，則當携貲以來矣。舍甥徵啓一通附覽。

答□□□書

出游一紀，一生氣骨幸未至潦側隨人，而物情日澆，世路彌窄，追想與吾兄語濂讀書之時，真是武陵洞口，不可復尋矣！丁酉之秋，啓塗淮北，正值淫雨沂沭，下流並爲巨浸。跣行二百七十里，始得乾土，兩足爲腫。寄食三齊，明年客北平，又明年客上谷。一身孤行，並無僕從，窮邊二載，藜藿爲飧。庚子南涉江、淮，辛丑薄遊杭、越，乃得提挈書囊，齎從估客。壬寅以後，歷晉抵秦，於是有僕從三人，馬驘四匹。所至之地，雖不受餽，而薪米皆出主人。從此買妾生子，費用漸奢，北方生計未立，而南方又難兼顧。徵本爲人所負，相知官長一時罷裁，奸人搆亂，幽囚異方，僕夫逃散，馬驘變賣，而日用兩餐無所取給。十年以來，窮通消息之運如此，又何以爲故人謀哉？

蔣山傭殘稿卷三

與湯聖弘諱濩。

數年契闊，久無音書，殆不勝渭樹江雲之念。兹仲春八日，乃于渭南接到京邸寄來手札，知道履彌勝，進德修業，想當與日俱新。弟以望七衰齡，猶希炳燭，而況執事以有本之原泉，在方中之旭日，其事半而功倍，又可知矣。向有棲跡華山之願，因烽火乍傳，暫居汾曲。近者風鶴稍寧，而關中二三君子重理前説，將建考亭書院，以奉先儒，並爲老人著述之所。弟亦欲藉此以作菟裘，而北方藏書甚少，購買良難。比來閲覽漸多，頗知揀别，非復嚮時之雜採矣。今再附書目一紙，求爲尋覓。拙著《音統》已改名《音學五書》，以鬻産之資，付力臣兄刻之淮上，尚需改定，故未印出，先以序目請正。内《詩本音》已畢工，又有《下學指南》一帙，便中索之清江，即可得也。《日知録》續已改定爲三十卷，前本復有增損，且可勿刻。期于二載之内，南來一奉話言，或有便人至金陵，當令叩宅也。率尔不盡。子遷不及另啓。

復陳藹公

側聆鴻名，有年於兹矣，而未得一親道範，并亦未接書函，遡洄之思，正不能忘，而道阻且長，未免於詩人之歎也！山史西來，得拜賜札，並讀《井記》，一門盡節，風教凛然，誠彤管之希聞，中壘所未記者矣。弟

久客四方，年垂七十，形容枯槁，志業衰隤，方且逃名寂寞之鄉，混跡漁樵之侶，不敢效百泉、二曲爲講學授徒之事，亦烏有所謂門墻者乎？ 若乃過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訪康成，則當世之通人偉士，自結髮以來，奉爲師友者，蓋不乏人，而未敢存門户方隅之見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又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 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則君子所以持己於末流，接人於廣坐者，必有不求異而亦不苟同者矣。 辱承來教，實獲我心，率此報謝。 生無寸長，惟音韻一事似有所得，今附與天生一書呈正，不宣。

與蘇易公

接教以來，忽已半載，想道履彌勝。 比者人情浮競，鮮能自堅，不但同志中人多赴金門之召，而敝門人亦遂不能守其初志。惟李中孚、應嗣寅、魏冰叔與彪翁，可爲今日之四皓矣。 即青主中書一授，反覺多此一番辛苦也。 都下書來，言史局方開，有議物色及弟者，弟述先妣遺命，以死拒之。 或謂弟東西南北之人，不在元籍已久，自有介推、顔闔故事，何必求死？ 今者西河司馬之公子執門人禮事弟，迎入署中，而司馬已具文乞休。 意欲來揚邑，懇台臺謀之彪翁，尋鄉村寺院，潛蹤一兩月，裹糧而至，不費主人，待舍甥入都，必有調停之法。 彪翁既同雅操，必不見拒，又喜素非識面，亦未嘗信宿揚城，都人士之所不料也。 便人寄此，并候起居。 報音乞付汾州東關中書王宅。如薦剡得寢，弟便于七夕後回華山，一宿而行可也。 率尒手疏，不必向外人言之，

并祝。

答潘次耕

來書「北山」、「南史」一聯，語簡情至，讀而悲之。既已不可諫矣，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吾行年已邁，閱世頗深，謹以此二字爲贈。子德書來云：「頃聞將特聘先生，外有兩人。」此語未審虛實？吾弟可爲詗之，速寄字來。關中人述周總督之言曰：「天生自欲赴召可耳，何又力勸中孚，至訹之以利害，而强之同出，殆是蘧伯玉耻獨爲君子之意。」《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彼前與我書，有勿遽割席之語，若然，正當多方調護，使得遂其魚鳥之性耳，豈可逆慮我之有言，而迫以降志辱身哉！況鄙人情事與他人不同。先妣以三吴奇節，蒙恩旌表，一聞國難，不食而終。臨没丁寧，有無仕異朝之訓。辛亥之夏，孝感特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坐與聞，都人士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幸以此語白之知交。至于《當歸》一詩，已焚藁矣。《五月望黎城》一札想到，是月之末，遂至西河。不意司馬劉君到任甫一月，而已閉門乞休，可謂達者。其子進士君子端執弟子之禮，迎我入署，或當少留，以聽消息。吾弟有書但付提塘，封入汾府報内，并示現寓何所，以便直達。原一兄弟何時入京？亦可及之。前字中勸我無入都門及定卜華下，甚感此意。迴環中腑，何日忘之！彼地有舊臨淄楊君衍生註：名端本，字樹滋，号函東，華陰人。與我新交，似在李、王之上。但衍生質鈍，未知能讀書否？以

此尚未結婚。既足亦欲執經北面，吾以西席在先，須俟行時方受此禮。今欲留之關内，而身一爲淮上之行，以竣《五書》之刻。然資斧缺乏，未卜早晚，統俟嗣音悉之。

復遲明府書

恭惟老年臺先生世德淵源，人倫斗極。談經虎觀，東京之士無雙；攬轡鶉郊，西土之人咸喜。惟茲華邑，正值衝塗。渭水春耕，但見哀鴻之羽；桃林夜雪，未逢歸馬之時。幸遇仁君，憫斯遺孑。燠休疾苦，起積困于期月之間；蠲省繁苛，出大力于艱難之際。真千載而一遘，慶萬井之更生者矣！某某昔以明經，曾叨薦剡。衍生注：明薦授兵部職方司，未仕。自從壯歲，便絶意于乘軒；況此暮年，益躭情于漱石。頃者徘徊嶽下，偶尔淹留，未審何緣得聞台聽？猥承垂問，感媿交并。然而混泥塗于甲子，空嗟絳縣之年；隨轍跡于東西，未息尼丘之駕。有懷就日，尚阻趨風。謹以所刻《日知録》、《下學指南》二書呈正，尚容叩謁，以盡仰止之私，不宣。

復周制府書 即周彝初。

恭惟台臺東國玗琪，中朝柱石。洗兵庸蜀，重開八陣之圖；陶世黄虞，佇正三台之座。而猶結情墳典，注意巖阿。雅歌投壺，祭潁陽之取人皆用經術；綸巾羽扇，諸葛公之爲將足見風流。蓋戡除雖藉乎干戈，而根本必先於禮樂。郤縠才優，允合三軍之帥；樂羊功奏，行焚一篋之書。未得登龍，俄承遺鯉，將下交乎白屋，復寵賁乎

元纁。此真姬公吐握之風，當亦園、綺趨從之日。然而江湖下士，丘壑孤蹤。年七十而入秦，非干霸主；抱六經而歸魯，竊慕宣尼。加以筋力衰頽，應酬都廢。居子真之谷口，未入長安；隱弘景之茅山，不過白下。並古人已行之事，想大雅必諒其衷。但久企光塵，更叨知眷，寧忘仰止，實切朝宗。桃李無言，已在春風之下；蒹葭可望，儻從秋水之湄。伏冀鑒原，曷勝悚仄！書刻四種附呈台覽，不宣。

祝張廷尉書

恭惟台臺維嶽降神，自天申保。鴻勳爛若，已光太史之書；燕處超然，益重封人之祝。兹當初度，倍迓百祥。誦魯人黃髮之詩，「公徒三萬」；述莊子大椿之算，春秋八千。敬效葵芹，用裨山海，伏惟鑒茹，可任榮施！別有啓者：鄙人以頒白之年，采山而隱，卜于西嶽，宗祀考亭，前書已陳，無煩贅説。惟恐物情難一，多口易生，疑爲色取行違之人，謂是講學聚徒之輩，則朱子當年尚且蒙譏于僞學，而腐儒今日豈能徧信于同人？倘晤撫軍，乞陳硜鄙之素，幸甚幸甚！臨楮瞻切，不宣。

與施愚山

聞先生近日奉令叔老先生之諱。猶子之訓，諸父之名，傳之禮經，比於生我，而況先生事叔父如父，孝友之論，無間於鄉黨者乎？戴封、度尚並以從父憂去官，洪武二十三年始定爲不得奔喪之制。則先生之於今日，情雖過於古人，而勢有所不得爲者

矣。頃者又聞修史之命，竊念列女之傳，舊史云云至「筆削之任」，同《館中諸公書》。回憶昔時追陪歷下，輿言及此，動容稱歎，咨嗟久之！耿耿此心，猶如一日。夫共姬之葬云云至末，同《館中諸公書》。

與潘次耕

於天空海闊之中，而一旦爲畜樊之雉，既已不可諫矣。雖然，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古人于遠别之時，而依風巢枝，勤勤致意，願子之勿忘也。昔日欲餬口四方，非衒其才華不可，今日當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處錞守拙。鮑照爲文，常多累句，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疎，則不至爲龔生之夭天年矣。若夫不入權門，不居間公事，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也。吾之行止，悉如前札所言。今已盡取安德書裝西入壺口。吾弟見人不妨説吾將至都下，蓋此時情事，不得不以逆旅爲家，而燕中亦逆旅之一，非有所干也。若塊處關中，必爲當局所招致而受其籠絡，又豈能全其志哉！今在晉中，固爲□，然□書思之，反是一途耳。

與李子德

鴻都待制，似不能辭，然陳情一表，迫切號呼，必不可已；即其不申，亦足以明夙心而謝浮議，老夫所惓惓者此也。今年爲嵩、雒之游，蓋亦梁伯鸞異州之意，語具别楮。目下將往西河，與祁人結此一局。老弟此時居高之呼，稍易爲力，而愚行李蕭然，何以爲計？分外之物，我必不取，惟求其固有者而已。東西二事，執事所悉也。

去秋老弟行後，頻陽便無主人。長源謂秦俗最薄，勸吾歸吴，至於再四。今雖暫移華下，其買田結婚權停。山史家計日落，恐不能爲吾主人。其他交與雖有二三搢紳，亦未知何如也。惟中孚送别，至吞聲下泣，頗見交情。開美亦親來華下省視。然吾在貴縣一載，酒肉之外，一無所收，去時惟受九芝十二金，爲雇車之費而已。同官畢竟冒雪一行，拜于墓下，以申知舊之誼。此皆老弟所欲知者，并聞。

與次耕

曲周接取中之報，頗爲惜之。吾弟今日迎養都門，既必不可，菽水之供，誰能代之？宜託一親人照管，無使有尸饔之歎。不記在太原時，相與讀寅旭書中語乎？又既在京邸，當尋一的信與嫂姪相聞，即延津在繫，亦須自往一看。此皆吾輩情事，亦清議所關，不可闕略也。至于來書所言，已□之爲偶然。寓席未煖，而即出爲大河南北之游，又所以示不滯一方之意，有進於所言者也。蒸、青二詩已到。今又一律寄上，在子德函中。并附《嵩山》一絶。

與陳介眉

弟今年得一詣嵩山少室，天下五嶽已游其四，遂至河東，歲莫始還華下。天生西來，知地震之前，台旌已歸四明，弟有一書并《詩本音》一部留力臣處，想未徹覽也。旋接惠札，如承謦欬。當此世道横流之日，不有一二君子，何以挽頹風而存絶學？所示萬君《學禮質疑》二卷，疏壅釋滯，誠近代

所未見，讀之神往，知浙東有人。然其一卷所論如秦時夏正𨶒不韋始，未敢遽信；至二卷宗法、昭穆諸論，真足羽翼經傳，垂之千古，已録入《五經緒論》中。更有續刻暨貴地學者近著，願悉以賜教。比因修史之舉，輦上諸公復有欲相薦引者，不知他人可出，而弟必不可出也。先妣王氏未嫁守節，云云至「涕之霑襟也」，與《館中諸公書》同。今秋始得拮据百金，付姪洪慎建一石坊于冢前，曰：旌表某人妻某氏之墓。而適當史局將開，則列女之傳似宜甄録，用是具書于詞林相知者數君，而騶從已行，此書又未達也。年近七旬，旦莫入地，先慈遺訓，依然在耳。年曾通一書，未知得達否？承示庭誥葉安人誌銘，誦之既深景仰，復重感傷，此心此理，臣子所共。今附《關中》、《嵩下》詩，同志者可共觀之。并訊貞一兄近況。

復湯荆峴書

子德西歸，拜讀手札。復有一牘具陳先妣節烈，及前朝旌表之概，求入史傳，當已徹台覽矣。承問史事，弟年老遺忘，不敢臆對。但自萬曆以來，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遼事實録》、王公在晉。《清流摘鏡》、王嶽。《傃庵野抄》、《同時尚論録》，二書並蔡某，忘其名。《㲉書》，蔣公德璟。抄本則如《酌中志》、劉若愚，即汪鈍庵集中所謂遠志之苗。《幸存録》、夏君允彝。《慟餘雜記》史君惇。之類皆不可闕，而遽數之不能終也。蒐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君子而已。弟近二十年精力並用之音韻之學，今已刻之淮上，惟

待自往與張君力臣面加訂改。今年至睢，值淮西飢荒，又乏資斧，不果前行，明春當再裹糧東去。適馬氏暫有所約，或于貴地暫有旬月之留，先此附聞。并有馬宅一字，煩爲寄往。率爾布候，不盡瞻馳。

留書與山史

弟以淮上刻書未竟，須與力臣面相考訂，而晉中亦不可不一往，故于明日東行，不能□先生歸里。此去計須半載，然聞中州、淮甸，在在饑荒，未卜前途何似？ 興盡而返，亦無容心也。考亭祠堂，原一字來言當事視爲迂闊之舉，當更作區畫，今候駕回與子德合力經營。 劉太室父母來此者，再同之周覽形勢，亦以竹園爲定，但其費頗鉅耳。三徑雖荒，四松無恙，此歸須另作一番整頓。家計漸窘，世情日薄，而烏衣子弟，若復染尋常百姓之習，則從惡如崩，不可復振矣。恃在知己，敢以肝鬲之言，陳諸左右，不必向人道也。郎君輩甚相推敬，并謝惓惓。

與潘次耕札 四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爲邪説。展誦來札，爲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並爲令兄取去，令兄亡後，書既無存，吾亦不談此事。久客北方，後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吾今年六十有七，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十七年不見舊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二。又當年牛李、朔蜀之事，殊難置喙。退

而修經典之業，假年學《易》，庶無大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之政。往日對孝感之言，都人士所共聞也。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爲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删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録》尚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此札可與錫鬯、公肅觀之。

答李子德

戴鳳回，接二札，甚慰。愚所寄曲周書尚未到，可遣人索之王中翰名鄖字文益處。老弟雖上令伯之章，以吾度之，未必見聽。昔朱子謂陸放翁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志節，正老弟今日之謂矣。但與時消息，自今以往，別有機權，公事之餘，尤望學《易》。吾弟行年四十九矣，何必待之明歲哉？更希餘光下被，俾莫年迂叟得自遂於天空海闊之間，尤爲知己之愛。梨州、晚村，一代豪傑之胤，朽人不敢比也。自洛上至壺口，適別駕李君家有人北上，附此申候。既足與小兒衍生託允塞兄衍生注：名弘輝，王山史弟。炤管，今山史已歸，可無西顧之慮。目下將往汾陽，借王中翰郊園度暑，距祁不里，便于遣人往來。所論再入都門，因薦局未冷，稍欲自重。必不得已，乃爲此行，亦須借一名色，容俟續報。次耕叨陪同事，願加提挈。昨有札來問吾史事，語以昏耄善忘，一切不記。同榜之中相識幾半，其知契者，愚山、衍生注：施閏章。荆峴、湯斌。鈍庵、汪琬。竹詫、朱彝尊。志伊、

吴任臣。阮懷、高詠。蓀友。嚴純蓀。以目病不能多作字，旅次又無人代筆，祈爲道念。

又

老弟宜將令伯《陳情表》並註中事實録出一通，携之笥中，在己不待書紳，示人可以開墻面也。以不預考爲上上，至囑至囑。此番入都，不妨拜客，既爲母陳情，則望門稽首，亦不爲屈，雖逢人便拜，豈有周顒、种放之嫌乎？梁公清標。有心人，若不得見，可上書深切懇之。外又託韓元少于館中諸公前贊成，亦可一拜。旁人佞諛之言，塞耳勿聽。凡見人但述危苦之情，勿露矜張之色，則向後聲名，高於徵書萬萬也。又同年二字，切不可説，説于布衣生監之前猶可；説于兩榜之前，此恨將不可解。此種風氣相傳百餘年矣，亦當知之。至都數日後，速發一字於提塘慰我。

略師古人贈言之意，書扇奉呈。頃與既足論及君家故事，有可以不死之巨游，而必無乞養不終之令伯。一入都門，情辭激切，如慈親之在塗炭，則君不能留，友不能勸矣。骨肉之愛，敢不盡言，亮之。

與李中孚

先生已知盩厔之爲危地，而必爲是行，脱一旦有意外之警，居則不安，避則無地，有焚巢喪牛之凶，而無需沙出穴之利，先生將若之何？至云置死生於度外，鄙意未以爲然。天下之事，有殺身以仁者，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不足以成吾仁者。子曰：「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聖人何以能

不蹈仁而死？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不膠於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來之謝，而古人不以爲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節，它日事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料，苟執一不移，則爲苟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於通人矣。承惓惓相愛之切，故復爲此忠告，伏冀轉圜之，聽送役至華下。另當有札與憲尼社兄，囑其懇留先生也。不宣。

附：今日所冒者，小不廉之名；他日所免者，大不韙之事。

答劉太室

台惠下頒，弟已停炊待發，恐虛長者之意，謹此璧謝。且初冬即來，何必餞耶？

□文公祠堂肇舉，士大夫無不欣欣，而來教獨一字不及，豈逆料當事者之未必能成此願乎？弟暫住河東，以待竣事，一水之隔，可以朝中條而暮華山，若復不果成，則是陽託慕道之名，而陰行逐客之令，弟可浩然而南歸矣！札中遠引陶唐，近推河、汾，是何自待秦人之薄耶？率爾附復，不盡。

與原一公肅兩甥

老年多暇，追憶曩游，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隨厨、俊之後塵，步揚、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龍。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頽，江湖沸渭。酸棗之陳詞忼慨，尚記臧洪；睢陽之斷指淋漓，最傷南八。重泉雖隔，方寸無睽，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鴟張，親朋瀾倒。或有聞死灰之語，

流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脱危機。此又一時也。凡此三者之人，騎箕化鶴，多不可追，哲嗣聞孫，往往而在。此即擔簦戴笠，陌路相逢，猶且爲之叙殷勤、陳宿昔，班荆鄭國之野，貰酒黄公之壚。而況吾甥欲以郡中之園爲吾寓舍，尋往時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皋比，難辭後學。使雞黍蔑具，乾餱以愆，既乖良有之情，彌失故人之望。且吾今居關、華，每年日用約費百金；若至吴門，便須五倍，而書記知客，亦須常設兩人，吾甥能爲辦之否乎？又或謂廣廈之歡，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潤，亦當施及吾儕。而曰：吾爾皆同患難之人，爾有鼎貴之親甥，便是同人之極品。因罥字即「筌蹄」之蹄。覓菟，見彈求鴞，有如退之詩所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者，吾甥復能副之否乎？雖復田文、無忌，不可論之當今；假使元美、天如，當必有以處此。而如其不然，則必以觖望之懷，更招多口之議。況山林晚暮，已成獨往之蹤；城市云爲，終是侚人之學。然則吾今日之不來，非惟自適，亦所以善爲吾甥地也。幸爲熟籌，不憚再三往復。

附：作書未竟，念及定齋之子，亦吾甥也。古人舊館脱驂，一飯必報，矧親連肺腑，少長周旋者乎？可撫愛及之，忽忘忽忘。

與三姪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堡地甚貴，一間之地，價須六七金，又須買水田四五十畝爲饔飧之計。而山右行囊五

百金寄戴楓仲者，爲其子竊去，納教諭之職。以此捉襟見肘，尚未有就。然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我在此，靖逆侯請至蘭州而未往，川督周請至西安而亦未往，華陰本邑令君遲維城。親來，我僅差人叩頭而已。此皆得之關中士大夫之指教。王、李赴京，復有劉、名澤溥，字太室。楊名端本。二紳爲之地主。黄精松花，山中所産，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户，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崤、函，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饑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留于外也。淮上之行，且胥後令。關中惟涇陽、三原兩縣人□爲揚州人聲氣不同，故南貨如紙筆之類，多不可得耳。聊作此字與三姪共觀，亦可與徐氏三甥之書互看，語不重出也。寄二弟一詩并家報想已到，今有《嵩山》二作附書于左。

與原一公肅兩甥

久滯山右，因有裝囊爲人所竊，待其吐償，語具次耕札中。今在太原閻父母宅，燕、秦之途，相距正等，甚思一見吾甥，而冰雪將作，不能冒寒而至也。關中僑寓，局面甚小，永貞來此目見。幸子德歸里，相爲之情頗專，而彼中官長紳韍，並知下士，雖無叨冒，足遂優游，已定菟裘之卜矣。念暮年久客，家園之計亦不得不往一視。建坊築

堂一札，煩付汝嘉者，計已悉之，八月二十日已賚銀南行矣。如得及旅力之未愆，幸關河之無阻，一瞻丘壠，並會親朋，亦足以畢老人之願。然屈指此行，吴門當住十日，崑山半月，千墩一月，各處墳墓皆當展敬；親友歷年存亡，皆當弔慰；淮、揚、白下以至嘉、湖數郡交好之士，皆當過詣其廬，此又得兩三月。淮上勘書出書，復得一兩月。而夏暑秋潦冬寒，並不利于行路，則必以春去而以春回，首尾一年，廢當何若？吾自甲寅以後，坐食六年，每年約一百二三十金。兼以刻書之役，千墩來物已盡用之。然北方往來，寄食於人，而自有馬羸，所需不過芻秣。南方則升米壺醪，皆須自買，一不倍矣；鬻騎買舟，二倍矣；窮親敝友九流三教之徒，無不望切周旋，而久在四方，則自遠之朋，不速之客，亦所不能絶，三倍矣。官長我所不干，甥姪之家饔飧自所不辭，資斧豈宜相累。然則費何從出？設若羽書狎至，二豎偶嬰，停閣一時，便有一時之費，又不止如前所計而已也。去年原一書來，我則不暇；今暇矣，何以爲謀？又謂能代出行途之費，若謂取諸宫中，恐非吾甥之所能辦；若欲我一見當事，必謗議喧騰，稚珪之《移文》，不旬日而至于几案矣。或者譏其棄室家，離鄉井，以爲矯枉不情；又或以子夏不歸東國，梁生不返西州，爲達人之高致，皆未辨乎人事者也。去年兩姪書來，望吾一至淮浦，彼來謁見，然亦須住淮兩三月，而故人已没，蕭寺荒凉，必往山陽、寶應，方可居停。而夏則苦蚊，秋則患水，常須遲至十月取道浦口，方得西行。其費不能减半，又不如差人取書來勘，每徧不過四五金之易爲力也。淮上猶難，而况吴會

乎？幸吾甥爲吾熟籌之以報。來年不能，且須後年耳。

與李子德

頻陽之來，恃老弟爲主人耳。老弟去，則自不能留，亦無爲王留行者矣。況地處僻遠，事事不便，今雖暫居華下，未爲卜築之計，且俟過江、淮，再與親知籌之。晉事久懸，必須拔去其根，而後浩然東邁耳。秋以爲期，晤言或可待也。令弟處尚少二十金，訂在麥秋。愚已于三月十日出關，先向陝、雒矣。既足與小兒寓山老齋中，駕果歸來，幸留書于此。如愚不即來，信使往還，便于傳送也。

與王山史

弟以十月七日自華下回頻陽，付仲和名宜輯，山史次子。一函，并疏廿紙，想已到。知卧疾京邸，甚善甚善。弟冬來讀《易》，手録蘇、楊二傳，待駕歸，得共山中之約，將《大全》謬併之本，重加釐正。程、朱各自爲書，附以諸家異同之説，此則必傳之書也。建祠之所，形家謂在二泉合流之中爲佳，今仲和力言欲用其竹園，乃在泉渠之北，亦無不可，須弟自往同允塞看定。此事規模亦不可太小，百堵皆興之後，自有助者。萬勿將刻疏送人募化，類僧道所爲，損吾輩體面。但一二百金之事，弟能任之，亦足以築周垣，立前堂矣。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今人作事每每相反。《易》曰：「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能無望之同志乎？若弟自欲垂後世之名，無藉于立此祠院；苟立之而有未盡善，以取議於人，則不如無立。今爲此者，但欲成吾友之願，且有宋、元以來相傳經典之書，不能無所寄託耳。二題録左，並乞採用，不盡。

附：四書「聖人之行不同也」四句。《易》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又

朱子祠堂之舉，適有機緣。今仝令弟及諸君相視形勢，定于觀北三泉之右，擇平敞之地，二水合流之所，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畝，繚以周垣，引泉環之，并通流堂下。前爲石坊，列植松栢，内住居民三四家守之。雖所費不訾，但有百金即便興工，不患無助。春仲弟自來視工。望作一家報，凡擇地委人，一切託之令弟允塞，仍移書報弟，速爲措辦。

又

接來書及詩，并悉近況，甚慰。今有一詩奉和。《孟子》曰：「是求無益於得也。」況有損乎？願執事之益堅此志也。建祠之費，謀之江左，去人未來，弟今先出橐金，代爲創始；一二當事亦有樂助者，期以必待興工之日，廣衆之庭，方敢接受。興工者，聚資之策也，然而多口紛呶，有不欲弟與君共事者，又有貽詩沮止者，弟皆不聽。然弟將有江南之行，一去則瓦解矣，是以汲汲爲之。欲以秋丁安神，而築垣蓋堂，須百五十日，塑像裝飾須百五十日，爾時執事與

天生定已旋里。著鞭雖在祖生之先，而成佛自居靈運之後也。來札云「不可小就」，甚合鄙意。若苟且草率，遠無以愜四方觀者之心，近無以弭同鄉議者之口，則不如勿爲。今將圖樣呈覽，但有二百金可以先成周垣及祠堂，其後次第爲之可耳。至弟一身且未欲卜居，祠中亦非可居也。擇地二處具別紙，待江左信至即興工。弟今來華下，欲待□又老過一晤。令姪北上先寄此。

答

尊指具達□遲公，維城字屏萬，時爲華陰令。想即日發銀矣。程丁庀務，多藉賢勞，弟惟進祝一語：無貽四方觀者譏議而已。規制一幅呈上，雖出鄙見，亦參中孚、天生、仲復諸君之論，幸詳閱之。如有不合者，亟爲教示，當聞義而徙，若作者不合此式，而或歸咎於弟，弟不任受矣。更有請者：官以主管雲臺入銜，書以雲臺真逸自號，若欲舍此而另求地，則適以犯衆口之雌黃，尤斷斷不可也。

與李子德

華陰王紫垣名斗機。來一書，富平趙兄名芑來一書，並達覽否？愚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華下會□又南，次日即至華州。而渭北草竊縱横，竟不能去，在州别駕王君署中度歲。正月三日始至鏵朱，欲一至宅叩辭老伯母，會北山多虎，仲德力止毋行，乃紆道自耀州至同官，拜寇老師之墓。二月七日束裝雇車啓，行十日至山史宅中暫住。仲德尚欠百金，期此月之杪。知老弟垂念

之切，故縷縷奉聞。知老弟爲我用情無不周至，然此中別無所入，如愚今日謹身節用，可謂至矣，而來此十月，費八九十金，不爲長策，何以善後？鄙意又不欲當人之惠，然則祁縣之物，豈能置之勿問？承教今春必完，今將親往以驗此言之信否。彼札云：「其中曲折，已面白之天翁先生矣。」愚謂此事老弟能管即管，不能管須亟推開，無徒與彼爲藉口躲閃之資也。至于山左之産，今日尚值千金，聞其地糧食甚貴，或亦可售之時。有同薦金君瑴，似名敬居者，與韓元老至親，曾在章丘縣幕中晤，間亦可一問，并代致鄙念。

人有從建陽來者，訪得縣東關有賣卜橋，橋邊有謝疊山先生祠。命工畫之爲圖，而倣西湖岳祠秦檜之意，添一木偶人，荷鐵枷跪于中庭，題曰枷號薦人殺人犯人一名魏天祐。❶

蔣山傭殘稿卷三終

❶ 此段文字爲殘篇，無標題。

熹廟諒陰記事

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光宗皇帝長子。母曰孝和皇太后王氏。以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生，四十八年八月，命擇日立東宮。欽天監以九月癸未上，許之。

九月乙亥朔，光宗崩。

英國公張惟賢、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入乾清宮哭臨，畢，請見皇長子，良久乃出。群臣叩頭，畢，擁皇長子至文華殿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

時選侍李氏在乾清宮，皇長子尚居慈慶宮，勳戚、内閣、部院、大小九卿、科道等官並入内直宿扈從。

是日，賜勳臣英國公張惟賢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疑不止英國公一人。閣臣方從哲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劉一燝、韓爌各銀八十兩、紵絲四表裏，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黄嘉善、黄克纘各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不及都御史，抄失之也。考是張問達否。史科都給事中范濟世、河南道御史顧慥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鴻臚寺寺丞李可灼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

丁丑，成服。禮部請皇長子以庚辰登極，許之。

先是，光宗皇帝命册封李氏爲皇貴妃，以庚辰日上，會駕崩，令旨已允行矣，及擇登極日，復用庚辰，因啓二禮難於並舉，命更擇日册封。而選侍在先帝時怙寵，意群臣不欲封之也，因留乾清宫不去。

先一日，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公啓請奉梓宫於仁智殿，選侍移居後殿。御史左光斗又獨上言：「内廷之有乾清宫，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並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移别殿，歷代相傳，未之有改。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位，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攸乖，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先皇無脱簪鷄鳴之德，待殿下又無撫摩鞠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托聖躬者？在皇祖時，請名封而不許，即貴妃之命，亦在先皇彌留之時，其意可知。且封妃之命，行於先皇爲順，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寔，武后之禍，復見於今，臣誠有不忍言者矣。望殿下收回遺命，仍令守選侍之職。或念先皇遺愛，姑與以名稱，速移别殿。殿下仍回乾清宫守喪次而行大禮，則宫禁清、名位正，宗社之靈寔式憑之矣。」疏未下。

初，光宗大漸，廷臣咸咎御藥房提督太監崔文昇用藥不效，及李可灼進丸，時上疾已不可爲矣，次日遂崩。外廷亦未有言者。而令旨賞大臣銀幣並及可灼，於是人情愈益不平。御史王安舜劾可灼關通内廷，有

主持之者，令旨罰可灼俸一年。而御史鄭宗周劾文昇，言：「張差之變，操椎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皇祖仁慈，未盡厥辜。故文昇今日尤而效之，其所由來漸矣。乞令三法司嚴鞫有無謀使逆情。」事下司禮監。

戊寅，有旨答諸大臣及光斗啓，令擇日移宫。

己卯，兵科給事中楊漣上言：「登極已定明日，選侍偪處正宫，目無幼主。又聞今典膳局太監李進忠、劉遜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宜以義斷，速令出宫。」諸言官環集閣中，與大臣争之。從哲等乃具揭言：「殿下明日禮成之後，即當居乾清宫。選侍必須先移出。聞大内仁壽殿規制宏敞，堪以久居。乞即傳示，早令搬移。臣等及百官謹於宫門立候批發。」漣等相率詣慈慶宫前候旨。司禮監太監王安者，事先帝東宫，素不快於選侍，爲漣等内應。啓上，得旨即日移仁壽殿。漣、光斗諸臣排闥而入，選侍與皇妹八公主倉皇走移去。下劉遜等獄。

庚辰，皇長子即皇帝位，以明年爲天啓元年，大赦天下。其萬曆四十六年加派地畝錢糧通免一年，遼東軍民先年逃入虜中，或近日被掠者，兵部行文揔督鎮巡等官多方招徠，有率衆來歸者，酌量賞録。

壬午，禮科左給事中李若珪請以今年八月朔先帝即位之日爲始，訖十二月，稱泰昌元年。其七月晦以前稱萬曆四十八年。下禮部會議，從之。

癸未，司禮監以崔文昇獄上，上責文昇用藥不效，降内宫監奉御。

甲申，上皇祖大行皇帝尊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

工科給事中惠世揚劾從哲庇文昇，及受李進忠、劉遜盜藏美珠，主封貴妃，罪當誅。御史鄭宗周、刑科給事中魏應嘉連章劾之。從哲再疏自辨乞去，不許。

御史馮三元上言：「李可灼陷先帝於倉卒，中外人心所共憤痛。乃賓天未幾，旋蒙恩賞，臣愚不知此賞爲何名也，及御史王安舜言之，始令罰俸，臣愚又不知此罰爲何名也。一事而賞罰並行，何以爲準？」可灼不自安。丙戌，上疏引疾。有旨令養病去。故事：惟九卿得旨養病。可灼以小臣得此旨，於是朝論益譁然不可解矣。

是日，以整飭永平兵備山東按察司按察使袁應泰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丁亥，上皇祖妣孝端皇后尊謚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皇祖妣温肅端靖純懿皇貴妃尊謚曰孝靖温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

逮前遼東揔兵官李如栢、遼東河東揔兵官李如楨下獄。如栢自經死。

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上言：「先

帝春秋鼎盛，即涉哀勞，何至一月之間，便爾殂落？道路沸傳，以爲姦黨邪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爭册立者，正以先帝故耳。此屬久蓄異志，必有一逞，實不意倉猝之中竟售其計。陛下先帝愛子，亦未一問先帝垂没之事，以報地下之恨乎？」先是，言官論文昇者猶隱顯出入其詞，珍疏始斥言之，以爲大逆矣。

乙未，陝西撫臣李起元奏黄河水清三日。

戊戌，赤氣亘天。

自左光斗有收回封妃遺命之請，令旨下禮部再議。已而上即位，掌禮科給事中暴謙貞抄參寢其事。而諸内侍下獄者轉相攀引，連及二三大璫，以動摇貴妃鄭氏，并及選侍之父。從哲等請自科道所指數人外勿更收捕。未允。而中外流傳，有言選侍自經、八公主赴井者。

御史賈繼春上書閣臣，以爲：「自古未有新君即位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如今日者。先帝命諸臣輔皇上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昔孝宗皇帝於萬貴妃也，人言嘖嘖，付之不聞。我大行皇帝之於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郄，而聖心曾無纖芥。祖宗家法，何不爲皇上一陳之乎？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言選侍曾産數胎，育有幼女。欷歔情事，草木傷感，而況臣子乎！受先帝恩禮不薄，而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

愛姬乎？ 願閣下委曲調護，令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則先帝含笑九原，而皇上垂芳萬載矣。」

左光斗亦上言：「當先帝上賓之後，人心危疑。臣隨公疏後有肅清宮禁一疏。其時但以安宗廟、定社稷爲念，不知其他。今選侍既已移宮，自當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則於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也。」

時内廷亦知不厭人意。辛丑，上諭内閣：「朕幼冲時，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伸，惟抱終天之痛。前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内問安，選侍威挾朕躬，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靦顔口傳。因避李氏毒惡，心不自安，暫居慈慶宮。李氏又差李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奏我看畢，方與朕覽，仍待即日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爲武氏之禍者。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 朕今奉養李氏於噦鸞宮，月分例供給錢糧，俱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喧謡，實未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忘也。其李進忠等皆係盗庫首犯，贓明證確，自干憲典，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脱罪。卿可傳示該部院遵行。」從哲等具揭封還。有旨：「李氏過惡多端，未及盡悉。朕意不伸，流言奚弭？ 其即行發抄，使天下知之。」

從哲等上言：「選侍李氏，平日怙勢張威，得罪聖母。不惟聖心含冤抱痛，無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但事涉宮闈，

不宜宣洩。且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俸養不缺，尊敬有加，傳之外廷，誰不贊揚聖孝？似不宜又暴其過惡，以掩盛德而滋物議也。臣等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抄發。兹復蒙皇上面諭切責，不勝悚懼，除奉旨傳示外廷并發抄外，願皇上始終以先帝遺愛曲賜保全，皇五子並三位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聖德彌光矣。」上曰：「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念？皇考選侍李氏已移居噦鸞宮，撫養所生八妹；選侍李氏居勖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氏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贍錢糧俱從優厚，令各得所，昭朕仰遵皇考遺愛，篤念親親之意。特諭卿等知之。」

先是，兵科給事中姚宗文閱視遼東還，奏熊廷弼隱匿敗狀。廷弼疏辨乞去。御史馮三元劾廷弼辨言欺君，庸才誤國。下九卿、科道會議。廷弼請勘，御史張修德、刑科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命廷弼解任回籍聽勘。

冬十月甲辰朔。乙巳，兵部尚書黃嘉善罷。

丙午，葬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於定陵。

辛亥，以袁應泰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

廷弼在遼東一年，自負其無大失事，連

疏與言官相訐，乞令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至遼行勘。從之。兵科給事中楊漣、御史吴應琦等奏，以爲自古無言事之人即勘所言之事者，必更紛囂，有傷政體。不聽。大學士方從哲等復言之，改遣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攷日。

甲寅，命行人徵舊輔葉向高、朱國祥、史繼偕、沈漼、何宗彦入閣。

以整飭遼東兵備山東布政司參政薛國用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添設兵部侍郎二員。

己未，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史録在己丑，乃九月十五日。

辛酉，中旨以禮部尚書孫如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以酬其山陵典禮之勞也。御史賈繼春等、吏科都給事中薛鳳翔等合疏争之。户科給事中王繼曾復言中旨不可頻出。不聽。

甲子，免雲南貢金二千兩。

丁卯，噦鸞宫災。上諭内閣：「皇五弟與諸公主居勖勤宫，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噦鸞宫雖燬，選侍李氏暨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南京御史傅宗臯上疏論崔文昇，因言：「先帝長君踐阼，鄭貴妃以皇祖嬪御留

止宫中，不聞引避，疑有隱謀。請收侍御之人下獄窮治。」不許。

以揔督宣府大同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崔景榮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甲戌朔。丙子，上皇妣元妃郭氏尊謚曰孝元昭懿哲惠章仁合天弼聖貞皇后，皇妣才人王氏尊謚曰孝和恭獻温穆徽慈諧天鞠聖皇太后。

自萬曆中年，上深居大內，不甚省覽文書，群臣章奏，往往不待旨即發抄。其所彈劾大僚，有不斥言職官姓名，而微辭曲指，欲人尋思而得之者。其意不必上覽也，使受劾者自悟以激發之。是時吏部尚書周嘉謨、户部尚書李汝華並以人言杜門。上曰：「近日大臣紛紛求去，屢旨慰留，通不遵承，成何政體？朕新政之始，方倚任老成，且卿等侍先帝凴几，言猶在耳，安可恝然？大臣愛君體國，豈當如是？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可即出視事。言官論人，毋得任意訾毁，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據事直陳，無得過爲含糊，熒惑聽聞。」甲申，虜犯灰山，蒲和揔兵官賀世賢拒却之。

辛卯，賜袁應泰尚方劍。

贈故輔臣王家屏太保，蔭一子尚寶司司丞。

刑部以盜寳獄上，有旨：「劉遜、王永福、姚進忠、姜昇、鄭隱山等並斬，餘發充浄軍。」尚書黄克纘執奏。不聽。

是月，南京軍士挾賞鼓譟，焚科臣晏文輝公署。

十二月甲辰朔。丙午，遣司禮監太監盧受、王安，御用監太監王之元於京師順天等處，司禮監太監李實、内官監太監馬鑑於南京應天、鳳陽、淮安、徐州、河南等處選淑女。

工部請鑄「泰昌通寶」錢。從之。

自移宫之後，漣、光斗等自謂有功新主，已而流言籍籍，謂上以諒陰之初，不能容先帝一妾。諭旨既宣其中語，不無太甚，人益以爲疑。漣乃上疏自明，乞加恩李氏，并傳示中外，以定人心。上曰：「奏内登極移宫事情，不獨科臣所親見，亦大小文武臣工所共見者。覽奏甚愜朕心，便令昭示中外，以釋群疑。楊漣當日竭力憤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所請加恩，已知。」越三日，遂諭百官：「近日謗言叢生，猜度益甚，必至以盗犯之訛傳爲異日之實録，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申諭避宫始末以釋群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文武大臣科道等官進宫哭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將朕阻於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面見大臣，李選侍許而復悔。及朕出，又使李進忠請回，如此者再三，不放出煖閣。司禮監等官又奏大臣朝見畢即回，選侍方許朕出。朕至乾清宫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扯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

及至前宫門，選侍又差人數次要朕還宫，不令朕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日事勢，安乎危乎？當避宫乎，不當避宫乎？前者刑部暨各衙門欲行庇護之私，因借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混淆，官府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何不代朕傳諭片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又是日朕自慈慶宫至乾清宫恭視皇考入斂，選侍又阻朕於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等奏大臣在前宫門恭候，請早回，選侍不聽。王體乾等奏三四次，方許朕出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宫朝見選侍畢，恭送皇考梓宫於仁智殿。纔行禮畢，選侍差人傳諭朕，必欲再朝見選侍，方許回慈慶宫，扈從大臣、科道等官皆所親見。一朝不已，至於再朝，是威挾朕躬，欲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派在選侍照看，朕不在彼宫居住，其飲膳衣服皆係皇祖、皇考所賜，與選侍無干，只每日往選侍宫中行一拜三叩頭禮。因不在彼宫中住，選侍之恨更深，其侮慢陵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内臣宫眷共見而不忍言者。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爲誤，每日自來勸朕，見朕涕泣不止，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侍，以遵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宫。此於親疎自有分别。選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密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宫不早，則選侍爪牙成列，威福在手，朕亦無如之何矣。選侍因毆崩朕聖母，自知有罪，使宫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下先任各官交一言。如有舊人來問朕安，交一言者選侍即拏去重處。此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

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於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由選侍之毆，各官奈何不爲聖母，只爲選侍？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以遵皇考之遺意。大小臣工何不深加體察，乃至私於李黨，責備朕躬？欲出一嚴旨切責，内臣執奏，以朕在冲齡，外廷疑爲中旨，喧論不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百官，其務和衷以供乃職，毋得背公植黨，自取罪愆。」太監王安等之筆也。

刑部尚書黄克纘上疏諫。上曰：「朕之傳諭，本不得已，卿非黨李氏之人，而違□偏執，不顧君父，亦多有之。其盡乃職，勿多言。」

御史王業浩上疏言：「聖諭傳宣，中間述選侍始末及移宫一事，其中語意不無可酌。伏祈更出明綸，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前諭，召閣臣等商定而後播傳。夫選侍昔爲寵嬪，今則孑焉一婦人耳。當巇鸞之火而無虞，而皇上所以撫而周之者已極優厚，而舉朝尚有煩言。乃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諭者，何居？皇上之所獨知也。伏願皇上返思者一。先帝青宫毓德，仁孝夙聞。一月當陽，千古讓美。何至以一女子而移眷注之情？如諭中派與照管及毆崩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豈無少損？且曉人何必至此？伏願皇上慎重者二。天祚聖母，起自艱難。純和懿德，度越后妃。篤生聖躬，位分素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横來批頰之兇？在選侍，即死有餘辜，在聖母，則

生豈妬寵？伏願皇上斟酌者三。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凡在臣子，咸切同仇之義，而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既未得爲義之盡；今此之優厚，亦未得爲仁之至。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廷臣工比肩共事一主，討讐問逆已矣，而皇上亦且分目之曰安社稷、安選侍，則水火之形既判，玄黄之戰方興，讐不讐安不安之題目何時纔了？伏願皇上消弭者四。」奏入，不省。

方從哲以人言，累疏乞休。進中極殿大學士。就第，賜銀一百兩、綵緞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襲，廕一子尚寶司司丞。

壬戌，御史焦源溥上言：「君臣、父子、夫婦，謂之三綱。光宗皇帝，神宗皇帝之元子也。爲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皇帝之后也，爲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今日君臣、父子、夫婦之定案也。當先帝御極之初，忽傳皇祖封后之命，及封宮不得，而冶容進矣。張差之棍不中，則投以麗色之劒；崔文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近見南寺臣「升遐未明」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皇上獨不動念乎？故臣以爲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崔文昇必不可不磔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爲司寇者，豈不聞此大義？而一疏再疏，極爲開釋。若以縱放大逆爲持法之平，是張差當廟食，龐保、劉成當追贈，而先帝宜有此一棍之擊、一劑之鴆矣。」蓋自神宗朝群臣請册立者多杖謫以去，天下側目貴妃久矣，諸人欲一旦而反之。屬天子幼冲，宮中多有嫌隙，將興大

獄，以重外臣擁立之功。及源溥上疏，始以三事串合爲一，至發揚先帝燕私而有所不顧，於是三案之形成矣。上曰：「此往事，不必深論。」然以諸臣言之不已，降文昇淨軍，發往南京孝陵種菜。

兵科給事中楊漣先上疏自明，被旨褒嘉過當，人謂其結王安以取旨，如嚮答者。工科給事中孫國楨上疏言：「先帝賓天，不幸有此宮闈之變；人臣事主，不過存此忠藎之心。願皇上慎勿歸臣下以功。此之功，臣子不敢居之功也；尤願皇上慎勿疑外廷以黨，此黨之名，國家不可有之名也。居不可居之功，所繫猶小；建不可有之名，恐初緣於一事，後遂曲借之以張羅；明兆於一言，或即陰操之以爲阱。愛憎之變，翻覆因之，而禍且中於國矣。」漣亦內不自安，乞歸，疏再上，許之。

刑部尚書黄克纘疏辨，上切責之。

辛未，上諭百官：「朕自御極以來，祗遵皇考遺訓，夙夜靡寧。所賴內外臣工，協力同心，奉公守職；二三大僚，忠君體國，表率諸屬。輔臣如游，爲朕首簡，何乃以浮言求退，使朕不得任用一人？尚書嘉謨、克纘，一事小嫌，何難消釋？憤爭求勝，封印杜門，連求去國。大臣爵位已極，一去何難？皇考顧命諸臣，望以佐朕新政，豈意兩朝覃賞之後，遂爲乞身自便之圖。忘國厚恩，藐朕幼冲，責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歲除在即，三臣宜速出視事，不得更有瀆陳。朕又覽科道各官章奏，持心公平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臣身家

計重，可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心惶惑。朕奉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以亂朝政。特兹再加申飭，以後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擅自去職，及挾私逞意，顯肆擠排者，下廷議治罪。朕無戲言，毋貽後悔。」如《游九懇天恩允放疏》云：「科臣楊漣語臣曰：『漣移宮一節，有疑交通於内者。』更謂漣出吾師之門，疑特簡亦漣爲之地。」克纘以同鄉張維樞陪推一事，與嘉謨有言。　次年二月，以年例出孫國楨爲僉事，王業浩亦以病乞歸。

昔年欲撰《兩朝紀事》，先成此卷，所本者先大父當時手録邸報。止紀大事，其遷除月日多有未詳。別購天啓以來人家所藏報本，歲月相續，幾於完備。尋爲友人潘檉章借去。炎武既客游，檉章遭禍以死，其報本亦遂失之。求諸四方，不可復得，後之傳者日遠日譌。炎武自度衰老，不能成是書。而此卷爲熹宗初政，三案之發端具焉，復不可泯，因録存之，名曰《熹廟諒陰記事》，始泰昌元年九月，終十二月。

亭林佚文輯

楊彝萬壽祺等爲顧寧人徵天下書籍啓書後

右十年前友人所贈。自此絶江踰淮，東躡勞山、不其，上岱嶽，瞻孔林，停車淄右。入京師，自漁陽、遼西出山海關，還至昌平，謁天壽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閱歲而南歸于吴。浮錢塘，登會稽，又出而北，度沂絶濟，入京師，遊盤山，歷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謁恒嶽，踰井陘，抵太原。往來曲折二三萬里，所覽書又得萬餘卷。爰成《肇域記》，而著述亦稍稍成帙。然尚多紕漏，無以副友人之望。又如麟士、年少、菡生，于一諸君相繼即世而不及見，念之尤爲慨然！玄黓攝提格之陽月顧炎武識。

録自《亭林遺書》附録《同志贈言》

都督吴公死事略❶

黄浦之敗後十一年，傭以事至松江。吴公之從弟志菡爲其兄乞文於傭，傭讀其狀而太息久之。曰：嗟乎，黄浦之役豈非天哉！始北兵之下，自常州以南皆望風而降。公猶建牙海上，與采石黄蜚、京口鄭鴻逵、九江黄斌卿、定海王之仁、温州賀若堯、揚州高進忠，凡七總兵官合謀拒之。擊走叛將洪恩炳，進薄蘇州。不克，以舟師營於黄浦。北兵奄至，以輕舟截浦，縱火焚之。

❶「都」上，原有「蔣山傭」三字，今删。

潮落風猛，公部下皆大舟，碇浦中，一時不得去，焚溺殆盡，水爲之不流。公與鎮南伯黃公皆被執。或言公進不能戰，又不蚤下海以殲其衆。或曰，是役也，歲月日時皆乙酉，蓋有天焉。夫公官吴淞，死封内，職也。安得以不下海訾之？所不克者，大勢已去，公固無如之何耳。天下勢而已矣。樂毅之下齊，旬月而七十餘城皆爲燕；田單復之，長驅而北，七十餘城皆復爲齊。非齊人之怯於前而勇於後也，勢也。夫以南京之潰，蘇州之降，松江之破，而區區數十百舟艤於城南十里之滸，其計誠左。要之死而後已，亦可以無譏矣。公之執也，與鎮南俱不屈。九月四日殺於南京之笪橋，時年四十有二。夫人范氏先自刎死。公諱志葵，字昇階，華亭璜溪人，案即今金山吕巷。以武科起家。宿松之役，與賊戰有功。撫臣張國維題授定波營把總，擢欽依標營守備。歷應天坐營遊擊將軍、京口參將。甲申，以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吴淞。是冬，晉都督同知。曾祖軫，敕贈承德郎。祖丕顯，隆慶元年舉人，湖廣承天府通判。父之灝，太學生。皆以公貴，三世俱贈榮禄大夫。子四人：長永思，後公九年被殺；次漢，早卒；次淳，次瑶，殤。福京追封公威鹵伯，謚桓愍。設壇致祭。與副總兵魯之璵、金山參將侯承祖、參將董明弼、都司丁有光、守備季寧、坐營遊擊吴之藩六人建祠滃州。贈范氏義烈夫人。吴之藩者，公部將。從吴淞力戰八日而潰。被執至南京，與公同日被殺。蘇州之役，丁有光從之璵巷戰而死。季寧身中四矢，猶手斬二級，没於陣。而是日死者有贊畫舉人傅凝之，諸生施聖烈，遊擊聶豹，蔚川兵營參將孔虎

師，都司黄用倫，守備桐用、宗鐸、顧之蘭，把總陸進等三十餘人。而傭有再從兄子清晏以武進士爲寶山守備，亦從公死於黄浦。

録自《國粹學報》第六十九期

與歸莊手札

緝、合、葉、洽不知可通叶否？兄試爲攷之。《九歌》：「操吴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緝、洽爲韻。《九辯》：「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庸兮，誠未遇其匹合。」合、洽爲韻。子美《八哀詩》葉、洽爲韻。左司《郡中對雨》詩緝、葉爲韻。據弟所見如此。弟絳頓首。

玄恭仁兄。

又

别兄歸至西齋，飲酒一壺，讀《離騷》一首，《九歌》六首，《九辯》四首，士衡《擬古》十二首，子美《同谷》七首，《洗兵馬》一首。壺中竭，又飲一壺。夜已二更，一醉遂不能起，日高三四丈猶睡也。月之二日將往千墩，面兄之期當在初七八。屆期更以酒三爵榼一架奉訪于西郊，與兄考五經譜四聲可哉？弟絳頓首。

玄恭仁兄。

又

數日前有詩一章致兄，并借《易演義》，當已達覽矣。文藁二首呈正，乃近日之作，

恐亦無當于大方之目耳。外有彊圍一封。

緦服弟絳頓首。

玄恭仁兄。

又

弟終日碌碌運甓，而兄終日酣飲甕中物，此殆天乎？弟詩不足觀，以比兄作，則瓴甋之于寶鼎矣。何足汙翣！敬完趙。吾輩不能多讀書，未宜輕作詩文，如盆盎中水，何裨於滄海之大，衹供人覆瓿而已。予將守口如瓶，不作雷鳴之瓦釜矣。弟絳頓首。

玄恭兄。

又

日來契闊，思君如三秋矣！欲與三哥一譚，未得。適有菊數本，可偕一至否？如可，當具日以請。辭曰：數日不見，如三秋兮。鞠有黄華，可以遊兮。彼姝者子，酌言酬兮。陳饋八簋，無我尤兮。弟絳啓。玄翁。

又

兄以戊寅之年，戊寅之日，行戊寅之會。以《史記》之戊寅，證《春秋》之戊寅，而不知其不合于《通鑑》之戊寅，則亦未攷于《爾雅》之戊寅故也。古來用干支名，悉從《爾雅》。弟絳頓首。

玄恭仁兄。正月二十二日。

帝顓頊，都石十一。其日癸卯，臯比丈夫，出旦之日。雱雱其迎，胡以寧。三黿好其聲。闋者之扃招厥鼪。君乎牧乎代乎熟與之攖。展也思兄廧乎形。文一更，先民

是程。戛戛乎其泓。博而密，覃而精。可以登明，可以永貞。惜哉，子之天才有瘳乎，闔事于文。姚姚乎晤歌，讋兮害其有平。樊宗師作之，慕容王之銘。

以上録自吴昌綬藏本

又

醉德無何，忽云改歲，兄今其脱然愈乎？弟則馬學上所云：「百憂熏心，三冬少暇。」往日之舉，犯而不校，逆獸已無所用其炰烋。今乃黑夜令人縱火，焚佃屋一所，弟既蕩無一椽，僕輩亦瞻烏靡集。夫行强雖武士之恒談，火攻則兵家之下策，況於臨池之畏，實爲扇餤之謀，包藏禍心，日甚一日。公宫之火，先告於寺人，陵門之戟，首誅乎元濟，燎原之惡已盈，自焚之禍行及。布諸左右，憑楮愴然！

玄恭仁兄足下。弟絳頓首。

録自張穆《亭林先生年譜》崇禎十七年

又

劉子端兄北來，所寄札已到。弟别有一書付小僕趙安送上者，内有宋人詩數首。又中秋在燕邸附馬殿聞兄處一書，計俱不浮沉。兩次惠詩文，並已盥手細讀。每得佳句，爲之徘徊擊節，而猶嫌其稍入宋調，不若《孝子傳》之真古文、真大家也。要之，此等製作，皆司馬子長所謂雕琢曼辭耳。以通經學古爲一身之資，以救時行道爲百世之俟，則弟所竊有願焉而未逮，而以期諸同學之友朋者也。丁未正月，策馬而南，至於淮浦。見起田兄，謂三四年前，令郎曾一

到彼。至問何以不在，則不得其耗。兄字亦不明言，何以遂有竊獨之感耶？承諭三窟之計，向時曾有之。今老矣，時時念故鄉，繞樹三匝，未嘗不作南枝之戀也。人從吴會來者，言彼中人家，日就凋零，情況日就鍥薄。又見震澤風濤，魚鳥俱亂。而冥飛之羽，晏然不聞，暫且偷安異邦，陸沉都市，豈有文淵邊郡、子春無終之意哉！少俟倦還，即當卜鄰偕友，追年少之歡悰，樂丘園之肥遯。合并之期，可計日俟耳。在浦半月，今又北行，草此寄路大兄轉覓的人奉致。停驂匆遽，諸親知並不及作書。比刻先祖詩集已完，不便攜上，僅刻啟一通，附寄函中。好音見惠，仍付路大兄可也。率爾不盡。弟炎武頓首。

元恭四兄。正月二十七日。

録自柴德賡《史學叢考·跋顧亭林致歸元恭札墨迹》

與顔修來手札

仙舟一晤，良豁積懷。王程靡及，不獲攀留信宿，以罄願言，猶爲耿耿耳。所寄書板乞付去伻。《家訓》如命勘正，容於秋仲入都面奉。率此附候，不悉。弟名正具。冲。❶

又

弟向日録有《古今集論》五十卷，頃究李劉年翁延弟至署，删取其切於經學治術之要者，付諸梓人，名曰《近儒名論甲集》。因此淹留，尚有旬月。如貴地友人家有鄴

❶ 「弟名正具冲」，此五字原無，據上海圖書館藏《顔氏家藏尺牘》原件（以下簡稱「原件」）補。

架之藏，欲一就觀，且得以晤言講習，尤幸事也。日下欲借唐荊川《稗編》第一套鈔録幾首，未知可轉覓否？大小阮才名已達之當事，如便中至郡可投一刺，極相企慕也。新詩并乞惠示，以便奉揚休譽。燭下草此，附啓不盡。吉人、超宗兩社翁併希叱致。弟名正具。冲。❶

又

去秋得接光塵，恨首路匆匆，未獲信宿之留，以聆微言而商大業。至於四方同人遥相問訊，無不仰贊鴻才，以爲今代復有知十之姿，庶幾之品也。仲春偶過究署，未得親詣闕里，再侍雅談，專伻齎所刻《韻譜》呈正大方。至前日所留《詩本音》稿，係未改定之書。其中有舛誤者，姑寫二條附上，閲過粘卷内付還。它日當攜全書奉觀，更求指誨耳。率爾未盡。弟名正具。冲。❷

又

弟以今六月至雁門，時李君天生自關中來，言修來社翁在方伯署中，不多會客。初秋入都，而敝鄉沈繹老亦自關中來，交相推許。計太華、終南之勝，二崤、函谷之阻，周、秦、漢、唐之蹟，並已收而載之行笈矣。山史兄及楊、王兩敝門人並得一見否？石弥社翁想閉户著書，卧遊五嶽，胸中當别具一丘壑。而鴻文大製日新富有，則兩君固並驅中原矣。弟頃至岱下，俟主人之歸，即

❶「弟名正具冲」，此五字原無，據原件補。
❷「弟名正具冲」，此五字原無，據原件補。

過兖郡。先此奉候，并問秦中諸子消息。所留《詩本音》乞付下，已大加删改，將以新本就正也。諸容面悉，不既百一。弟名正具。冲。❶

又

老年臺既晉秩寅清，而令兄復駿蜚東國，凡在知己，莫不欣忭。弟以訟事未了，尚缺叩賀，兹有德州方山謝年兄入都，附此申候。方山爲内院清義公之冢嗣，翩翩文雅，更能熟於古今，少年中鮮其儔匹。屬以蔭職赴部，一切仰祈照拂。緣弟夏秋主於其家，昕夕對譚，心所歸依唯在門下。至於居官涉世之道，亦望時時提命。貴鄉才俊，可爲後勁，不俟弟言之畢也。冬杪圖晤，不悉中懷。弟名正具。冲。❷

又

在都時極荷惓惓之愛。今姜元衡扳及弟名，具題請旨，弟已赴濟南投到矣。先有一札致譚年翁，業詳此事始末。念知己聞之，必倍懸切，謹此布啓。前沈天甫所指造陳濟生逆書，有序有目，有詩有傳，原狀稱共三百一十六葉；今元衡所首之書，無序無目無詩，止傳一百餘葉，知部中原書已燬，删去天甫狀中已經摘出者，稱另是一書。據元衡南北通逆情由一揭，欲借此書另起一大獄，而羅書内有名之三百餘人於其中，以翻主僕名分之案，不知就此百餘葉

❶「弟名正具冲」，此五字原無，據原件補。
❷「弟名正具冲」，此五字原無，據原件補。

中篇篇有濟生名，則即此一書之明證也。奉旨爲沈天甫指造之書，即已故之陳濟生尚屬誣罔，而況餘人乎？弟敢不惜微軀，出而剖白此事，尤望大君子主持公論。此札仍乞傳與譚年翁一觀，并以告諸吴越之同聲氣者。《廣韻》留程宅候取，不盡。弟名另具。❶ 三月四日。

又

康熙七年二月十五日，在京師慈仁寺寓中，忽聞山東有案株連。即出都門，於三月二日抵濟南，始知爲不識面之人姜元衡所誣。姜元衡者，萊州即墨縣故兵部尚書黄公家僕黄寬之孫，黄瓚之子，本名黄元衡。中進士，官翰林。以養親回籍，揭告其主原任錦衣衛都指揮使黄培、見任浦江知縣黄坦、見任鳳陽府推官黄貞麟等一十四人逆詩一案。於五年六月，奉旨發督撫親審。事歷三載，初無干涉。忽於今正月三十日撫院審時稟稱：有《忠節録》即《啓禎集》一書，元衡口供：《啓禎集》二本皮面上有舊墨筆寫《忠節録》字樣。陳濟生所作，係崑山顧寧人到黄家搜輯發刻者。咨行原籍逮證。據其所告，此書中有《黄御史宗昌，即坦之父。傳》一篇，有云：「家居二年握髮以終。」以爲坦父不曾剃頭之證。有《顧推官咸正傳》一篇，有云：「晚與寧人游。」有云：「有寧人所爲狀在。」以爲寧人搜輯此書之證。不知此傳何人授稿？何人親見？刻板見在何處？此書得之何方？而就此「握髮」一語，果足以證已故二十餘年黄御史之不剃頭否？

❶「弟名另具」，此四字原無，據原件補。

就此「與游」二語，果足以證寧人之即顧寧人，又即搜輯此書之人否？且讀邸報，此書已於六年二月曾經沈天甫出首矣。請略言之：昔敝郡有陳明卿先生諱仁錫。以壬戌探花官至國子祭酒，好刻古書，有《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書一二十種行世。其子濟生亦好刻書。濟生已故，有光棍施明者從海外來，與沈天甫等合夥僞造此書，假已故陳濟生之名，而羅江南北之名士巨室於其中，以爲挾害之具。又僞造原任閣輔吴甡一序，以騙詐其子見任中書吴元萊。奉旨圈議。部議：「書内有名之人共七百名，内有寫序寫詩譏傷本朝之人五十餘名，合行查究。」奉旨：「沈天甫、夏麟奇、吕中、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吴石林及代主控告之葉大等，合夥指造逆詩，肆行騙詐，雖稱逆詩從海内帶來，茫無憑據。又云編詩之陳濟生久經物故，而從海内帶詩之施明又經逃走。此等奸棍嚇詐平人，摇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大干法紀。爾部即將沈天甫、夏麟奇、吕中、葉大俱行嚴審，擬罪具奏；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吴石林俱着嚴行緝拿，獲日也着擬罪具奏。」刑部審得沈天甫等供稱：「騙詐吴中書銀二千兩未給，將此書出首，欲圖三品前程是實。」奉旨：將沈天甫、夏麟奇、吕中、葉大四人於閏四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處斬。施明、吴石林緝拿未獲。今元衡所首之書一百二十餘葉，與沈天甫之三百一十六葉者雖删去頗多，而詩即《啓禎》之詩，傳即此詩之傳，編造之人即陳濟生，其爲一書，不問可知也。恭繹明旨不直曰編詩之陳濟生，而加以「又云」二字，「又云」者，據沈天甫之所云。是已故之濟生，聖明猶燭其誣罔，而元衡欲以此牽事外之

人，而翻久定之案。其南北通逆一稾云：「據各刻本山左有丈石詩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遺清等社，皆係故明廢臣與招群懷貳之輩南北通信。書中確載有隱叛與中興等情，或宦孽通奸，或匹夫起義，小則謗讟，大則悖逆。職係史臣，宜明目張膽秉筆誅逆，故敢昧死陳揭，逆刻種種，罪在不赦。北人之書削我廟號，仍存明號，且感憤乎鴟張，虎豹乎王侯。南人之書以我朝爲東國，爲虎穴；以僞王爲福京，爲行在。北人之書曰斬虜首，黄培刻《郭汾陽王考傳》中有「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乃子儀敗安禄山兵紀功之語。擁胡姬，征鐵嶺，黄培詩有云：「怨女金閨裏，征夫鐵嶺頭。」殺金微；又有思漢威儀，紀漢春秋。南人之書有黄御史握髮一傳，又有起義，有舉事，有勸衡王倡義及迎魯王、浙東王上益王等事。又有吴人與魯藩舟中密語，又有平敵將軍，有縣高皇帝像慟哭及入閩入海等事。北人之書有《含章館詩集》、《友晉軒詩集》、《夕霏亭詩》、《郭汾陽王考傳》。南人之書有《啓禎集》即《忠節録》、《歲寒詩》、《東山詩史》倣文信國集子美句百八十章。其北人則黄培所刻《十二君》唱和序跋等人，其南人則《啓禎集》所載姓名籍貫，俱在刻本中，約三百餘人。」是元衡之意不但陷黄坦，陷顧寧人，而并欲陷此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也。不知元衡與已斬之沈天甫、逃走之施明何親何故？何以得此海内帶來之書？而前唱後和，如出一口。其與不識面之顧寧人、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何讎何隙？而必欲與黄氏之十二君者一網而盡殺之。推其本意，自知以奴告主之罪，律所不赦，欲别起一大獄以陷人，而爲自脱之計，遂蹈於明旨所謂「嚇詐平人，摇動良民，

誣稱謀叛，以行挾害」者而不覺也。天道神明，不僭不濫。今於三月四日束身詣院投到，伏聽審鞫。至教唆陷害，別有其人，尚容續布，統惟詳察。江南布衣顧寧人頓首。

又

魯公書《家廟碑》、《多寶塔碑》、《爭坐位帖》俱在西安府學，俗所謂碑洞者。其所書《郭敬之家廟碑》在布政司內，❶《奉使蔡州題字》并石刻像在同州，《臧懷恪碑》在三原縣。碑洞中《石經》及漢唐字但有錢即可買，不必用官府。惟各州縣古碑非官府不能致，然多是唐碑。惟郃陽漢《曹全碑》極佳，其他若麟遊之《九成宮碑》，長武之《虞恭公碑》俱佳。若多印得《曹》、《虞》二碑各一幅見惠最感。

又

申鳧盟名涵光，永年人。太僕公之長子，今庶常隨叔之兄也。太僕公甲申殉國難。路安卿名澤濃，曲周人。故總漕皓月公之子。聞近日亦在府城住，如不遇，此書即留申宅。孫徵君名奇逢，字啓泰，容城人。今住輝縣。萬曆庚子舉人，今年八十三。河北學者之宗師也。王無異名弘撰，一字文修，號山史。華陰縣西岳廟南小堡內。故少司馬公之子，關中聲氣之領袖也。楊伯常名謙，故王孫也。住西安府南八里大塔堡內。大塔者，慈恩寺塔也。或駕在藩司署中，則求於到日即遣人致之。何虛

❶「内」，原無，據原件補。

子公祖，以臺中出爲關内道，銜籍俱列便覽，其衙門在布政司内。共書六封，各送《韻譜》一本，伯常則二本，故有七本。

以上録自《海山仙館叢書》本《顏氏家藏尺牘》卷一

又

弟於九月廿日保出，❶十一月十日一案之人俱已赴院畫供，想有題結之望。凡所以入險能出，困而不躓者，皆知己扶持之力。當世世尸祝，不敢以楮墨宣矣。前具近詩六章，曾徹覽否？屢有札與舟公託其致感，而未見一報，豈其移寓，或石頭之沈浮耶？今有一函祈致之。近況詳之函中，可共覽也。旅食無依，暫寄徐玉老署中，不謂有延安之陞，則此中別無主人矣。萬老先生書已投，似蒙注念。院批取保，一宿便發也。弟候命下結案，即詣都中叩謝，如尚遲，則俟舍甥北上時，代弟九頓台墀。今來者玉老之僕，屬其三日後走領回書。沍寒不莊，幸宥。長至日，弟名正具。冲。❷

又

弟今年寓跡半在歷下，半在章丘。而修志之局，郡邑之書頗備，弟得藉以自成其《山東肇域記》。若貴省之志，山川古跡稍爲刊改，其餘概未經目，雖抱素餐之譏，幸無芸人之病。然以視令叔先生，則真魯之兩生不敢望後塵矣。汶陽歸我，治之四年，

❶「廿」，原作「二十」，據原件改。
❷「長至日弟名正具冲」，此八字原無，據原件補。

始得皆爲良田。今將覓主售之，然後束書西行，爲入山讀書之計。所刻座右語一通并《音學五書》面葉呈教。近日又成《日知録》八卷，韋布之士，僅能立言，惟達而在上者爲之推廣其教，於人心世道，不無小補也。率此附候，不宣。弟名正具。❶

又

夏初匆匆出都，歉然之懷，難以筆道。想道履彌勝，大業日增。令叔先生今在都門，亦當聽鵲起之音，奏鹿鳴之什矣。弟久滯安德，仰藉洪芘，章丘一案已得小結。雖陷害之情未明，而霸占之律已正。轉蓬思息，倦羽思還，九仞之功非仗婁侯不能終此一簣，敢乞鼎致其詳，在札中未緘。以舟老正值文場，不敢瀆札，并乞於試畢日道意。小价王登往莊，故另遣潘一廉，❷其人謹愿，望賜回諭。詳文於二十日後到廳，更懇家報中速聞之，至禱至禱！弟名正具。慎。❸

又

昨出抵暮始歸，承駕左顧，失迓爲罪。《家訓》勘畢送上，並用硃筆，以便一覽即得，幸爲另鈔一本，仍乞原本見賜，感感！弟炎武頓首。

又

大作清勁，無一俗筆。《太華》、《伊闕》

❶「弟名正具」，此四字原無，據原件補。
❷「另」，原無，據原件補。
❸「弟名正具慎」，此五字原無，據原件補。

諸作爲集中第一，《思悲翁》、《戰城南》亦有白傳諷諭之遺意，大雅之音，將復起於今日矣。敬服敬服。元稿返上，略商數字，識以浮票，未知有當否？諸容晤悉。弟炎武頓首。

又

弟纔至城中，尚未拜客。老社翁須兩三日後以未申二時過我，則得晤矣。大才何藉弟筆？想未見刻啓耳。附上一紙，不盡。弟炎武頓首。

又

弟爲一二相知所留，似須秋杪方可行。昨諭抄書者能爲弟覓二人否？弟炎武頓首。

又

歲云莫矣，欲走齋中一晤，不知可得片刻之暇商訂風雅否？此間殊覺總總。弟於二十七日移至舍姪寓中度節。《肇域記》想已閱畢，幸付下。此啓。弟炎武頓首。

又

弟以較讎之忙，不及親叩，專伻走送。別有一函，便中求投入理署。令叔先生並希叱致。知己之言不敢忘，惟努力讀書，以庶幾無負相期之意也。弟炎武頓首。

又

捧讀大章，清新婉逸，逼似唐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矣。羡服羡服。舊刻二册乃五六年前作，中有誤韻，幸爲藏之。河北、關中書共六封馳上，姓氏居址別開一紙，煩照單分致。昨枉顧，以主人不在，率爾慢去，殊深不安。統俟文旌東返面頌，并求惠示西征大作耳。長路關山，濁涇清渭，千惟珍重。旦起作書數千字，恐使人來取，匆匆遂不能詳。弟炎武頓首。

又

《詩本音》二册送上。中有較正者，乃衛太史筆也。此書未定，不必鈔録，只將坊刻《詩經》一本圈注其不合及太瑣碎者，置之可也。更祈教正爲荷。底事一有信，即求示之。弟炎武頓首。

又

聞已具覆，幸詳示之。《詩本音》閲完，并求付下。弟炎武頓首。

又

舍甥久積傾慕，昨奉叩未晤。今擬於初四日扳駕一譚，俾弟亦得侍聆誨言，至感至感！弟在初旬内亦欲出都矣。弟炎武頓首。冲。❶

❶「冲」，原無，據原件補。

又

五日前曾走叩未晤。既台命諄諄，不敢固强。舍甥容另卜日奉候。但弟日下即擬出都，❶不得追陪一叙，奈何奈何！尚容趨别，未悉。弟炎武頓首。

又

前有一函，想已徹覽。弟不遵明哲之訓，果有此累。今江夏之驕吝足以致敗，而與之同事，奈何奈何！南冠而縶，竟不得出。一切詳之舟老書中，惟知己爲之壯拯。懸切懸切！餘語去价能道，不悉。弟名心肅。

又

前走叩，未得面。弟以十二三出都往德州，此刻擬一造别，並問貴鄉有旅伴可同行否？退谷先生常問起居，附及。弟炎武頓首。冲。❷

又

弟來此，區區之意尚未得少申爲歉。廿四日出都，前往歷下，如有札寄示，乞寫德州北李宅家報，付報房封遞，三四日可達。李老先生諱源，字星來，原任河津令，

❶「日」，原作「目」，據原件改。

❷「冲」，原無，據原件補。

與弟交頗密，即爲專人賫至省城也。事畢再容趨至九頓。小弟炎武頓首。❶ 報至德州先到蕭宅，次即傳至李宅。❷ 有二李，故稱北以別之。弟行速，未及再叩。又啓。❸

又

來諭惓惓，深感愛厚。所云屢有言相致者，止於舟札見之，它皆未到。即賦梅者止有一札，無兩札也。所云但當力辯有無，勿牽別事，敬如台旨。筲中之書，昨至德州簡點二日，悉取而焚之矣。并復。此中之事大抵上有求而下不應，弟遂無保出之法。黃氏絶不照管，債主斷絶，日用艱難。莊田之麥俱爲劉棍割去，每日以數文燒餅度活，何以能支？ 欲乞一問南夏諸公，若天生至晉，可爲弟作書促之入京，持輦上一二函至歷下，必當多有所濟，弟已別有字往關中矣。一切統希垂照，不宣。舟書可互觀之。弟名心勒。

又

五月十九日院審，先取有同案中年老者四五人保識黃御史曾已遵制剃頭口供，次辨《啓禎集》中有寧人字無顧姓，又不在黃御史一篇傳内，并審出釁起章丘地土情由。惟問姜要顧寧人輯書實證，無詞以對。又扳即墨老諸生杜述交爲證。此人從不識面，又展轉推出所從得書之人爲萊陽孫榮，

❶「小弟炎武頓首」，此句原在篇末，據原件移此。

❷「傳」，原作「轉」，據原件改。

❸「弟行速」至「又啓」，此九字原無，據原件補。

榮乃積年走空之人，今并行提去矣。雖未保出，而是非已定，此皆上臺秉公持正及大人君子孚號壯拯之力，惟有世世尸祝。茲因便羽，先此奉聞。弟名宥具。

以上録自《海山仙館叢書》本《顔氏家藏尺牘》卷二

與李良年武曾書

弟夏五出都，仲秋復入，年來蹤跡大抵在此。將讀退谷先生之藏書，如好音見惠，亦復易達。頃者《日知録》已刻成樣本，特寄上一部，天末萬山中冀覽此如覿面也。率爾不宣。

録自張穆《亭林先生年譜》康熙十一年

又答李武曾書

黔中數千里，所刻之書并十行之牘乃不久而達，又得手報至方山所，而寄我於樓煩、雁門之間。若頻陽至近，天生至密，而遠客三楚，此時猶未見弟之成書也，人事之不齊，有如此者，可爲喟然一嘆！此書中有二條，未得高明駁正，輒乃自行簡舉，容改後再呈。且續録又得六卷，未必來者之不勝於今日也。交城縣刻弟所正之《七經誤字》附上一紙。比客維揚，頗能攝疾。遠承注問，并謝。

同上康熙十二年

與潘次耕手札

昨退翁見召，午後趨往，而太史公已行，不得一晤，幸致意。明日有便酌，可於晡時過我，昏後遣騎送回。此啓。次耕賢弟。炎武頓首。

同上康熙十一年

與黃太冲書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粗得古人之陳迹，而離群索居，幾同傖父，年逾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兩君，具諗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録》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録》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恒自改竄，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倘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勝禱切！

同上康熙十五年

與王弘撰七札

六月十四日，弟炎武頓首上山史仁兄先生。前馬夫回，得惠示諸刻，謝謝。即具一札寄省下傳報人，昨伻來，知尚未到，恐不的當。今專遣戴鳳走報，并呈胡、郭二書，及二李近況並具别紙。弟在此静穆自守，頗不見惡于人，而遠方無藉之徒，乃有騁面相求者，其不可者拒之，惟有守子夏氏之家法而已。近來學得宋廣平面孔，頗善絶物，見門外人可以此告之。次耕文承爲刻之，甚感。但弟今年生日效法中孚，盡拒觴祝之事，而又刻壽文，得無矛盾？然其意不在壽也。第一號學官誤作宫，先王誤作生，并乞改之。土膏作土爲是，檽星亦作零，未改。《光録》領到，抄訖奉返。另單取夾板内書幾本，并求發趙子函、郭胤伯、方爾止詩來，不要全集，但取其詩。一看即返。匣袱三件先繳。仲和近況何如？張子經兄想在館，幸致念。仲復比有書否？率爾不盡。各書並寄送，惟天生尚留于此，俟其來。

録自順德胡祥麟藏本

其二

幸因積雨，得侍至誨，爲益孔多。嘉惠下頒，彌深踧踖。謹登尊酒，以醉德旨。午後仍當叩晤，以二篋爲約。泥濘不煩使者再來爲祝。弟炎武再頓首。

其三

頻傾北海之樽，復覩西山之祕，快何如

之！第未免過損清庖耳。蔣山圖一幅計或案頭所未備也，幸收藏之。邑志二本附繳。明早登山，不敢煩起居，得一銀鹿指引，足竟諸處。面頌未悉。弟炎武頓首。山史老社臺先生。

其四

孫老先生字送覽。此在欲爲竟日之譚，少遲至月初何如？廣平申凫盟年翁在此，弟與之仰誦鴻名，極爲嚮往，亦候便中同一晤也。小弟炎武頓首。河濱書領到。

其五

昨偶出，失答台教爲罪。天生及周札俱領到，一至即致之。鷃菴先生行事不甚詳，胸中無可發揮處。如刻成，幸惠示，有可言即言之，不然，不敢犯所謂今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之戒也。弟明日擬于午後出門，如天晚，則俟後日。駕如無事，能再過爲半日譚乎？小弟炎武頓首。

其六

復煩使者攜餉入山，深荷垂注之切，謝謝。正欲走別，承命當于午刻趨至。《昌平記》希付原稿較對。弟自同州、富平至省，如有台札，並希今日見惠。昨爲湘濱作得記一篇，容請正。弟炎武頓首。

以上録自杭州金兆蕃藏本

其七

既足舍親並小兒，多承芘誨，非筆能謝。至於謬加獎借，益增悚媿。祁縣負恩之人，頗藉都中公論之力，已吐出六十金，期以今冬完付，不得不留此以待。今弟在太原府閻豐縣宅，望七之年，隆冬客次，殊以爲苦。然此事六七年前有一江西友人因推命言之，已豫定於天矣，復何尤哉！伯佐聞已回宅，匆匆附此，不及另札。

録自衛華《九歌堂藏珍——清代名家法書》

與李中孚手札

承教謂體用二字出於佛書，似不然。《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顯諸仁，藏諸用。」此天地之體用也。《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又曰：「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又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此人事之體用也。經傳之文，言體言用者多矣，未有對舉爲言者爾。若佛書如《四十二章經》、《金光明經》，西域元來之書，亦何嘗有體用二字？晉、宋以下演之爲論，始有此字。彼之竊我，非我之藉彼也，豈得援儒而入於墨乎？如以爲考證未確，希再示之。

又

來示一通，讀之深爲佩服。體用二字既經傳之所有，用之何害？其他如「活潑潑地」、「鞭辟近裏」之類，則語不雅馴，後學

必不可用。而《中庸》章句體用之云，則已見於喜怒哀樂一節，非始於費隱章也。至若所謂内典二字，不知何出？始見於《宋史·李沆傳》，疑唐末五代始有此語，豈可出於學士大夫之口？推其立言之旨，蓋將内釋而外吾儒，猶告子之外義也，猶東漢之人，以七緯爲内學，以六經爲外學也。莊子之書有所謂外物、外生、外天下者，即來教所謂馳心虚寂也。而君子合内外之道者，固將以彼爲内乎？

又

生平不讀佛書，如《金剛經解》之類，未曾見也。然體用二字並舉而言，不始於此。魏伯陽《參同契》首章云：「春夏據内體，秋冬當外用。」伯陽，東漢人也，在惠能之前。是則並舉體用始於伯陽，而惠能用之，朱子亦用之耳。朱子少時嘗注《參同契》，而剛柔爲表裏，亦見於《參同契》之首章，惟精粗字出《樂記》。此雖非要義，然不可以朱子爲用惠能之書也。至於明道存心經世宰物之論，及表章《崇正辨》、《困知記》二書，吾無間然。

以上録自《二曲集》卷十六《書》

又

先生龍德而隱，確乎不拔，真吾道所倚爲長城，同人所望爲山斗者也。今講學之士，其篤信而深造者惟先生。異日九疇之訪，丹書之授，必有可以贊後王而垂來學者。側聞卜築頻陽，管幼安復見於兹。弟將策蹇渭上，一叙闊悰也。

録自《關中李二曲先生歷年紀略》

自燕都覆智栗書❶

遠接手書，益深悲哽。賢姪今日惟有善事高堂，力學不倦，安分守拙，以爲保家之計，異日國人皆稱幸哉有子，即尊公爲不朽矣。誌銘誼不敢辭，草成另上。不佞以十一月廿六日入都，而次耕後此匝月始至。今將於長安圖一讀書之地，必不虚其千里相從之願也。南邁之期，尚未有定，如大葬有日，幸馳書見示。便羽草草，未悉。正月十六日，炎武頓首。

智栗賢姪。

録自《國粹學報》第七期

與人札❷

十年闊别，夢想爲勞。老仁兄閉户著書，窮探今古，以視弟之久客邊塞，歌兕虎而畏風波者，夐若霄凡之隔矣。正在懷思，而次耕北來，傳有惠札，途中失之。僅得所注《杜集》一卷，讀其書，即不待尺素之殷勤，而已如見其人也。吾輩所恃，在自家本領足以垂之後代，不必傍人籬落，亦不屑與人争名。弟卌年來，❸並無一字流傳坊間，比乃刻《日知録》二本，雖未敢必其垂後，而

❶ 題下原注云：「此札據近人陳去病考訂，係與王起田之子王寬。」

❷ 據陳寅恪《柳如是别傳》第五章所考，此爲與朱鶴齡札。

❸ 「卌」，原作「三十」，據原件改。

近代二百年來未有此書，則確乎可信也。道遠未得寄呈。偶攷《杜詩》十餘條，附便先寄。太原旅次，炙凍筆此，奉候起居，不莊不備。弟名正具。

録自《國粹學報》第一期

書西嶽華山廟碑後

此爲漢延熹八年四月甲子前弘農太守汝南袁逢所立，會遷京兆尹，後太守安平孫璆嗣而成之者。碑舊在華陰縣西嶽廟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華州郭胤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華陰王山史家。其末曰：「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東漢人二名者絶少，而「察書」乃對上「市石」之文，則香者其名，而特勘定此書者爾。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胤伯以「香察」爲名，殆非也。勑者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勑，亦作敕。考之前史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爲「敕曰」。他如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之傳，其言敕者，凡十數見。至南北朝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敕字而遂以見殺，此非漢人所當忌也。歐陽公録《魯相韓勑修孔子廟器碑》，乃謂人臣不當名敕，而或以爲敕音賚，後人借爲勑字，於古未有，故名焉。此皆誤。《書》言：「勑我五典五惇哉。」又云：「勑天之命。」而《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注云：「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鄭康成，漢人也，何嘗不訓勑爲敕哉。又如孝宣

皇帝本號中宗，而此書爲仲宗，豈漢人固有此音，如中興讀爲仲興之比。而又曰「左尉唐佑」。《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此言左尉，蓋縣大而設之兩尉，與史書合。又《郡國志》弘農郡下云：「華陰故屬京兆，建武十五年屬。」而此碑袁府君逢先爲弘農太守，後遷京兆尹，故所書丞尉，一爲河南京人，一爲河南密人，主者掾則華陰人。漢時丞尉及掾俱用本郡人，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弘農在後漢爲三輔，故得用旁郡人爲丞尉，而京兆尹所遣掾佐，一爲霸陵人，一爲新豐人，則客也。故别書于下，而言京兆尹勑遣之，以著袁府君之已遷官而不忘敬於神也。使其在本郡之官與掾，則市石、察書有不必言者矣。又曰：「令朱頡，甘陵鄃人。」桓帝建和二年改清河國爲甘陵。而汝南、女陽，上汝從水，下女無水，則又古人之所謂互文者。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因書之以遺山史，而又惜胤伯之不獲同時而論正也。東吳顧炎武書。

姚虞琴舊藏，《吴中文獻展覽會特刊》影印墨蹟

馮少墟先生像贊

儼乎其備，道之容也；淵乎其類，物之宗也。同志相從，惟鄒惟鍾。固來庭之儀鳳，而在田之群龍；百鍊之剛金，而歲寒之喬松。夫誰尼之？便飄然一世，而不見庸者耶？東吳後學顧炎武書。

王重九輯自清光緒三十四年六月《陝西教育》雜志第二期

寄王仲復先生書

仰止高風，非一日矣。頃過砥齋，讀大著，深服先生潛心正學，根本六經，而下問虛懷，不遺凡鄙，豈非今日之古人哉！因有頻陽之約，信宿便行，未及摳衣上謁，翹首渭濱，實深溯洄之慕！ 茲以《下學指南》一册，《日知録》一部，中有舛漏，祈賜駁正。更期便道一望光塵。不盡。

王重九輯自王兆鰲《朝邑縣後志》卷八《藝文》

贈歸玄恭序

丁丑之歲，歸子以試黜于有司。伻來告予曰：「贈我以言乎？」屬予以冗，弗能也。明年，予來巴城，歸子語曰：「至彼所作文，願惠示。」居二日，有感而爲書以遺之曰：「夫人之所不可恃者有二，一曰美名也，一曰天資也。始吾見人之少也，其鄉之人稱之曰：某也才，科第不足言也。曰：某也好學，是能嗣前人之武者也。一二十年之後，猶困於場屋，其人之齒長矣，而鄉之人遂以老諸生待之，没世而無聞者比比然也。始吾見人之少也，過目成誦，同學之士咸以爲莫及也。一二十年之後，事物交乎前，思慮亂乎內，昏然不復能記，蓋將求如總角之年而有不可得者矣。今人之稟不及古初，五十始衰，過此，木斯拱矣。自其十五入大學以至于五十之年，其有用于世者僅三十餘年，而三十餘年之中，又必其方壯之年，神全而氣鋭，可以有志於學，苟於此而日知其所亡焉，過是以往，温故而知新，其可矣。《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

難成。』吾與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追念五六年來，陌塵滿衣，其得與子旬月偕也，蓋無何矣。而群居之日又不免於好行小慧之譏。日月其慆，伯玉之非，何待行年五十而始悟乎？歸子勉乎哉！韓子有言：『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無疑也。』然則士患志不立耳，無以所遇爲念。」弟絳頓首上玄恭兄。

録自上海圖書館所藏《國朝名人手翰》

與李繩遠札

台駕何時可行？尚缺祖送，不知可更得一晤否？舍甥司成一書致金年翁者懇爲轉達，書中不過以弟在安德，屬其炤拂，然弟未必即過歷下也。知已先容，當佩之中心耳。行期幸示，以便走別。弟至端午前亦當東來，率此未一。弟炎武頓首。冲。

又

詰朝遵命不敢走送，宋本《廣韻》一部、《干禄字書》一册、先集一册、詩扇一握上呈覽政。諸未一。

斯翁老年臺。弟炎武頓首。

録自近人葛嗣浵《愛日吟廬書畫續録》卷三

趙士寬傳

崇禎七年正月十有二日，流賊陷潁州，分守潁州鳳陽通判趙公士寬死之。上恤死事者，以士寬與其妻女僕役慷慨赴義事尤奇，贈士寬光禄寺寺丞，妻霍氏安人，予特祠，春秋祀潁。潁居汝亳間，尚風節，至今

人人道慕不衰，國史郡乘藉以生色，顧未有傳。公弟郡守士冕辱知游，授之簡，三載未報。歸舟發邗關艤，責前諾。主臣無地，敢以不文辭？

公字汝良，菉斐其別號，東萊人，侍御公印昌其父，督撫公燿其大父，太宰公煥其從大父也。門閥華盛，獨折節攻苦，恂恂比寒素。讀書論説，及古今節烈事，低徊下涕，恨不一見其人。先是，歲壬申，東兵圍萊，七月不下，公力居多。當城守時，介而巡警，拊人語曰：「諸君良苦，孤城必不陷。即陷，毋辱。有如不諱，吾必不生，手刃妻子，先諸君報吾先人地下耳。」斯言也，不萊而潁卒踐之，凡共事圍中者，感慨後死，謦欬如聞，追往欷歔，未嘗不流涕也。公官雖佐府，實專莅權與守等，然地多尊貴，或偃蹇要挾之。時大司馬張公鶴鳴里居，聞公且至，戒其邦人曰：「是有門風，以不畏彊禦聞者，毋忽。」相率而迎於郊。無何，有犯於庭，稱張求免，實惟仲子之嬖。公痛鞭之，荷校於衢。仲怒甚，將發難，伯氏責焉，以告司馬，司馬皇恐謝罪。自是無敢迕公三尺，潁人以此事公若神，並賢司馬云。

當賊且近，公適往壽春，一日夜馳三百里歸潁城守。甫入而圍合，守具咄嗟皆辦。某貴樓踞城外，俯視城，檄撤弗應，公頓足曰：「是終敗乃公事！」相持三日，賊頓且去，某貴忽挈家出亡，城内大擾。賊諜知，奪樓置木步入堞内，守者不支。公知不可爲，具衣冠拜於城上。僕劉奉曰：「主死，何以處夫人與二女子？」公曰：「吾知彼心有以自處。」「兩小主若何？」曰：「爾惟力是視。」又曰：「門尚可出，主有高堂，未可以死。」公拔佩刀，厲聲斫之，曰：「爾亂吾

方寸耶？」遂赴黑龍潭，不浮不仆，項頂漸没。潁役從者數十人。方公未瞑哺水，返顧曰：「若何爲者？亟去！」或從公命，其蹈深同没者凡十數人。僕王舟既脱於淵，徘徊不忍去。賊至，義激駡而就刃。夫人聞變，積薪周樓，顧長女淑曰：「爾年十六，不可以生。」先就帛。妹京七齡，歸從王母。京泣曰：「兒不去，顧從母死。」夫人已懸，抱足求繫，下與之帶，絶而復懸。火發樓下，頃刻同燼。賊至，亟索西府，聞已死，相顧歎曰：「惜也，是爲官廉。」戒毋犯若屬。二子猝與奉失，若有護者，投城不傷，不舟以渡，至劉伶口李生家止焉。李善事之，復求公尸及夫人母子遺骸含殮成禮。嗚乎！公之大節，刑于家人，感動廝役，若李生者亦可謂勇於爲義者矣。公死之年四十有三歲，膂力方剛，厥抱弗竟，傷哉！于是藐孤偕遁，長者十四，幼齡甫八，今皆以文學世其家。公家居及攝太和多可傳者，太和争肖像以祠。里中事，人津津道之。余以公死在潁，但述潁與死潁事。夫人以下得附書。其他行可以概見，不具論。

野史氏曰：公即不死潁，其治潁亦可以傳。潁既陷，與公同烈者爲司馬公及其伯子，昔所稱知公者也。余居留都，見諸璫置酒逆賢祠下，邀致諸公，載胥屈膝。其不屈者惟張公一人，所稱光明俊偉，與公兩先公暉映後先者非耶？携手九京，相視而笑，何其快也！孰不高語節義，當其可死，或坐失之。忠孝之事，其不易若此。公死不再計，以至女子小人皆無難者，豈講之平居者素，抑光岳正氣偶集於此？悲夫，彼身爲人臣，心知大義，而隱忍别圖，視王舟爲何如也！

錢祚徵傳

錢祚徵，字君遠，掖人。舉鄉薦，由恩縣博擢知汝州。汝爲流寇剽掠，孔道殘破之餘，人無固志。又有土賊數萬，依山爲巢，飄忽虜獲。祚徵甫莅任，糾鄉勇衙兵一千餘人分屯郭内，閉門示守。忽夜半開門，出間道，穿踰山谷，棄馬銜枚疾趨，越重險，徑搗賊巢。賊方縱酒博，驚起，未成列，大破之，俘斬四百餘，群賊皆奔。乃急練寨兵，令民千家築一寨，寨自爲守，賊至，鳴鉦互相救。頃之，百里皆集。守汝三年，賊數出侵掠，悉失利去。辛巳正月，河南府陷，闖賊勢大張，多下名城，旦夕且至。左右有言納款資犒者，皆立斬以狥。汝人争欲效死，各登城汛守。賊至，列數重環攻，飛矢中祚徵頸，旋傷臂，創甚，裹瘡力疾乘城，衆益感奮。賊飛雲架梯穿墉不暫休，皆隨方禦卻。然是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而城中食將盡。二月四日，以萬人敵燒賊，會大風霾，風逆火返，藥局爇，樓櫓汛舖立焚，烟霧四塞，守者不辨咫尺。賊乘火登城，祚徵知勢不可爲，呼冠帶欲自殺。賊至被執，擁入賊營，以刃脅降之，啐賊渠大駡；擊之使跪，則仆地卧駡益厲；啗以生，則挺立大笑，復駡之。賊怒，叱引火煅鐵炙烙，肌體焦裂無完膚。垂死時，猶手動目張，駡不絶口。弟祉徵、姪青、僕十餘人皆死之。河南先後死事之慘，祚徵爲最。事聞，有旨議恤，當事者竟遲不覆，而汝人特廟祀之。

以上録自乾隆《掖縣志》卷七《藝文》

跋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

此即今世所傳崔鶯鶯者也。年七十六，有女一人，子六人，與鄭合葬。此銘出魏縣土中，足辨《會真記》之誣。而志墓之功於是爲不細矣。閼逢攝提格東吴顧炎武書付族子湄。

録自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卷五

亭林詩集卷之一

大行哀詩❶ 已下闕逢涒灘

神器無中墜，英明乃嗣興。紫蜺迎劒滅，丹日御輪升。景命殷王及，靈符代邸膺。天威寅降鑒，祖武肅丕承。采堊昭王儉，盤杅象帝兢。澤能回夏暍，心似涉春冰。世值頹風運，人多比德朋。求官逢碩鼠，馭將失饑鷹。細柳年年急，萑苻歲歲增。闕門亡鐵牡，路寢泄金縢。霧起昭陽鏡，風搖甲觀燈。已占伊水竭，真遘杞天崩。道否窮仁聖，時危恨股肱。哀同望帝化，神想白雲乘。祕讖歸新野，群心望有仍。小臣王室淚，無路哭橋陵。

《太玄經》：紫蜺喬雲朋圍日。《墨子》：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後漢書·崔駰傳》作「杅」。《漢書·五行志》：木沴金。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以鐵爲之。庾信《哀江南賦·序》：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

感事

日角膺符早，天枝主鬯臨。安危宗社計，擁立大臣心。舊國仍三亳，多方有二斟。漢災當百六，人未息謳吟。

縞素稱先帝，春秋大復讎。告天傳玉册，哭廟見諸侯。詔令屯雷動，恩波解澤流。須知六軍出，一掃定神州。

❶ 「大行」下，幽光閣本有「皇帝」二字。

上宰承王命，專征指大江。出關收漢卒，分陝寄周邦。日氣生玄甲，雲祥下赤幢。登壇推大將，國士定無雙。

尚録文侯命，深虞雒邑東。千秋懸國恥，一旦表軍功。蹋鞠追名將，乘軒比上公。君王多倚託，先與賦彤弓。蘇子瞻《書傳》曰：予讀《文侯之命》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國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史記・票騎傳》：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春秋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

清蹕郊宫寂，春遊苑籞荒。陵邊屯牧馬，❶闕下駐賢王。❷紫塞連玄菟，黄河界白羊。輿圖猶在眼，涕淚已霑裳。《史記・劉敬傳》：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自昔南朝地，常稱北府雄。六軍多壘日，萬國鼓鞞中。聽律音非吉，焚旗火乍紅。恐聞劉展亂，父老泣江東。六月壬午，督師標下兵與浙江兵鬨於鎮江西門外，焚民居數百家。《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左傳・僖十五年》：火焚其旗。《通鑑・唐肅宗紀》：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及劉展反，田神功討平之，其民始罹荼毒矣。

京口即事 已下旃蒙作噩

白羽出揚州，黄旗下石頭。六雙歸雁落，千里射蛟浮。河上三軍合，神京一戰收。祖生多意氣，擊楫正中流。

❶「陵邊屯牧馬」，幽光閣本作「城中屠各虜」。
❷「駐」，幽光閣本作「左」。

大將臨江日,中原望捷時。❶兩河通詔旨,三輔急王師。轉戰收銅馬,還兵飲月支。從軍無限樂,早賦仲宣詩。

《宋史・李綱傳》:請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後漢書・光武紀》:擊銅馬於鄡,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京闕篇❷

王氣開江甸,❸山河拱舊京。❹德過瀍水卜,運屬阪泉征。赤縣疏封闊,❺黃圖映日明。❻秩猶分漢尹,烝尚薦周牲。闕道紆金輅,郊宮佇翠旌。山陵東掖近,府寺後湖清。國運方多難,天心會一更。神州疑逐鹿,率土駭犇鯨。號略旗初仆,函關鼓不鳴。遂令纏大角,無復埽欃槍。合殿焚丹户,金城落畫甍。銜哀遺梓椑,泣血貫宗祊。傾否時須聖,扶屯理必亨。望雲看五采,候緯得先嬴。渡水收萍實,占龜兆大横。舊邦回帝省,耆俊式王楨。曆是周正月,田踰夏一成。雅應歌吉日,民喜復盤庚。毓德生維嶽,分猷降昴精。朝稱元老壯,國有丈人貞。❼密切營三輔,恢張頓八紘。塘周淮口柵,山繞石頭城。未蕩封豨梗,仍遺穴鼠争。師從甘野誓,人雜渭濱耕。四冢懸蚩戮,千刀待莽烹。柳青依玉

❶「中原望捷時」,幽光閣本作「匈奴出塞時」。
❷「京闕」,幽光閣本作「帝京」。
❸「江甸」,幽光閣本作「洪武」。
❹「山河拱舊京」,幽光閣本作「江山拱大明」。
❺「疏封闊」,幽光閣本作「名三亳」。
❻「映日明」,幽光閣本作「號二京」。
❼「國有丈人貞」下,幽光閣本有小注:「兵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史可法。」

勒，花發韻金鉦。黄石傳三略，條侯總七營。虎頭雙劒白，猿臂一弓騂。會見妖氛浄，旋聞阸塞平。載櫜歸武烈，伊減築文聲。禮洽封山玉，音諧降鳳笙。配天歸舊物，復國紀鴻名。曉集僊庭鷺，春遷大谷鶯。尊師先太學，納誨必延英。側席推干鼎，回車載釣璜。在陰來鶴和，刻石起魚鏗。念昔掄科日，三陪薦士行。帝鄉秋惝怳，天闕歲峥嶸。賦客餘枚叟，文才後賈生。飲泉隨渴鹿，攀徑落危鼪。再見東都禮，尤深上國情。百僚方勸進，父老盡來迎。宿衛皆勳舊，干掫並禁兵。乾坤恩澤大，雷雨氣機盈。草緑西州晚，雲彤北闕晴。法宫瞻斗柄，别館望金莖。玉帛塗山會，車書雒邑程。海槎天上隔，陽卉日邊榮。對策年猶少，尊王志獨誠。小臣摇彩筆，幾欲擬張衡。

《史記·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杜子美詩：大角纏兵氣。顔延之《皇太子釋奠》詩：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唐書》：隋大業十三年六月，鎮星贏而旅於參。參，唐星也。李淳風曰：鎮星主福，未當居而居，所宿國吉。《書·文侯之命》：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建康志》：柵塘在秦淮上，通古運瀆。《實録》注：吴時夾淮立柵，號柵塘。梁天監九年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作兩重柵，皆施行馬。《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入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殺之，身體異處，故别葬之。梁徐陵《在齊與楊僕射書》：四冢磔蚩尤，千刀剸王莽。梁元帝《藩難未静述懷》詩：金鉦韻渚宫。劉敬叔《異苑》曰：晉武帝時，吴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於是如言，聲聞數十里。班固《東都賦》：發鯨魚，鏗華

鐘。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

金陵雜詩

江月懸孤影，還窺李白樓。詩人長不作，千載尚風流。塢壁三山古，池臺六代幽。長安佳麗日，夢繞帝王州。

春雨收山半，江天出翠層。重聞百五日，遥祭十三陵。祝版書孫子，祠官走令丞。西京遺廟在，灑掃及冬烝。❶

天居宜壯麗，考室自宣王。地即周灋右，規因漢未央。水衡存物力，司隸識朝章。父老多垂涕，還思祖德長。

正殿虛椒寢，蒼生望母儀。國風思窈窕，小雅夢熊羆。中使頻傳勅，臺臣早進規。顧聞姜后戒，仍及會朝時。

《漢書·杜欽傳》：佩玉宴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列女傳·周宣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嘗早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王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詩》：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記得尚書巷，先兵部侍郎府君官舍所在。于今六十年。功名存駕部，先公疏船甲事得請，爲南京百年之利。事載《船政新書》。俎豆託朝天。有祠在朝天宮。樹向烏衣直，門臨白水偏。侍郎遺石在，過此一悽然。

《古樂府·青溪小姑曲》：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唐書》：薛元超爲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中書省有一盤石，元超祖父道衡爲内史侍郎，嘗據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❶「灑掃及冬烝」，幽光閣本作「天下想中興」。

千里

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澤通。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王子新開邸，將軍舊總戎。登壇多忼慨，誰復似臧洪？

《後漢書·臧洪傳》：陳留太守張邈與諸牧守太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辭氣忼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

秋山

秋山復秋山，秋雨連山殷。昨日戰江口，今日戰山邊。已聞石甄潰，復見左拒殘。旌旗埋地中，梯衝舞城端。一朝長平敗，伏尸徧岡巒。北去三百舸，[1]舸舸好紅顔。吴口擁橐駞，鳴笳入燕關。昔時鄢郢人，猶在城南間。

《漢書·李陵傳》：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晉書·慕容超載記》：使送吴口千人。《戰國策》：雍門司馬謂齊王曰：鄢郢之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以百數。

秋山復秋水，秋花紅未已。烈風吹山岡，燐火來城市。天狗下巫門，白虹屬軍壘。可憐壯哉縣，一旦生荆杞。歸元賢大夫，斷脰良家子。楚人固焚麇，庶幾歆舊祀。句踐棲山中，國人能致死。歎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

《左傳·定五年》：吴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後戰。

[1] 「北去」，幽光閣本作「胡裝」。

表哀詩

晉孫綽作《表哀詩》，其序曰：余以薄祜，夙遭閔凶。天覆既淪，俯憑坤厚。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

黽勉三遷久，間關百戰深。生慚毛義檄，死痛子輿衾。荻字書猶記，斑衣舞尚尋。淒其天步蹙，荏苒歲華侵。密葉凋秋氣，貞柯落夜陰。國書公父訓，女史大家箴。未已還閭望，仍留恤緯心。霜催臨穴旐，風送隔鄰砧。白鶴非新表，青烏即舊林。欲求防墓處，戈甲滿江潯。

《列女傳》：王孫賈母言：女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

十二月十九日奉先妣藁葬

婁縣百里內，牧騎過如織。❶ 土人每夜行，冬深月初黑。扶柩已南來，幸至先人域。合葬亦其時，倉卒未可得。停車就道右，丘也聞日食。魂魄依祖考，即此幽宮側。三年卜天道，墓檟茂以直。黽勉臣子心，有懷亦焉極。悲風下高原，父老爲哀惻。其旁可萬家，此意無人識。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

❶「牧騎」，幽光閣本作「胡兵」。

延平使至❶已下柔兆閹茂

春風一夕動三山，使者持符出漢關。萬里干戈傳御札，十行書字識天顏。身留絶塞援枹伍，夢在行朝執戟班。一聽綸言同感激，收京遥待翠華還。❷

海上

日入空山海氣侵，秋光千里自登臨。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蒼生痛哭深。水湧神山來白鳥，❸雲浮仙闕見黄金。❹此中何處無人世，祇恐難酬烈士心。

滿地關河一望哀，徹天烽火照胥臺。名王白馬江東去，故國降旛海上來。秦望雲空陽鳥散，冶山天遠朔風迴。樓船見説軍容盛，❺左次猶虚授鉞才。❻《隋書・五行志》：梁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爲羈勒。

南營乍浦北南沙，❼終古提封屬漢家。萬里風煙通日本，一軍旗鼓向天涯。去夏誠國公劉孔昭自福山入海。樓船已奉征蠻勅，博望空乘汎海查。愁絶王師看不到，寒濤東起日西斜。

長看白日下蕪城，又見孤雲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計，艱難戎馬發深情。埋輪

---

❶「延平使至」，幽光閣本題作「李定自延平歸賚至御札」。
❷「遥」，幽光閣本作「恭」。
❸「鳥」，孫校作「鶴」。
❹「仙」，孫校作「真」。
❺「樓船見説軍容盛」，幽光閣本作「遥聞一下親征詔」。
❻「左次」，幽光閣本作「夢想」。
❼下「南」字，幽光閣本作「營」。

抝鏃周千畝，蔓草枯楊漢二京。今日大梁非舊國，夷門愁殺老侯嬴。

《楚辭·九歌》：埋兩輪兮縶四馬。《尉繚子》：抝矢折矛。

不去

不去圍城擁短轅，棲棲猶自向平原。此心未忍輕三晉，願見辛垣盡一言。落日江津送伍員，秋風壠上別徐君。偶來圯下逢黃石，便到山中卧白雲。欲投海島問田横，却恨三齊路不平。記作安平門下客，當時曾見火牛兵。

賦得老鶴萬里心用心字

何來千歲鶴，忽下九皋音。一自來凡境，推頹已至今。臨風時獨舞，警露亦長吟。乍識人民異，還悲歲月侵。早寒江上笛，秋急戍樓砧。木落依空沼，雲多失舊林。三株天外冷，甲子世間深。尚想蓬萊曉，終思弱水陰。神州迷再舉，碧落杳千尋。多少乘軒者，知同一寸心。

《埤雅》：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木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楚辭·惜誓》：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圜方。

贈顧推官咸正 已下疆圉大淵獻

上郡天北門，一垣接羌氐。當年關中陷，九野横虹霓。日光不到地，哭帝蒼山蹊。君持蘇生節，冒死决蒺藜。揮刀斬賊徒，一炬看燃臍。東虞勢薄天，❶少梁色悲

❶「虞」，幽光閣本作「胡」。

悽。遂從黄冠歸，閶闔策青驪。豈知杲卿血，已化哀鵑啼。弟錢塘知縣咸建。未敢痛家讐，所念除鱷鯢。有懷託桑榆，焉得巖下棲。便蹴劉司空，夜舞愁荒鷄。春水濕樓船，湖上聞鉦鼙。勾吴古下國，難與秦風齊。却望殽潼間，山高别馬嘶。天子哀忠臣，臨軒降紫泥。高景既分符，汾陰亦執珪。如君俊拔才，久宜侍金閨。會須洗中原，指顧安黔黎。

顔延之《和謝監靈運》詩：謁帝蒼山蹊。漢光武賜馮異詔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漢書》：周苛死滎陽，乃拜其弟昌爲御史大夫，後以功封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高景侯。

大漢行

大漢傳世十二葉，祚移王莽竊居攝。黎元愁苦盜賊生，次第諸劉興宛葉。一時併起實倉皇，國計人心多未協。新市將軍憚伯升，遂令三輔重焚刼。指揮百二歸蕭王，一統山河成帝業。吁嗟帝王不可圖，長安天子今東都。隗王白帝何爲乎？扶風馬生真丈夫。

《漢書·賈誼傳》：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義士行

飲此一杯酒，浩然思古人。自來三晉多義士，程嬰公孫杵臼無其倫。下宫之難何倉卒，賓客衣冠非舊日。袴中孤兒未可知，十五年後當何時。有如不幸先朝露，此恨悠悠誰與訴？一心立趙事竟成，存亡死生非所顧。嗚呼！趙朔之客真奇特，人主

之尊或不能得。獨有人兮長歎空山側。

秦皇行

秦肉六國啖神州，六國之士皆秦讐。劍一發，亡荆軻。筑再舉，誅漸離。博浪沙中中副車，倉海神人無奈何。自言王者定不死，豈知天意亡秦却在此。隕石化，山鬼言。天意茫茫安可論。扶蘇未出監上郡，始皇不死讐人刃。

《楊子法言》：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漢書·張良傳》：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

墟里

昔有周大夫，愀然過墟里。時序已三遷，沈憂念方始。乃知臣子心，無可別離此。自經板蕩餘，❶一再見桃李。春秋相代嬗，激疾不可止。慨焉歲月去，人事亦轉徙。古制存練祥，變哀固其理。送終有時既，長恨無窮已。豈有西向身，未昧王裒旨。眷言託風人，言盡愁不弭。

楊惲《報孫會宗書》：君父，至尊親也，送其終也，有時而既。

塞下曲

趙信城邊雪化塵，紇干山下雀呼春。即今三月鶯花滿，長作江南夢裏人。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遂至寘顏山趙信城。《五代史·寇彥卿傳》：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梁丘遲《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

❶ 「自經板蕩餘」，幽光閣本作「自我陷絶域」。

一從都尉生降去，❶夜夜魂隨塞雁蘆。陛下寬仁多不殺，可能生入玉門無？《史記》：柴將軍遺韓王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海上行

大海天之東，其處有黄金之宮，上界帝子居其中。欲往從之，水波雷駭，幾望見之，以風爲解。徐福至彼，止王不來。至今海上人，時見城郭高崔嵬。黿鼉噴沫，聲如宮商。日月經之，以爲光明。或言有巨魚，身如十洲長，幾化爲龍不可當，一旦失水愁徬徨。北冥之鯤，有耶無耶？又言海中之棗大如瓜，棗不實，空開花，但見鯨魚出没鑿齒磨牙。昔時童男女，一去不回家。東浮大海難復難，不如歸去持魚竿。《史記·大宛傳贊》：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

哭楊主事廷樞❷

吳下多經儒，楊君實宗匠。方其對策時，已負人倫望。未得侍承明，西京俄淪喪。五馬遂南來，汪黄位丞相。幾同陳東獄，幸遇明主放。牧馬飲江南，❸真龍起芒碭。首獻大横占，並奏北邊狀。❹手詔曰：朕甚感楊廷樞之占卦。是日天顔迴，喜氣浮綵仗。御筆授二官，天墨春俱盎。擢兵部主事兼監察御史。魚麗笠澤兵，烏合松陵將。滅跡遂躬耕，猶爲義聲

❶「生降去」，幽光閣本作「拜單于」。
❷「廷樞」，此二字原無，今據底本目録及幽光閣本補。
❸「牧馬」，幽光閣本作「佛狸」。
❹「北邊」，幽光閣本作「東胡」。

唱。松江再蹉跌，搜伏窮千嶂。竟入南冠囚，一死神慨忼。往秋夜中論，指事並吁悵。我慕凌御史，凌駉。倉卒當絶吭。齊蠋與楚龔，相期各風尚。君今果不食，天日情已諒。隕首蘆墟村，噴血胥門浪。唯有大節存，亦足酬帝貺。灑涕見羊曇。君甥衛向。停毫默悽愴。他日大鳥來，同會華陰葬。

推官二子執後欲爲之經營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

生來一諾比黃金，那肯風塵負此心？不是白登詩未解，菲才端自媿盧諶。

《晉書》：劉琨作詩贈別駕盧諶，引鴻門、白登之事，用以喻意。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

蒼黃一夜出城門，白刃如霜日色昏。欲告家中賣黃犢，松江江上去招魂。

《古樂府·平陵東》：歸告我家賣黃犢。

淄川行

張伯松，巧爲奏，大纛高牙擁前後。罷將印，歸里中，東國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獵獵，淄川城下圍三匝。圍三匝，開城門，取汝一頭謝元元。

《漢書·王莽傳》：張竦爲劉嘉作奏，請滅安衆侯崇，莽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鬭，不如巧爲奏。」

哭顧推官

推官吾父行，世遠亡譜系。及乎上郡還，始結同盟契。崎嶇鞭弭間，周旋僅一

歲。痛自京師淪，王綱亦陵替。人懷分土心，欲論縱橫勢。與君共三人，其一歸高士祚明。獨奉南陽帝。誓麾白羽扇，❶一掃天日翳。君才本恢弘，闊略人事細。一疏入人手，幾墮旃裘睨。❷乃有漢將隙，因掉三寸說。主帥非其人，大事復不濟。君來就茅屋，問我駕所稅。幸有江上舟，請鼓鈴下柂。別去近一旬，君行尚留滯。二子各英姿，文才比蘭桂。身危更藏亡，并命一朝斃。巢卵理必連，事乃在眉眥。一身更前却，欲聽華亭唳。❸我時亦出亡，聞此輒投袂。扁舟來勸君，行矣不再計。驚弦鳥不飛，困網魚難逝。旦日追吏來，君遂見囚繫。檻車赴白門，忠孝辭色厲。竟作戎首論，卒踐捐生誓。倉皇石頭骨，未從九原瘞。父子兄弟間，五人死相繼。嗚呼三吳中，巍然一門第。尚有五歲孫，伏匿蒼山際。門人莫將燓，行客揮哀涕。群情佇收京，❹恩卹延後世。歸喪琅邪冢，詔策中牢祭。後死媿子源，徘徊哭江裔。他日修史書，猶能著凡例。

《通鑑》：庾冰奔會稽，至浙江，蘇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篨覆之，吟嘯鼓柂，泝流而去。《後漢書·李固傳》：門生王成將燓乘江東下。《伏隆傳》：詔隆中弟咸收隆喪，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

哭陳太僕子龍

陳君鼂賈才，文采華王國。早讀兵家流，千古在胸臆。初仕越州理，一矢下山

❶「誓麾白羽扇」，幽光閣本作「談笑東胡空」。
❷「旃裘」，幽光閣本作「猾虜」。
❸「欲聽華亭唳」下，幽光閣本有小注：「時猶未知二子之死。」
❹「群情」，幽光閣本作「乘輿」。

賊。南渡侍省垣，上疏亦切直。告歸松江上，欲見牧馬逼。❶拜表至行朝，❷願請三吴赦。詔使護諸將，加以太僕職。遂與章邯書，資其反正力。幾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嗚呼君盛年，海内半相識。魏齊亡命時，信陵有難色。事急始見求，棲身各荆棘。君來別浦南，我去荒山北。柴門日夜扃，有婦當機織。未知客何人，倉卒具糲食。一宿遂登舟，徘徊玉山側。有翼不高飛，終爲罻羅得。恥爲南冠囚，❸竟從彭咸則。尚媿虞卿心，負此一悽惻。復多季布柔，晦迹能自匿。君出亡時，尚僕從三四人，服用如平日。酹酒作哀辭，悲來氣哽塞。

《史記·季布傳》：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

十月二十日奉先妣葬於先曾祖兵部侍郎公墓之左

先考葬祖墓左四十年，其左有池，形家或言兆有水，是歲將合葬我母，三族皆爲炎武難之。❹炎武念先妣之治命，不可以不合葬，而四十年之藏又不可以遷，萬一有水，又不可以徑情而遂葬，遲回者久之。及啓壙竟無水，訖事，無風雨。昔重光大荒落之歲，葬先王父，既祖奠，火作於門，里人救之，遂熄。念吾先人積德累仁，固不當有水

---

❶「牧」，幽光閣本作「胡」。

❷「行朝」，幽光閣本作「福京」。

❸「恥爲南冠囚」，幽光閣本作「恥污東夷刀」。

❹「炎武」，孫校作「山傭」。下同。

火之菑、陰陽之咎，而不孝一人所遇之不幸如此，天之不遂棄之而曲全之又如此，是可以忘先人之志哉！

王季之墓見水齧，宣尼封防遭甚雨。我今何幸獨不然，或者蒼天照愁苦。昔我先臣葬於此，神宗皇帝賜之墓一區。六十年間事反覆，到今陵谷青模糊。止存松楸八百樹，夜夜宿鳥還相呼。行人指點侍郎冢，戍卒不敢來樵蘇。乃知天朝恩寵大，易世猶與凡人殊。天道回旋改寒燠，公侯子孫久必復。歲月日時共五行，先公葬亦以歲丁亥、月辛亥、日丁亥、時辛亥。前岡後舍分昭穆。皇天下監臣子心，環三百里無相侵。先皇弓劍橋山岑，山多虎豹江水深。欲去復止長哀吟。

《國語》：越王命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没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墓後結廬三楹作

偉元居城陽，簡之在丹徒。古人廬墓有至意，獨我未得心煩紆。東西南北亦人子，豈知天路還崎嶇。奮矛躍馬一到此，營地半畝先人隅。築室三楹户南向，前對日月開規模。舊栽松樹無觸鹿，惟有老栢銜悲枯。憶昔曾蒙至尊詔，共姜名字懸三吴。至今東平冢上木，枝枝西靡朝皇都。爾來天地春意絶，不見君父重嗚呼。一身去國無所泊，類此鴻雁三秋徂。陰風怒號白日孤，吁嗟此室千年俱。

《晉書》：殷仲堪爲桓玄所害，子簡之葬於丹徒，遂居墓側。後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

《魏書》：傅永嘗登北邙山，奮稍躍馬，回旋瞻望，有終焉

之志。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晉書》：許孜於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舊唐書·褚無量傳》：丁憂，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栢，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有群鹿馴狎不復侵害。《晉書》：王裒常至墓所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

精衛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沈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衆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吴興行贈歸高士祚明

北風十二月，遊子向吴興。榜人問何之，不言但沾膺。三年干戈暗鄉國，有兄不得歸塋域。高堂有母兒一人，負米百里傷哉貧。此來海虞兩月日，裁得白金可半鎰。歸來入門不暇餐，直走山下求兄棺。湖中雪滿七十峰，江山對君凝愁容。冬盡月向晦，慈親倚門待。果見兄骨歸，心悲又以喜。如君節行真古人，一門内外唯孤身。出營甘旨入奉母，崎嶇州里良苦辛。君向余太息，此事不足言。遥望天壽山，猶在浮雲間。長歎未及往，塵沙没中原。❶神州已陸沉，菽水難爲計。豈無季孫粟，義不當人惠。世無漢高帝，餓殺韓王孫。寧受少年侮，不感漂母恩。時人未識男兒面，如君安得長貧賤。讀書萬卷佐帝王，傳檄一紙定四方。拜掃十八陵，還歸奉高堂。窮冬積

❶「塵沙」，幽光閣本作「胡塵」。

陰天地閉，知君唯有袁安雪。

《世說》：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賦得越鳥巢南枝用枝字已下著雍困敦

微物生南國，深情繫一枝。寒風群拉沓，落日羽差池。繞樹飛初急，尋柯宿轉遲。懸冰驚趾滑，集霰怯巢危。路入關河夜，思縈嶺嶠時。山川知夙性，天地識恩私。向日心常在，隨陽願未虧。寄言幽谷友，勿負上林期。

賦得江介多悲風用風字

素節乘雲夢，清秋下渚宮。哀音生地籟，激楚入天風。落雁過山急，寒蟬抱樹空。傷心千里目，愁絶百年中。郢路元依北，江關久向東。有人宗國淚，何地灑孤忠？

《華陽國志》：巴楚相攻伐，故置江關、陽關。《後漢書·岑彭傳》：公孫述遣將乘枋箄下江關。

擬唐人五言八韻

申包胥乞師

辰尾垂天譎，亡人甚寇兵。舟師通大別，獵火照方城。九縣長蛇據，三關鑿齒橫。君王親草莽，微命託宗祊。彳亍終南近，間關繞霤平。張旝非聘客，躡屩一書生。雀立庭柯瞑，猿啼夜柝驚。秦車今已出，誓死必存荆。

《漢書・王莽傳》：繞霤之固，南當荆楚。服虔曰：繞霤，隘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霤者，言四面阸塞，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霤也。其處即今之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儀禮・聘禮》：及竟，張旜。《戰國策》：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

高漸離擊筑

神州移水德，故鼎去山東。斷霓夫人劍，殘煙郭隗宮。身留烈士後，跡混市兒中。改服心彌苦，知音耳自通。沈淪餘技藝，忼慨本英雄。壯節悲遲晚，羈魂迫固窮。一吟遼海怨，再奏薊丘風。不復荆卿和，哀哉六國空！

班定遠投筆

少小平陵縣，蕭然一布衣。讀書傳父業，握管上皇畿。太乙藜初降，蘭臺露未晞。生涯憑筆札，甘旨爲慈闈。忽見天弧動，聊將電鋏揮。于闐迎轡靮，疏勒候旌旂。凍磧軍營轉，秋山捷奏飛。封侯來萬里，老見錦衣歸。

本傳：嘗爲官傭書，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

諸葛丞相渡瀘

火山橫日暮，銅澗亘天徼。亂樹雲南國，交繩僰外橋。枕戈穿偪仄，帶甲上岧嶢。地汁生淫霧，流煙入斗杓。七擒依算略，一戰定蠻苗。信洽炎荒永，恩宣益部遥。深思危大業，隆眷切先朝。更有親賢表，宫廷告百僚。

《漢書・佞幸傳》註：師古曰：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五經通義》：陰亂則爲霧，從地汁也。《楚辭・大招》：霧雨霪霪，白皓膠只。

祖豫州聞雞

萬國秋聲静，三河夜色寒。星臨沙樹白，月下戍樓殘。擊柝行初轉，提戈夢未安。沈幾通物表，高響入雲端。豈足占時運，要須振羽翰。風塵懷撫劍，天地一征鞍。失旦何年補，先鳴意獨難。函關猶未出，千里路漫漫。

《吴志·周瑜傳》：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左傳·襄二十一年》：州綽曰：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陶彭澤歸里

結駟非吾願，躬耕力尚堪。咄嗟聊綰綬，去矣便投簪。望積廬山雪，行深渡口嵐。芟松初作徑，蔭柳乍成菴。甕盎連朝濁，壺觴永日酣。秋籬尋菊蕊，春箔理桑蠶。舊德陳先祖，遺書付五男。因多文義友，相與卜村南。

常熟縣耿侯橘水利書

神廟之中年，天下方全盛。其時多賢侯，精心在農政。耿侯天才高，尤辨水土性。縣北枕大江，東下滄溟勁。水利久不修，累歲煩雩禜。疏鑿賴侯勤，指顧川原定。百室滿倉箱，❶子女時昏聘。洋洋河渠議，欲垂來者聽。三季饒凶荒，庶徵頻隔并。❷誰能念遺黎，百里嗟懸磬。況多鋒鏑驚，❸早夜常奔迸。上帝哀惸嫠，天行當反正。必有康食年，河雒待明聖。自非經界

❶「室」，孫校作「穀」。
❷「庶徵頻隔并」，原件作「每與師旅併」。
❸「況多鋒鏑驚」，幽光閣本作「況此胡寇深」，原件作「況此戎寇深」。

明，民業安得静？願作勸農官，巡行比陳靖。畎澮徧中原，粒食詒百姓。

《後漢書・陳忠傳》：天心未得，隔并屢臻。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并，音必性反。《郎顗傳》：歲無隔并，大平可待。《史記・蔡澤傳》：決裂阡陌，以静生民之業而一其志。《宋史・食貨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農田事，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

偶來

偶來湖上已三秋，便可棲遲老一丘。赤米白鹽猶自足，青山緑野故無求。柴車向夕逢元亮，款段乘春遇少遊。鳥獸同群終不忍，轅環非是爲身謀。

《南齊書・周顒傳》：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緑葵紫蓼。」

浯溪碑歌❶

萬曆元年，先曾祖官廣西按察副使，道浯溪，❷得唐元次山《中興頌》石本以歸，爲顔魯公筆，字大徑六七寸。歷世三四，❸此碑獨傳之不肖。❹歲旃蒙作噩，❺命工裝潢爲册，❻工人不知碑自左方起，❼而以年月先之，遂倒盭

❶「浯溪碑歌」，孫校題作「大唐中興頌歌」。

❷「道浯溪」，孫校作「道經祁陽」。

❸「歷世三四」下，孫校有「家業已析，墓下之田且鬻之異姓，而」十四字。

❹「不肖」下，孫校有「山傭」二字。

❺「歲旃蒙作噩」下，孫校有「山傭之南京」五字。

❻「命工裝潢爲册」下，孫校有「信工人之能，遂以付之，乃」十字。

❼「工人」，孫校無此二字。

不可讀。❶方謀重裝，而兵亂工死，❷不復問者三年。碑固在舊識楊生所，❸一旦爲余重裝以來，❹則文從字順，煥然一新。有感於先公之舊物不在他人，而特屬之嗣人之稍知大義者，❺又經兵火而不失，且待時而乃成，夫物固有不偶然者也。爲之作歌。

昔在唐天寶，禄山反范陽。天子狩蜀都，賊兵入西京。❻肅宗起靈武，國勢重恢張。二載收長安，鑾輿迎上皇。小臣有元結，作詩頌大唐。欲令一代典，風烈追宣光。真卿作大字，筆法名天下。磨厓勒斯文，神理遺來者。書過泗亭碑，文匹淮夷雅。留此繫人心，枝撑正中夏。先公循良吏，海内推名德。驅馬復悠悠，分符指南極。遐眺道州祠，流覽浯溪側。如見古忠臣，精靈感行色。匪煩兼兩載，不用金玉裝。攜此一紙書，存之貯青箱。以示後世人，高山與景行。天運有平陂，名蹟更存亡。寶弓得堤下，大貝歸西房。舊物猶生憐，何況土與疆。却念蒸湘間，牧騎已如林。❼西南天地窄，零桂山水深。峋嶁大禹迹，萬木生秋陰。一峰號回雁，朔氣焉得侵。恐此浯厓文，苔蘚不可尋。藏之篋笥中，寶之過南金。此物何足貴，貴在臣子心。援筆爲長歌，以續中唐音。

《後漢書・吴祐傳》：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穀梁傳・定九年》：得寶玉大弓，惡得之？得之堤下。

❶「遂倒鼇不可讀」下，孫校有「歸而尤之，則曰請」七字。
❷「而」上，孫校有「已」字。
❸「碑」上，孫校有「而」字。
❹「爲余」，孫校作「楊爲」。
❺「屬之」下，孫校有「其」字。
❻「賊」，幽光閣本作「胡」。
❼「牧」，幽光閣本作「胡」。

寄薛開封寀君與楊主事同隱鄧尉山併被獲或曰僧也免之遂歸常州❶

別君二載餘，無從問君處。蒼蒼大澤雲，漠漠西山路。神物定不辱，精英夜飛去。只有延陵心，尚挂姑蘇樹。他日過吴門，爲招烈士魂。燕丹賓客盡，獨有漸離存。

張協《七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吴。李善註引《越絶書》：闔廬無道，湛盧之劒去之入楚。

將遠行作❷

去秋闚東溟，❸今冬浮五湖。長歎天地間，人區日榛蕪。出門多蛇虎，局促守一隅。夢想在中原，河山不崎嶇。朝馳瀍澗宅，夕宿殽函都。神明運四極，反以形骸拘。收身蓬艾中，所之若窮途。杖策當獨行，未敢憚羈孤。願登廣阿城，一覽輿地圖。回首八駿遥，悵然臨交衢。

《莊子》：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後漢書·鄧禹傳》：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

京口

異時京口國東門，地接留都左輔尊。囊括蘇松儲陸海，❹襟提閩浙壯屏藩。❺漕穿水道秦隋跡，壘壓江干晉宋屯。一上金

❶「山」下，幽光閣本有「中」字。

❷「將遠行作」，幽光閣本題作「將有遠行作」，孫校作「將遠行」，題下皆有四字小注「時猶全越」。

❸「東溟」，幽光閣本作「大海」，孫校同。

❹「儲陸海」，孫校作「千里郡」。

❺「閩浙壯屏」，孫校作「浙福二名」。

山覽形勝，南方亦是小中原。

東吴北翟戰争還，❶天府神州百二關。末代棄江因靖鹵，❷靖鹵伯鄭鴻逵。當年開土是中山。雲浮鸛鶴春空遠，水擁蛟龍夜月閒。相對新亭無限淚，幾時重得破愁顔？

石射堋山 已下屠維赤奮若

寒日欲墮石射堋，環湖歷歷來漁燈。山下蘄王宋時墓，屹然穹碑鎮山路。太白天弧見角芒，金山京口又沙塲。爾來牧騎方深入，❸帝在明州正待王。

《吴郡志》：靈巖山在城西三十里，一名石射堋山。

春半

春半雨不絶，北風吹荒山。江南花不開，白日愁生寒。登高望千里，苦霧何漫漫。洪州七月圍，糧盡力亦殫。營頭墮軍中，旗纛沈江干。漢道昔中微，白水應圖記。晚世得先主，亦作三分事。干戈方日尋，天時自當至。一身客荊州，毫不以措意。流離志不挫，終然正神器。一朝得孔明，可以託後嗣。撫掌長太息，且作南山歌。開篋出兵書，日夜窮揣摩。中原有大勢，攻戰不在多。願爲諸將言，不省其奈何？

《後漢書·天文志》：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十里。《三國志》註引《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

❶「吴」，幽光閣本作「胡」。

❷「因」，孫校作「嗟」。

❸「牧騎」，幽光閣本作「兀朮」，孫校同。

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亦未足爲恨也。」《史記·留侯世家》：良爲他人言，皆不省。

懷　人

秋風下南國，江上來飛鳶。江頭估客幾千輩，其中別有東吴船。吴兒解作吴中曲，扣舷一唱悲歌續。乍迴別鶴下重雲，一叫哀猿墜深木。曲中山水不分明，似是衡山與洞庭。日出長風送舟去，衹留江樹青冥冥。湘山削立天之角，五嶺盤紆同一握。嶔崟七十有二峰，紫蓋獨不朝衡嶽。萬里江天木葉稀，行人相見各沾衣。寄言此日南征雁，一到春來早北歸。

杜子美《望南嶽》詩：紫蓋獨不朝，争長嶫相望。蔡琰《胡笳十八拍》：雁南征兮欲寄邊聲，雁北歸兮爲得漢音。

賦得秋鷹

青骹初下赤霄空，千里江山一擊中。忽見晴皐鋪白草，頓令涼野動秋風。當時遂得荆文寵，佐運終成尚父功。試向平蕪看獵火，六雙還在上林東。

陳思王《孟冬篇》：獵以青骹，掩以修竿。

八　尺

八尺孤帆一葉舟，相將風水到今秋。曾來白帝尋先主，復走江東問仲謀。海上魚龍應有恨，山中草木自生愁。憑君莫話興亡事，舊日長年已白頭。

桃花溪歌贈陳處士梅

陶君有五柳，更想桃花源。山迴路轉不知處，到今高士留空言。太丘之後多君子，門前正對桃花水。嘉蔬名木本先疇，海志山經成外史。曾作諸生三十年，老來自種溪前田。四百甲子顏猶少，有與疑年但一笑。有時提壺過比鄰，笑談爛熳皆天真。酒酣却說神光始，感慨汍瀾不可止。老人尚記爲兒時，煙火萬里連江畿。斗米三十穀如土，春花秋月同遊嬉。定陵龍馭歸蒼昊，國事人情亦草草。桑田滄海幾回更，只今尚有遺民老。語罷長謡更浮白，七十年來似疇昔。與君同是避秦人，不醉春光良可惜。春非我春，秋非我秋。惟有桃花年年開，溪水年年流。爲君酌酒長無愁。

《左傳・襄二十九年》：❶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史記・封禪書》：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詩》：勞人草草。《毛傳》：草草，勞心也。《郊祀歌・日出入篇》：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瞿公子玄鍔將往桂林不得達而歸贈之以詩❷

不成南去又東還，行盡吳山與越山。萬里一身天地外，五年方寸虎豺間。匡門浪拍行人舸，桂嶺雲遮驛使關。我望長安猶不見，愁君何處訪慈顏。

亭林詩集卷之一終

❶「左傳襄二十九年」，按據《左傳》，當爲襄三十年。
❷「林」，幽光閣本作「京」。

亭林詩集卷之二

金壇縣南五里顧龍山上有高皇帝御題詞一闋❶已下上章攝提格

突兀孤亭上碧空，高皇於此下江東。即今御筆留題處，想見神州一望中。黄屋非心天下計，詞有「他日偷閒，花鳥娱情，山水相關」之句。青山如舊帝王宫。丹陽父老多遺恨，尚與兒童誦大風。

范曄《樂遊苑應詔詩》：黄屋非堯心。宋濂《大明日曆序》：元季驛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黄屋左纛之念。

重至京口

雲陽至京口，水似巴川縈。逶迤見北山，乃是潤州城。城北江南舊軍壘，當年戍卒曾屯此。西上青天是帝京，天邊淚作長江水。江水遶城回，山雲傍驛開。遥看白羽扇，知是顧生來。

榜人曲

儂家住在江洲，兩槳如飛自繇。金兵一到北岸，踏車金山三周。

《宋史·虞允文傳》：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

❶「高皇帝」上，幽光閣本有「太祖」二字。

真州城子自堅，京口長江無恙。艤舟夜近江南，恐有南朝丞相。

文信國《指南録》：敵船滿江，百姓無一舟可問，與人爲謀，皆以無船，長嘆而止。余元慶遇其故舊爲敵管船，遂密叩之，許以承宣使銀千兩，其人曰：「吾爲宋朝救得一丞相回，建大功業，何以錢爲？但求批帖，爲他日趨承之證。」因授以批帖，仍强委之白金。義人哉！使吾無此一遭遇，已矣。

流轉❶

流轉吴會間，何地爲吾土？登高望九州，極目皆榛莽。❷寒潮盪落日，雜遝魚鰕舞。饑烏晚未棲，弦月陰猶吐。晨上北固樓，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却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畏途窮水陸，仇讎在門户。故鄉不可宿，飄然去其宇。往往歷關梁，❸又不避城府。丈夫志四方，一節亦奚取？毋爲小人資，委肉投餓虎。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❹

秀州

秀州城下水，日夜生春雲。雲含秀州塔，鳥下吴江濆。我願乘此鳥，一見倉海君。異人不可遇，力士難再得。海内不乏賢，何以酬六國？將從馬伏波，田牧邊郡北。復念少遊言，憑高一悽惻。

❶「流轉」，幽光閣本題作「剪髮」，孫校同。
❷「極目皆榛莽」，幽光閣本作「憑陵盡戎虜」。
❸「關梁」，幽光閣本作「山澤」，孫校同。
❹「光武」，徐嘉《顧亭林先生詩箋注》本（以下簡稱《箋注》）云：「一作『明主』。」

恭謁孝陵 已下重光單閼

閏位窮元季，真符啓聖人。九州殊夏裔，萬古肇君臣。武德三王後，文思二帝鄰。卜年乘王氣，定鼎屬休辰。江水縈丹闕，鍾山擁紫宸。衣冠天象遠，法駕月遊新。正寢朝群后，空城走百神。九嵕超嵽嵲，原廟逼嶙峋。寶祚方中缺，炎精且下淪。郊坰來獵火，苑籞動車塵。繫馬神宮樹，樵蘇御道薪。巋然唯殿宇，一望獨荊榛。流落先朝士，間關絶域身。干戈逾六載，雨露接三春。患難形容改，艱危膽氣真。天顔杳靄接，地勢鬱紆親。尚想初陵制，仍詢徙邑民。因山皆土石，用器不金銀。時有倡開煤之説。紫氣浮天宇，蒼龍捧日輪。願言從鄧禹，修謁待西巡。

《漢書·王莽傳》：贊餘分閏位。班固《東都賦》：建武之年，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史記·孝文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太祖實録》：遺命喪葬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後漢書·鄧禹傳》：南至長安，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

拜先曾王考木主於朝天宮後祠中

晉室丹楊尹，猶看古柳存。先公嘗爲應天府尹。山河今異域，瞻拜獨曾孫。雨静鍾山閉，雲深建業昏。自憐襤褸客，拭淚到都門。

《南史·劉瓛傳》：瓛六世祖惔，晉時爲丹楊尹。袁粲曾於後堂請瓛，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言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瓛與張融、王思遠書，自謂貧困繿縷，衣裳容髮有足駭者。

贈萬舉人壽祺 徐州人。

白龍化爲魚，一入豫且網。愕眙不敢殺，縱之遂長往。萬子當代才，深情特高爽。時危見縶維，忠義性無枉。翻然一辭去，割髮變容像。卜築清江西，賦詩有遐想。楚州南北中，日夜馳輪鞅。何人詗北方，處士才無兩。回首見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雲氣無？山川但坱莽。一來登金陵，九州大如掌。還車息淮東，浩歌閉書幌。尚念吴市卒，空中弔魍魎。❶南方不可託，吾亦久飄蕩。崎嶇千里間，曠然得心賞。會待淮水平，清秋發吴榜。

《西都賦》：猶愕眙而不能階。眙，丑吏反，驚貌。《唐書》：權皋爲驛亭保以詗北方。《漢書・梅福傳》：變名姓爲吴市門卒。

淮東

淮東三連城，其北舊侯府。昔時王室壞，南京立新主。河上賊帥來，東南費撐拄。詔封四將軍，分割河淮土。侯時擁兵居，千里塹安堵。促觴進竽瑟，堂上坎坎鼓。美人拜帳中，請作便旋舞。❷爲歡尚未畢，羽檄來旁午。揚舲出廟灣，欲去天威怒。舉族竟生降，一旦爲俘虜。傳車詣幽燕，猶佩通侯組。長安九門中，出入黃金塢。故侯多嫌猜，黃金爲禍胎。白日不爾待，長夜來相催。徬徨闕門前，一時下霆雷。法吏逢上意，羅織及嬰孩。具獄阿房

❶「空」，幽光閣本作「山」。
❷「便」，幽光閣本作「胡」。

宫，腰斬咸陽市。踟躕念黃犬，太息謗諸子。父子一相哭，同日歸蒿里。有金高北邙，不得救身死。地下逢黃侯，舉手相揶揄：我爲天朝將，爾作燕山俘。俱推凶門轂，各剖河山符。嗟公何不死，死在淮東郛。❶一死留芳名，一死骨已枯。寄語後世人，觀此兩丈夫。

贈人

楊朱見路歧，泫然涕沾臆。路旁多行人，一南一以北。南北遂分手，去去焉所極？南指越裳山，北適氈裘國。同在天地間，合并安可得？此去道路長，哀哉各努力！❷

步上太行山，盤石鬱相抱。行人共太息，此是摧輈道。前路無康莊，回車苦不早。聞君將有適，念此令人老。山下有丈夫，窮年採芝草。❸不出巖谷間，長得顏色好。

同族兄存愉拜黃門公墓 已下玄黓執徐

公姓顧氏，諱野王，字希馮，以梁臨賀王記室參軍起兵討侯景。入陳，官至黃門侍郎。墓在今蘇州府吳縣橫山東五里越來溪上。盧襄《石湖志》曰：墓上有一巨石橫卧，可二丈許。

❶「我爲天朝將」至「死在淮東郛」，幽光閣本作「昔在天朝時，共剖河山符。何圖貳師貴，卒受匈奴屠」。

❷「努」，幽光閣本作「戮」。

❸「採」，光緒間朱記榮刊《亭林遺書》（以下簡稱「《遺書》本」）作「折」。

石上古松一株似蓋,❶湖上望見之,即知爲野王墳。今樹與石無恙。天啓中,有勢家欲奪其地而葬,窀已穿矣,族兄存愉發憤訟於官,得止。其勢家所築周垣及樹木皆歸顧氏。

古墓橫山下,遺文郡志中。才名留史傳,譜系出先公。歲月千年邈,郊坰百戰空。立松標舊窀,偃石護幽宮。地自豪家奪,碑因貴客礱。賢兄能發憤,陳迹遂昭融。念昔遭離亂,於今事略同。登車悲出走,雪涕問臨戎。述記名山業,提戈國士風。荒祠亡血食,汗簡續孤忠。山勢仍吴鎮,溪流與越通。眷言懷往烈,感慨意無窮。

贈路舍人澤溥

秋雁違朔風,來集三江裔。未得遂安棲,徘徊望雲際。嗚呼先大夫,早識天子氣。謁帝三山宮,❷柄用恩禮備。汀江失警蹕,❸一死魂猶視。君從粤中來,千里方鼎沸。絶跡遠浮名,林皋託孤詣。東山峙大湖,昔日軍所次。奉母居其中,以待天下事。相逢金閶西,坐語一長喟。復叙國變初,山東並賊吏。長淮限南北,支撑賴文帥。擒魁獻行朝,逆黨皆戰悸。江外甫晏然,卒墮權臣忌。鑠金口未白,牧馬彎弓至。❹天子呼恩官,干戈對王使。詔書曰:朕有守困恩官路振飛。感激千載逢,一下君臣淚。嶺表多炎風,孤棺託蕭寺。怒聲瀧水急,遺策空山閟。君才賈董流,矧乃忠孝嗣。國

❶「株」,原作「枝」,據幽光閣本改。
❷「三山」,幽光閣本作「福州」。
❸「江」,幽光閣本作「州」。
❹「牧」,幽光閣本作「胡」。

步方艱危，❶簡在卿昆季。經營天造始，建立須大器。敢不竭微誠，用卒先臣志。明夷猶未融，善保艱貞利。

《左傳·昭五年》：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清江浦

此地接邳徐，平江故蹟餘。開天成祖代，轉漕北京初。牐下三春盡，湖存數尺瀦。淮安城西有五牐，每歲糧船以春月北上，夏初閉牐，以防黄水灌入裏河。俟秋水退，九月開牐回空。牐内所瀦，皆高郵、寶應諸湖南來之水。舳艫通國命，倉廪峙軍儲。陵谷天行變，山川物態疎。❷黄流侵内地，清口失新渠。米麥江淮貴，金錢帑藏虚。蒼生稀土著，赤地少耰鋤。廟食思封券，河防重璽書。路旁看父老，指點問舟車。

丈夫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懸弧。焉能釣三江，終年守菰蒲？如何駟隙間，流光日已徂。矯首望太行，努力驅鹽車。風吹河北雁，颯沓雲中呼。豈無懷土心，所羡千里途。

王家營

荒坰據淮津，彌望徧秋草。行人日夜馳，此是長安道。鷄鳴客車出，四野星光早。征馬乏青芻，山川色枯槁。燕中舊日

❶「國步方艱危」，幽光閣本作「恭惟上中興」，孫校同。
❷「疎」，幽光閣本作「殊」。

都，風景猶自好。衣殘苕上繒，米爛東吳稻。公卿不難致，所患無金寶。還顧旅舍中，空囊故相惱。回頭問行人，路十如何老？

《通鑑》：路巖佐崔鉉於淮南爲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既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言。

傳聞

傳聞西極馬，新已下湘東。五嶺遮天霧，三苗落木風。間關行幸日，瘴癘百蠻中。不有三王禮，誰收一戰功？

廿載河橋賊，❶於今伏斧碪。國威方一震，兵勢已遥臨。張楚三軍令，尊周四海心。書生籌往略，不覺淚痕深。

路舍人家見東武四先曆❷已下昭陽大荒落

夏后昔中微，國絶四十載。但有少康生，即是天心在。曆數歸君王，百揆領冢宰。路公文貞公。識古今，危難心不怠。屬車乍蒙塵，七閩盡戎壘。粵西已踰年，❸其歲直丁亥。❹侵尋各自擁，❺迫蹙限厓海。

❶「河」，幽光閣本作「吴」。
❷「路舍人家見東武四先曆」，幽光閣本題作「隆武二年八月上出狩未知所之其先桂王即位於肇慶府改元永曆時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路振飛在廈門造隆武四年大統曆用文淵閣印頒行之九年正月臣顧炎武從振飛子中書舍人臣路澤溥見此有作」。
❸「踰年」，幽光閣本作「建元」。
❹「其」，幽光閣本作「來」。
❺「各自擁」，幽光閣本作「一年半」。

厦門絶島中，大澤一空壘。新曆尚未頒，國疑更誰待？遂命疇人流，三辰候光彩。印用文淵閣，丹泥勝珠琲。龍馭杳安之？台星隕衡鼐。猶看正朔存，未信江山改。在昔順水軍，光武戰幾殆。子顔獨奮然，終竟齊元凱。叔世乏純臣，公卿雜鄙猥。持此一册書，千秋戒僚采。

《莊子・秋水》篇：計四海之在天地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　左思《吴都賦》：珠琲闌干。　《後漢書・光武紀》：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没，諸將不知所爲。吴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　《吴漢傳》：吴漢，字子顔。

再謁孝陵

再陟神垌下，還經禁嶺隈。精靈終浩蕩，王氣自崔嵬。突兀明樓峙，呀庨御殿開。彤雲浮苑起，碧巘到宫迴。鼎叶周家卜，符占漢代災。蒼松長化石，黑土乍成灰。城闕春生草，江山夜起雷。興王龍虎地，命世鄂申才。瞻拜魂猶惕，低佪思轉哀。上陵餘舊曲，何日許追陪？

柳子厚《遊朝陽巖》詩：反宇臨呀庨。　唐人小説：馬湘至永康縣東天寶觀，有大枯松，湘曰：「此松後三十餘年即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

恭謁高皇帝御容於靈谷寺❶

肅步投禪寺，焚香展御容。人間垂法象，天宇出真龍。隆準符高帝，虬鬚軼太

❶ 「高皇帝」上，幽光閣本有「太祖」二字。「於」，孫校作「在」。

宗。❶掃除開八表，盪滌翦群兇。大化乘陶冶，元功賴發蹤。本支書胙德，臣辟記勳庸。遺像荒山守，壟函古刹供。神靈千載後，運會百年重。痛迫西周烕，愁深朔漠烽。❷萬方多蹙蹙，薄海日喁喁。臣籍東吴産，皇恩累葉封。天顔仍左顧，國難一趨從。飄泊心情苦，來瞻拜跪恭。異時司隸在，可許下臣逢。

贈朱監紀四輔 寶應人。

十載江南事已非，與君辛苦各生歸。愁看京口三軍潰，痛説揚州七日圍。碧血未消今戰壘，❸白頭相見舊征衣。東京朱祜年猶少，莫向尊前歎式微。

監紀示游粤詩

知君前自廣州來，瀧水孤雲萬壑哀。兩路攻虔皆不下，一軍守嶺竟空回。同時金李多驍將，遺事江山只戰臺。獨有臨風憔悴客，新詩吟罷更徘徊。

贈鄔處士繼思

市中問韓康，藥肆在何許？牀頭本草書，門外長桑侣。每吟詩一篇，泠然在雲天。笻穿北固雪，艇迷京口煙。六代江山

❶「鬢」，孫校作「髯」。
❷「漠」，幽光閣本作「虜」。
❸「今」，孫校作「新」。

好，愁來恣搜討。蘭蓀本獨芳，薑桂從今老。去去復棲棲，河東王伯齊。年年尋杜甫，一過浣花溪。

《後漢書·第五倫傳》：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舊莫知其處。

昔有

昔有楚項羽，宰割封侯王。徙帝都上游，殺之於南方。大權既分裂，海内争雄彊。何況咫尺間，嬴秦尚未亡。時會互反覆，壯盛豈有常。感事再三歎，令我一傍徨。

魏政昔濁亂，兵甲興爾朱。唐臣多險浮，全忠肆誅屠。貪夫分自當，不用重哀吁。河陰與白馬，千載同一途。奈此國命何，大勢常與俱。天意未可窺，或爲真人驅。

楊明府永言雲南人。昔在崑山倡義不克爲僧於華亭及吴帥舉事去而之蘭谿今復來吴下感舊有贈❶

絶跡雲間日，分飛海上秋。超然危亂外，不與少年儔。閲歲空山久，尋禪古寺幽。干戈纏粤徼，妻子隔寧州。乍解桐江纜，仍回谷水舟。刀寒餘斗色，血碧帶江流。舊卒蒼頭散，新交白眼休。同年張翰在，張行人豩之。賓客顧榮留。海日初浮嶼，吴霜早覆洲。與君遵晦意，不負一匡謀。

❶「倡」，幽光閣本作「起」。孫校「今」下有「年」字，「舊」下無「有贈」二字，而有「悲歌不能已於言也」八字。

送歸高士之淮上

送君孤棹上長淮，千里談經意不乖。卜宅已安王考兆，攜書還就故人齋。簷前映雪吟偏苦，❶窗下聽鷄舞亦佳。此日邴原能斷酒，不煩良友數縈懷。

《三國志・邴原傳》注：原舊能飲酒，自遊學八九年，酒不向口。及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

贈劉教諭永錫大名人。

棲遲十載五湖湄，久識元城劉器之。百口凋零餘僕從，一身辛苦別妻兒。心悲漳水春犂日，目斷長洲夕雁時。獨我周旋同宿昔，看君卧起節頻持。❷

郝將軍太極滇人也天啓中守霑益余於敘功疏識其姓名今爲醫客於吴之上津橋言及舊事感而有贈

曾提一旅制黔中，水藺諸酋指顧空。入楚廉頗猶未老，過秦扁鵲更能工。風高劒氣蛉川外，水沸茶聲鶴澗東。橋畔相逢不相識，漫將方技試英雄。

《隋書・史萬歲傳》：入自蜻蛉川。

---

❶「偏」，原作「徧」，據幽光閣本改。

❷「看君卧起節頻持」下，幽光閣本有小注：「劉君時未薙髮。」

孝陵圖有序。

重光單閼二月己巳，❶來謁孝陵。值大雨，稽首門外而去。又二載昭陽大荒落二月辛丑，再謁。十月戊子，又謁，乃得趨入殿門，徘徊瞻視，鞠躬而登殿上。中官奉帝后神牌二，其後蓋小屋數楹，皆黄瓦，非昔制矣。升甬道，恭視明樓寶城；出門，周覽故齋宫祠署遺址。牧騎充斥，❷不便攜筆硯，同行者故陵衛百户束帶玉稍爲指示，退而作圖。念山陵一代典故，以革除之事，實録、會典並無紀述；當先朝時，又爲禁地，非陵官不得入焉，其官於陵者，非中貴則武弁，又不能通諳國制，以故其傳鮮矣。今既不盡知，知亦不能盡圖，而其録於圖者且不盡有，恐天下之人同此心而不獲至者多也，故寫而傳之。❸

鍾山白草枯，冬月蒸宿霧。十里無立樹，岡阜但回互。寶城獨青青，日色上霜露。殿門達明樓，周遭尚完固。其外有穹碑，巍然當御路。文自成祖爲，千年繫明祚。侍衛八石人，祇肅候靈輅。下列石獸六，森然象鹵簿。自馬至獅子，兩兩相比附。中間特崒嵂，有二擎天柱。排立榛莽中，凡此皆尚具。又有神烈山，世宗所封樹。卧碑自崇禎，禁約煩聖諭。石大故不毁，文字猶可句。至於土木工，俱已亡其

❶「重光單閼二月己巳」上，孫校有「臣山傭於」四字。

❷「牧」，幽光閣本作「胡」。

❸「故寫而傳之」下，幽光閣本有「臣顧炎武稽首頓首謹書」十字。「顧炎武」，孫校作「山傭」。

素。東陵在殿左，先時懿文祔。云有殿二層，去門可百步。正殿門有五，天子升自阼。門内廡三十，左右以次布。門外設兩厨，右殿上所駐。祠署并宫監，羊房暨酒庫。以至各廨宇，並及諸宅務。東西二紅門，四十五巡鋪。一一費搜尋，涉目仍迷瞀。山後更蕭條，兵牧所屯聚。洞然見銘石，崩出常王墓。何代無厄菑，神聖莫能度。幸兹寢園存，皇天永呵護。奄人宿其中，無乃致褻汙。陵衛多官軍，殘毁法不捕。伐木復撤亭，上觸天地怒。雷震樵夫死，梁壓陵賊仆。乃信高廟靈，却立生畏怖。若夫本衛官，衣食久遺蠹。及今盡流冗，存兩千百户。下國有蟣臣，一年再奔赴。低徊持寸管，能作西京賦。尚慮耳目褊，流傳有錯誤。相逢虞子大，獨記陵木數。未得對東巡，空山論掌故。

《後漢書・光武紀》：流冗道路。　盧仝《月蝕》詩：地上蟣蝨臣仝，告訴帝天皇。　《後漢書・虞延傳》：光武東巡，路過小黄，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　《史記・司馬相如傳》：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　《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師官屬，主故事者。

十廟

鷄鳴山下有帝王功臣十廟，❶後人但謂之十廟。

我來雞籠下，十廟何蒼涼。周垣半傾覆，棟宇皆頽荒。樹木已無有，寂寞餘山岡。功臣及卞劉，並作瓦礫場。衛國有遺主，尚寓五顯堂。武惠僅一間，廟貌猶未亡。蔣廟頗完具，欹側惟兩廊。帝王殿已

❶「雞」上，幽光閣本有「南京」二字。

撤，主在門中央。或聞道路言，欲改祀三皇。真武並祠山，香火仍相當。其南特焕然，漢末武安王。云是督府修，中絶以堵墻。陪京板蕩餘，❶百司已更張。神人悉異名，不改都城隍。❷朔望及雩祈，頓首誠恐惶。神奉太祖勅，得以威遐荒。❸留此金字題，昭示同三光。追惟定鼎初，❹遣祀明綸將。二百七十年，吉蠲存太常。三靈俄乏主，一代淪彝章。圜丘尚無依，百神焉得康？騎士處高廟，陵闕來牛羊。何當挽天河，❺滌去諸不祥。❻無文秩新邑，人鬼咸迪嘗。復見十廟中，冠佩齊趨蹌。此詩神聽之，終古其毋忘。

《漢書·王莽傳》：莽感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户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北軍中壘居高寢。《書·洛誥》：咸秩無文。《漢書·郊祀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

金山 已下闕逢敦牂

東風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動摇，塔鈴語不休。水軍一十萬，❼虎嘯臨皇州。巨艦作大營，飛艫爲前茅。黄旗亘長江，戰鼓出中洲。舉火蒜山旁，鳴角東龍湫。故侯張子房，❽手運丈八矛。登高矚山

❶「陪京板蕩餘」，幽光閣本作「金陵自入胡」。
❷「不改都城隍」下，幽光閣本有「乃信夷奴心，亦知畏菑殃」二句。
❸「得以威遐荒」，幽光閣本作「得治諸東羌」，孫校同。
❹「追惟定鼎初」，幽光閣本作「上天厭夷德，神祇顧馨香。上追洪武中」三句。
❺「何當挽天河」，幽光閣本作「何時洗妖氛」，孫校同。
❻「滌」，幽光閣本作「逐」，孫校同。
❼「水軍」，幽光閣本作「海師」。
❽「故侯張子房」下，幽光閣本有小注：「定西侯張名振。」

陵，賦詩令人愁。沈吟十年餘，不見旌旆浮。忽聞王旅來，先聲動燕幽。闔廬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奮擊楫，肯效南冠囚？❶ 願言告同袍，乘時莫淹留。

《晉書・佛圖澄傳》：段末波攻石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禽段末波。」劉曜攻雒陽，勒將救之，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言軍出捉得曜也。

僑居神烈山下

典得山南半畝居，偶因行藥到郊墟。依稀玉座浮雲裏，落莫金莖淡日初。塔葬屬支城外土，營屯塞馬殿中廬。猶餘伯玉當年事，每過陵宮一下車。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其人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古隱士

幼安遭漢季，一身客遼東。世亂多傾危，築室深山中。自非學者流，名字罕得通。研心易六爻，不用希潛龍。根矩好清評，行止乃未同。

嘗聞龐德公，自守甘窮餓。旦率妻子耕，不知州牧過。關中傕氾攻，河上袁呂破。默默似無聞，但理芸鋤課。獨識諸葛君，一言定王佐。

❶「肯效南冠囚」上二句，幽光閣本作「況茲蠢逆胡，已是天亡秋」。

真州

擊楫來江外，揚帆上舊京。鼓聲殷地起，獵火照山明。楚尹頻奔命，宛渠尚守城。真州非赤壁，風便一臨兵。❶

太平

天門采石尚嶙峋，一代興亡此地親。雲擁白龍來戍壘，日隨青蓋落江津。常王戈甲先登陣，花將鬚眉罵賊身。猶是南京股肱郡，憑高懷往獨傷神。

《吴志·孫皓傳》注引干寶《晉紀》：庚子歲，青蓋當入雒陽。　《太祖實録》：上渡江抵采石磯，常遇春舍舟奮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　陳友諒陷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大駡而死。

蟂磯

下接金山上小孤，一磯中立鎮蕪湖。千年形勢分南極，萬里梯航達帝都。嶺色遠浮黃屋纛，江風寒拂白頭烏。高皇事業山河在，留得奎章墨未枯。廟中有高皇帝御製詩金字牌一扇。

《三國典略》：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許集於門樓，童謡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吴。」

江上

清霜覆蘆花，秋向江岸白。青山矗江

❶「風便一臨兵」下，幽光閣本有小注：「真州牐外焚船數百艘。」

天，飛鳥去無跡。行行獨愁思，今爲遠行客。晨樵水上峰，夜釣磯邊石。酌水復烹魚，可以供日夕。且此恣盤桓，安能守阡陌？

江風吹回波，垂鈎魚不上。歲旱耕山田，抱甕禾不長。閒來走磯下，輕舟駕兩槳。何處是新洲？日入秋砧響。聞有伐荻人，欣然願偕往。恐復非英流，空結千齡想。

《南史》：宋武帝嘗伐荻新洲。

久留燕子磯院中有感而作

寄食清江院，從秋又涉冬。水侵慈姥竹，風落孝陵松。野宿從晨釣，山居傍夕烽。相逢徐孺子，多謝郭林宗。

《輿地志》：慈姥山積石臨江，岸壁峻絕，出竹堪爲簫管。宋梅聖俞有《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記》。《後漢書·徐穉傳》：謂茅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

范文正公祠

先朝亦復愁元昊，臣子何人似范公？已見干戈纏海內，尚留冠佩託江東。含霜晚穗遺田裏，噪日寒禽古廟中。吾欲與公籌大事，到今憂樂恐無窮。

錢生肅潤之父出示所輯方書❶

和扁日以遥，治術多瞀亂。方書浩無涯，其言比河漢。彭鏗有後賢，物理恣探

❶「錢生肅潤之父出示所輯方書」，孫校題作「錢翁□示所輯方書」，小注云：「肅潤之父。」

玩。恥爲俗人學，特發仁者歎。五勞與七傷，大抵同所患。循方以治之，於事亦得半。條列三十餘，有目皆可看。略知病所起，可以方理斷。哀哉末世醫，誤人已無算。頗似郭舍人，射覆徒夸誕。信口道熱寒，師心作湯散。未達敢嘗之，不死乃如綫。豈如讀古方，猶得依畔岸。在漢有孝文，仁心周里閈。下詔問淳于，一篇著醫案。如君静者流，嗣子況才彦。何時遇英明，大化同參贊。

元旦陵下作❶ 已下旃蒙協洽

十載逢元日，朝陵有一臣。山川通御氣，節物到王春。闕下樵蘇盡，江東戰伐新。相看園殿切，鵠立幾縈神。是日稱三始，何時見國初？風雲終日有，兵火十年餘。甲子軒庭曆，春秋孔壁書。幸來京兆里，得近帝王居。

《史記·天官書》：正旦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

常熟歸生晟陳生芳績書來以詩答之

十載江村二子偕，相逢每詠步兵懷。猶看老驥心偏壯，豈惜飛龍羽乍乖。海上戈船連滬瀆，石頭烽火照秦淮。先朝舊事君休問，鼓角凄其滿御街。

《金陵志》：烽火樓在石頭城西南最高處，吴時舉烽火於此。

❶「元旦陵下作」，幽光閣本卷三自此首詩始。

贈路光祿太平❶

已下數首皆余蒙難之作。❷先是，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❸余聞，亟擒之，數其罪，沈諸水。其壻復投豪，訟之郡，❹行千金求殺余。❺余既待訊，法當囚繫，乃不之獄曹而執諸豪奴之家。同人不平，爲代愬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以殺奴論。豪計不行，❻而余有戒心，❼乃浩然有山東之行矣。

弱冠追三古，中年賦二京。一門更喪亂，七尺尚峥嶸。江海存微息，山陵鑒本誠。落萁裁十畝，覆草只三楹。變故興奴隸，荓蜂出里閭。❽彌天成夏網，畫地類秦阬。獄卒逢田甲，刑官屬甯成。文深從鍛鍊，事急費經營。節俠多燕趙，交親即弟兄。周旋如一日，慷慨見平生。疾苦頻存問，阽危得拄撐。不侵貞士諾，逾篤故人情。木向猿聲老，江隨虎跡清。更承身世畫，不覺涕霑纓。

《呂氏春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晉傅玄詩：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阿。

❶「贈」，孫校作「上」。
❷「數首」，幽光閣本無此二字，孫校同。
❸「陷余重案」，幽光閣本作「告余通閩中事」，孫校同。
❹「郡」，幽光閣本作「官」，孫校同。
❺「行千金」，幽光閣本作「以二千金賂府推官」，孫校同。
❻「豪計不行」下，幽光閣本有「遂遣刺客伺余」六字，孫校同。
❼「有戒心」，幽光閣本無此三字，孫校同。
❽「荓蜂」，幽光閣本作「奸豪」，孫校同。

詶王生仍

故國羈人怨誹深，感君來往數相尋。都將文字銷餘日，難把幽憂損壯心。演易已成殷牖蹟，援琴猶學楚囚音。黧顏白髮非前似，只有新詩尚苦吟。

梁庾肩吾詩：殷牖爻雖蹟。

永夜

永夜刀鳴動箭中，起看征雁各西東。山憐虎阜從波涌，路識閶門與帝通。待客荊卿愁日晚，艤舟漁父畏天風。當時多少金蘭友，此際心期未許同。

晉王珣《虎丘山銘》：虎丘山，先名海涌山。《孫權記》注曰：吴西郭門曰閶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閶闔，故名之。

詶陳生芳績❶

百里相思路阻紆，每承遺札訊何如。絶交已廣朱生論，發憤終成太史書。笠澤水清連底日，虞山葉落到根初。從今世事無煩問，但掩衡門學種蔬。

贈路舍人

自分寒灰即溺餘，非君那得更吹噓？窮交義重千金許，疾吏情深一上書。大麓陽飈回宿草，岷江春水下枯魚。丁寧未忍津頭別，此去防身計莫疎。

❶ 「詶陳生芳績」，孫校無「芳績」二字。

《漢書・路温舒傳》：疾吏之風，悲痛之辭。

贈錢行人邦寅 丹徒人。

李白真狂客，江淹本恨人。生涯從吏議，直道託群倫。之子才名重，相知管鮑親。起風還鷁羽，決海動龍鱗。孤憤心尤烈，窮愁氣未申。彫年黄浦雪，殘臘玉山春。貫日精誠久，回天事業新。南徐游歷地，儻有和歌辰。

江淹《恨賦》：僕本恨人。　鮑照《舞鶴賦》：急景彫年。

松江别張處士慤王處士煒暨諸友人 已下柔兆涒灘

十載違鄉縣，三年旅舊都。風期嘗磊落，節行特崎嶇。坐識人倫傑，行知國器殊。論兵卑起翦，❶畫計小陰符。世事陵夷極，生涯閲歷枯。人情來轥藉，鬼語得揶揄。郭解多從客，田儋自縛奴。事危先與手，法定必行誅。義洩神人憤，歡騰里閈呼。匣餘剸兕劒，橐解射狼弧。卦值明夷晦，時逢聽訟孚。邑豪方齮齕，獄吏實求須。裳帛經時裂，南冠累月拘。橐饘誰問遺，衣食但支吾。薄俗吴趨最，危巇蜀道俱。每煩疑載鬼，動是泣歧塗。畜是樊中雉，巢鄰幕上烏。霜因鄒衍下，日爲魯陽驅。抱直來東土，含愁到海隅。春生三泖壯，雪盡九峰紆。異郡情猶徹，同人道不孤。未窮憐舌在，垂死覺心蘇。大義摧牙角，深懷疐尾胡。奸雄頻斂手，國士一張鬚。知己憐三釁，名流重八厨。欲將方寸

❶「起翦」，孫校作「左氏」。

報，惟有漢東珠。

《史記・田儋傳》：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宋書・薛安都傳》：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通鑑》：宇文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胡三省注：與手，魏齊間人率有是言，言與之毒手而殺之也。《左傳・昭公元年》：叔孫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贈潘節士檉章

北京一崩淪，國史遂中絕。二十有四年，記注亦殘缺。中更支與賊，❶出入互轇轕。亡城與破軍，紛錯難具說。三案多是非，反覆同一轍。始終爲門户，竟與國俱滅。我欲問計吏，朝會非王都。我欲登蘭臺，祕書入東虞。❷文武道未亡，臣子不敢誣。竄身雲夢中，幸與國典俱。有志述三朝，并及海宇圖。一書未及成，觸此憂患途。同方有潘子，自小耽文史。犖然持巨筆，直遡明興始。謂惟司馬遷，作書有條理。自餘數十家，充棟徒爲爾。上下三百年，粲然得綱紀。索居患無朋，何意來金陵。家在鍾山旁，雲端接觚棱。親見高帝時，日月東方升。山川發秀麗，人物流名稱。到今王氣存，疑有龍虎興。把酒爲君道，千秋事難討。一代多文章，相隨没幽草。城無絃誦生，柱殞藏書老。同文化支字，❸刼火燒豐鎬。自非尼父生，六經亦焉保？夏亡傳《禹貢》，周衰垂六官。後王有所憑，蒼生蒙治安。皇祖昔賓天，天地千年寒。聞知有小臣，復見文物完。此人待聘

❶「支」，幽光閣本作「夷」。
❷「虞」，幽光閣本作「胡」。
❸「支」，幽光閣本作「夷」。

珍，此書藏名山。顧我雖逢掖，猶然抱遺册。定哀三世間，所歷如旦夕。頗聞董生語，曾對西都客。期君共編摩，不墜文獻迹。便當挈殘書，過爾溪上宅。

《戰國策》：吴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鬬於宫唐之上，舍鬬奔郢，遂入大宫，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

閏五月十日恭詣孝陵❶

忌日仍逢閏，星躔近一周。空山傳御幄，茀路想行騶。寢殿神衣出，祠官玉斚收。烝嘗憑絶隝，輓磬託荒甽。薄海哀思結，遺臣涕淚稠。禮應求草野，心可對玄幽。寥落存王事，依稀奉月游。尚餘歌頌在，長此侑春秋。

《國語》：道茀，不可行也。《漢書·孝平紀》：元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用太牢祠。《王莽傳》：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更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王處士自松江來拜陵畢遂往蕪湖

宵來騎白馬，躡電向鍾山。忽遇窮途伴，相將一哭還。君來猶五月，不逐秦淮節。攜手宿荒郊，行吟對宫闕。此去到蕪湖，山光似舊無？若經巡幸地，爲我少踟蹰。

❶「詣」，孫校作「謁」。

桃葉歌

桃葉歌，歌宛轉，舊日秦淮水清淺。此曲之興自早晚。青溪橋邊日欲斜，白土岡下驅虞車，❶越州女子顔如花，中官采取來天家，可憐馬上彈琵琶。三月桃花四月葉，已報北兵屯六合。宫車塞上行，❷塞馬江東獵。❸桃葉復桃根，殘英委白門。相逢冶城下，猶有六朝魂。

《隋書·五行志》：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詞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隋晉王廣伐陳，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此其應也。《隋書·藝術傳》：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户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

黄侍中祠 在南京三山門外栅洪橋。

侍中名觀，洪武二十四年殿試第一。建文末，奉詔募兵安慶，聞南京不守，自沈於江。其妻翁氏及二女爲官所簿録，將給配象奴，亦赴水死。後人即其葬地爲侍中立祠。

侍中祠下水奔渾，❹有客悲歌叩郭門。古木夜交貞女冢，光風春返大夫魂。先朝侍從多忠節，當代科名一狀元。莫道河山今便改，國於天地鎮長存。

《左傳·昭公元年》：秦后子曰：「國於天地，有與

❶「虞」，幽光閣本作「胡」。
❷「宫車」，幽光閣本作「兩宫」，孫校同。
❸「塞馬」，幽光閣本作「日逐」，孫校同。
❹「奔渾」，孫校作「雲昏」。

立焉。」

王徵君潢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栅洪橋下

大江從西來，東抵長干岡。至今號栅洪，對城橫石梁。此橋蓋古時立栅處，本當名「栅江」，後訛爲「洪」耳，猶「射江」之爲「射洪」也。落日照金陵，火旻生秋涼。都城久塵坌，出郊且相羊。客有五六人，鼓枻歌滄浪。盤中設瓜果，几案羅酒漿。上坐老沙門，舊日名省郎。熊君開元。曾折帝廷檻，幾死丹陛旁。天子自明聖，畢竟誅安昌。南走侍密勿，一身再奔亡。復有一少者，沈毅尤非常。釋名髡殘。不肯道姓名，世莫知行藏。其餘數君子，鬚眉各軒昂。爲我操南音，未言神已傷。流賊自中州，楚實當其吭。出入十五郡，南國無安疆。血成江漢流，骨與灊廬望。赫怒我先帝，親遣元臣行。北落開和門，三台動光芒。一旦霣大命，藩后殘荆襄。遂令三楚間，哀哉久戰場。寧南佩侯印，忽焉竟披猖。寧南侯左良玉。稱兵據上流，❶以國資東陽。❷豈無材略士，忍死奔遐荒。落雁衡北回，窮烏樹南翔。可憐洞庭水，遺烈存中湘。何騰蛟追封中湘王。連營十三鎮，恣肆無朝綱。夜半相誅屠，三宮離武岡。黔中亦楚地，君長皆印章。國家有驅除，往往用土狼。積雨閉摩泥，毒流漲昆明。蠻陬地斗絕，極目天茫茫。頃者西方兵，連歲争辰陽。心悼黃屋遠，眼倦烽火忙。楚雖三户存，其人故倔彊。崎嶇二君

❶「流」，幽光閣本作「游」。
❷「東陽」，幽光閣本作「戎羌」。

子，志意不可量。鄖公抗忠貞，左徒吐潔芳。舉頭是青天，不見二曜光。❶何意多同心，合沓來諸方。僕本吴趨士，雅志陵秋霜。適來新亭宴，得共賓主觴。戮力事神州，❷斯言固難忘。我寧爲楚囚，流涕空霑裳。

《宋史・天文志》：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南。北者，宿在北方；落者，天軍之藩落也。師門，猶軍門。

攝　山

徵君舊宅此山中，山館孱顔往蹟空。藥徑春添千嶂雨，松厓夜起六朝風。忘情魚鳥天機合，適意川巖物象同。一入籬門人世別，幾人能不拜蕭公？

《漢書・司馬相如傳》：放散畔岸，驤以孱顔。顔師古曰：孱顔，不齊也。《宫苑記》：舊京南北兩岸，籬門五十六所，蓋京邑之郊門也。江左初立，並用籬爲之，故曰籬門。《南齊書・王儉傳》：宋世外六門設竹籬，建元初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

賈倉部必選説易

昔年清望動公車，此日耆英有幾家？古注已聞傳孟喜，遺文仍許授侯芭。竹牀排硯頻添墨，石屋支鐺旋煮茶。更説都城防寇事，❸至今流涕賈長沙。

《漢書・儒林傳》：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云受孟喜，喜爲名之。

❶「二曜」，幽光閣本作「日月」。
❷「事」，幽光閣本作「復」。
❸「寇」，幽光閣本作「虜」。

旅　中

久客仍流轉，愁人獨遠征。釜遭行路奪，席與舍兒争。混跡同傭販，甘心變姓名。寒依車下草，饑糝鏖中羹。浦雁先秋到，關雞候旦鳴。蹠穿山更險，船破浪猶横。疾病年來有，衣裝日漸輕。榮枯心易感，得喪理難平。默坐悲先代，勞歌念一生。買臣將五十，何處謁承明？

詶王處士九日見懷之作

是日驚秋老，相望各一涯。離懷銷濁酒，愁眼見黄花。天地存肝膽，江山閲鬢華。多蒙千里訊，逐客已無家。

送張山人應鼎還江陰

舊京秋色轉霏微，目送毘陵一雁飛。笑我畏人能久客，嗟君懷土便思歸。風高海氣龍王廟，水落江聲燕子磯。卉布家鄉多已作，此行須换芰荷衣。

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後即世適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

一生愁恨集今辰，❶尚有微軀繫五倫。淚盡宛詩言我日，悲深魯史筆王春。山頭馬鬣封孤子，天上龍髯從二親。留此一絲忠孝在，三綱終古不曾淪。

❶「集」，幽光閣本作「積」。

帝后登遐一忌辰，天讎國耻世無倫。那知考妣還同日，從此河山遂不春。弘演納肝猶報主，王裒泣血倍思親。人寰尚有遺民在，大節難隨九鼎淪。❶

《梁書·邵陵王綸傳》：大敵猶强，天讎未雪。

亭林詩集卷之二終

❶「大節難隨九鼎淪」上二句，幽光閣本作「人間若不生之子，五嶽崩頹九鼎淪」，孫校同。

亭林詩集卷之三

元日已下彊圉作噩

晨興自江上，踰嶺走鍾山。肅然至殿門，雙扉護重關。初日照宮闕，隱映城郭間。空山寂無人，獨來拜榛菅。流轉雖不居，咫尺猶天顏。喜會牧馬收，❶岡巒乍清閒。歲序一更新，陽風動人寰。佇期龍虎氣，得與春光還。復想在宥初，蒼生願重攀。杜子美詩：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萊州

海右稱名郡，齊東亦大都。❷山形當斗入，人質並魁梧。月主秦祠廢，沙壇漢蹟孤。已無巡狩蹕，尚有戍軍郛。漉海鹽千斛，栽岡棗萬株。鼉梁通日際，蜃市接神區。轉漕新河格，分營絶島迂。三方從廟算，二撫各兵符。天啓初議三方布置，始設登、萊巡撫。礮甲初傳造，戈鋋已擊屠。中丞愁餌賊，謝璉。太守痛捐軀。朱萬年。郊壘青燐出，城陴白骨枯。危情隨事往，深慮逐年徂。計士悲疵國，遺民想霸圖。登臨多感概，莫笑一窮儒。

❶「牧」，幽光閣本作「胡」。

❷「亦」，幽光閣本作「一」。

《史記・封禪書》：成山斗入海。又曰：八神，六曰月主，祀之萊山。又曰：天子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成。《書・大誥》：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安平君祠 在即墨縣，今廢。

太息全齊霸業遺，如君真是一男兒。功成棧道迎王日，志決危城仗鍤時。饑烏尚銜庭下粒，老牛猶飲穴邊池。可憐王建降秦後，千古無人解出奇。

不其山 漢不其縣。❶有康成書院，今廢。

荒山書院有人耕，不記山名與縣名。爲問黃巾滿天下，可能容得鄭康成？

《後漢書・鄭玄傳》：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勞山歌

勞山拔地九千丈，崔嵬勢壓齊之東。下視大海出日月，上接元氣包鴻濛。幽巖秘洞難具狀，煙霧合沓來千峰。華樓獨收衆山景，一一環立生姿容。上有巨峰最崱屴，數載榛莽無人蹤。重厓複嶺行未極，澗竇窈窕來相通。天高日入不聞語，悄然衆籟如秋冬。奇花名藥絶凡境，世人不識疑天工。云是老子曾過此，後有濟北黃石公。至今號作神人宅，憑高結構留仙宮。吾聞東嶽泰山爲最大，虞帝柴望秦皇封。其東直走千餘里，山形不絶連虛空。自此一山

❶「漢不其縣」上，幽光閣本有「在即墨縣」四字。

奠海右，截然世界稱域中。以外島嶼不可計。紛紜出没多魚龍。八神祠宇在其内，往往碁置生金銅。古言齊國之富臨淄次即墨，何以滿目皆蒿蓬？捕魚山之旁，伐木山之中。猶見山樵與村童，春日會鼓聲逢逢。此山之高過岱宗，或者其讓雲雨功。宣氣生物理則同，旁薄萬古無終窮。何時結屋依長松，嘯歌山椒一老翁。

《説文》：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

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

趙公化去時，一琴遺使君。五年作太守，却反東皋耘。有時意不愜，來躡嶗山雲。臨風發宮商，二氣相絪緼。可憐成連意，空山無人聞。我欲從君棲，山厓與海濆。

淮北大雨

秋水横流下者巢，踰淮百里即荒郊。已知舉世皆行潦，且復因人賦苦匏。極浦雲垂翔濕雁，深山雷動起潛蛟。人生只是居家慣，江海曾如水一坳。

《國語》：匏苦，不材於人，共濟而已。

濟南

落日天邊見二峰，平臨湖上出芙蓉。西來水竇緣王屋，南去山根接岱宗。積氣蒼茫含斗宿，餘波瀺灂吐魚龍。還思北海亭中客，勝會良時不可逢。

水翳墻崩竹樹疏，廿年重說陷城初。❶荒涼王府餘山沼，寥落軍營識舊墟。百戰只今愁海岱，一麾猶足定青徐。經生老却成何事，坐擁三冬萬卷書。

賦得秋柳

昔日金枝間白花，只今搖落向天涯。條空不繫長征馬，葉少難藏覓宿鴉。老去桓公重出塞，罷官陶令乍歸家。先皇玉座靈和殿，淚灑西風夕日斜。

《南史》：宋武帝植蜀柳數株於靈和殿前。唐李商隱詩：腸斷靈和殿，先皇玉座空。

詶徐處士元善昔年新城之陷其母死焉故有此作

桓臺風木正蕭辰，傾蓋知心誼獨親。季子已無觀樂地，偉元終是泣詩人。愁看落日燕山夜，畏見荒江郢樹春。來書勸爲昌平、承天之行。踏徧天涯更回轡，欲從吾友卜東鄰。

《山東名勝志》：新城縣東有戲馬臺，相傳齊桓公歇馬於此。

登岱 已下著雍閹茂

尼父道不行，喟然念泰山。❷空垂六經文，不覩西周年。七十二君代，乃有封禪壇。書傳多荒忽，誰能信其然。既嘗小天下，復觀遂古前。羲黄與堯舜，蕩滅同雲煙。社首卑附地，徂徠高摩天。下視大海

❶「廿年重說陷城初」下，幽光閣本有小注：「濟南以崇禎十二年元日陷。」

❷「泰」，幽光閣本作「東」。

旁，神州自相連。天地有變虧，何人得昇仙？遺弓名烏號，橋山葬衣冠。末世久澆訛，孰探幽明原？三萬六千年，山崩黄河乾。立石既已刓，封松既已殘。太陽不東昇，長夜何漫漫。哀哉一顔淵，獨立瞻昊門。疲精不肯休，計畫無崖垠。復有孟子輿，眷眷明堂言。庶幾大道還，民質如初元。上采黄金成，下塞宣房湍。何時一見之，太息徒潺湲。

《易》：山附于地。《史記·封禪書》：欒大言臣之師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

謁夫子廟

道統三王大，功超二帝優。斯文垂彖繫，吾志在春秋。車服先公制，威儀弟子修。宅聞絲竹響，壁有簡編留。俎豆傳千葉，章逢被九州。獨全兵火代，不藉廟堂謀。老檜當庭發，清洙繞墓流。一來瞻闕里，如得與從遊。

杜子美《宿鑿石浦》詩：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

七十二弟子

亂國誰知爾，孤生且辟人。危情嘗過宋，困志亦從陳。籥舞虞庠夕，弦歌闕里春。門人惟季次，未肯作家臣。一時同人多入官長幕。

《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謁周公廟

道化千年後，明禋一國中。禮猶先世

守，制比百王崇。配食唯元子，烝嘗徧列公。祠田還割魯，氏系獨傳東。有祭田碑，言周公之後東野氏，今爲東姓。舊史書茅闕，新詩采閟宮。巋然遺殿在，不與漢侯同。

謁孟子廟

古殿依邾邑，高山近孔林。游從齊魏老，功續禹周深。孝弟先王業，耕桑海内心。期應過七百，運豈厄當今。辯説千秋奉，精靈故國歆。四基岡上柏，凝望轉蕭森。

《大明一統志》：四基山在鄒縣東北三十里，山頂四石，狀類臺基，其西麓即孟子墓。

鄒平張公子萬斛園上小集各賦一物得桔槔

鑿木前人制，收泉易卦稱。天機無害道，人巧合成能。壤脉涓涓出，川流搰搰升。入晴常作雨，當暑欲生冰。❶菜甲青旉地，花容赤繞塍。彌令幽興劇，頓使化工增。坐愛平畦廣，行憐曲水澄。灌園今莫笑，此地近於陵。

《莊子》：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易》：井收勿幕。又曰：震爲旉。

張隱君元明於園中寘一小石龕曰仙隱祠徵詩紀之

白日浮雲隔幾重，三山五嶽漫相逢。竭來未得從黃石，老至先思伴赤松。哲士有懷多述酒，英流無事且明農。❷猶憐末俗

❶「生」，幽光閣本作「成」。

❷「英流無事且明農」，孫校作「學人無事自明農」。

愚難痦，故作幽龕小座供。

百尺松陰十畝園，此中人物似桃源。衣冠俎豆猶三代，雞犬桑麻自一村。垣外白榆隨宿列，樹頭青鳥候風翻。坐來髣髴疑仙境，試問先生笑不言。

濟　南

湖上荷花歲歲新，客中時序自傷神。名泉出地環巖郭，急雨連山浄火旻。絶代詩題傳子美，近朝文士數于鱗。愁來獨憶辛忠敏，老淚無端痛古人。

自　笑

自笑今年未得歸，酒樽詩卷欲何依？呼僮向曉牽長轡，覓嫗先冬綻故衣。黄耳不來江表信，白頭終念故山薇。無因化作隨陽雁，一逐西風笠澤飛。

詶歸祚明戴笠王仍潘檉章四子韭溪草堂聯句見懷二十韻

異地逢冬節，同人會韭溪。蒼涼悲一别，廓落想孤棲。刻燭初分韻，抽毫亦共題。雪裝吴苑白，雲幕越山低。清酣傳杯緩，哀弦入坐淒。詞堪争日月，氣欲吐虹霓。寫恨工蘇李，攄幽劇吕嵇。風流知不墜，肝膽幸無暌。掛帙安牛角，擔囊逐馬蹄。飄飄過東楚，浩蕩適三齊。❶息足雩門下，停車汶水西。岱宗臨日觀，梁父躡雲梯。洞壑來仍異，關河去更迷。人看秋逝

❶「適」，孫校作「遍」。

雁，客喚早行雞。臥冷王章被，窮餘范叔綈。夢猶經冢宅，愁不到中閨。來詩有「親朋愁帶甲，家舍祝添丁」之句。問字誰供酒，繙書獨照藜。雅言開竹徑，佳訊發蘭畦。遺鯉情偏切，班荊意各悽。式微君莫賦，春雨正塗泥。

濰縣

人臣遇變時，亡或愈於死。夏祚方中微，靡奔一人爾。二斟有遺跡，當日兵所起。世人不達權，但拜孤山祀。孤山在昌樂縣東十里，有伯夷廟。

《左傳·昭二十年》：亡愈於死，先諸？

我行適東方，將尋孔北海。此地有遺風，其人已千載。英名動劉備，一爲却管亥。後此復何人，崎嶇但荒壘。

衡王府

賜履因齊國，分枝自憲宗。能言皆詔予，廣斥盡疏封。地號東秦古，王稱叔父恭。穿池通海氣，起榭出林容。嶽里生秋草，牛山見夕烽。蛇遊宮内道，鳥啄殿前松。失國非奔莒，亡王不住共。雍門今有歎，流涕一相逢。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

《晉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已而齊王冏敗。

督亢

此地猶天府，當年竟入秦。燕丹不可作，千載自悽神。野燒村中夕，枯桑壠上

春。一歸屯占後，墟里少遺民。

京師作

煌煌古燕京，❶金元遞開創。初興靖難師，遂駐時巡仗。制掩漢唐閎，德儷商周王。巍峩大明門，❷如翬峙南向。其陽肇圜丘，列聖凝靈貺。其內廓乾清，至尊儼旒纊。繚以皇城垣，靚深擬天上。其旁列兩街，省寺鬱相望。經營本睿裁，斵削命般匠。鼎從郟鄏卜，宅是成周相。穹然對兩京，自古無與抗。酆宮遂顯敞，未央失宏壯。西來太行條，連天矗崖嶂。東盡巫閭支，界海看滉瀁。居中守在支，❸臨秋國爲防。人物並浩穰，風流餘慨伉。百貨集廣馗，九金歸府藏。通州船萬艘，便門車千兩。緜延祀四六，三靈哀板蕩。紫塞吟悲笳，❹黃圖布氈帳。獄囚圻父臣，王洽。郊死凶門將。滿桂。悲號煤山縊，泣血思陵葬。先皇帝陵，今號思陵。❺宗子洎群臣，鳶岑與黔漲。丁年抱國恥，未獲居一障。垂老入都門，有願無繇償。足穿貧士履，首戴狂生盎。愁同箕子過，悴比湘纍放。縱橫數遺事，太息觀今鄉。空懷赤伏書，❻虛想雲臺

❶「煌煌」，幽光閣本作「嗚呼」，孫校同。
❷「峩」，幽光閣本作「巍」。
❸「支」，幽光閣本作「夷」。
❹「吟悲」，幽光閣本作「吹胡」。
❺「先皇帝陵，今號思陵」，幽光閣本作「虜酋上我先皇帝陵號曰思陵」，下有「中華竟崩淪，燔瘞久虛曠」二句，孫校同。
❻「空懷赤伏書」上，幽光閣本有「農甿苦誅求，甲卒疲轉饟。且調入沅兵，更造浮海舫。索盜窮鋃當，追亡斂箠杖。太陰掩心中，兩日相摩盪。大運有轉移，胡天亂無象。白水焰未然，緑林煙已煬」十二句。

仗。❶不覩舊官儀，❷惸惸念安傍。復思塞上遊，汗漫誠何當。河西訪竇融，上谷尋耿況。聊爲舊京辭，投毫一吁悵。

《史記·李廣傳》：以臨右北平盛秋。《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後漢書·逢萌傳》：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

薊州

北上漁陽道，陰風倍慘悽。窮魚浮淀白，孽鳥向林低。故壘餘安史，居人半霫奚。停驂聊一問，幾日到遼西？

《戰國策》：雁從東方來，更嬴以虛發而下之，曰：「此孽也。」註：孽者，謂隱痛於身，如孽子也。《舊唐書·北狄傳》：奚國在京師東北四千餘里，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霫國。

玉田道中

我行至北方，所見皆一概。豈有田子春，尚守盧龍塞。驅車且東之，英風宛然在。山中無父老，故宅恐荒穢。浭水久還流，《薊州志》：浭水在豐潤縣西門外，凡水東流，而此獨西，故名曰還鄉河。盤山仍面內。地道無虧崩，天行有蒙昧。騁目一遐觀，浩然發深慨。可憐壯遊人，不遇熙明代。

永平

流落天涯意自如，孤蹤終與世情疏。

❶「仗」，幽光閣本作「狀」。

❷「舊官儀」，幽光閣本作「二祖輿」，孫校同。

馮驩元不曾彈鋏，闞令安能强著書？榆塞晚花重發後，灤河秋雁獨飛初。從兹一覽神州去，萬里徜徉興有餘。

謁夷齊廟

言登孤竹山，懍焉思古聖。荒祠寄山椒，過者生恭敬。百里亦足君，未肯滑吾性。遜國全天倫，遠行辟虐政。甘餓首陽岑，不忍臣二姓。可爲百世師，風操一何勁！悲哉尼父窮，每歷邦君聘。楚狂歌鳳衰，荷蕢譏擊磬。自非爲斯人，棲棲無乃佞。我亦客諸侯，猶須善辭命。終懷耿介心，不踐脂韋徑。庶幾保平生，可以垂神聽。

寄弟紓及友人江南 已下屠維大淵獻

仲尼一旅人，棲棲去齊衛。當其在陳時，亦設先人祭。深哉告孟言，❶緬矣封防制。而我亦何爲，遠遊及三歲。前年北踰汶，頃者東過薊。三世但一身，南瞻每揮涕。未敢廢烝嘗，無由辦羊彘。粟從仁者求，酒向鄰家貰。庶幾儻來歆，精靈眇天際。不知自兹往，吾駕焉所税。世故多屯邅，曰歸未成計。疢如切中心，没齒安蔬糲。

《家語》：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子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

❶「孟」，《箋注》本作「夢」。

而進飯，吾將祭焉。」《北史・王慧龍傳》：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詩》：疢如疾首。

吾家有賜塋，近在尚書浦。前區百畝田，後啓重門堵。子姓儼成行，科名多接武。家風萬石傳，花竹平泉圃。蟬聯二百祀，魂魄猶兹土。一旦閱滄桑，他人代爲主。痛我遊子身，中年遭薄祜。驅車去關河，行行遠豺虎。親朋不可見，何況予同父。碌碌想阿奴，耕田故辛苦。行者歎四方，居者愁門户。豈爲別離哀，努力念爾祖。❶

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營魄懷兹土，精爽若飛沈。

自昔遘難初，城邑遭屠割。幾同趙卒坑，獨此一人活。既偷須臾生，詎敢辭播越。十年四五遷，今復客天末。田園已侵并，書卷亦剽奪。尚虞陷微文，雉羅不自脱。却喜對山川，壯懷稍開豁。秉心在忠信，持身類迂闊。朋友多相憐，此志貫窮達。雖鄰河伯居，未肯求呴沫。出國每徒行，花時猶衣褐。以此報知交，無爲久惻怛。

山海關

芒芒碣石東，此關自天作。粵惟中山王，經營始開拓。東支限重門，❷幽州截垠堮。前海瀰浩溔，後嶺橫岝崿。紫塞爲周垣，蒼山爲鎖鑰。緬思開創初，設險制東索。❸中葉狃康娱，小有干王略。撫順失初穿，廣寧旗已落。抱頭化貞逃，束手廷弼

❶「努」，幽光閣本作「戮」。
❷「支」，幽光閣本作「夷」。
❸「設險制東索」上二句，幽光閣本作「緬思皇祖時，猶然制戎索」。

却。駸駸河以西，千里屯氈幕。關外修八城，指麾煩內閣。孫承宗。楊公嗣昌。築二翼，東西立羅郭。時稱節鎮雄，頗折氛祲惡。神京既顛隕，國勢靡所託。啓關元帥降，❶歃血名王諾。❷自此來域中，土崩無鬭格。海燕春乳樓，塞鷹曉飛泊。❸七廟竟爲灰，六州難鑄錯。

《通鑑》：羅紹威召朱全忠盡殺魏博牙軍，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注：錯，鑢也，又誤也。羅以殺牙軍之誤，取鑄錯爲喻。

望夫石❹

威遠臺前春草萋，望夫岡畔夜烏啼。九枝白日扶桑上，萬疊蒼山大海西。國是秪憑三寸舌，老謀終惜一丸泥。愁心欲共秦貞女，目斷天涯路轉迷。

《山海經》：陽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新序》：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晉語》：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

昌黎

彈丸餘小邑，固守作東藩。列郡誰能比，雄關賴此存。霜槎春砦出，風葉夜旗翻。欲問嬰城事，聲吞不敢言。

❶「啓關」，幽光閣本作「辮頭」。且有小注：「吴三桂。」
❷「名」，幽光閣本作「夷」。
❸「塞」，孫校作「胡」。
❹「望夫石」下，幽光閣本有小注：「在永平府。」

三屯營

三屯山勢鬱峥嶸，少保當年此建旌。名似北平臨宿將，制如河上築降城。忠祠日落來山鬼，武庫苔封蝕禁兵。三忠祠在城南山上，城西小門内有神器庫。一望幽燕人物盡，頹垣荒草不勝情。

恭謁天壽山十三陵

成祖昔定都，乃省兹山陽。群山自天來，勢若蛟龍翔。東趾據盧龍，西脊馳太行。後尻坐黃花，前面臨神京。中有萬年宅，名曰康家莊。可容百萬人，豁然開明堂。維時將作臣，奉旨趨傍傍。盛德比霸杜，宏規軼瀍邙。雷電驅玄冥，白雲升帝鄉。三光墜榆木，窮北回轀輬。駊騀金粟堆，寂寞橋山藏。右獻左次景，裕茂迤西旁。泰陵在茂西，稍折南維康。永陵在東南，規模特恢張。碶石爲玄墀，丹青焕雕梁。昭近九龍池，定依昭左方。其制亦如永，工麗踰孝長。慶居獻西隅，德奠永東岡。環山數十里，松栢參天蒼。列宗每駕朝，百執恒趨蹌。一年祭三舉，侍從來班揚。詩追安世歌，典與郊禘光。自傷下土臣，不睹昭代章。天禍降宗國，滅我聖哲王。渴葬池水南，靈宫迫妃殤。上無寳城制，周帀唯甎墻。下有中涓墳，陪葬義所當。殿上立三主，並列田娘娘。問此何代禮，哽咽不可詳。麥飯提一簞，棗榛提一筐。村酒與山蔬，一一自攜將。下階拜稽首，出涕雙浪浪。主祭非曾孫，降假非宗祊。重上諸陵間，裵回復彷徨。茂陵樹千

株，獨立不受戕。門闔尚完具，上頭安御牀。自康以接慶，小樹多榆枋。殿樓盡黃瓦，逶迤各相望。康昭二明樓，並遭刧火亡。定陵毀大殿，以及東西廊。餘陵半無門，累甓仍支宗。尚存宰牲亭，暨外諸監房。石人十有二，袍笏兼戎裝。六獸柱則四，制與鍾山亢。跨以七孔橋，峙以白石坊。仁宗所製碑，崷崒當中央。行宮已頹壞，御路徒荒涼。每陵二太監，猶自稱司香。人給地數畮，把耒耕山塲。春秋祭碑下，共用一豕羊。皆云牧騎來，❶斫伐尤披猖。并力與之爭，僅得保界疆。有盜貴妃冢，斬首竿以槍。❷於時姦宄民，瞿然始懲創。繞陵凡六口，六口各有兵。一陵立一衛，衛設屯與倉。居庸有總兵，昌平有侍郎。一朝盡散迸，無復陵京防。燕山自峩峩，沙河自湯湯。皇天自高高，后土自芒芒。下痛萬赤子，上呼十四皇。哭帝帝不聞，籲天天無常。幽都蹲土伯，九關飛虎倀。日月相蝕虧，列宿爲參商。自古有殂落，劇哉哀姚黃。從臣去鼎湖，二妃沈江湘。倉皇一抔土，十五零秋霜。天運未可億，天心未可量。仲華復西京，崔損修中唐。誰能寄此詩，雅頌同洋洋。

楊雄《甘泉賦》：崇丘陵之駊騀兮。師古注曰：高大之狀。　司馬相如《子虛賦》：碝石碔砆。注：張揖曰：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　《公羊傳》：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喻急也。《釋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　《唐書·德宗紀》：❸貞元十四年，以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爲修奉八陵使。先是，昭陵寢殿爲火所焚，至是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惟建陵仍舊，但修葺而已。陵

❶「牧」，幽光閣本作「胡」。
❷「斬首」，幽光閣本作「首從」。
❸「書」，原作「詩」，據幽光閣本改。

寢中牀褥帷幄一事以上，帝皆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

王太監墓

先帝賓天日，諸臣孰扈從？中涓能一死，大節獨從容。地切山陵閟，魂扶輦御恭。遠同高力士，陪葬哭玄宗。

《唐書・高力士傳》：力士配流黔中，赦歸，至朗州，聞上皇厭代，北望號慟，嘔血而卒。代宗以其耆宿保護先朝，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劉諫議祠 在昌平舊縣，❶今廢。

皂囊青史漫傳名，白日黃泉氣未平。自古國亡緣宦者，可憐身沒尚書生。荒阡草長妖狐出，舊驛風寒劣馬行。一自德陵升馭後，山河祠廟總淪傾。

居庸關

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澗泉流鳥道懸。終古戍兵煩下口，本朝陵寢託雄邊。車穿褊峽鳴禽裏，烽點重岡落雁前。燕代經過多感慨，不關遊子思風煙。

《魏書・常景傳》：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亦作夏口。《北齊書・文宣紀》：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即今之南口也。《水經注》：居庸關山岫層深，側道褊峽，林鄣據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游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

極目危巒望八荒，浮雲夕日徧山黃。全收朔地當年大，❷不斷秦城自古長。北狩

❶「在昌平舊縣」上，幽光閣本有「即唐劉蕡也」五字。
❷「朔」，幽光閣本作「胡」。

千官隨土木，西來群盜失金湯。空山向晚城先閉，寥落居人畏虎狼。陳江總作《魯廣達墓銘》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

重登靈巖在長清縣東南九十里。

重來絶巘一攀緣，壞閣崔嵬起暮煙。山静鼪猱棲佛地，堂空龍象散諸天。芟林果熟紅椒後，入定僧歸白鶴前。寺有雙鶴泉。莫問江南身世事，殘金兵火一淒然。寺自宋以來最盛，金末侯摯屯兵，張汝楫據守，而寺丘墟矣。

秋雨

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流轉三數年，不得歸園林。蹠地每塗淖，闚天久曀陰。尚冀異州賢，山川恣搜尋。秋雨合淮泗，一望無高深。眼中隔泰山，斧柯未能任。車没斷崖底，路轉崇岡岑。客子何所之，停驂且長吟。夸父念西渴，精衛憐東沈。何以解吾懷，嗣宗有遺音。

《後漢書·梁鴻傳》：冀異州兮尚賢。孔子《龜山操》：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與江南諸子別

絶塞飄零苦著書，朅來行李問何如。雲生岱北天多雨，水決淮壖地上魚。濁酒不忘千載上，荒雞猶唱二更餘。諸公莫效王尼歎，隨處容身足草廬。

杜子美《簡王明府》詩：行李須相問。《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漢書·五行志》：魚逆流而上也。《北史·劉豐傳》：王思政據長社，民訛言大魚道上行。豐建水攻之策，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鼈皆遊焉。城遂陷。《管輅別傳》：雞一二更鳴者爲荒雞。《晉

書・王尼傳》：「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唯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嘗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

天津

文皇都北平，始建天津衛。内以輔神京，外徹溟海際。南北瀉兩河，吐納百川細。輓漕日夜來，貢賦無留滯。重臣鎮其間，鼎足分宣薊。豈惟念輸將，隱然存大計。孽盜踵巢芝，共主非幽厲。曾無一矢遺，欻啓都城閉。馬嵬止玄宗，曹陽宿獻帝。雖云兩日程，乘輿豈能詣。先帝一出宮，洞然知國勢。與其蹈危塗，不若宮中縊。嗚呼事一乖，宇宙遂顛蹶。開府固庸才，奉頭竟南逝。巡撫馮元颺。侈言曲突謀，縱有亦奚濟？何人爲史官，直筆掃蕪翳。

登陴望九門，臨風灑哀涕。

舊滄州❶

落日空城内，停驂問路歧。曾經看百戰，唯有一狻猊。

再謁天壽山陵❷已下上章困敦

諸陵何崔嵬，不改蒼然色。下蟠厚地深，上峻青天極。佳氣鬱葱葱，靈長詎可測。云何月遊路，❸坐見塞塵偪。❹空勞牲

❶「州」，原作「洲」，據《箋注》改。

❷「山」下，幽光閣本有「十三」二字。又其本卷四從此首始。

❸「月遊路」，幽光閣本作「宫闕旁」，孫校同。

❹「塞塵」，幽光閣本作「獯戎」。

醴陳，微寘神豈食？仁言人所欣，甘言人所惑。❶小修此陵園，大屑我社稷。竭來復仲春，再拜翦荊棘。臣子分則同，駿奔誰共職？❷區區犬馬心，媿乏匡扶力。

送王文學麗正歸新安

兩年相遇都門道，只有王生是故人。原廟松楸頻眺望，夾城花萼屢經巡。悲歌絕塞將歸客，學劍空山未老身。生舊在金侍郎聲幕府。貰得一杯燕市酒，傾來和淚溼車輪。

答徐甥乾學

轉蓬枯質自來輕，繞樹孤棲尚未成。守兔江湄遲夜月，飲牛澗底觸秋聲。孤單苦憶難兄弟，薄劣煩呼似舅甥。今日燕臺何邂逅，數年心事一班荊。鮑照《擬古》詩：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置守毚兔。

白　下❸

白下西風落葉侵，重來此地一登臨。清笳皓月秋依壘，野燒寒星夜出林。萬古河山應有主，頻年戈甲苦相尋。從教一掬新亭淚，江水平添十丈深。

重謁孝陵

舊識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來曾。

❶「甘」，孫校作「盜」。
❷「誰共」，幽光閣本作「乃其」，孫校同。
❸「白下」，幽光閣本《天津》、《舊滄州》二首在此首前。

問君何事三千里，春謁長陵秋孝陵。

贈林處士古度

老者人所敬，於今乃賤之。臨財但苟得，不復知廉維。五官既不全，造請無虛時。趙孟語諄諄，煩亂不可治。期頤悲褚淵，耄齒嗟蘇威。以此住人間，動輒爲世嗤。嶷嶷林先生，自小工文辭。彬彬萬曆中，名碩相因依。高會白下亭，卜築清溪湄。同心游岱宗，誼友從湘纍。江山忽改色，草木皆枯萎。受命松柏獨，不改青青姿。今年八十一，小字書新詩。方正既無詘，聰明矧未衰。吾聞王者興，巡狩名山來。百年且就見，況德爲人師。唯此耇成人，皇天所憖遺。以洗多壽辱，以作邦家基。

《漢書・東方朔傳》：老者，人所敬也。《南史・褚淵傳》：齊受禪，拜司徒。賓客滿坐，其兄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隋書・蘇威傳》：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年八十八。《莊子》：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冬夏青青。《書・康誥》：汝丕遠惟商耇成人。《莊子》：多壽則多辱。

贈黃職方師正 建陽人。

黃君濟川才，大器晚成就。一出事君王，牧馬踰嶺岫。❶ 元臣舉國降，羽葆蒙塵

❶「牧」，幽光閣本作「虜」。

狩。❶崎嶇遂奔亡，空山侶猿狖。蕭然冶城側，窮巷一廛僦。數口費經營，索飯兼穉幼。清操獨介然，片言便拂袖。常思驅五丁，一起天柱仆。❷微誠抱區區，❸時命乃大謬。南望建陽山，荒阡餘石獸。生違鹿柴居，死欠狐丘首。矢口爲詩文，吐言每奇秀。揚州九月中，煨芋試新酎。猛志雷破山，劇談河放溜。否終當自傾，佇待名賢救。落落我等存，一繩維宇宙。

杭　州 已下重光赤奮若

宋世都臨安，江山已失據。猶誇天目山，龍翔而鳳翥。重江險足憑，百貨東南聚。於此號行都，六帝鑾輿駐。西輸楚蜀資，北擁淮海戍。湖光映罘罳，山色連宮樹。兩國罷干戈，君臣日遊豫。襄樊一陷没，千里無完固。梵唄響殿庭，番僧掊陵墓。天運亦何常，以此思其懼。

浙西錢穀地，不以封宗室。南渡始僑藩，懿親藉丞弼。序非涿郡疎，德則琅邪匹。如何負扆謀，蒼黃止三日。那肱召周軍，北庭王衛律。❹所以敵國人，盡得我虛實。青絲江上來，朱邸城中出。一代都人士，盡屈旃裘膝。❺誰爲斬逆臣，一奮南史筆。

《北齊書·高阿那肱傳》：後主還鄴，侍衛逃散，惟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太行，令那肱以數千人

❶「羽葆」，幽光閣本作「天子」。

❷「一起天柱仆」上二句，幽光閣本作「常思扶日月，摘御旄頭宿」，孫校同。

❸「微誠抱區區」，幽光閣本作「神州既陸沈」，孫校同。

❹「北庭」，幽光閣本作「匈奴」。荀校云：「元本下有注云：『真東[illegible]。』」按指陳洪範。

❺「旃裘」，幽光閣本作「穹廬」。

投濟州關，乃遣覘候。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❶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爲隆州刺史，誅。

禹陵

大禹巡南守，相傳此地崩。禮同虞帝陟，神契鼎湖升。窆石形模古，墟宮世代仍。探奇疑是穴，考典或言陵。玉帛千年會，山河一氣憑。御香來敕使，主守付髡僧。樹暗巖雲積，苔深壑雨蒸。鵂鶹呼冢柏，蝙蝠下祠燈。餘烈猶於越，分封並杞鄫。國詒明德胙，人有霸圖稱。往者三光墜，江干一障乘。投戈降北固，授孑守西興。冲主常虛己，謀臣動自矜。普天皆爵祿，無地使賢能。合戰山回霧，窮追海踐冰。蠡城迷白草，鏡沼爛紅菱。樵採岡林徧，弓刀塢壁增。遺文留仆碣，反徑長荒藤。望古頻搔首，嗟今更撫膺。會稽山色好，悽惻獨攀登。

《史記・越世家贊》：越世世爲公侯，蓋禹之餘烈也。《周語》：有夏雖衰，杞、鄫猶在。《左傳》：授師孑焉以伐隨。《通鑑》：慕容皝攻慕容仁，時海凍，皝自昌黎東踐冰而進。《越絶書》：防塢者，越所以遏吴軍也。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員，卒七，士人度之，會夷。

宋六陵

六陵饒荆榛，白日愁春雨。山原互起伏，井邑猶成聚。偃折冬青枝，哀哀叫杜宇。海水再桑田，江頭動金鼓。躡屩一遷

❶「速」，原作「逑」，據《北齊書》改。

逡，淚灑欑宮土。

《楚辭·九章》：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洪興祖《補注》：遷逡，猶逡巡，行不進貌。逡，七旬反。

顔神山中見橘

黄苞緑葉似荆南，立雪淩寒性自甘。但得靈均長結伴，顔神山下即江潭。

三月十九日有事於欑宫時聞緬國之報已下玄黓攝提格

此日空階薦一觴，軒臺雲氣久芒芒。時來夏后還重祀，識定凡君自未亡。宿鳥乍歸陵樹穩，春花初放果園香。年年霑灑頻寒食，咫尺龍髯近帝旁。

《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三輔黄圖》：安陵有果園。

古北口

漢家亭障接山南，光禄臺空倚夕嵐。戍卒耕田烽火寂，唯餘城下一茅菴。

歲歲飛鴻出口迴，年年採木下川來。川中鹿角都除却，便似函關日夜開。

白髮黄冠老道流，自言家世小興州。一從移向山南住，吹角孤城二百秋。永樂初，棄大、小興州。

霧靈山上雜花生，山下流泉入塞聲。却恨不逢張少保，磧南猶築受降城。霧靈山在曹家寨邊外，嘉靖初巡撫王大用欲略三衛，取其山城之，不果。

五十初度時在昌平

居然濩落念無成，隙駟流萍度此生。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常隨黃鵠翔山影，慣聽青驄別塞聲。舉目陵京猶舊國，可能鐘鼎一揚名？

北嶽廟

曲陽古名邦，今日稱下縣。嶽祠在其中，巍峩奉神殿。體制匹岱宗，經營自雍汴。鶴駕下層霄，宸香閟深院。睒睗鬼目獰，盤蹙松根轉。白石睇穹文，丹楹仰流絢。肇典在有虞，望秩群神徧。時巡歲即暮，歸格牲斯薦。自此沿百王，彬彬著紀傳。恒山跨北極，自古無封禪。賴以鎮華戎，帝王得南面。河朔多彊梁，燕雲屢征戰。赫赫我陽庚，❶區分入邦甸。告祈無闕事，降福蒙深眷。周封喬嶽柔，禹別高山奠。疆吏少干城，神州恣奔踐。祠同宋社亡，時嶽祀移渾源州。祭卜伊川變。再拜出廟門，嗚呼淚如霰。

左太沖《吴都賦》：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以去就。李善注：《説文》曰：睒，蹔視也。睗，疾視也。《舊唐書·張嘉貞傳》：爲定州刺史。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自爲文，書於石。爲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今碑在廟中。《漢書·郊祀志》：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

井陘

水折通燕海，山盤上趙陘。權謀存史

❶「陽庚」，幽光閣本作「皇明」。

册，險絶著圖經。瞰下如臨井，憑高似建瓴。鑿冰當路白，窯火出林青。頗憶三分國，曾觀九地形。秦師踰上黨，齊卒戍熒庭。獨此艱方軌，於今尚固扃。井陘之道，春秋、戰國用兵，未有由之者。自王翦、韓信伐趙，始開此路，而魏道武伐燕，使公孫蘭、于栗磾帥步騎二萬，自太原開井陘關路襲燕慕容寶於中山，於今遂爲通塗。連恒開晉索，指昴逼虞星。❶乞水投孤戍，炊藜舍短亭。却愁時不會，天地一流萍。

《左傳·襄二十二年》：❷齊侯伐晉，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定四年》：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

一雁

一雁度汾河，河邊積雪多。水枯清澗曲，風落介山阿。塞上愁書信，人間畏網羅。覆車方有粟，飲啄意如何？

堯廟

舊俗陶唐後，嚴祠古道邊。土階依玉座，松棟冠平田。霜露空林積，丹青彩筆鮮。垂裳追上理，曆象想遺篇。烏火頻推革，山龍竟棄捐。汾方風動蟄，姑射雪封顛。典册淪幽草，文章散暮煙。滔天非一族，猾馬已三傳。❸歲至澆邨酒，人貧闕社錢。相逢華髮老，猶記漢朝年。

《符子》：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櫺扉之內，霏然而雲生於牖。《詩》：彼汾一方。

亭林詩集卷之三終

❶「虞」，幽光閣本作「胡」。
❷「左傳襄二十二年」，按據《左傳》，當爲襄三十二年。
❸「馬」，幽光閣本作「夏」。

亭林詩集卷之四

元　旦❶已下昭陽單閼

平明遥指五雲看，十九年來一寸丹。合見文公還晉國，應隨蘇武入長安。驅除欲淬新硎劍，拜舞思彈舊賜冠。更憶堯封千萬里，普天今日望王官。

《莊子》：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霍　山

霍山古帝畿，崔嵬據汾左。東環太行趨，北負恒山坐。幽泉迸雷出，奇峰挾雲墮。百物饒姿容，名花獻千朵。廟食當山阿，重門奠磊砢。像設猶古先，冠裳蒙堀堁。春雪覆松杉，堂基對蓬顆。主守各散亡，空室無一鎖。五鎮稱副嶽，亦能降淫禍。豈忘帝王朝，時陟高山墮。黍稷既非馨，趨將況云惰。❷神人一失職，庶事交叢脞。有寺號興唐，近在祠東埵。昔日義旗來，列宿紛旃旝。更念七雄時，晉卿特么麽。茫然二節竹，刻期兆猶果。寶命何邇封，四荒無不可。再拜霍山神，惟神實知我。

《舊唐書·高祖紀》師次靈石，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

❶「元旦」，幽光閣本題作「十九年元旦」。

❷「將」，幽光閣本作「蹌」。

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卹，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史記・趙世家》：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吾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襄子既并知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左傳・昭九年》：吾何邇封之有？《爾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書女媧廟

吁嗟乎！三代以後，天傾西北不復補。但見悲風淅淅吹終古。日月星辰若綴旒，赤黄青白交旁午。北極偏高南極低，四時錯迕乖寒暑。城淪洪水海成田，六鼇簸蕩中流柱。羲和益稷不任事，畫州造曆迷堯禹。彎弓不射九日落，蒼蒼列象生毛羽。仁人志士久鬱邑，精衛空費西山土。排天門，盪地户，見天皇與天姥。五色之石空斒斕，道旁委棄無人取。長人十二來臨洮，苻姚劉石相雄豪。❶天竺之書入中國，三千弟子多其曹。涼州龜茲奏宫廟，漢魏雅樂隨波濤。花門吐蕃日侵軼，天子數出長安逃。人似魚鰕隨水落，世以東南爲大壑。一半乾坤長草萊，山南代北虚城郭。百年舊跡邈難記，遺宫別寢屯狐貉。至今趙城之東八里有冢尚崔嵬，不見媧皇來制作。里人言是古高禖，萬世昏姻自此開。華渚虹藏河馬去，三皇五帝愁胚胎。奇功異事不可問，汾邊山下餘蘆灰。惟天生民，無主乃

❶「苻」，原作「符」，據幽光閣本改。

亂。必有聖人，以續周漢。如冬復如春，日月如更旦。剝復相乘除，包犧肇爻象。不見風陵之堆高突兀，没入河中尋復出，天迴地轉無多日。

《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路史》：古高禖祀女媧。《唐書·五行志》：天寶十三載，虢州閿鄉縣界黄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乾元元年六月一日夜，河濱人家忽聞風雨聲，曉見其墓湧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二柳各長丈餘，今謂之風陵堆。

晉王府

卜維方遷鼎，封唐次翦珪。國分河華北，星主實沈西。攘狄威名重，垂昆敬德躋。寵光延白屋，惠澤普黔黎。別殿俄傳燧，深宫早聽鼙。梯衝臨玉壁，戈艣繞銅鞮。井竭龍池水，梁空燕壘泥。圃花游鹿采，山木化鵑啼。國語春秋志，賢王暇日題。壁上大書《楚語·靈王爲章華之臺》一篇。定知慈儉理，得與禹湯齊。玉葉衣冠盡，金刀姓字迷。那堪梁苑草，春日更萋萋。

張衡《西京賦》：左暨河華。《唐六典》：玄宗所居隆慶坊宅之東有井，忽湧爲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黄龍出其中。至景龍中，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中人悉移居，遂鴻洞爲龍池。

贈傅處士山

爲問明王夢，何時到傅巖？臨風吹短笛，劚雪荷長鑱。老去肱頻折，愁深口自緘。相逢江上客，有淚溼青衫。

又詶傅處士次韻

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

時當漢臘遺臣祭，義激韓讐舊相家。陵闕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淚發春花。相將便是天涯侶，不用虛乘犯斗槎。

愁聽關塞徧吹笳，不見中原有戰車。三户已亡熊繹國，一成猶啓少康家。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待得漢庭明詔近，五湖同覓釣魚槎。

《楚辭・離騷》：及少康之未家兮。

陸貢士來復武進人。述昔年代許舍人曦草疏攻鄭鄤事

雒蜀交争黨禍深，宵人何意附東林？❶然犀久荷先皇燭，射隼能忘俠士心？梅福佯狂名字改，子山流落鬢毛侵。愁來忽遇同方友，相對支牀共越吟。

庾信《哀江南賦》：年始二毛，即逢喪亂。

詠史❷

永嘉一蒙塵，中原遂翻覆。名弧石勒誅，❸觸眇苻生戮。哀哉周漢人，離此干戈毒。去去王子年，獨向深巖宿。

李克用墓在代州西八里。

唐綱既不振，國姓賜沙陀。遂據晉陽宮，表裏收山河。朱温一篡弑，發憤横琱戈。雖報上源讐，大義良不磨。竟得掃京雒，九廟仍登歌。伶官隕莊宗，愛壻亡從

❶「何意附」，孫校作「依附半」。
❷「詠史」，幽光閣本題作「聞湖州史獄」。
❸「弧」，幽光閣本作「胡」，孫校同。

珂。傳祚頗不長，功名誠足多。我來雁門郡，遺冢高嵯峨。寺中設王像，緋袍熊皮韡。旁有黃衣人，年少神磊砢。想見三垂岡，百年淚滂沱。敵人亦太息，如此孺子何？千載賜姓人，流汗難重過。

《五代史·唐本紀》：存勖，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勖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及克用卒，存勖即王位，梁人圍潞州，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

五臺山

東臨真定北雲中，盤薄幽并一氣通。欲得寶符山上是，不須參禮化人宮。

詶李處士因篤

三晉陀河山，登覽苦不暢。我欲西之秦，潛身睨霸王。一朝得李生，詞壇出飛將。撝呵斗極迴，含吐黃河漲。上論周漢初，規模迭開創。以及文章家，流傳各宗匠。道術病分門，交游畏流宕。朋黨據國中，雌黃恣騰謗。吾道貴大公，片言折邪妄。論事如造車，欲決南轅向。觀人如列鼎，欲察神姦狀。稍存俞咈詞，不害于喁唱。君無曲學阿，我弗當仁讓。更讀詩百篇，陡覺神采壯。游五臺山諸作。先我入深巖，嶔崟剖重嶂。高披地絡文，下挈竺乾藏。❶大氣稾山川，雄風被邊障。涖筆作長歌，臨

❶「竺乾」，孫校作「胡僧」。

岐爲余貺。自哂同坎鼃，難佐北溟浪。惟此區區懷，頗亦師直諒。竊聞關西士，自昔多風尚。豁達貫古今，然諾堅足仗。如君復幾人，可愜平生望？東還再見君，牀頭倒春釀。

雨中送申公子涵光

十載相逢汾一曲，新詩歷落鳴寒玉。懸甕山前百道泉，臺駘祠下千章木。登車衝雨馬頻嘶，似惜連錢錦障泥。并州城外無行客，且共劉琨聽夜雞。

詶史庶常可程

伊尹適有夏，太公之朝歌。吾儕亦此時，將若蒼生何？跨驢入長安，七貴相經過。不敢飾車馬，資用防其多。豈無取諸人，量足如飲河。顧視世間人，夷清而惠和。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譏訶。君今寓高都，連山阻巍峩。佳詩遠寄將，建安激餘波。想見蕭寺中，抱膝苦吟哦。古人尚詶言，亦期相切磋。願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願君無倦游，倦游意蹉跎。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黄氏日鈔》：柳子厚《平淮夷雅》「威命是荷」，音何。注引《左傳·昭七年》「弗克負荷」，平聲。按《後漢書·班超傳贊》、魏嵇康《答二郭詩》、晉潘岳《河陽縣作》、劉琨《答盧諶詩》並作平聲。

汾州祭吴炎潘檉章二節士

露下空林百草殘，臨風有慟奠椒蘭。韭溪二子所居。血化幽泉碧，蒿里魂歸白日

寒。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吴潘。巫招虞殯俱零落，欲訪遺書遠道難。《楚辭·九辯》：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宋書·孝義傳》：王韶之《贈潘綜吴逵詩》：仁義伊在，惟吴惟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左傳·哀十一年》：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

寄潘節士之弟耒

筆削千年在，英靈此日淪。猶存太史弟，莫作嗣書人。門户終還汝，男兒獨重身。裁詩無寄處，掩卷一傷神。

王官谷

士有負盛名，卒以虧大節。咎在見事遲，不能自引決。所以貴知幾，介石稱貞潔。唐至昭宗時，❶干戈滿天闕。賢人雖發憤，無計匡杌隉。邈矣司空君，保身類明哲。墜笏雒陽墀，歸來卧積雪。❷視彼六臣流，恥與冠裳列。遺像在山厓，清風動巖穴。堂茆一畝深，壁樹千尋絶。不復見斯人，有懷徒鬱切。

蒲州西門外鐵牛唐時所造以繫浮橋者今河西徙十餘里矣

唐代浮梁處，遺牛制尚新。一朝移岸谷，千載困風塵。失水黿鼉没，依城鸛雀鄰。舊有鸛雀樓，在城西南黄河中高阜處，時有鸛雀棲

❶「昭宗」，原件作「僖昭」。

❷「歸來卧積雪」上二句，原件作「放逐歸山阿，閉門卧積雪」。

其上，遂名。後爲河流衝没，即城角樓名之，以存其蹟。

應無丞相問，儻與牧童親。世變形容老，年深戰伐頻。無窮懷古意，舍爾適西秦。

《竹書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起師，至於九江，叱鼋鼉以爲梁。江淹《恨賦》：方駕鼋鼉以爲梁。　甯戚《飯牛歌》：吾將舍爾相齊國。

潼關

黄河東來日西没，斬華作城高突兀。關中尚可一丸封，奉詔東征苦倉卒。紫髯豈在青城山，白骨未收殽澠間。至今秦人到關哭，淚隨河水無時還。

陸游《姚平仲傳》：欽宗即位，金人入寇，平仲請出死士斫營，不利。遂乘青騾亡命至青城山上清宫，留一日，復入大面山，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

華山

四序乘金氣，三峰壓大河。巨靈雄贔屭，白帝儼巍峩。地劣窺天井，雲深拜斗阿。夕嵐開翠巘，初月上青柯。欲摘星辰墮，還虞虎豹訶。正冠朝殿闥，持杖叱羲和。勢扼雙崤壯，功從駟伐多。未歸桃塞馬，終負魯陽戈。山鬼知秦帝，蠻王屬趙佗。出關收楚魏，浮水下江沱。老尚思三輔，愁仍續九歌。唯應王景略，歲晚一來過。❶

《華嶽志》：青柯坪西有峰插天，名曰北斗坪，蓋毛女拜斗得仙之地也。　《楚辭·招魂》：虎豹九關。　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二别阻漢坻，雙崤望河澳。《水經注》：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紂，天下

❶ 「一」，幽光閣本作「亦」。

既定，王及嶽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史記・淮陰侯傳》：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蘇代傳》：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晉書》：王猛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

驪山行

長安東去是驪山，上有高臺下有泉。前有幽王後秦始，覆車在昔良難紀。華清宮殿又何人，至今流恨池中水。君不見天道幽且深，敗亡未必皆荒淫。亦有英君御區宇，終日憂勤思下土。賢妃助内詠鷄鳴，節儉躬行邁往古。一朝大運合崩頽，三宮九市横豺虎。玄宗西幸路仍迷，宜曰東遷事還沮。我來驪山中哽咽，四顧徬徨無可語。傷今弔古懷坎軻，嗚呼其奈驪山何！

《通鑑・唐敬宗紀》：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禄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

長安

東井應天文，西京自炎漢。都城北斗崇，渭水銀河貫。千門舊宮掖，九市新廛閈。雲生百子池，風起飛廉觀。呼韓拜殿前，頡利俘橋畔。❶武將把雕戈，文人弄柔翰。遺跡俱煙蕪，名流亦星散。愁聞赤眉入，再聽漁陽亂。論都念杜篤，去國悲王

❶「頡利俘橋畔」上二句，孫校作「橋邊拜單于，闕下俘可汗」。

粲。積雨乍開褰，淒其秋已半。惆悵遠行人，單衣裁至骭。《史記·秦始皇紀》：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後漢書·杜篤傳》：上奏《論都賦》。

乾陵

代運當中絶，房幃召女戎。誅鋤宗子盡，羅織庶僚空。典祏遷新主，司筵掃故宮。貞符疑改卜，大禮竟升中。復子仍明兩，登遐獲令終。彌縫由密勿，迴斡賴元功。祔廟尊親並，因山宅兆同。至今尋史傳，猶想狄梁公。《周禮》：司几筵，下士二人。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三靈改卜。

將去關中別中尉存杠於慈恩寺塔下❶

廓落悲王子，棲遲愛友朋。荒郊紆策馬，獵徑傍鞲鷹。土室人稀到，衡門客少應。傾壺頻進酒，散帙每挑燈。歎昔當憂患，先人獨戰兢。薄田遺豆菽，童阜剩薪蒸。疾病嗟年老，虔恭尚夙興。芋魁收蜀郡，瓜種送東陵。世業爲奴有，空名任盜憎。幸餘忠厚福，猶見子孫承。渭水徂年赤，岐山一夜崩。低頭從竈養，脱跡溷林僧。毒計哀阬趙，淫刑虐用鄫。忠魂依井植，碧血到泉凝。賊陷西安，令弟存柘投井死。困鬣時防罟，驚禽早避矰。屢捫追駟舌，莫運擊蛇肱。謬忝師資敬，中尉子及甥皆執經于余。

❶ 此首幽光閣本在《乾陵》詩前。

多將氣誼憑。深情占復始，積德望高升。子建工詩早，河間好學稱。堂垣逾舊大，國邑與前增。九鼎知猶重，三光信有徵。沈埋隨劍璽，變化待鯤鵬。樹落龍池雪，風懸雁塔冰。更期他日會，拄杖許同登。

《易·升》大象：地中生木，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謝靈運《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❶災靈遺劍璽。

后土祠 有序。已下閼逢執徐

漢孝武所立后土祠，在今滎河縣北十里，地名鄈上，或曰脽上，史所云幸河東祠后土者，蓋屢書焉。其後宣、元、成三帝及唐、宋二宗皆嘗親幸。以及國朝，❷雖不親祀典，而歷代相傳，宮殿之巍峩，像設之莊静，❸香火之駢闐，未嘗廢也。歲閼逢執徐王正五日，予至其下，廟祝云：距此十五年，爲黄河所齧，神宇圮焉，乃徙像於東南二里坡下今所謂行宫者。而古柏千章，盡伐之以充改造之用，廟未成而木盡矣。是日大雪，令祝引導，策馬從之，逶迤而登，則坊門墀廡宛然。東有大寧宫，亦存遺址，惟正殿及秋風、洗粧二樓皆已蕩然爲斷崖絶壑，而王文正旦之碑猶卧雪中，不能洗而讀也。愴然有感，乃作是詩。

《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師古曰：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説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爲脽

❶「謝靈運」，按，當作「謝朓」。
❷「國」，孫校作「本」。
❸「静」，孫校作「靚」。

焉耳，故《漢舊儀》云葵上。

靈格移郊上，洪流圮故宮。事同淪泗鼎，時接墮天弓。古木千章盡，層樓百尺空。地維疑遂絶，皇鑒豈終窮。髣髴神光下，昭回治象通。雄才應有作，灑翰續秋風。

龍門

亘地黄河出，開天此一門。千秋憑大禹，萬里下崑崙。入廟焄蒿接，臨流想像存。無人書壁問，倚馬日將昏。

王逸《楚辭·天問序》：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呼而問之。

自大同至西口四首

舊府荒城内，頽垣只四門。先朝曾駐蹕，當日是雄籓。綵帛連樓滿，笙歌接巷繁。一逢三月火，惟弔國殤魂。

落日林胡夜，南風盛樂春。地當天北極，山是國西鄰。冠帶中原隔，金繒異域親。武靈遺策在，猶可制秦人。

宋白《續通典》：唐振武軍，漢定襄郡之盛樂也，在陰山之陽、黄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在唐朔州北三百餘里。《史記·趙世家》：主父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

駿骨來蕃種，名茶出富陽。年年天馬至，歲歲酪奴忙。蹴地秋雲白，臨壚早酎香。和戎真利國，烽火罷邊防。

《禮記·月令》：孟夏，天子飲酎。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楚辭·大招》：四酎并孰。

舊説豐州好，於今號板升。印鹽和菜滑，挏乳入茶凝。塞北思脣齒，河東問股肱。獨餘京雒叟，終日戍樓憑。

《舊唐書·唐休璟傳》：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辨戰歿。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於靈、

夏，休璟以爲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遏賊，實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爲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旁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唐書》：豐州九原郡貢印鹽。《漢書·禮樂志》：給大官挏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爲酒，撞挏乃成也。

孟秋朔旦有事於欑宮❶

秋色上陵坰，新松夾殿青。草深留虎迹，茂陵寶城內獲二虎。山合繞龍形。放犢朝登壠，司香月掃庭。不辭行潦薦，髣髴近惟馨。

贈孫徵君奇逢

海內人師少，中原世運屯。微言垂舊學，懿德本先民。早歲多良友，同時盡諍臣。蒼黃悲詔獄，慷慨急交親。天啓中，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三君被逮至京，君爲周旋營救，不辟禍患。黨錮時方解，儒林氣始申。明廷來尺一，空谷賁蒲輪。未改幽棲志，聊存不辱身。名高懸白日，道大屈黃巾。衛國容尼父，燕山仕子春。門人持笈滿，郡守式廬頻。竹柏心彌勁，陶鎔化益醇。登年幾上壽，樂道即長貧。尚有傳經日，非無拜老辰。伏生終入漢，綺里只辭秦。自媿材能劣，深承意誼真。惟應從卜築，長與講堂鄰。

詶程工部先貞 旃蒙大荒落

縣上耕山日，青門灌圃時。懷人初有

❶「欑宮」上，幽光閣本有「先皇帝」三字。

歎，裂素便成辭。一雁陵秋闊，雙魚入水遲。任城樓突兀，大野澤參差。物象今來異，天心此際疑。風沙春氣亂，彗孛夜芒垂。見魃當郊舞，聞人叫廟譆。頻翻坤軸動，乍鬬日輪虧。水竭愁魚鼈，山空困鹿麋。傷心猶賦斂，舉目盡流離。旅計真無奈，朋歡可更追。秋吟詶鮑照，日飲對袁絲。葉急當軒響，花繁繞砌枝。朱絃彌唱古，白雪每誇奇。劒術人誰學，琴心爾共知。三年嗟契闊，隻羽倦差池。尚媿劬勞憶，來詩云：看君行邁劬勞甚。還添老大悲。幾闕尼父室，獨近董生帷。相傳德州有董子讀書臺。器忝南金許，文承繡段詒。清風來彩筆，疎韻落芳巵。西蜀玄方草，東周夢未衰。會須陪燕笑，重和鄴中詩。

《淮南子》：麒麟鬬而日月食。　宋鮑照有《園中秋散》詩。　《史記·袁盎傳》：盎兄子種謂盎曰：「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

寄劉處士大來❶已下柔兆敦牂

劉君東魯才，頗能究經傳。時方渾九流，發憤焚筆硯。久客梁宋間，落落無所見。棄家走關中，自結三秦彥。便居公瑾宅，直上高堂宴。館李子德家。憶昨出門初，朔風灑冰霰。獨身跨一驢，力比蒼鷹健。崎嶇上太行，彳亍甘重趼。一過信陵君，陳君上年。下士色無倦。贈別寶刀裝，賓僚陪祖餞。麾檝渡蒲津，駿馬如奔電。上下五陵間，秦郊與周甸。花殘御宿苑，麥秀含元殿。常過韋杜家，早識嚴徐面。意氣何翩翩，交游良可羨。回首憶故人，久滯臨淄

❶「寄劉處士大來」，幽光閣本卷五自此詩始。

縣。黄塵汙人衣，數舉西風扇。山東不足居，苦爲相知勸。世路況悠悠，窮愁儻能遣。聊裁一幅書，去託雙飛燕。

晉韓延之《復劉裕書》：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世説》：庾公在石頭，王公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污人。」

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

詞賦雕鐫老，河山騁望頻。末流彌宇宙，大雅接斯人。世業推王謝，儒言纂孟荀。書能搜五季，字必準先秦。攬轡長城下，回車晉水濱。秋風吹雁鶩，夜月卧麒麟。玉盌人間有，珠襦地上新。呑聲同太息，吮筆一酸辛。盜發晉王墓，得黄金數百斤。與爾皆椎結，於今且釣緡。羈心縈故跡，殊域送良辰。草没青驄晚，霜浮白墮春。自來賢達士，往往在風塵。

屈山人大均 南海人。 自關中至

弱冠詩名動九州，紉蘭餐菊舊風流。何期絶塞千山外，幸有清樽十日留。獨漉泥深蒼隼没，五羊天遠白雲秋。誰憐函谷東來後，班馬蕭蕭一敝裘。

重過代州贈李處士因篤在陳君上年署中❶

雁門春草碧，且復過滹沱。爲念離群友，三年愁緒多。魯酒千鍾意不快，軀山蔽目齊都隘。却來趙國訪廉頗，還到關中尋郭解。陳君心事望諸儔，吾友高才冠雍州。

❶「處士因篤」，幽光閣本作「子德」。

玉軸香浮鈴閣曉，彩毫光照射堂秋。人來楚客三閭後，賦似梁園枚馬遊。句注山邊餘舊壘，五原關下臨河水。青冢哀笳出漢宮，白登奇計還天子。窮愁那得一篇書，幸有心期託後車。又逐天風歸大海，好憑春水寄雙魚。

出雁門關屈趙二生相送至此有賦

一雁孤飛日，關河萬里秋。雲橫秦塞白，水入代都流。烽火傳西極，琴樽聚北州。登高欣有賦，今見屈千牛。

趙國佳公子，翩翩又一時。滿壺桑落酒，臨別重相思。路絶花驄汗，情深越鳥枝。賢兄煩鎖鑰，邊塞寄安危。趙生之兄爲雁門參將。

應州

灅南宮闕盡，一塔挂青天。法象三千界，華戎五百年。❶空旛搖夜月，孤磬落秋煙。頓覺諸緣滅，❷臨風獨灑然。城内木塔，遼清寧二年建。

《魏書》：太祖天賜三年六月，發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築灅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太宗泰常五年四月丙寅，起灅南宮。

尚憶沙陀事，明宗此郡生。艱難當亂世，太息軫遺氓。鳳彩留荒井，龍文照古城。焚香祝天願，果得見昇平。❸

《五代史》：唐明宗，應州人。《志》云：州有金鳳城，明

❶「戎」，幽光閣本作「夷」。
❷「滅」，幽光閣本作「滅」。
❸「果得」，幽光閣本作「何日」。

宗生於此，有金鳳井。

重至大同

頻年落落事孤征，每到窮邊一寄情。馬跡未能追穆后，虎頭空自相班生。風吹白草桑乾岸，月照黃沙盛樂城。忽見丹青意惆悵，君看曹霸阬才名。代府中尉俊晰能畫。

得伯常中尉書却寄并示朱烈王太和二門人

岱雲東浮日西晻，下有畸人事鉛槧。忽來青鳥銜尺書，月入軒櫺燈吐燄。別子三年斷音問，敝裘白髮空冉冉。引領常睎函谷關，停驂尚憶終南广。瀕行把酒送余去，重來何日當分陝？腐儒衰老豈所望，感此深情刻琬琰。擔簦百舍不自量，可能再上三峰險？君家賢甥與令嗣，舞雩歸詠同曾點。尚論千秋品並堪，以吾一日年猶忝。期君且復慰離愁，勿向流光悲荏苒。

淮上別王生略 已下彊圉協洽

子高徒抗手，君獨淚沾衣。送我山東去，春空一雁飛。沂山朝靄合，淮水夜燈微。去去懷知己，愁來不可揮。

《孔叢子》：子高游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

贈蕭文學企昭 漢陽人。

生年十五餘，即與人事接。中更世難嬰，書史但涉獵。率爾好爲文，蔚然富枝

葉。終媿康成學，久曠周孔業。日西歲將晏，行事苦不立。禮堂寫六經，庶幾猶可及。俗流好鄭衛，淫詞自親狎。用以扶道真，十無一二合。出門游萬里，踽踽恒負笈。晚得逢蕭君，探賾窮魯汲。車中服子慎，一見語便洽。上考三傳訛，獨授尼父法。方深得朋喜，豈料歸歟急。黄鶴對青山，翩然鼓江檝。浮雲翳楚天，引領空於邑。何時復相從，問奇補三篋？惟期夕惕心，不負朋簪盍。

《後漢書·鄭玄傳》：戒其子益思曰：「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之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漢書·劉歆傳》：黨同門，妒道真。《世説》：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過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説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曲周拜路文貞公祠

凌煙當日記形容，閩海風飈未得從。故里尚留旋馬宅，他鄉遥起若堂封。公葬吴之洞庭山。苔生宋璟祠前碣，雪覆要離墓上松。借問家聲誰可似？只今荀氏有雙龍。

德州過程工部

海上乘槎客，年年八月來。每逢佳節至，長得草堂開。老桂香猶吐，孤鴻影自迴。未論千里事，一見且銜杯。

過蘇禄國王墓有序。

永樂十五年九月，蘇禄國東王來

朝，歸次德州，病卒。遣官賜祭，命有司營墳，葬以王禮。上親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傔從十人守墓。其後子孫依而居焉。余過之，出祝版一通，乃嘉靖年者，宛然如故，其字體今人亦不能及矣。

豐碑遥見炳奎題，尚憶先朝寵日磾。世有國人供灑埽，每勤詞客駐輪蹄。九河冰壯龙狐出，十二城荒白鶴棲。州北有十二連城。下馬一爲郯子問，中原雲鳥正淒迷。

赴東六首 有序。已下著雍涒灘

萊人姜元衡訐告其主黄培詩獄，株連二三十人，❶又以吴郡陳濟生《忠節録》二帙首官，❷指爲余所輯，❸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❹余在燕京聞之，❺亟馳投到，訟繫半年，❻竟得開釋，❼因有此作。

人生中古餘，誰能免尤悔？况余庸駑姿，側身涉危殆。竇窬起東嵎，長鯨翻渤澥。斯人且魚爛，士類同禽駭。禀性特剛方，臨難詎可改？偉節不西行，大禍何繇解？《後漢書·賈彪傳》：延熹九年，❽黨事起，太尉陳蕃争

❶「三十」，原件作「十餘」。
❷「首」，幽光閣本作「呈」。
❸「余」，原件作「炎武」。
❹「中」，原件作「内」。「百餘」，原件作「四百」。
❺「余」，原件作「炎武」。「燕京」，原件作「都」。
❻「訟」，原作「頌」，據幽光閣本改；原件作「幽」。「半年」，原件作「四月」，旁改「半載」。又此句下，幽光閣本有「當事審鞫，即上年沈天甫陷人之書」十四字。「當事」，原件作「撫院劉公」。「上」，原件作「去」。「年」下，原件有「奸徒」二字。
❼「竟得」，原件作「得蒙」。
❽「九」，原作「元」，據《後漢書》改。

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説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

行行過瀛莫，前途甜廣川。所遇多親知，摇手不敢言。爾本江海人，去矣足自全。無爲料虎鬚，危機竟不悛。下有清直水，上有蒼浪天。旦起策青騾，夕來至華泉。

《詩》：河水清且直猗。《古樂府·東門行》：上用蒼浪天故，下爲黄口小兒。

苦霧凝平皐，浮雲擁原隰。峰愁不注高，地畏明湖溼。客子從何來？徬徨市邊立。未得訴中情，已就南冠縶。夜半鵂鶹鳴，勢挾風雨急。枯魚問河魴，❶嗟哉亦何及！

《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荏苒四五日，乃至攀髯時。夙興正衣冠，稽首向園墀。❷詩人岸獄中，不忘恭敬辭。所秉獨周禮，顛沛猶在斯。北斗臨軒臺，三辰照九疑。可憐訪重華，未得從湘纍。❸

羲仲殷東方，伶倫和律管。陰崖見白日，黍谷回春煖。柔艣下流澌，輕車度危棧。草木皆欣欣，不覺韶光晚。大造雖無私，薰蕕不同産。奈此物性何，鳩化猶鷹眼。

天門詄蕩蕩，日月相經過。下閔黄雀微，一旦決網羅。平生所識人，勞苦云無他。騎虎不知危，聞之元彦和。尚念田晝言，此舉豈足多。永言矢一心，不變同

❶「枯魚問河魴」，原件作「廷尉望山頭」。

❷「園」，原件作「陵」。

❸「未得從湘纍」下，幽光閣本有小注：「三月十九日。」

山河。

《魏書・彭城王勰傳》：孝文之崩，咸陽王禧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宋史・田書傳》：鄒浩諫立劉后，得罪，竄新州。書迎諸塗，浩出涕，書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子德李子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馳至濟南省視於其行也作詩贈之

急難良朋節，扶危烈士情。平居高獨行，此去爲同盟。撫劍來燕市，揚鞭走易京。黄埃隨馬漲，黑水繫船横。救宋裳初裹，囚梁獄未成。盈庭多首鼠，中路復怔營。已涉平原里，遄驅歷下城。雲浮泉氣活，日麗嶽林明。夜樹蟬初引，晨巢鵲亟鳴。喜猶存卞璞，幸不蹈秦坑。勞苦詞難畢，悲歡事忽并。櫜饘勤問遺，寢息共論評。發憤皆公正，姱修自幼清。君賢關羽弟，我媿季心兄。將伯呼朝士，同人召友生。詩書仍燼溺，禹稷竟冠纓。頗憶過從數，深嗟歲序更。川巖句注險，池館薊丘平。每並登山屐，常隨泛月觥。詩從歌伎采，辯使坐賓驚。祿位楊雄小，囊錢趙壹輕。與君俱好遯，於世本無争。史論悲鉤黨，儒流薄近名。材能尊選愞，仁義怵孤惸。自得忘年老，聊存處困貞。不才偏累友，有膽尚談兵。坎窞何當出，虞機詎可攖？殷勤申別款，落莫感精誠。禽海填應滿，鼇山抃豈傾？相期非早暮，渭釣與莘耕。

《墨子》：公輸般爲楚設機械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後漢書・鄧隲傳》：惶窘怔營。《史記・伯夷傳》：非公

正不發憤。《楚辭·招魂》：朕幼清以廉潔兮。《史記·季布傳》：布弟季心，氣蓋關中，爲任俠。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漢書·楊雄傳》：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後漢書·趙壹傳》：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楚辭·天問》：鼇戴山抃。張衡《思玄賦》：鼇雖抃而不傾。

樓桑廟 已下屠維作噩

大雪閉河山，停驂阻燕界。日出見平岡，廟制頗宏大。昭烈南面尊，其旁兩侯配。陰森宮前木，蕪没畦首菜。遺像纏風塵，荒碑委榛蒯。痛惟初平時，中原已横潰。跳身向荆益，歷險誠不悔。終焉嗣漢業，上帝居禋類。獨此幽并區，頻在衣冠外。不得比南陽，何由望豐沛。尚想舊宅桑，童童狀車蓋。黄屋既飄颻，霓旌亦杳靄。惟有異代臣，過瞻常再拜。不及二將軍，提戈當一隊。

三月十二日有事於欑宮同李處士因篤❶

餘生猶拜謁，吾友復同來。筋力愁初減，天顔佇一迴。巖雲隨馭下，寢仗夾車開。未得長陪從，辭行涕泗哀。

贈李貢士嘉 故城人。時年八十

居然漢代表遺民，猶向甘陵説黨人。久矣泥塗嗟絳縣，不妨漁釣老河濱。花香元亮籬前酒，雨墊林宗野外巾。此日耆英誰得似？飲和先作一方春。

❶「欑宮」上，幽光閣本有「先皇帝」三字。

《淮南子》：不言而能飲人以和。

邯鄲

趙國地生毛，叢臺野火燒。平原與馬服，纍纍葬枯蒿。饑烏啄冬雪，獨雁號寒郊。有策無所用，拂拭千金刀。豈聞蕭王來，北發漁陽豪。晝卧温明殿，蒼生正嗸嗸。太息復何言，此身隨所遭。

《史記·趙世家》：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漢書·五行志》：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

邢州

太行從西來，勢如常山蛇。邢洺在其間，控壓連九河。唐人守昭義，桀驁不敢過。憑此制山東，腹心實非他。事已遡悲風，芒然吹黃沙。乞食向野人，從之問桑麻。

《舊唐書·李抱真傳》：爲昭義軍節度使時，田悦、朱滔、王武俊相繼反叛。及上幸梁州，抱真獨於擾攘傾潰之中，以山東三州，外抗群賊，内輯軍士，群賊深憚之。

自大名至保定子德已先一月西行賦寄

念爾西歸日，嗟余望路岐。殊方頻邂逅，千里各差池。木落燕臺早，霜封華掌遲。秦郊須置驛，莫後鄭當時。

亡友潘節士之弟耒遠來受學兼有投詩答之

生平不擬託諸侯，吾道仍須歷九州。落落關河蓬轉後，蕭蕭行李雁飛秋。爲秦百姓皆黔首，待漢儒林已白頭。何意故人

來負笈，艱難千里媿從游。

十年離別未言還，楚水楓林極望間。野雀暮歸吴季廟，寒濤秋擁伍胥山。人琴已逝增哀涕，笠屩相看失壯顔。獨有士龍年最少，一朝詞筆動江關。

述古 已下上章閹茂

微言既以絶，一變爲從横。下以游俠權，上以刑名衡。六國固蚩蚩，漢興亦擾攘。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孝武尊六經，其功冠百王。節義生人材，流風被東京。世儒昧治本，一概而相量。於乎三代還，此人安可忘？

《楚辭・九章・懷沙》：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

六經之所傳，訓詁爲之祖。仲尼貴多聞，漢人猶近古。禮器與聲容，習之疑可睹。大哉鄭康成，探賾靡不舉。六藝既該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禮存，其學非小補。後代尚清談，土苴斥鄒魯。哆口論性道，捫籥同矇瞽。

蘇子瞻《日喻》：生而眇者不識日，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

五國並時亡，世道當一變。掃地而更新，三王功可見。鼓琴歌有虞，釣者知其善。區區山澤間，道足開南面。天步未回旋，九州待龍戰。空有濟世心，生不逢堯禪。何必會風雲，弟子皆英彦。俗史不知人，寥落儒林傳。

《文中子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子游汾亭上鼓琴，有釣者曰：「美哉琴心也！傷而和，怨而静，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子驟而歌《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

德州講易畢奉柬諸君

在昔尼父聖，韋編尚三絕。況於章句儒，未曉八卦列。相看五十餘，行事無一達。坐見悔吝叢，舉足防蹉跌。日昃乃研思，猶幸非大耋。微言詎可尋，斯理庶不滅。寡過殊未能，豈厭丁寧說。是時秋雨開，涼風起天末。蟋蟀吟堂階，疎林延夕月。草木得堅成，吾人珍晚節。亮哉歲寒心，不變霜與雪。憂患自古然，守之俟來哲。

輓殷公子岳

憶昔過從日，偏承藻鑑殊。堂中延太守，門外揖王符。木葉空郊晚，魚鱗大澤枯。邈如人世隔，無復問黃壚。

八俊名空大，千秋事已違。嶺雲緣旐下，溪鳥夾棺飛。薏苡當含貝，桄榔待復衣。寂寥漳水上，猶望楚魂歸。

寄張文學弨時淮上有築堤之役 已下重光大淵獻

冬來寒更劇，淮堰比何如？遙憶張平子，孤燈正勘書。江山雙鬢老，文字六朝餘。愁絶無同調，蓬飄久索居。

得所寄《瘞鶴銘辨》。

《南史·康絢傳》：天監十四年，築浮山堰。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

雙雁

雙雁東北飛，飛飛向城闕。聲含海上飈，影帶吳山月。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書札。上寫召旻詩，如彼泉池竭。下列周鼎

文，食人象饕餮。書成重密緘，一字一泣血。傳之與貴人，相視莫敢發。所計一身肥，豈望天下活。

《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夏日

首夏多恒風，塵霾蔽昏旦。舞雩告山川，白紙催州縣。未省答天心，且望除民患。黍苗不作歌，碩鼠徒興歎。仗馬適一鳴，身名已塗炭。貝玉方盈朝，此曹何所憚。博士有正先，實趣秦時亂。

《漢書・京房傳》：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

末俗無恒心，疾貧而好勇。不能事田園，何況談周孔。出門持尺刀，鑄錢兼掘冢。矧此大東謡，齊民半流冗。不見瓜寧男，死猶被天寵。嗚弓宿鳥驚，躍馬浮埃動。顧謂同行人，王侯寧有種？

《漢書・王莽傳》：上谷儲夏自請願説瓜田儀，莽以爲中郎，使出儀。儀文降，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爲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其餘。❶

秋風行

白露早下秋風涼，誰家置酒開華堂。秦國丞相南面坐，三川郡守趨奉觴。燕娥趙女調清瑟，六博彈棋費白日。致富應多文信金，論功詎足穰侯匹。莫欺張耳鬢如絲，及見夷門大會時。車中公子常虛左，上客侯生衣弊衣。人生富貴駒過隙，唯有榮名壽金

❶「其餘」，原無，據《漢書》補。

石。嗟嗟此曲難重陳，柱摧絃斷長愁人。

《史記・李斯傳》：長男由爲三川守，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張耳傳》：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古詩》：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靜樂

邑枕汾川首，城分并塞支。馬牛遺牧地，材木剩山陲。沍澤魚空後，腥風虎下時。樓煩雖善射，不救漢王危。

太原寄王高士錫闡

游子一去家，十年愁不見。愁如汾水東，不到吴江岸。異地各榮衰，何繇共言宴？忽睹子綱書，欣然一稱善。王君尺牘多作篆書。知交盡四海，豈必無英彦。貴此金石情，出處同一貫。太行冰雪積，沙塞飛蓬轉。何能久不老，坐看人間换。惟有方寸心，不與玄鬢變。

《三國志》注：張紘，字子綱，好文學，又善楷篆，與孔融書皆自書。融報紘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盂縣北有藏山云是程嬰公孫杵臼藏趙孤處

空山三尺雪，匹馬向荒榛。窈洞看冰柱，危峰遲日輪。水邊寒啄鶴，松下晚樵人。恐有孤兒在，尋幽一問津。

讀李處士顒襄城紀事有贈有序。已下玄黓困敦

處士之父可從，崇禎十五年以壯

士隸督師汪公喬年麾下，以五千人勦賊，至襄城，死之。處士年十六，貧甚，與其母彭氏并日而食，力學有聞。越二十九年，始得走襄城，爲汪公及其父設祭，招魂以歸。余與處士交，爲之作詩。

躑躅荒郊酹一樽，白楊青火近黄昏。終天不返收峭骨，異代仍招復楚魂。湛阪愁雲隨獨雁，潁橋哀水助啼猿。五千國士皆忠鬼，孰似南山孝子門。

《左傳·襄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

寄楊高士瑀

廿載江南意，愁來更渺茫。友朋嗟日損，雞犬覺年荒。水歷書池净，山連學舍長。但聞楊伯起，弦誦夜琅琅。

齊祭器行

歲重光大淵獻，臨淄發地，得古祭器數十事，監司攫而有之。

太公封齊廿八世，春禘秋嘗長有事。猶從三代識遺聲，每見九夷朝祭器。器歷商周制度工，相傳丁癸及桓公。花紋不似萊人物，法象仍疑兩敦同。牛山下涕何悲苦，歲久光華方出土。夏后璜偏入向魋，魯宫竇又歸陽虎。歷下秋風動夕螢，古來神物亦飄零。誰知柏寢千年器，異日還陳漢武庭。

《禮記·樂記》：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左傳·襄六年》：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　《左傳·哀十四年》：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　《史記·封禪書》：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

題李先生矩亭有序。

德州東二十五里矩亭，故鄉舉思伯李君誠明讀書處。天啓中，權奄柄國，聞君通陰陽象緯之學，遣使徵之，辭疾不就，潔志以終。其子源修是亭以表遺躅，余爲之詩。

董生祠畔子雲亭，澗雨巖虹望獨扃。門外曉寒縈帶草，林端秋散照書螢。長留直道扶千載，自見遺文表六經。今日似君還肯構，應知家學本趨庭。

瓠

瓠實向秋侵，呺然繫夕林。不材留苦葉，槁死亦甘心。偶伴嘉蔬植，還依舊圃尋。削瓜輸上俎，剥棗遜清斟。衛女河梁迴，涇師野渡深。未須驚五石，應信直千金。作器疑無用，隨流諒不沈。試充君子佩，聊比國風吟。

《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土門旅宿在獲鹿縣西南十里。

歲歲征驂詎有期，棲棲周道欲安之？尼公匪兕窮何病，尚父維鷹老未衰。市酒薄驅冬宿冷，山蔬輕壓曉行饑。從知宇宙今來闊，不似園林獨卧時。

《漢書·平帝紀》：追謚孔子曰襃城宣尼公。

燕中贈錢編修秉鐙 已下昭陽赤奮若

一別秦淮將廿載，天涯垂老看猶在。斷煙愁竹泣蒼梧，秃筆悽文來漲海。燕市鷄鳴動客輪，九門馳道足黄塵。相逢不見金臺侶，但説荆軻是酒人。

先妣忌日

風木凋零已過時，一經猶得備人師。聞絲欲下劉瓛泣，執卷方知孟母慈。秋雨秀連中野蔚，夕陽光起北園葵。❶ 無窮明發千年慨，豈獨杯圈忌日思。

《顔氏家訓》：荒亂以來，雖寒畯之子，能讀《孝經》、《論語》者，尚爲人師；雖奕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南齊書·劉瓛傳》：母没十餘年，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欷歔流涕。晉陸機《園葵》詩：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

自章丘回至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

高秋立馬鮑山旁，旅雁初飛木葉黄。十載故人泉下別，交情多媿郅君章。時張文學弨自燕中來，視其舍斂。

《後漢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式往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進，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泣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式執紼引柩，於是乃前。

❶「北」，原件作「後」。

有歎

少小事荀卿，佔畢更寒暑。慨然青雲志，一旦從羈旅。西游到咸陽，上書寤英主。門庭正翕集，車騎來千數。復有金石辭，粲爛垂千古。如何壯士懷，但慕倉中鼠？

家世二千石，結髮常自修。譬如寡婦心，本慕共姜儔。不幸汙盜賊，遂忘淫佚羞。念彼巨先語，撫心悼遷流。如登千仞岡，失足竟不收。勉哉堅自持，無遺朋友憂。

《漢書・游俠傳》：原涉，字巨先。或譏涉曰：「子本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污，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後漢書・馬援傳》：居高堅自持。

哭歸高士

弱冠始同遊，文章相砥厲。中年共墨衰，出入三江汭。悲深宗社墟，勇畫澄清計。不獲騁良圖，斯人竟云逝。峻節冠吾儕，危言驚世俗。常爲扣角歌，不作窮途哭。生耽一壺酒，没無半間屋。惟存孤竹心，庶比黔婁躅。太僕經鏗鏗，君曾祖諱有光，字熙甫，世稱震川先生。三吳推學者。安貧稱待詔，君叔祖諱子慕，字季思。清風播林野。及君復多材，儒流嗣弓冶。已矣文獻亡，蕭條玉山下。鄺生雖酒狂，亦能下齊軍。發憤吐忠義，下筆驅風雲。平生慕魯連，一矢解世

紛。碧雞竟長鳴，悲哉君不聞！❶

《禮記・儒行》：近文章，砥厲廉隅。《後漢書・儒林傳》：説經鏗鏗楊子行。《左傳・文十八年》：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

亭林詩集卷之四終

❶ 「悲哉君不聞」下，幽光閣本有小注：「君二十五年前嘗作詩，以魯連一矢寫意，君没十旬，而文覃舉庚。」「文覃舉庚」，雲南舉兵也。

亭林詩集卷之五

廣昌道中 已下闕逢攝提格

匹馬去燕南，易京大如礪。五迴春雪深，淶上孤城閉。行行入飛狐，夕駕靡遑稅。融冰見晛流，老樹陵寒霽。啄鵲馴不驚，卧犬安無吠。問客何方來，幽都近如沸。出車日轔轔，戈矛接江裔。此地幸無兵，山田隨樹藝。且偷須臾閒，未敢謀卒歲。

《後漢書·公孫瓚傳》：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水經注》：代郡廣昌縣東南有大嶺，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回」之名。《左傳·昭元年》：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

久客燕代間，遂與關山老。流連王霸亭，躑躅劉琨道。枯荑春至遲，落木秋來早。獨往茲愴然，同遊昔誰好？三楚正干戈，沅湘彌浩浩。世乏劉荆州，託身焉所保？縱有登樓篇，何能盪懷抱。思因塞北風，一寄南飛鳥。昔年與李子德同宿此縣。

《後漢書·王霸傳》：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晉書·劉琨傳》：率衆赴段匹磾，從飛狐入薊。

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

向平嘗讀易，亦復愛名山。早跨青牛出，昏騎白鹿還。太行之西一遺老，楚國兩龔秦四皓。春來洞口見桃花，儻許相隨拾芝草？

《晉書》：陶淡結廬於長沙臨湘山中，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淵水，莫得近之。

與胡處士庭訪北齊碑

春霾亂青山，卉木苞未吐。繞郭號荒雞，中田散野鼠。策杖向郊坰，幽人在巖户。未達隱者心，聊進蒼生語。一自永嘉來，神州久無主。十姓迭興亡，高光竟何許？棲棲世事迫，草草朋儕聚。相與讀殘碑，含愁弔今古。

詠史❶

王良既策馬，天弧亦直狼。中夜視北辰，九野何茫茫！秦政滅六國，自謂過帝皇。豈知漁陽卒，狐鳴叢祠旁。誰爲刑名家，至今怨商鞅。

《史記·天官書》：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宋史·天文志》：弧矢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矢不直狼爲多盜。《鹽鐵論》：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

商紂爲黎蒐，遂啓東夷叛。楚靈一會申，俄召乾谿患。甲兵豈不多，人人欲從亂。惟民國所依，疾乃盈其貫。皇矣監四方，得民天所贊。

路光禄書來敘江東同好諸友一時徂謝感歎成篇

削迹行吟久不歸，修門舊館露先晞。中年早已傷哀樂，死日方能定是非。彩筆

❶「詠史」，荀校云：「元本『王良』二字。」

夏枯湘水竹，清風春盡首山薇。❶ 斯文萬古將誰屬？ 共爾衰遲老布衣。

《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入修門些。 《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 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過矩亭拜李先生墓下

人生無賢愚，大節本所共。 蹉跎一失身，豈不負弦誦。 卓哉李先生，九流稱博綜。 心鄙馬季長，不作西第頌。 屏居向郊坰，食淡常屢空。 清修比范丹，聰記如應奉。 力學不求聞，終焉老家衖。 同時程中丞，一疏亦驚衆。 玉璽安足陳，亟進名臣用。 中丞名紹，德州左衛人。 巡撫河南時，漳河旁得玉璽，上疏言秦璽不足珍，國家以賢爲寶。 薦黨籍諸臣十餘人，不納，遂謝病歸。 黨論正紛挐，中朝並嚚訟。 世推山東豪，三李尤放縱。 祠奄與哭典，後先相伯仲。 名並見《欽定逆案》。 初踰士類閑，竟折邦家棟。 悲哉五十年，風塵尚澒洞。❷ 我來拜遺阡，增此儒林重。 雖無謦咳接，猶有風流送。 自非隨武賢，九原誰與從？❸

《後漢書・馬融傳》：爲梁冀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 《應奉傳》：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休神家衖。

潘生次耕南歸寄示

知君心似玉壺清，未肯緇塵久雒京。

❶「山」，幽光閣本作「陽」。
❷「風」，幽光閣本作「胡」。
❸「原」，《箋注》作「京」。

若到吳閶尋舊跡，五噫東去一梁生。

子房

天道有盈虛，智者乘時作。取果半青黃，不如待自落。始皇方侈時，土宇日開拓。海上標東門，長城繞北郭。欲傳無窮世，更乞長生藥。子房天下才，是時無所託。東見倉海君，用計亦疎略。狙擊竟何爲？煩彼十日索。譬之虎負嵎，矜氣徒手搏。歸來遇赤精，奮戈起榛薄。嶢關一戰破，藍田再麾却。嘖嘖軹道旁，共看秦王縛。既已執韓仇，此志誠不怍。遂赴赤松要，無負圯橋諾。

《通鑑》：慕容農言於慕容垂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早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南史・陸法和傳》：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

刈禾長白山下

載耒來東國，年年一往還。禾垂墟照晚，果落野禽閒。食力終全節，依人尚厚顏。黃巾城下路，獨有鄭公山。

《齊乘》：北齊以黃巾城立章丘縣。其東有黌山，鄭康成注書其上。

歲莫

平生慕古人，立志固難滿。自覺分寸長，用之終已短。良友日零落，悽悽獨無伴。流離三十年，苟且圖飽煖。壯歲尚無聞，及今益樗散。治蜀想武侯，匡周歎微管。願一整頹風，俗人謂迂緩。孤燈照遺

經，雪深坐空館。

一歲倏遒盡，我行復何如？何爲窮巷中，悄然日閒居。未敢聽輪扁，且讀堂上書。糟粕雖已陳，致治良有餘。典謨化刀筆，衣冠等猿狙。孰令六代後，一變貞觀初？四海皆農桑，弦歌偏井閭。我亦返山中，耦耕伴長沮。

《莊子》：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

兄子洪善北來言及近年吴中有開淞江之役書此示之已下旃蒙單閼

淞江東流水波緩，王莽之際尤枯旱。❶平野雲深二陸山，荒陂草没吴王館。五十年來蘘芋魁，頓令澤國生蒿萊。豈無循吏西門豹，停車下視終徘徊。少時來往江東岸，人代更移年紀換。即今海水變桑田，況於爾等皆童丱。乍看畚鍤共歡呼，便向污邪祝一壺。豈知太平之世飴甘荼，川流不盈澤得瀦，風雨時順通祈雩，春祭三江，秋祭五湖，衣冠濟濟郊壇趨，歲輸百萬供神都。江頭擔酒肴，江上吹笙竽。吏無敲扑民無逋。嗟余已老何時見，久客中原望鄉縣。那聞父老復愁兵，秦關楚塞方酣戰。忽憶秋風千里蓴，淞江亭畔坐垂綸。還歸被褐出負薪，相逢絶少平生親。怪此傖夫是何人？

《漢書·翟方進傳》：汝南有鴻郤陂，王莽末常枯旱。

《易》：水流而不盈。《越絶書》：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

---

❶「際」，《箋注》作「時」。

閏五月十日

重逢閏五日，澶漫客山東。郡國戈鋋裏，園陵灌莽中。草穿新壘緑，花隔舊京紅。更憶王符老，飄淪恨不同。王徵君潢，昔日同詣孝陵行香，今年七十七矣。

杜子美詩：澶漫山東一百州。

春秋書魯月，猶是謂文王。舊國還豐鎬，遺民自夏商。神遊弓劒遠，天與卦爻長。此日追休烈，於戲不可忘。

《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過張貢士爾岐

緇帷白室覩風標，爲歎斯人久寂寥。濟水夏寒清見底，石田春潤晚生苗。長期六籍傳無絶，能使群言意自消。竊喜得逢黄叔度，頻來聽講不辭遥。

《莊子》：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又曰：瞻彼闋者，虚室生白。

送程工部葬

文獻已淪亡，長者復云徂。一往歸重泉，百年若須臾。寥寥楊子宅，惻惻黄公壚。揮涕送故人，執手存遺孤。末俗雖衰漓，風教猶未渝。願與此邦賢，修古敦厥初。

路舍人客居太湖東山三十年寄此代柬

翡翠年深伴侶稀，清霜憔悴減毛衣。自從一上南枝宿，更不回身向北飛。

孫徵君以孟冬葬於夏峰時僑寓太原不獲執紼適吴中有傳示同社名氏者感觸之意遂見乎辭

老不越疆弔，吾衰況疎慵。遥憑太行雲，迢遰過夏峰。泉源日清泚，上有百尺松。憶叨忘年契，一紀秋徂冬。常思依蜀莊，有懷追楚龔。不得拜靈輀，限此關山重。會葬近千人，來觀馬鬣封。儻有徐孺子，隻鷄遠奔從。一時諸生間，得無少茅容？俗流鶩聲華，考實皆凡庸。淄澠竟誰知？管華稱一龍。我無人倫鑒，焉敢希林宗？惟願師伯夷，❶寧隘毋不恭。嗟此衰世意，往往纏心胸。回首視秋山，肅矣霜露濃。

《禮記·檀弓下》：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吊人。《楊子法言》：蜀莊沈冥。《吕氏春秋》：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

漢三君詩已下柔兆執徐

父老苦秦法，願見除殘兇。三章布國門，企踵咸樂從。雖非三王仁，寬大亦與同。傳祚歷四百，令名垂無窮。

右高祖❷

文叔能讀書，折節如儒生。一戰摧大敵，頓使海寓平。改化名節崇，磨鈍人才清。區區黨錮賢，猶足支危傾。

右光武❸

卓矣劉豫州，雄姿類高帝。一身寄曹孫，未得飛騰勢。立志感神人，風雲應時

❶「願」，《箋注》作「有」。
❷「右」，幽光閣本無此字。
❸「右」，幽光閣本無此字。

至。翻然遂翺翔，二豪安得制？右昭烈❶不知今日滄浪叟，鼓枻江潭何處深？

賦得簷下雀

力小不成巢，翾飛無定止。所謀但一枝，傍徨靡可恃。曾窺王謝堂，不作銜泥壘。雖依簷下宿，無異深林裏。豈不慕高明，其奈鷩丸餌。唯應罷官時，殷勤數來此。《漢書·楊雄傳》：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鄭當時傳》：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

薊門送子德歸關中

與子窮年長作客，子非朱顔我頭白。

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事作四絶句

共對禪燈説楚辭，國殤山鬼不勝悲。心傷衡嶽祠前道，如見唐臣望哭時。《宋史·朱昂傳》：父葆光，當梁氏簒唐，與唐舊臣顔蕘、李濤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冬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

孤墳一徑楚山尖，鐵石心肝老孝廉。流落他方餘惠遠，撫琴無語憶陶潛。先兄同年友長沙陶君汝鼐。

督師公子竟頭陀，詩筆峥嶸浩氣多。兩世心情知不遂，待誰更奮魯陽戈？武陵楊公子山松。

夢到江頭橘柚林，衲衣桑下愜同心。

❶ 「右」，幽光閣本無此字。

燕山一別八年餘，再裏行滕來九陌。君才如海不可量，奇正縱橫勢莫當。彈箏叩缶坐太息，豈可日月無弦望！「望」字作平聲用。阮籍詩：「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爲我一曲歌伊涼，挈十一州歸大唐。奇材劍客今豈絕，奈此舉目都茫茫。薊門朝士多狐鼠，舊日鬚眉化兒女。生女須教出塞粧，生男要學鮮卑語。常把漢書掛牛角，獨出郊原更誰與？自從烽火照桑乾，不敢宮前問禾黍。子行西還渡蒲津，正喜秋氣高嶙峋。華山有地堪作屋，相與結伴除荊榛。❶

李陵《與蘇武詩》：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唐書》：大中五年，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於有司。《顏氏家訓》：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俛而不答。

李生符自南中歸檇李三年矣追惟壯遊兼示舊作

一卷別南中，孤帆自歸去。文飛鶴拓雲，墨染且蘭樹。丈夫行萬里，投分各有遇。明發著萊衣，未肯朱門住。相送驛路旁，落英連古戍。儻有舊遊人，北望懷徐庶。

二月十日有事於欑宮❷已下彊圉大荒落

青陽回軒丘，白日麗蒼野。封如禹穴平，木類湘山赭。不忍寢園荒，復來奠樽

❶「與」，幽光閣本作「期」。

❷「欑宮」上，幽光閣本有「先皇帝」三字。

竽。彷彿見威神，雲旗導風馬。當年國步蹙，實歎謀臣寡。空勞宵旰心，拜戎常不暇。賊馬與邊烽，相將潰中夏。頳陽不東升，❶節士長喑啞。及今擐甲兵，無復圖宗社。飛章奏天庭，謇謇焉能舍？華陰有王生，弘撰。伏哭神牀下。亮矣忠懇情，咨嗟傳宦者。❷遺臣日以希，有願同誰寫？

《左傳·昭十五年》：王靈不及，拜戎不暇。《楚辭·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贈獻陵司香貫太監宗

蕭瑟昌平路，行來十九年。清霜封殿瓦，❸野火逼山阡。鎬邑風流盡，邙陵歲月遷。空堂論往事，猶有舊中涓。

陵下人言上年冬祭時有聲自寶城出至祾恩殿食頃止人皆異之❹

昌平木落高山出，仰視神宮何崒嵂。昭陵石馬向天嘶，誰同李令心如日？有聲隆隆來隧中，駿奔執爵皆改容。萇弘自信先君力，獨拜秋原御路東。

李商隱《復京》詩：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馬來。《漢書·五行志》：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左傳·昭二十三年》：南

❶「頳陽不東升」上三句，幽光閣本作「竟令左衽俗，一旦汚中夏。三綱乍淪胥」。

❷「咨嗟傳宦者」下，幽光閣本有小注：「吕太監言：昔年王生弘撰來祭先帝，伏哭御座前，甚哀。」

❸「清」，幽光閣本作「胡」。

❹「冬祭時」，幽光閣本作「七月九日虜主來獻酒至長陵」。

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

過郭林宗墓

路畔纍纍墓石多,中郎遺愧定如何?
應憐此日知名士,到死猶穿吉莫韡。

《北齊書·恩倖傳》: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帝信之。經古冢,榮宗問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因前奏曰:「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韡,操馬鞭,問臣:我家阿貞來否?」

介休

淡霓生巖際,奔泉下石間。龍蛇方起陸,雀鼠尚爭山。縣西南三十里有雀鼠谷。雨静前村市,秋凋故國顏。介君祠廟在,風義夐難攀。

靈石縣東北三十五里神林晉介之推祠

古人有至心,不在狷與忍。國祿既弗加,吾身可以隱。去矣適其時,耕此荒山畛。更與賢母偕,丘壑情同允。卓哉鸞鳳姿,飄飄高自引。嚮使屬戎行,豈其遜枝軫?出處何必齊,此心期各盡。末世多浮談,有類激小忿。割股固荒唐,焚山事可哂。微哉仲子廉,立操同蚯蚓。遺祠君故鄉,父老事惟謹。牡丹異凡花,春深洗鉛粉。況此黃蘆林,晚送秋風緊。厲彼頑鈍徒,英名代無隕。

賈誼《弔屈原賦》: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

霍北道中懷關西諸君

苦雨淹秋節，屯雲擁霍州。蟲依危石響，水出斷崖流。驛路愁難進，山亭悵獨留。遥知關令待，計日盼青牛。

河上作

龍門下雷首，自古稱西河。入自積石來，出塞復逶迤。呂梁懸百仞，孟門高峩峩。遠矣大禹功，山澤得所宜。靈跡表華巖，金行鎮西垂。黄虞日已遠，嬰怒尋干戈。去年方鬬爭，掘壕守朝那。車騎如星流，衣裝兼櫜鞬。狼弧動箭鏃，參伐揚旂麾。嗟此河上軍，來往何時罷？今年暫寢兵，邏卒猶譏訶。手持一尺符，予錢方得過。追惟狄泉陷，地底生蒼鵞。窫窳來攫人，逵路横長虵。寰區恣刀俎，飛走窮網羅。萬類不足飽，螻蟻其奈何？仰希神明眷，下戢陽侯波。行將朝白帝，一訴斯民罹。猿鳥既長吟，窮人亦悲歌。歌止天聽回，勿厭辭煩多。

《水經注》：晉永嘉元年，雒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鵞出，蒼色者飛翔冲天，白色者止焉。後五年，劉曜、王彌入雒，帝居平陽。

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

重尋荒徑一衝泥，谷口墻東路不迷。萬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淒淒。松陰舊翠長浮院，菊蕊初黄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獨騎羸馬上關西。

過李子德

憶昔論交日，星霜一紀更。及門初拜母，讓齒忝爲兄。樹引流泉細，山依出月明。居在月明山下。相看仍慰藉，均不負平生。

積雨秋方漲，相迎到華陰。水鶩龍鬬駛，泥怯馬蹄深。尚阻東軒佇，多煩瀨口尋。白雲清渭色，聊足比君心。

晉陶淵明《停雲》詩：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文選》任彦升有詩云《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

拜跪煩兒女，追陪有弟昆。令弟迪篤。雲開王翦廟，風起魏公原。俠氣凌三輔，哀思叫九閽。向來多感激，不覺倒清罇。

擬卜南山宅，先尋北道鄰。關河愁欲偏，縞紵竟誰親。異國逢矜式，郭君傳芳時爲富平令。同人待隱淪。李處士顒。便思來嶽頂，揮手謝風塵。

皂帽

皂帽冬常著，青山老自看。鳥憐池樹静，雲近嶽天寒。淡食隨人給，藜牀任地安。閒來過道院，不爲訪金丹。

采芝

采芝來谷底，汲水到池坳。不礙風塵際，常觀氣化交。晨光明虎跡，夕霧隱鳶巢。昔日幽人住，攀崖此結茅。

寄李生雲霑時寓曲周僧舍課子衍生

歲晚漳河朔雪霏，僕夫持得尺書歸。三冬文史常堆案，一室弦歌自掩扉。古廟薪殘燒粥冷，荒陂水少食魚稀。何如長白山中寺，莫使匡時雅志違。

春雨 已下著雍敦牂

平生好修辭，著集逾十卷。本無鄭衛音，不入時人選。年老更迂疏，制行復剛褊。東京耆舊盡，羸瘵留餘喘。放跡江湖間，猶思理墳典。朝來閱徵書，處士多章顯。何來南郡生，心期在軒冕。幸得比申屠，超然竟獨免。春雨對空山，流泉傍清畎。枕石且看雲，悠然得所遣。未敢慕巢由，徒誇一身善。窮經待後王，到死終黽勉。

《顔氏家訓》：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録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後漢書·申屠蟠傳》：黄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狗效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又曰：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唐錢起詩：初服傍清畎。

寄同時二三處士被薦者

關塞逾千里，交遊更幾人？金蘭情不二，猿鶴意相親。鄴下黄塵晚，商顔緑草春。與君成少別，知復念蘇純。

《後漢書》：蘇純字桓公，性切直，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久不見又思之。」

井中心史歌

崇禎十一年冬，蘇州府城中承天寺以久旱浚井，得一函，其外曰「大宋鐵函經」，錮之再重，中有書一卷，名曰《心史》，稱「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思肖號所南，宋之遺民，有聞於志乘者。其藏書之日爲德祐九年，宋已亡矣，而猶日夜望陳丞相、張少保統兵外來，以復土宇，❶至於痛哭流涕而禱之天地，盟之大神，謂氣化轉移，必有一日。❷於是郡中之人見者無不稽首驚詫，而巡撫都院張公國維刻之以傳。又爲所南立祠堂，藏其函祠中。未幾而遭國難，一如德祐末年之事。嗚呼悲矣！其書傳至北方者少，而變故之後，又多諱而不出。不見此書者三十餘年，而今復睹之富平朱氏。昔此書初出，太倉守錢君肅樂賦詩二章，崑山歸生莊和之八章，及浙東之陷，張公走歸東陽，赴池中死。錢君遯之海外，卒於瑯琦山。歸生更名祚明，爲人尤慷慨激烈，亦終窮餓以没。獨余不才，浮沈於世，悲年運之日往，值禁罔之逾密，而見賢思齊，獨立不懼，故作此歌，以發揮其事云爾。❸

有宋遺臣鄭思肖，痛哭元人移九廟。❹

❶「統兵外來，以復土宇」，幽光閣本作「統海外之兵，以復大宋三百年之土宇，而驅胡元於漠北」。

❷「必有一日」下，幽光閣本有「變夷而爲夏者」六字。

❸「故作此歌，以發揮其事云爾」，幽光閣本作「將發揮其事，以示爲人臣處變之則焉，故作此歌云爾」。

❹「元人」，幽光閣本作「胡元」。

獨力難將漢鼎扶，孤忠欲向湘纍弔。著書一卷稱心史，萬古此心心此理。千尋幽井置鐵函，百拜丹心今未死。厄運應知無百年，❶得逢聖祖再開天。黃河已清人不待，沈沈水府留光彩。忽見奇書出世間，又驚牧騎滿江山。❷天知世道將反覆，故出此書示臣鵠。三十餘年再見之，同心同調復同時。陸公已向厓門死，信國捐軀赴燕市。昔日吟詩弔古人，幽篁落木愁山鬼。嗚呼！蒲黃之輩何其多，宋末蒲壽庚、黃萬石。所南見此當如何？

《禮記·射義》：爲人臣者以爲臣鵠。

夏日

渴日出林表，炎風下高山。火旻雲去微，谷井泉來慳。晨露薄不濡，夕氛橫空殷。百卉變其姿，蕉萃侔榛菅。深居廢寢興，無計離人寰。而況蚩蚩氓，謀食良已艱。眷此負耒勤，羨彼濯流還。❸素月方東生，易忍桑榆間。乃悟處亂規，無營心自閒。詎如觸熱人，未老毛髮斑。坐須爽節至，一尊散襟顏。

《淮南子》：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忍也。

梓潼篇贈李中孚

《後漢書·獨行傳》：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

❶「厄運應知」，幽光閣本作「胡虜從來」。
❷「牧」，幽光閣本作「胡」。
❸「流」，《箋注》作「波」。

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其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刼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勸之，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

益部尋圖像，先褒李巨游。讀書通大義，立志冠清流。憶自黄皇臘，經今白帝秋。井蛙分駭浪，嵎虎拒巖幽。譬旨鴻臚切，徵官博士優。里人榮使節，山鳥避車騶。篤論尊尼父，清裁企仲由。當追君子躅，不與室家謀。獨行長千古，高眠自一丘。聞孫多好學，師古接姱修。忽下弓旌召，難爲澗壑留。從容懷白刃，決絶郤華輈。介節誠無奪，微言或可投。風回猿岫敞，霧卷鶴書收。隱痛方童丱，嚴親赴國仇。尸饔常并日，廢蓼擬填溝。歲逐糟糠老，雲遺富貴浮。幸看兒息大，敢有宦名求？相對銜雙涕，終身困百憂。一聞稱史傳，白露滿梧楸。❶

和王山史寄來燕中對菊詩

雪滿河橋歸轡遲，十行書札寄相思。楚臣終是餐英客，愁見燕臺落葉時。

關中雜詩

文史生涯拙，關河歲月勞。幽情便水

❶「楸」，原作「秋」，據《箋注》改。

竹，逸韻老蓬蒿。獨雁飛常迅，寒雞宿愈高。一闕西華頂，天下小秋毫。

皇漢山樊久，興唐洞壑餘。空嗟衣劍滅，但識水煙疎。寥落三都賦，棲遲萬卷書。西京多健作，儻有似相如。時寓富平朱文學樹滋齋中，藏書甚多。

宋王僧達《和瑯邪王依古》詩：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梁江淹《從建平王游紀南城》詩：年積衣劍滅。《漢書·楊雄傳》：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谷口耕畬少，金門待詔多。時情尊筆札，吾道失弦歌。夜月辭雞樹，秋風下雀羅。尚留園綺跡，終古重山阿。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樓護傳》：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三國志》注引《世語》：劉放、孫資共典機任，夏侯獻、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

徂謝良朋盡，雕傷節士空。延陵虛寶劍，中散絶絲桐。名譽蓀蘭並，文章日月同。今宵開敝篋，猶是舊華風。與李生雲霑次第亡友遺詩。

《史記·屈原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緬憶梁鴻隱，孤高閲歲華。門西吳會郭，橋下伯通家。異地情相似，前期道每賒。請從關尹住，不必向流沙。山史新構小齋，❶將延予住。

過朝邑王處士建常

黄鵠山川意，相隨萬里翔。誰能三十載，龜殼但支牀？

《史記·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

❶「山史」，幽光閣本作「無異」。

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　唐王維詩：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牀。

寄子嚴弟紓字。　已下屠維協洽

二紀違眷令，撫心悲如何！惟爾幼孤煢，十畝安江沱。不幸喪厥明，猶能保天和。今年已六十，與吾亦肩差。里人推祭酒，品行無譏訶。昔年遣兒來，省我桑乾河。兒言家頗温，歲得數囷禾。厨中列酒漿，籬下群雞鵝。常時比鄰叟，農談一相過。亦有賦役憂，未妨藝桑麻。頃報得兩孫，青蔥滿庭柯。媿我半生來，飄泊隨干戈。偶至渭水濱，垂釣臨洪波。春雲開三峰，秀出千丈荷。行止雖聽天，懷土情則那。反躬計所獲，孰與吾仲多？顧此暮年心，尚未甘蹉跎。寄爾詩一篇，當使兒子歌。

寄次耕時被薦在燕中

昨接尺素書，言近在吴興。洗耳苕水濱，叩舷歌採菱。何圖志不遂，策蹇還就徵。辛苦路三千，裹糧復嬴縢。夜驅燕市月，曉踏盧溝冰。京雒多文人，一貫同淄澠。分題賦淫麗，角句争飛騰。關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稱。雖赴翹車招，猶知畏友朋。儻及雨露濡，相將上諸陵。定有南冠思，悲哉不可勝。轉盼復秋風，當隨張季鷹。歸詠白華詩，膳羞與晨增。嗟我性難馴，窮老彌剛棱。孤跡似鴻冥，心尚防弋矰。或有金馬客，問余可共登。爲言顧彦先，惟辦刀與繩。

郭璞《江賦》：詠採菱以叩舷。　《楊子法言》：辭人之

賦麗以淫。《晉書·顧榮傳》：與州里楊彦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

次耕書來言時貴有求觀余所著書者答示

年來行止類浮萍，雖有留書未殺青。世事粗諳身已老，古音方奏客誰聽？兒從死父傳榼語，帝遣生徒受壁經。投筆听然成一笑，春風緑草滿階庭。

《晏子春秋》：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梁吴均《邊城將》詩：留書應鑿楹，傳功須勒社。

雲臺觀尋希夷先生遺跡

舊是唐朝士，身更五代餘。每懷淳古意，聊卜華山居。月落巖阿寂，雲來洞口虚。果哉非荷蕢，獨識太平初。

《畫墁録》：希夷先生陳摶，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舉，之武當山，又止房陵。年七十餘，至華山，葺雲臺廢觀居之。

硤石驛東二十里有西鵶路繇趙保白楊樹二百五十里至臨汝以譏察之嚴築垣封閉過此有題

行人愁向汝州來，前月西鵶禁不開。弔古莫言秦法峻，雞鳴曾放孟嘗回。

雒　陽

澗水成周宅，邙山漢代京。三川通地絡，鶉火叶星精。文軌同王朔，蒐畋會卜征。東門迎九鼎，北闕望璣衡。象魏雲常

紫，龍池水自清。尊師延國老，聽講集諸生。金谷荒煙合，銅駞蔓草縈。曲多羌笛韻，縣有陸渾名。鶴望將焉屬？鯨吞未息爭。詎忘修禮樂，何計偃戈兵？赤伏看猶在，蒼鷲起莫驚。停驂觀雒汭，微禹動深情。

《後漢書·隗囂傳》：斷截地絡。《郡國志》：雒陽東城門名鼎門。《帝王世紀》曰：九鼎所從入。《雒陽伽藍記》：次北曰閶闔門，漢曰上西門，上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雒陽伽藍記》：九龍殿前有九龍吐水成一海。《左傳·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三國志·張飛傳》：思漢之士，延頸鶴望。

三月十九日行次嵩山會善寺

獨抱遺弓望玉京，白頭荒野淚霑纓。霜姿尚似嵩山柏，舊日聞呼萬歲聲。

少林寺

峩峩五乳峰，奕奕少林寺。海内昔横流，立功自隋季。宏構類宸居，天衣照金織。清梵切雲霄，禪燈晃蒼翠。頗聞經律餘，多亦諳武藝。疆場有艱虞，❶遣之扞王事。今者何寂寥，閴矣成蕪穢。壞壁出游蜂，空庭雊荒雉。答言新令嚴，括田任汙吏。增科及寺莊，不問前朝賜。山僧闕飱粥，住守無一二。百物有盛衰，回旋儻天意？豈無材傑人，發憤起頹廢。寄語惠瑒流，勉待秦王至。唐武德四年，太宗以陝東道行臺、雍州牧、秦王率諸軍攻王世充，寺僧惠瑒、曇宗等執世充

❶「場」，原作「埸」，據荀校改。

姪仁則來歸，賜地四十頃，水磑一具。

嵩　山

位宅中央正，高疑上界鄰。蓄波含潁汝，吐氣接星辰。二室雲長擁，三呼響自臻。淳風傳至德，孤隱祕靈真。世敝將還古，人愁願質神。石開重出啓，嶽降再生申。老柏摇新翠，幽花茁晚春。豈知巢許窟，多有濟時人。

《白虎通》：中央之嶽獨加高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　唐李林甫《嵩陽觀頌》：抱汝含潁，風交雨會。　《後漢書·文苑傳》：多士響臻。《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

測　景　臺❶在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故告成縣。

象器先王作，靈臺太室東。陰陽求日至，風雨會天中。考極三辰正，封畿萬國同。吾衰今已甚，猶一夢周公。

卓太傅祠❷在密縣東三十五里大隗鎮。

拱木環遺寢，空山走部民。循良思舊德，❸執節表淳臣。几杖中興禮，丹青御座親。至今傳俎豆，長接大隗春。

《後漢書·卓茂傳》：光武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朱祐傳》：永平中，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宫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共三十二人。

❶「測景臺」，原件題作「登封縣周公測景臺」。

❷「卓太傅祠」，原件作「密縣東三十五里大隗鎮卓太傅祠」。

❸「良」，原件作「臣」。

梁園

梁園詞賦想遺音，雕繢風流遂至今。縱使鄒枚仍接踵，不過貪得孝王金。

海上

海上雪深時，長空無一雁。平生李少卿，持酒來相勸。

五嶽

五嶽何時徧？行游二十春。誰知禽子夏，昔是去官人。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北海禽慶子夏，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贈張力臣

張君二徐流，篆分特精妙。獨坐淮水濆，臨池伴魚釣。京口躡寒蕪，彭城搴荒藋。扁舟浮漢江，一攬關山要。西上定軍山，咨嗟武侯廟。旋車下秦棧，絶谷隨奔峭。昭陵圖駿骨，漢闕悲殘照。石鼓在燕山，望諸可憑弔。還登尼父堂，禮器存遺詔。囊中金石文，一室供長嘯。諸子並多材，筆畫皆克肖。削柎追宜官，俗書嗤逸少。尤工蒼雅學，深鄙庸儒剽。郤思舊游國，轉瞬分疆徼。古堠出夕烽，平林延野燒。惟此數卷書，鳴琴對言笑。持以勗兒曹，四海有同調。莫浪逐王孫，但從諸母漂。

《蜀志·諸葛亮傳》：葬漢中定軍山，景耀六年，詔爲立廟。《集古録》有後漢《修孔子廟禮器碑》。晉衛恒

《書勢》：師宜官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讎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韓退之《石鼓歌》：羲之俗書趁姿媚。

子德自燕中西歸省我于汾州天寧寺

一載燕臺別，頻承注問書。天空烏鳥去，秋到雁行初。共識班衣重，偏憐皂帽踈。輕身騎款段，一徑訪樵漁。

寄次耕

入雒乘軒車，中宵心有慍。儻呼黃耳來，更得遼東問。❶

《易·夬》九三：若濡有慍。

六鼇成簸蕩，夜宿看星河。相對愁珠桂，流民輦下多。嘗披秋興篇，欲作東皐計。聞有二毛人，年纔三十二。

歲暮西還時李生雲霑方讀鹽鐵論

積雪凍關河，我行復千里。忽聞弦誦聲，遠出衡門裏。在漢方盛時，言利弘羊始。桓生書一編，恢卓有深旨。發憤刺公卿，嗜利無廉恥。片言折斗筲，篤論垂青史。矧乃衰亂仍，征斂橫無紀。轉餉七盤山，骨滿秦川底。太息問朝紳，食粟斯已矣。幸哉荀卿門，尚有苞丘子。

《鹽鐵論》引《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

❶「得」，《箋注》作「待」。此句下，幽光閣本有小注：「兄子二人，今在兀喇。」

政察察，察察可以爲匹夫。　又曰：李斯與苞丘子俱事荀卿，苞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

送康文學乃心歸郃陽已下上章涒灘

子夏看書室，臨河四望開。山從雷首去，浪拂禹門迴。大道疑將廢，遺經重可哀。非君真好古，誰爲埽莓苔？

《水經注》：徐水東南逕子夏陵北，東入河。　又曰：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名子夏室。

友人來坐中口占二絶

不材聊得保天年，便可長棲一壑邊。寄語故人多自愛，但辭青紫即神仙。

昨過河東望首陽，空山煙靄尚蒼蒼。傳聞高士燕中返，料理牀頭皂莢囊。

《隋書·五行志》：梁末童謡云：「黄塵污人衣，皂莢相料理。」

送李生南歸寄戴笠王錫闡二高士

華山五粒松，寄向江東去。白雲滿江天，高士今何處？憶昔過湖濱，行吟兩故人。潛龍猶在水，别鶴已來秦。江海多翻覆，林泉異棲宿。驚聞東市琴，涕隕堂前筑。一去去逐征蓬，隨風西復東。風吹蘭蕙色，一夜落關中。五陵生蔓草，愁絶咸陽道。平生四海心，竟作終南老。送子出函關，南山望北山。洞庭多桂樹，折取一枝還。

詶族子湄

二紀心如昨，詩來覺道同。微禽難入

海，寒木久生風。谷口青門外，沙頭白蜆東。不知耆舊里，何處有龐公？

郭璞《游仙詩》：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　《史記正義》：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

朱處士鶴齡寄尚書埤傳

昔我適濟南，曾過伏生祠。青山對虛楹，零露寒高枝。精靈竟何往？再拜空階墀。迫怵秦火焚，豈意逢漢時。此書立博士，天下亦一治。嗟彼九十翁，俟河未爲遲。不厭文字譌，百王賴蓍龜。後人失其傳，巧文患多師。忽見吾友書，一編遠來貽。緬想江上村，弦歌類齊淄。白首窮六經，夢寐親皐伊。百家紛綸説，爬羅殆無遺。論及禹貢篇，九州若列眉。上慭法令煩，下慨淳風衰。君今未大耋，正可持綱維。煙艇隔吴門，臨風苦相思。爲招陽烏來，寄此懷人辭。

哭李侍御灌谿先生模

故國悲遺老，南邦憶羽儀。巡方先帝日，射策德陵時。落照辭烏府，秋風散赤墀。君以崇禎十四年左遷南京國子監典籍，南渡復官，稱病不出。行年逾八十，當世歷興衰。廉里居龔勝，緜山隱介推。清操侔白璧，直道叶朱絲。函丈天涯遠，❶杓衡歲序移。無繇承問訊，秖益歎差池。水没延州宅，山頹伍相祠。傳家唯疏草，累德有銘碑。灑涕瞻鄉社，論心切舊知。空餘歲寒誼，不敢負

❶「丈」，原作「杖」，據《箋注》改。

交期。

《漢書·龔勝傳》：勝居彭城廉里。《周禮》：大祝作六辭。六曰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

華下有懷顧推官

秋風動喬嶽，黄葉辭中林。策杖且行游，息此空亭陰。伊昔吾宗英，賦詩一登臨。爾來閲三紀，斯人成古今。邈矣越石嘯，悲哉嵇生琴。鐘吕久不鳴，乾坤盡聾喑。爲我呼蓐收，虎爪持霜金。起我九原豪，獮彼田中禽。下見采薇子，舊盟猶可尋。神理儻不睽，久要終此心。

《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❶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

華陰古蹟二首

平舒道

何處平舒道，西風卷夕雲。空留一片璧，爲遺滈池君。

回谿

回谿非故隘，九虎失西東。惟有黄金匱，依然又省中。

❶「阿」，原作「河」，據《國語》改。

悼亡❶

獨坐寒牕望藁砧，宜言偕老記初心。
誰知游子天涯別，一任閨蕪日夜深。

江淹《悼亡》詩：牕塵歲時阻，閨蕪日夜深。

北府曾縫戰士衣，酒漿賓從各無違。
虛堂一夕琴先斷，華表千年鶴未歸。

廿年作客向邊陲，坐歎蘭枯柳亦衰。
傳説故園荆棘長，此生能得首丘時？

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歲孫。
地下相煩告公姥，遺民猶有一人存。

摩天黄鵠自常饑，但惜流光不可追。
他日樂羊來舊里，何人更與斷機絲？

冬至寓汾州之陽城里中尉敏泘家祭畢而飲有作

歲時常祭祀，朝夕自饔飧。尚是先人祚，誰非故國恩？枯畦殘宿雪，凍樹出初暾。奠醊求何所，鄰家借小園。流離踰二紀，愴怳歷三都。墮甑煤還拾，承槽酒旋沽。荒庭依老檜，空谷遺生芻。白髮偕宗叟，相看道不孤。

《吕氏春秋》：顔回對曰：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　劉伶《酒德頌》：於是方捧甖承槽。

王孫猶自給，一頃豆萁田。今日還相飯，千秋共爾憐。青門餘地窄，白社舊交

---

❶「悼亡」下，原有小注「上章涒灘」，今以與前《送康文學乃心歸郃陽》題下小注重複刪。

偏。傳與兒曹記，無忘漢臘年。

寄題貞孝墓後四柹重光作噩

四柹先人種，旁臨一畝池。霜彫萱草色，日映女貞枝。舊業從飄蕩，非材得憖遺。清陰常不散，勿使衆禽窺。

《爾雅翼》：柹有七絶：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蠹，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火。

贈衛處士蒿

抱疾來河東，息此澮水旁。寒禽繞疎枝，百卉沾微霜。幸逢同方友，典墳共相將。逢萌既解冠，范丹亦絶糧。弦歌足自遺，感慨論百王。王赧遂頓首，孝獻封山陽。一身殉社稷，自古無先皇。與君同歲生，中年歷興亡。衰遲數儔輩，落落晨星行。旅懷正鬱邑，矧乃多病妨。著書陳治本，庶以回穹蒼。遥遥千載心，眷眷桑榆光。

詶李子德二十四韻玄默閹茂❶

戴雪來青鳥，開雲見素書。故人心不忘，旅叟計何如？上國嘗環轍，浮家未卜居。康成嗟耄矣，尼父念歸與。忽枉佳篇贈，能令積思攄。柴門晴旭下，松徑谷風舒。記昔方傾蓋，相逢便執袪。自言安款段，何意辱干旟。適楚懷陳軫，游燕弔望諸。詎驚新寵大，肯與舊交疎？不磷誠師孔，知非已類蘧。老當爲圃日，業是下帷

❶「玄默閹茂」，原作「重光作噩」，據《箋注》改。

初。達夜抽經笥，行春奉板輿。誅茅成土室，鬬地得新畬。水躍穿冰鯉，山榮向日蔬。已衰耽學問，將隱悔名譽。客舍輕彈鋏，王門薄曳裾。一身長瓠落，四海竟淪胥。契闊頭雙白，蹉跎歲又除。空山清滄曲，喬木絳郊餘。不出風威滅，無營日景徐。但看堯典續，莫畏禹陰虛。地闊分津版，天長接草廬。一從聽七發，欲起命巾車。

贈毛錦銜

來時冬雁飛，去日春風度。浮雲戀故山，翔鳥懷高樹。一別遂西東，各言難久駐。去去慎所之，長安有歧路。

亭林詩集卷之五終

亭林先生佚詩

千官❶ 闕逢涒灘　《大行》後。　甲申

武帝求仙一上天，茂陵遺事只虛傳。千官白服皆臣子，孰似蘇生北海邊？

一旦傳烽到法宮，罷朝辭廟亦匆匆。御衣即有丹書字，不是當年嵇侍中。

感事❷ 闕逢涒灘　此詩在「已霑裳」後。　甲申

傳聞阿骨打，今已入燕山。毳幕諸陵下，狼煙六郡閒。邊軍嚴不發，驛使去空還。一上江樓望，黃河是玉關。

聞詔 旃蒙作噩　在《表哀》後。　乙酉

聞道今天子，中興自福州。二京皆望幸，四海願同仇。滅虜須名將，尊王仗列侯。殊方傳尺一，❸不覺淚頻流。

上吴侍郎暘❹ 以下柔兆閹茂　在《延平使至》前。　丙戌

烽火臨瓜步，鑾輿去石頭。蓄文來督

---

❶「千官」，幽光閣本在《大行哀詩》後，題下有小注：「二首。」荀校云：「《感事》詩前。」

❷「感事」，荀校題作「清蹕第二首」。

❸「殊」，孫校作「支」，當是「夷」字。

❹「暘」，原作「陽」，據幽光閣本改。荀校云：「《十二月十九日》詩後」。

府，降表送蘇州。殺戮神人哭，腥汙郡邑愁。依山成斗寨，保水得環洲。國士推司馬，戎韜冠列侯。師從黃鉞陳，計用白衣舟。曹沫提刀日，田單仗鍤秋。春旗吳苑出，夜火越江浮。作氣須先鼓，爭雄必上游。軍聲天外落，地勢掌中收。征虜投壺暇，東山賭墅優。莫輕言一戰，上客有良謀。

元日❶以下屠維赤奮若　在《射堋山》前。　己丑

一身不自拔，竟爾墮胡塵。旦起肅衣冠，如見天顏親。天顏不可見，臣意無由申。伏念五年來，王塗正崩淪。東夷擾天紀，反以晦爲元。我今一正之，乃見天王春。正朔雖未同，變夷有一人。歲盡積陰閉，玄雲結重垠。是日始開朗，日出如車輪。天造不假夷，夷行亂三辰。人時不授夷，❷夷德違兆民。留此三始朝，歸我中華君。願言御六師，一掃開青旻。南郊答天意，九廟恭明禋。大雅歌文王，舊邦命已新。小臣亦何思，思我皇祖仁。卜年尚未逾，眷言待曾孫。

歲九月虜令伐我墓柏二株❸屠維赤奮若　補

卷一《桃花溪歌》上。　己丑

老柏生崇岡，本是蒼虬種。何年徙靈根，幸託先臣壟。長持後彫節，久荷君王寵。歲月駸駸不相待，漢時秦宮一朝改。

❶「元日」，荀校云：「元稿本第二卷首。」
❷「授」，原作「受」，據幽光閣本改。
❸「歲九月虜令伐我墓柏二株」，荀校云：「《八尺》詩後。」

刳中流柹要名材，乍擬相將赴東海。發丘中郎來，符牒百道聲如雷。斫白書其處，須臾工匠來斤鋸。持鋸截此柏，柏樹東西摧。却顧别丘壟，辛苦行不辭。君不見泰山之廟柏如鐵，赤眉斫之嘗出血。我今此去去爲船，海風四面吹青天。秉性長端正，不敢作怪妖。東流到扶桑，日月相游遨。去爲天上榆，留作丘中櫝。傳與松楸莫歎傷，漢家雨露彌天下。

贈于副將元凱❶

上章攝提格 《重至京口》前。 庚寅

嘗笑蘇季子，未足稱英俊。雒陽二頃田，不佩六國印。當世多賢豪，斯言豈足信。于君太學髦，文才冠諸生。悵然感時危，遂被曼胡纓。乍領射聲兵，南都已淪傾。芒鞵走浙東，千山萬水裏。❷飢從猛虎食，暮向巤巢止。召對越王宫，胡沙四面起。間道復西來，潛身入吴市。崎嶇赭山渡，迫阨三江壘。七月出雲間，蒼茫東西灣。孤帆依北斗，幾日到舟山。海水鹹如汁，海濤觸舟急。日夜白浪翻，蛟龍爲君泣。瀕死達閩中，閩中事不同。平虜奉降表，胡兵入行宫。途窮復下海，兩月愁艨艟。七閩盡左衽，一身安所容？攀崖更北走，滿地皆山戎。歸家二載餘，闊絶無音書。故人久相念，命駕問何如。君家本華胄，高門徧朱紫。囷倉禾百廛，趨走僮千指。侍妾裁羅紈，中廚膾魴鯉。更有龍山園，池亭風景繁。水聲穿北固，❸花色蔭南

❶「贈于副將元凱」，荀校云：「《金壇縣》詩後。」「凱」，孫校作「剴」。

❷「水」，幽光閣本作「山」。

❸「固」，孫校作「户」。

軒。有琴復有書，足以安丘壑。身有處士名，不失素封樂。何用輕此生，久試風波惡？不辭風波惡，不辟干戈患。敝屣棄田園，孤游淩汗漫。乃知鴻鵠懷，燕雀安能伴。君看張子房，不愛萬金家。身爲王者師，名與天壤俱。所貴烈士心，曠然自超卓。是道何足臧，願君大其學。異日封侯貴，黃金爲帶時。知君心不異，無使魯連疑。

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後即世適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 柔兆涒灘　丙申

昔年盟誓告三辰，欲爲生人植大倫。祭禰不從王氏臘，朝正猶用漢家春。阡原處處關心苦，几杖年年入夢親。一上蔣山東極目，❶南湖煙水自清淪。

六　言❷柔兆涒灘《旅中》詩前。　丙申

出郭初投飯店，入城復到茶菴。秦客王稽至此，待我二亭之南。

相逢問我名姓，資中故王大夫。此時不用便了，❸只須自出提酤。

張隱君元明於園中寘一小石龕曰仙隱祠徵詩紀之❹著雍閹茂　戊戌

濩落人寰七十年，❺年來三見海成田。

❶「蔣」，幽光閣本作「鍾」。
❷「六言」，幽光閣本題作「出郭」。
❸「用便」，原作「便用」，據幽光閣本乙。
❹「張隱君」至「紀之」，幽光閣本題作「前詩意有未盡再賦四章」。
❺「寰」，幽光閣本作「間」。

生當虞夏神農後，夢在壺丘列子前。性定自能潛福地，機忘真已入寥天。因思千古同昏旦，几席羹墻尚宛然。

順時諏日卜靈氛，寶炬名香手自焚。斟雉未能禴帝后，❶薧魚聊可事山君。尋常伏臘人間共，曠代宗祧上界分。遂有精誠通要眇，儼如飛舄下青雲。

九尺身長鬢正蒼，兒孫森立已成行。纔過冰泮烹魚饌，未到秋深摘果嘗。繞院竹光浮茗椀，透簾花氣入書牀。只應潔疾猶難化，莫學當時費長房。

門前有客跨青牛，倒屣相迎入便留。不覺人間非甲子，已知天外是神州。宣尼願在終浮海，屈子文成合遠游。笑指八仙皆上座，使君今日老糟丘。

爲丁貢士亡考衢州君生日作❷ 著雍閹茂 在《自笑》後。 戊戌

《記》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世俗乃又以父母之生日設祭，而謂之生忌，禮乎？攷之自梁以後，始有生日宴樂之事，而父母之存，固已嘗爲之矣。則於其既亡而事之如存，❸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丁君雄飛。乃追溯其考之年及其生日，而曰：「吾父存，今八十矣。」乃陳其酒脯，設其裳衣，如其存之事，而求詩于

❶ 「帝后」，原作「后帝」，據幽光閣本乙。

❷ 「爲丁貢士亡考衢州君生日作」，按幽光閣本此詩在《自笑》前。

❸ 「存」，孫校作「生」。

友人，其亦孝思之所推與？爲賦近體四韻。

傷今已抱終天恨，追往猶爲愛日歡。愾若户前聞歎息，儼如堂上坐衣冠。馴烏止樹生多子，慈竹緣池長百竿。自注：所居石城門内有池有竹。欲向舊京傳孝友，當時誰得似丁蘭？

江　上　屠維大淵獻　在《與江南諸子别》後。己亥

江上傳夕烽，直徹燕南垂。皆言王師來，行人久奔馳。❶一鼓下南徐，遂拔都門籬。黄旗既隼張，戈船亦魚麗。幾令白鷺洲，化作昆明池。于湖擔壺漿，九江候旌麾。宋義但高會，不知兵用奇。頓甲守城下，❷覆亡固其宜。何當整六師，勢如常山蛇。❸一舉定中原，焉用尺寸爲。天運何時開？干戈良可哀。願言隨飛龍，一上單于臺。

羌　胡　引　上章困敦　在《贈黄職方》後。庚子

今年祖龍死，乃至明年亡。佛貍死卯年，却待辰年戕。曆數惟遷小嬴縮，天行有餘或不足。東夷跳梁歷三世，四十五年稱僞帝。牂牁越巂入輿圖，兩戒山河歸宰制。佳兵不祥，天道好還。爲賊自賊，爲殘自殘。我國金甌本無缺，亂之初生自夷孽。徵兵以建州，加餉以建州。土司一反西蜀憂，妖民一唱山東愁。以至神州半流賊，誰

---

❶「久」，孫校作「又」。
❷「守」，孫校作「堅」。
❸「常」，原作「長」，據孫校改。

其牆矢繇夷酋。四入郊圻躪齊魯，破邑屠城不可數。刳腹絶腸，折頸摺頤。以澤量屍，幸而得囚，去乃爲夷。夷口呀呀，鑿齒鋸牙。建蚩旗，乘莽車。視千城之流血，擁豔女兮如花。嗚呼！夷德之殘如此，而謂天欲與之國家。然蒼蒼者，其果無知也邪？或曰完顔氏之興不亦然與？中國之弱，蓋自五代，宋與契丹，爲兄與弟。上告之明神，下傳之子孫。一旦與其屬夷攻其主人，是以禍成於道君，而天下遂以中分。然而天監無私，餘殃莫贖。汝水雲昏，❶幽蘭景促。彼守緒之遺骸，至臨安而埋獄。子不見夫五星之麗天，或進或退，或留或疾。大運之來，固不終日。盈而罰之，動而蹶之。天將棄蔡以壅楚，如欲取而固與。力盡敝五材，火中退寒暑。湯降文生自不遲，吾將翹足而待之。

元日❷

以下重光赤奮若 在《杭州》前。 辛丑

雰雪晦夷辰，麗日開華始。❸窮陰畢除節，復旦臨初紀。自注：夷曆元日先《大統》一日。行宫刊木閒，葷路山林裏。雲氣誰得窺，真龍自今起。天王未還京，流離況臣子。奔走六七年，率野歌虎兕。行行適吴會，三徑荒不理。鵬翼候扶摇，鯤鬐望春水。頽齡尚未衰，長策無中止。❹

❶「汝」，孫校作「海」。
❷「元日」，荀校云：「《贈黄職方》詩後。」
❸「日」，荀校作「景」。
❹「中」，荀校作「終」。

樓觀 昭昜單閼 補卷四《長安》後。 癸卯

頗得玄元意，西來欲化胡。青牛秋草沒，日暮獨踟躕。

偶題❶ 柔兆敦牂 在《出雁門關》前。 丙午

六代詞人竟若何？風流似比建安多。湯休舊日空門侶，情至能爲白紵歌。

贈同繫閻君 明鐸。 **先出** 著雍涒灘 在《樓桑廟》前。 戊申

鄒陽方入獄，未上大王書。一遇韓安國，同悲待溺餘。春風吹卉木，大海放禽魚。莫作臨歧歎，行藏總自如。

爲黄氏作 屠維作噩 在《樓桑廟》後。 子高臨本亦在前 己酉

齊虜重錢刀，恩情薄兄弟。蟲來齧桃根，桃樹霜前死。

❶「偶題」，荀校云：「《重過代州贈李處士》詩後。」

亭林集外詩補

和若士兄賦孔昭元奉諸子遊黄歇山大風雨之作

江上秋色高，欣理登山屐。八子攀危崖，將覽前古迹。滃然雲氣興，天地昏墨色。烈風排山巔，奔濤怒湍砉。急雨淩空來，深山四五尺。伏地但旁睨，突兀真龍偪。得非楚葉公，見之喪其魄。黄帝至襄城，七聖皆迷惑。始皇上泰山，或云風雨厄。二者將何居，一笑江雲白。

據《箋注》卷一七補，録自吴映奎《顧亭林先生年譜》

古俠士歌

曾作函關吏，鷄鳴出孟嘗。只今猶未老，來往少年場。

廣柳車中人，異日河東守。空傳魯朱家，名字人知否？

據《箋注》卷一七補，録自王士禛《感舊集》卷五

哭張蒿庵先生❶

歷山東望正淒然，忽報先生赴九泉。寄去一書懸劍後，貽來什襲絶韋前。君有《儀禮鄭注句讀》十卷，録其副畀予。❷ 衡門月冷巢雋

❶「哭張蒿庵先生」，《箋注》卷一七題作《哭張爾岐》，道光《濟南府志》卷七〇題作《聞張稷若訃》。

❷「其」，《濟南府志》無此字。

室，墓道風枯宿草田。從此山東問三禮，康成家法竟誰傳？

據清胡德琳乾隆三十八年編刻本《蒿庵集》補

圍　城選一

莫向山中問酒家，行人一去即天涯。長安道上多男子，又得相逢廣柳車。

據卓爾堪《遺民詩》卷五補

姬人怨二首

傷春愁絶泣春風，亂髮如油脣又紅。不是長干輕薄子，如何歌笑入新豐？

雲鬢玉鬢對春愁，不語當窗嬌半羞。柳絮飛花無限思，教儂何物得消憂？

據陳維崧《今詩篋衍集》卷一一補

失　題

地肺秦封隱，山腰宋苑迷。河流絳巖北，江坼白門西。赤日幽崖雪，青天折坂泥。蒼蒼但松柏，無處著瑶梯。

豁達垂青野，逶迤歷翠峰。池天開地鏡，崖瀑響山鐘。椵落衝溪鳥，雲歸擁石龍。秋風正蕭瑟，杖屨得從容。

削成疑泰華，鼎立儼蓬萊。西北神州拱，東南王氣開。風雲蜷澗壑，日月敞樓臺。望斷蒼茫色，銜杯萬里來。

據趙炳麟《柏巖感舊詩話》卷一補

薑齋文集

〔清〕王夫之 撰
吴振清 校點

目録

蕫齋文集卷九……九二

蕫齋文集卷十……一〇〇

補遺……一一五

校點説明

《薑齋文集》十卷，清王夫之撰。

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字而農，小字三三，號薑齋，别號壺子、壺道人、武夷先生牧豎、船山遺老、薑齋老人、賣薑翁等，中歲稱一瓠道人，又號雙髻外史，世稱船山先生，又夕堂先生。湖南衡陽人。幼讀經史詩書，志向遠大。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舉人。張獻忠軍佔據衡州時，爲逃避任用，設計避匿深山。清軍南下後，參加抗清，追隨晚明桂王於廣西，任行人司行人。後見大勢已去，事無可爲，因母病返鄉，遂不復出，歸隱石船山，築室名觀生居。四十年間不免飢寒，晚年體羸多病，然矢志不渝，著述終生。

王夫之是與顧炎武、黄宗羲齊名的清初大家，學問淹通，思想深邃，對天文曆法、地理數學均有論説，尤究心於經史之學及詩詞文章。著述甚富，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説》、《讀通鑑論》、《宋論》、《永曆實録》、《黄書》、《噩夢》、《思問録》、《張子正蒙注》等百餘種。爲人尚氣節，不隨流俗，力糾明季以來性理學説之偏頗，主張不離氣而言理，不離器而言道。治學提倡求真求實。其詩文感悱感人而議論純正，政論、史論皆甚精闢，民族大義沛乎其中。

因多年遁跡荒野，王夫之著作在其生前一直未能刊行。康熙年間，始由湘西草堂刊行其中十餘種，此後彙江書室、守遺經書屋、衡陽學署等又相繼刊行若干種，然皆未收録文集。同治初年，曾國藩、曾國荃兄弟於金陵書局刊行《船山遺書》，凡三百二十二卷，其中收有《薑齋文集》十卷，是爲金陵節署本。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衡陽船山書院重印金陵本，又蒐集王夫之文章數篇補刻有《薑齋文集補遺》二卷，是爲衡陽補刻本。一九三三年，上海太平

洋書店鉛字排印《船山遺書》，收録《文集》與《補遺》。《四部叢刊》、《續修四庫全書》等，亦多據金陵節署本影印。一九六二年與一九八八年，中華書局和嶽麓書社分别出版有校點整理本。

王夫之作爲明末遺民，文集中不乏違礙字樣，故刊刻時多經删改。所幸其手跡尚有傳世者：一是一九四二年影印之《王船山先生墨寶四種》，一是一九八二年湖南省博物館編、嶽麓書社影印之《王船山手跡》，均收有《薑齋文集》及《補遺》之相關篇章。

此次校點，底本採用《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同治四年曾氏金陵節署刊本《薑齋文集》及衡陽書院補刻之《薑齋文集補遺》（合并爲一卷），校以王夫之手跡二種，並同治十一年刊《衡陽縣誌》、湘西草堂本《楚辭通釋》等文獻中相關文字，參考中華書局、嶽麓書社整理本的部分校勘成果（簡稱「中華本」、「《船山遺書》」）。底本有目無文諸篇，則據《薑齋文集補遺》、《楚辭通釋》等移補。

校點者　吴振清

薑齋文集卷一

論三首

知性論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猶將曰：性胡不然也？故必正告之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且問其知。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言性者於此而必窮。目擊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爲之名，如是者於體非芒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之，斯無以用之也。習聞而識之，謂有名之必有實，而究不能得其實。如是者執名以起用，而芒然於其體，雖有用，固異體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則有辨矣。知實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則用將終絀。問以審之，學以證之，思以反求之，則實在而終得乎名，體定而終伸其用。此夫婦之知能，所以可成乎忠孝也。知名而不知實，以爲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惝怳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諸迥異之體，枝辭日興，愈離其本。此異同之辨說，所以成乎淫邪也。

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不知何者之爲性。蓋不知何如之爲知，而以知名當之，名則奚不可施哉？謂山雞爲鳳，山雞不能辭，鳳不能競也。謂死鼠爲璞，死鼠不知却，玉不能争也。故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告不害、荀卿、楊

雄、荀悦、韓愈、王守仁各取一物以爲性，而自詫曰知，彼亦有所挾者存也。荀懸其名，惟人之置之矣。名之所加，亦必有實矣。山雞非鳳，而非無山雞。死鼠非璞，而非無死鼠。以作用爲性，夫人之因應，非無作用也。以杳冥之精爲性，人之於杳冥，非無精也。以未始有有無爲性，無有無無之始，非無化機也。以惡爲性，人固非無惡，惡固非無自生也。以善惡混爲性，欻然而動，非無混者也。以三品爲性，要其終而言之，三品者非無所自成也。以無善無惡爲性，人之昭昭靈靈者，非無此不屬善不屬惡者也。

情有之，才有之，氣有之，質有之，心有之，孰得謂其皆誣？然而皆非性也。故其不知性也，非見有性而不知何以名之也。惟與性形影絶，夢想不至，但聞其名，隨取一物而當之也。於是浮屠之遁詞曰有三性。苟隨取一物以當性之名，豈徒三哉！世萬其人，人萬其心，皆可指射以當性之名，不同之極致，算數之所窮而皆性矣。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謂知者非知。猶之乎謂雲爲天，聞筍葅而煮簀以食也。

老莊申韓論

建之爲道術，推之爲治法，内以求心，勿損其心，出以安天下，勿賊天下。古之聖人，仁及萬世，儒者修明之而見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於此而不能，因流於詖者，老、莊也。損其心以任氣，賊天下以立權，明與聖人之道背馳而毒及萬世者，申、韓也。與聖人之道背馳則峻拒之者，儒者之責，勿容辭也。

拒其說，必力絶其所爲；絶其所爲，必厚戒於其心，而後許之爲君子儒。言治道者，吾惑焉。於老、莊則遠之惟恐不夙，於申、韓則暗襲其所爲而陰挾其心，吾是以惑，而甚惑其惑之甚也。夫師老、莊以應天下，吾聞之漢文、景矣。其終遠於聖人之治而不能合者，老、莊亂之也。然而心猶人之心，天下則已異乎食荼臥棘之天下矣。下此則何晏、王戎以弛天下而使亂，然其所爲，求之聖人之道而不得，求之老、莊而亦不得。虚與誕，聖人之所弗尚；躁與貪，亦老、莊之所弗尚。則遠之必夙者，正也。老、莊之所弗尚，則不得舉何晏、王戎之罪罪老、莊也。夫申、韓而豈但此哉！

韓愈氏曰：「仁義之言，藹如也。」聖人之欲正天下也亟，其論治也詳。今讀其書，繹其言，蔑不藹如也。其言藹如也，其政油如也，患天下之相賊，而不以賊懲賊，懲天下之賊，規乎其大凡而止。雖有刀鋸，而不損其不忍人之心。略其毫毛，揜其幽隱，以使容於覆載之閒，而民氣以静。是故匹夫之蹶然以惡怒，非可逆也；匹夫之蹶然以愉快，非不可獲譽也。然而聖人不忍徇之，以致善治之名。有人於此，匹夫蹶然而怒，其可殺邪，從而殺之；匹夫蹶然而喜，喜怒如匹夫之心，則明斷之譽蹶然而興，而氣茀然，而權赫然。静反諸心，而心固怵然；起視天下，而天下紘然。爲君子儒者以此爲愉快，則抑不得爲聖人之徒矣。聞之曰：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於其身。未聞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留遺種於天下也。悲夫！

自宋以來，爲君子儒者，言則聖人而行則申、韓也，抑以聖人之言文申、韓而爲言也。曹操之雄也，申、韓術行而敺天下以思

媚於司馬氏，不勞而奪諸几席。諸葛孔明之貞也，扶劉氏之裔以申大義，申、韓術行而不能再世。申、韓之效，亦昭然矣。宋之儒者，胡憯莫懲而潛用之，以徇匹夫一往之情。吾聞以閨房醉飽之過掠治婦人，以徵士大夫之罪矣。吾聞其聞有赦而急取罪人屠割之矣。非申、韓孰與任此？而爲君子儒者以爲愉快，復何望夫袴褶之夫、刀筆之吏乎！是其爲術也，三代以上，無尚之者也；仲尼之徒，無道之者也；三苗之所以分北也；鄧析之所以服刑也。自申、韓起，而言治者一不審而即趨於其塗。申、韓以矯老、莊，而拒老、莊者揖進之。夫老、莊則固畫然傷心於此矣。老、莊非也，其畫然傷心於此者，未嘗非也。仲尼不以徇魯、衛，而老於下位。文王不以徇商紂，而囚於羑里。我知其畫然傷心者倍甚於老、莊，則已知老、莊之賤名法以蘄安天下，未能合聖人之道，而固不敢背以馳也，愈於申、韓遠矣。

畫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臨之以憤盈之氣，出之以戍削之詞，督之以違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憂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親，義不背長。不率，則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鋒，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夫申、韓固亦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何患乎無名而要！豈有不忍人之心者所幸有其名，以彈壓羣論乎！

易動而難戢者，氣也。往而不易反者，惡怒之情也。羣起而熒人以逞者，匹夫蹶然之恩怨也。是以君子貴知擇焉。弗擇，而聖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有餘，以文老、莊而有老、莊之儒，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以文申、韓而有申、韓之儒。下至於申、韓之儒，而賊天下以賊其心者甚矣。後世之

天下，死於申、韓者積焉，爲君子儒者潛移其心於彼者，實致之也。

君相可以造命論

聖人贊天地之化，則可以造萬物之命，而不能自造其命。能自造其命，則堯舜能得之於子；堯舜能得之於子，則仲尼能得之於君。然而不能也，故無有能自造其命者也。造萬物之命者，非必如萬物之意欲也。天之造之，聖人爲君相而造之，皆規乎其大凡而止。雨以潤之，而有所湮。日以暄之，而有所槁。謳歌者七，怨咨者三，毅然造之而無所疑。聖人以此可繼天而爲萬物之司命。安之危之，存之亡之，燕越不同地，老稚不同時，剛柔不同性，規乎其大凡，而危者以安，亡者以存。若夫物有因以危亡者，固不恤也。乃若欲自造其命，則必其安而百不一危也，存而百不一亡也，榮而百不一辱也，利而百不一鈍也，各自有其意欲以期乎命之大順，則惡乎其可也。故黃帝則有蚩尤，舜禹則有三苗，夏則有有扈，周則有商奄，仲尼則有匡，有宋，有陳、蔡，弗能造也。然則唐之有郭子儀即有安、史，有李晟即有朱泚、姚令言、源休，有陸贄即有盧杞、裴延齡，弗能造忠賢而使有，弗能造姦慝而使無。弗能造也，受之而已。受之以道，則雖危而安，雖亡而存，而君相之道得矣。李泌曰：「君相可以造命。」一偏之說，足以警庸愚，要非知命之言也。

至大而無區畛，至簡而無委曲，至常而無推移者，命也。而人惡乎與之？天之命草木而爲堇毒，自有必不可無堇毒者存，而吾惡乎知之？天之命蟲魚而爲蛇鱷，自有

必不可無蛇鰐者存，而吾惡乎知之？弗能知之，則亦惡乎與之？天之所有，非物之所欲；物之所有，非己之所欲，久矣。唯聖人爲能達無窮之化。天之通之，非以通己也。天之塞之，非以塞己也。通有塞，塞有通，命圓而不滯，以聽人之自盡，皆順受也。明君以盡其仁，無往而不得仁。哲相以盡其忠，無往而不得忠。天無窮，聖人不自窮，則與天而無窮。天不測，聖人無所測，則物莫能測。外不待無彊敵，內不待無盜賊，廷不待無頑讒，野不待無姦宄，歲不待無水旱，國不待無貧寡，身不待無疢疾。不造有而使無，不造無而使有。無者自無，而吾自有。有者自有，而吾自無。於物無所覬，於天無所求。無所覬者無所撓，無所求者無所逆。是以危而安，亡而存，危不造安故不危，亡不造存故不亡，皆順受也，奚造哉！造者，以遂己之意欲也。安而不危，存而不亡，皆意欲之私也，而猜忌紛更之事起矣。臣以意欲造君命者，干君之亂臣。子以意欲造父命者，脅父之逆子。至於天而徒懷干脅之情，猶以羽扣鐘，以指移山，求其濟也，必不可得已。天命之爲君，天命之爲相，俾造民物之命。己之命，己之意欲，奚其得與哉！

做符命❶

繹思有序。

竊讀班固書，言司馬相如頌述功德，忠

❶ 此篇原有題無文，注「闕」，今從衡陽刻本《補遺》卷二移補。

臣效也。論者云其曼辭導諛，闕箴瑱之義。然伯益陳眷命，中虺贊天錫，迄乎《卷阿》、《天保》，瀏漣往復，纚續豐美，良有斯義，何獨深咎後起哉！顧嘗尋相如《封禪》、班固《典引》、宗元《貞符》之所自作，夷攷其時，履平康，睨天衢，因緣欣豫，攀附榮光，豐靡逾量，不揆古人之尺度，非但揚雄美新，爲貞士所羞稱已也。鄉令諸子生值不造，漢社屋，唐宗熸，則言欲出而若俾偃蹇，抑惡足以挽天綱、警民彝、著其忠效哉？尋五子之歌禹德，《檜》、《曹》之愾周京，固莫必其言之無斁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嗣趙宗隕穫之後，九十餘載，生民之心氣蕭散希微，欽承上天起枯澄垢之心，握天戈，敺匪茹，清之以秋，呴之以春，中區不齊之萬族，滌然若江流之蕩泥滓。衣冠禮樂，施於紘垓者二百七十有七禩。八政修，五典徽，彬彬秩秩，珍其品彙，以別於內趾蠕動之蚩迷。嗣聖雲承，紹修人紀，覿文降德，旌別羣生之靈秀。續萬祀之絕紐，啟百靈之久蟄。自有天地以來，莫與匹亞。固宜含齒戴髮之倫，生死沐浴于覆燾之下，未有能諠者也。夫昊天之恩，無間於存没。故愾乎有聞，僾乎有見，怵惕自中而莫能遏抑，奚必躬承進御而始爲瞻慕？斯則雒汭行吟，《下泉》寤歎，以視益虺敷敭，情文倍蓰，奚但馬班之拾掇已乎！忱不忘於寢夢，固殫心竭慮而不宣其百一，抑亦盍各舒情以詔方將，俾知天之不可逸於其幬，明之不可瞖以其陰。爰作《繹思》一篇，導幽滯之亘衷，不隨湮没。絜諸往昔，詞同意異。期以肅告於昭，抒其戀慕云爾。

粤若稽德，隆殺攸甄，豈不以其時哉！沿姬宗，溯姚姒，欽若乘御者，皆徂自侯服。

磐漸于逵，相乘遒上。雖云玄矩，道絶欲從，抑因仍互王，沿涯循涘，以臻既濟，匪後起之攸藉也。然則居一王之宇，選美掄功，固將近迹炎劉，以爲度量也矣。且夫隴西擢爲天胤，天水陟于龍造，亦克卜世逾量，皈心屆遠。抽穎之士，咀芳屬草，迨及衰晚，猶或髣髴光影，追惟遺潤。太元之甲，陳橋之訌，台有口實而爲之函隱，固擇德言者所弗過訊也。是故東三五之餘迪，惟宜辟允諶。有漢閱世而無殊議，豈非以肇自鄉亭，彝倫罔斁，息滔天之羸水，拯厥沈浮，登之津涘也哉！夷攷六王熄，二周燼，五服頽而三户憤興。然灞上繫組之童昏，固柏翳之令仙賓于虞門者也。尉侯一揆，胡越屏息。閨門肅貞，懷清有秩。天維皇然其未傾，地埒犂然其未圮。藻火燿于裳衣，倉籀衍于圖史。徒以匹夫眕怒，崇旦而俾即于毀，則大澤踵呼，彌年蹀血者，匪馮生之景命所争續絶者也。

穆惟聖祖，錯周綜漢，研端審緒。匪受錫于黄鉞，罔襲義于縞素。天睨我九域，潸然悼其黷黈。爰錫元子，崒嵂槮蕭，若巨海之孤峰，撑雲戍削，祥光兆暎，哲士知歸。不資成旅之輔，手秉天箠，刷江浚淮。專城巉嶁，耀其仁威，而殪諒俘誠，派流歸一。於是麾指北街，與天合符，神狐効其先驅，封豨駾于朔藪。不殺之武，隨頤指以奠神都。自涿野觀兵以放，未有斗樞静握，鐫珥銷徂，如斯尤烈者也！元精亭毒，寵殊華民，而消長盪乎氣遷，帝靡克貞以護靈苗，俾離莠竊沙陀，始禍朋以其羣，揖晉三蠻，浸淫相躡，燕雲始潰，中濫于汴雒，終淪于杭海。帝且侘傺無俚，而頮焉枵餒。百千萬禩之沈菑投于一人，匪甚盛德，罔不逡

巡。而春容撝蕩，斂氛澹噎，以昭蘇於清晏，北苗誅奄，撻荆驅廉之偉伐爛焉。演於章句者絜以方，斯一曦光之於星漢矣。

於時珠斗旋於始和，銀潢澄其清露。六冕登而褫貙貗，五輅乘而輟馳鶩。士民恪於大昕元日之令辰，游泳以歸於羲、軒之故寓。畫漠內謐，航瀣外慕，偃兵肆雅，雲仍嗣祖，以忘帝力者，厥性咸若而罔測其故。吏循漢律，儒依宋經。曠焉浥焉，氤氳於太虛之和，登進乎百昌之精，忱不諆已斬之綸維，獨絲重繫，爲樂之至於斯也。重離繼炤，亘于裕昆。軼文子，越湯孫，舒夷闡緩，驫熇炫緼。稽天以若，享秩無文。假敬推恩，衷仁襮禮，夭札不興，縈雩輟紀。漸搏桑，迄虞淵，朔南逌暨，繇六尺以抵耆年，憺定逍遥于神皋之寥廓，咸捐識知之岐塗，以順夷行于聖彠。洋洋乎無聲之樂，因八風而吹籟，藉使矜功之辟，逢美之臣，邂逅餘光，必將炫金根，揚雲罕，勤輟耕之夫，走警蹕之士，登頓陂陀於云亭、汾脽之址，捄土部婁，刑石翠微，掞華萼藻，猷其永垂，而臣僚恥晉七十二后之謏聞，以縕美於徧德之心而涵其不顯。於戲！蒙不諗蜚循之代，迄乎豐鄗者，登降奚若，惟皇天不昧其睠鑒，操獨契以相度，詎能引豐沛之已蹟，爲相殽錯也哉！

夫函文不耀，藏於汋穆，道之盛也。輯伐不張，韜於醇懿，武之競也。敬昊無文，愼其禋享，仁之竺也。銘心絀辭，依于昭質，風之靖也。則文園之遺書，蘭臺之薦帙，祇益其怍，而以參伍巍蕩之無名，固不待勤於淫泆矣。若迺頫卬今昨，昭昧不爽者，在函輿之攸奠，則夫揮散煙塺，疏理蒼赤，封樹坊埒，爰抍華族，昭回于上下，震疊

于纖弱，豈緊有心而於焉忍射也。夫簫韶穆耳，逋臣得其音響；河雒安宅，異代感其疏排。矧伊浴仁波，茹聖藻，沃於肌髓者，其克闕心於昭炯之永懷邪？以眂古則不讓，以竢後則不疑，以答蒼旻則功延於穆，以詢叟稚則恩浹荒涯，詎可諼諸而息其遐思於有既也！

連珠二十八首

連　珠

蓋聞銅山雖應，瓦釜不鳴。嶰竹非均，葭灰何感。蟻駒善達，難通窒曲之珠；雛鶴能鳴，猶選在陰之和。是以龔生亢志，莫諧楚老之心；惠子狂言，顧愜濠梁之賞。

蓋聞嘉穟盈車，非擅萬斯之利；名駒千里，猶邀一顧之榮。材有讓乎猶龍，道有超乎維寶。是以功加眉睫，大匡之器猶微；風起丹青，百世之聞不鮮。

蓋聞泠風和而響逸，天鈞逾乎女絲；甘雨降而流長，物潤深乎抱甕。百昌有所自興，八音有所自兆。是以傅說符星，先遜心於河上；董生致雨，夙屏迹于園中。

蓋聞附形者影，形即蔭而已藏；動草者風，草入飆而不遠。知合離之異致，斯文質之同宣。是以專己保殘，莫喻斲輪之巧；道存目擊，方收伐輻之功。

蓋聞勁草不倚于疾風，零霜則變；青葵善迎于白日，宇曖斯迷。故天籟無假于宮商，貞筠不爭于柯葉。是以壽者之恭，火滅而矜其聲悅；幽人之坦，途歧而範我馳驅。

蓋聞矜容者有經日之芳，工歌者有彌

旬之韻。質已逝而風留，絪縕自合；聲已希而氣動，繚繞尤長。是以虞夏之心益焜煌於北海，丹墳之業不隕穫于嬴秦。

蓋聞盤盂之水，能涵萬仞之山；膚寸之雲，遂洒三途之軌。下知上者，維澄而遠；高臨卑者，以妙而均。是以至人懸今以待後，挹取聽之物求；哲士類古于方今，感觸如其面覿。

蓋聞金注移情，猗卓之容不徙；寶劍奪目，晉鄭之鬢已凋。故博有祇以禦窮，而非任難于自保。是以卮言日出，徒銷堅白之鋒；守口如瓶，別有通微之致。

連珠有贈

蓋聞晴徹微霄，密警應龍之雲想；寒凝沍宇，已生青暤之春情。八表待一人之綫，萬古集斯須之念。是以先天無愓，氣有動而必開；首物不驚，時當機而必協。

蓋聞物生於氣，韶風唯昌綏之宜；位定於天，崇嶽示防閑之則。先聲不爽於玉衡，蟲魚且應；大矩不迷于璇表，星日咸安。是以洪流未乂，后夔不以虛器而不咨；風雨方搖，史佚不以浮文而弗御。

蓋聞元霄欲授，❶榑桑之耀景初收；甘雨將來，鳴葉之孔威必振。勢極重者反不得輕，天化無因循之待；情已函者應無俟定，羣心在俄頃之閒。是以陸子昌言，必矯先秦之滅裂；魏公辰告，力爭五葉之遷流。

蓋聞小者大之具體，九州一亞旋之情；輕者重之本根，三代止晨夕之事。導千縷以持，經緯焉皆就；積羣柯以蔭，本枝

❶「元」，《船山全書》校云：「疑當作『玄』，因諱而改。」

乃彌昌。是以薪槫備理，豳吹叶婦子之歡；牡蘜分官，周廟奏肅雝之頌。

蓋聞民生於勤，勤至則大勞自息；禮成於儉，儉行而至美宜章。翕終年於一日，可以千秋；析百物於微端，遂諧萬事。是以閔鴻鴈之悲歌，必覃思於究宅；奠竹松之燕寢，遂永奠於攸芋。

蓋聞隴登黃茂，商飆先剛銑之清；柯熟朱櫻，梅雨益蕭寒之滌。蒿艾盛則損芳荃，相凌以氣；鷗皇至而賓鳩鸒，相長以權。是以炎火在原，不傷慈於田祖；霜鈇普震，實敷惠於嘉師。

蓋聞心量無垠，筵九埏而郭萬國；仁威不試，伏五服而釐羣黎。氣不知其自消，繁雲無期而斂；機忽忘其所用，曾冰有候而暄。是以謙書南誥，海人謝黃屋之狂；巽命東馳，傲帥失紅陳之富。

蓋聞操萬斛之舟者，獨運恒安乎晏坐；伐千章之木者，揮斤不藉乎羣呼。轂轉無留機，憑軾之軸自止；羽飛有迅理，擎跗之指不行。是以成都桑畝，龍以卧而成雲；柱下春臺，鮮不撓而薦鼎。

蓋聞圜丘九變，密移在縱斂之閒；宣榭千尋，函受但合離之際。燕居清迥，雲雷之動恒盈；朽馭飄搖，冰鏡之涵自定。是以鷹揚百戰，陳書但義敬之微言；龍馬多占，觀變一貞明之静理。

蓋聞鬱資百築，黃流非芳草之能；璧藉羣文，虹氣在組紃之上。天欲治而生治人，人尤待治；士隨時而乘時化，化必需時。是以鼓鐘改韻於豐宮，瑟柱之調必夙；圖笈載陳於東觀，芸香之辟尤嚴。

蓋聞無情者不可使有情，待黃鳥而鳴春；無氣者不可使有氣，期蒼蝓而召雨。

勸威作氣，勸威盡而勇無餘；祿賞移情，祿賞窮而仁不繼。是以等威天險，積培塿而泰岱干霄；于喁人和，應宮商而韶音合漠。

蓋聞咸若之理，原安原而隰安隰；不言之化，動應動而虛應虛。縱游儵于淺渚，神龍自至其淵；養散木於遥岑，社樹必豐其報。是以商宮之夢，不數用其旁求；富渚之綸，遂永扶於風教。

連珠

蓋聞勢之所拒，非無利用之資；情之所攖，自有獲心之樂。達士因撓以成功，庸人喜同而失順。是以魚衝波而上，不損其鱗；鳥遡風而翔，全用其羽。

蓋聞魚目未欺，詎識隨珠之寶；龍淵在握，無傷蛟室之遊。審畏途者，乃遵周道之安；歷朔風者，益就春陽之曝。是以命適周之駕，始知柱下之非龍；下過楚之車，不鄙接輿之歌鳳。

蓋聞名言所絶，理即具於名中；意量所函，變可通於意外。膏非燄而燄待膏明，鏡無形而形生鏡内。是以經綸草昧，太虛不貸於雲雷；麗澤講習，君子必恒其教事。

蓋聞歲差以漸，歷虛斗而在南箕；河徙無恒，合濟漯而奪淮水。害已成而不可挽，挽則横流；道已變而不可拘，拘斯失算。是以阡陌既裂，商鞅暴而法傳；笞杖從輕，漢文仁而澤遠。

蓋聞修竹産於懸岑，時憂冰折；幽蘭藏於密箐，不受霜欺。犀惟沐月，乃辟遊塵；蟈厭喧春，必焚牡鞠。是以歡諧啜菽，恥經勝母之鄉；化被鳴琴，慎簡父兄之事。

蓋聞雲有合離，無礙青旻之迴；辰分

昏旦，難留□□之餘。故□□□□□□□□□□□□□。是以達人貞觀，唯修撥亂之書；君子固窮，自□□□之世。

蓋聞死生一，則神龍等視於蝘蜓；耳目淫，則山雞幾驚爲威鳳。然而拚蜂有戒，必謹尊生；抑且鳴鶴在林，無嫌好爵。是以愼冰淵之手足，乃可雄入于九軍；懷霜雪之姱修，非以好名于千乘。

蓋聞業有待於傳人，無殊衒玉；道有需於倣古，終哂效顰。前百世而後千春，誰爲知者；抱孤心而臨五夜，自用慆然。是以花無異采，非仍用其落英；水有同歸，不豫期於後浪。

薑齋文集卷一終

薑齋文集卷二

傳二首

石崖先生傳略

吾兄之先我而逝也，意者其留夫之之死以述兄之行歟？不然，何辜于天而使榮子荼毒之至此極也！兄遺命以狀屬孤姪敞而俾夫之潤色。乃夫之有識而侍兄，先於敞者十餘年，敞所未及知而夫之知之。患難流離，敞有時而不與，則有餘地以聽夫之之述。自顧衰病奄奄，血氣盡而僅有心存，且懼心之日散而不可旦暮待，故哀緒未寧而急於述。乃述吾兄之難也，所可言者，敞所未知者耳。過此則有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者，乃兄之所以爲兄者在是。而既不能不忍而不欲矣，其餘固非兄之所以爲兄者，而奚以言爲？雖然，敞所未及知與所未與者，涕笑皆神之所行，逡巡皆氣之所應，固可於此得吾兄貫石分鍼共貫同條之精爽，❶請言其略焉。

吾先子之得兄也，年三十有七，先妣亦三十矣。惜兄甚，而兄幼端凝淡泊，食淡衣麤，更以爲適。與兩從兄，自鬭草騎竹以至就外傅，皆未嘗一語失敬愛之度。依叔父牧石先生、叔母吴太恭人，無殊於父母。冠昏後，且生子授生徒矣，對叔父母未嘗不以

❶「貫石分鍼」，原缺，今據《船山全書》引《邗江王氏族譜・家型纂述》（以下簡稱《族譜》）補。

乳名答也。仲兄稍長，同席受讀，而仲兄病幾瘘，兄調護扶掖，齧指以受鍼艾，仲兄賴以愈，而卒以文章名南楚，❶無一非兄曲意怡聲，亹亹講説以成之者。若夫之狂娭無度，而檠括弛弓，閑勒逸馬，夏楚無虛旬，面命無虛日者，又不待言。昌、啓間，先君子徵入北廱，家僅壁立，兄於世故雅不欲涉，而戢志以支補者，唯下帷畫粥，敦孝友，爲族黨鄉鄰所推重，而家以寧。念先君子之留滯燕邸，苦寒善病，歲時晨夕，無歡笑之容。嘗記庚午除夜，侍先妣拜影堂後，獨行步廊下，悲吟「長安一片月」之詩，宛轉欷歔，流涕被面。夫之幼而愚，不知所謂，及後思之，孺慕之情，同於思婦，當其必發，有不自知者存也。先妣有心痛疾，舉發則彌旬不瘳，夫之既羸且惰，仲兄亦多病，扶掖按摩，寒暑晝夜局曲於牀褥間，十餘夕不寐，兩三日粒米不入口以爲恒。凡事先妣三十餘年，以揜覆夫之不孝莫贖之罪者，皆兄慈雲仁蔭之恩也。

兄爲學篤敏，十六補弟子員，餼於庠者八年。自萬曆末時文日變，始承禪學之餘，繼以莊、列、管、韓之險澀，已乃效蘇、曾而流於浮冗，迨後則齊梁浮艷，益趨淫曼。兄獨守家訓，一以鄧、黃、李、鄒爲典型，而弘整雅則，❷直追夏官明、胡思泉之高躅。一時文章鉅公推賞者不絶，而杜門不一投謁。在崇禎末，人士以聲譽相高，騰竿牘、徵秋課者偏海内，兄一無所酬酢，闇然如巖穴之士。嘗愴然謂夫之曰：「此漢季處士召禍之象也。文章道喪，不十年而見矣。」己卯

❶「而卒」下，《船山全書》引《族譜》有「讀」字，屬上讀。
❷「弘」，原缺，今據《船山全書》引《族譜》補。

以乙榜詔入太學，時以六曹策士，雋者即授美除。同舍皆氣矜競獵，兄以父母老亟請告歸，未允。諸同舍以旦夕釋褐相留，兄尤憎其躁競，曰：「吾焉能一日與奔鶩者伍！」遂拂衣不請而歸。憶鄉前輩歐陽正暘翁自北歸，持兄家報，夫之往領焉。歐陽翁曰：「伯兄無日不垂思親之淚，吾誘之以弈，至三兩局，則淚滴罫中矣。」歸而謝絶人事，授生徒以佐菽水。郡守墨而酷，諸紳士畏其威，其生日釀金爲軸，欲製文祝之，屢以强兄，兄瞋目對衆大言曰：「不能惡惡如《巷伯》，而更賦《緇衣》乎！」衆皆縮項，面無色，兄談笑而去。壬午舉於鄉，録文呈御。計偕至南昌，楚中亂，遂同夫之歸。是時觀察全椒金公念吾兄弟貧甚，欲爲治北裝。邑有劣而梟者，按法當死，公屬意令餉吾兄弟千金活之。其人來懇，兄顧問夫之曰：「何如？」夫之答曰：「此固不可」。兄喜見於色曰：「是吾心也。」或曰：「千金不死於市，豈能必彼之不幸免乎？」兄又顧夫之微笑。夫之曰：「吾安能令其必死，但不自我可耳。」兄曰：「此人逸，他日禍延於鄉黨。雖然，吾謝吾疚而已。子言是也。」遂峻拒之。其人他請得釋後，果一如兄言。凡兄之所以教夫之而相砥礪者如此類，不能毛舉也。

張獻忠陷衡州，索紳士補僞吏。吾兄弟以父母衰，不能越疆，望門無依，賴舅氏玉卿譚翁引匿南嶽蓮花峯下。賊購索益急。甫伏草舍中，兄忽亟向野人問黑沙潭之勝，欲往遊。夫之不解兄意，曰：「此豈遊山時耶？」兄笑曰：「今不遊，更何待？子豈能不從我遊乎？」已而私語夫之曰：「更何處得一泓清淨水，爲我兩人葬地

耶？」當是時，夫之回眄，見兄目光出睫外如電，鬚髮皆怒張。會日暮，家奴遽報先君子爲邏者所得。兄聞之，欲出脱先子，而沈湘以死。夫之知兄耿介嚴厲，出且與先子俱碎。夫之所舊與爲文字交者黄岡奚鼎鉉陷賊中，知吾兄弟必不可辱，曲意相脱。夫之乃剺面刺腕，僞傷以出，而匿兄以死告，先君子乃免。夫之亦隨宵遯。當夫之出時，兄藏繩衣内，待夫之信，即自盡。夫之既免先子而自免，乃不果死。然則棲遲荏苒，年逾八衮，而死于林巒之下，非兄志也。豈曰未嘗受禄，而遂可生哉！故其題座右曰：「到老六經猶未了，及歸一點不成灰。」自此以後迄于今，則所謂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也。

不欲言者，天地之生人均也，我兄弟亦僅與人而爲人也。賢且智、疏通而剛勁，倍蓰什百於我兄弟多矣。我兄弟所以自問者，非有殊絶不可及之事，而柰何沾沾以自言，且恐人之無或聽也，則欲言而汗浹於背矣。不忍言者，使我兄弟前此而死，即幸而爲士，又幸而食禄，亦與耕鑿屠販之人不相爲異。天之不弔，乃使我兄弟若有可言者，是幸天之異以自異也，而忍乎哉！不能言者，我兄弟之苟延視息，哽塞如遡風，而終老死于荒草寒煙之下。不知者以爲窶且貧，而不釋熱中之憾；即邀惠於知者，亦以爲如是生，如是歸，愚者之事畢矣。夫孰知我兄弟之戴眉含齒，抱餘疢於泉臺也。故置吾兄於箕山吹瓢、桐江垂釣之間，而兄不受；置吾兄於神武挂冠、華頂高眠之間，而兄亦不受。悠悠蒼天，蕩蕩黄壚，抱愚忱以埋幽壤，吾兄弟之志存焉。顧即兄遘愍以前，惻悱天極，孤高嶽立，爲夫之所侍函丈，

而習知者以髣髴之。性，一也；情，一也；勃然不中槁之氣，一也；不縱步於康莊，自不冥趨於𨉖𠩂，夫豈有二致哉！留夫之於衰病之餘以述兄者，止此而已。投筆欷歔，知遺忘之尚多也。第三弟夫之譔。

孝烈傳

雙髻外史曰：吾避戎上湘，湘之人競相告曰：「洪子揮利刃以斵讎首，女彭抱嬰兒而赴水。」余諗之良然。盈目皆忘恩畏死苟圖榮利者，而能稱道弗絕，人心固不容泯也。亟次所聞而傳之。

洪孝子者，問其名不得。祖懋德，以孝廉仕縣令。父業嘉，字伯修，補文學，喜交游吟咏，與湘人士龍孔蒸、歐陽淑稱湘三詩人。□□丁亥春，❶湖上墮守，降將王進才之兵鞭督師，潰掠而走湘西。湘西之地曰穀水，林箐深險，伯修奉母匿峻谷中，獨與姊婿瀏陽胡某坐谷口茅舍中，詗音息。胡某者，故貴公子，裘馬甚飾，偶客於此。伯修有老獰奴曰家禄，不知何以憤怨其主人，逸出，故與兵遇，告兵曰：「從此越叢薄，有谷口茅舍，胡、洪兩公子在焉，多金有好馬，可襲取也。」兵如其言，執胡某及伯修，索金，無以應；索馬，馬盡。兵怒曰：「適一老漢黑而傴，言若爲胡、洪兩公子，多金多好馬，而不與我邪！」遂殺伯修及胡某。當其時，有小奚奴匿積草中，具聞之。孝子時年十五，閱旬日，兵定，乃行哭求尸斂之。求父所繇遇害不得，晝夜悲號。小奚奴憐其骨立，乃具以告。孝子遽起掩小奴口，故慰

❶「□□」，《船山全書》云：「當爲『永曆』二字。」

勞家禄，攜之至伯修母孺人所，長跽泣血以請曰：「某將手刃此賊，不敢不告。」孺人以某穉弱，狎其言，未應。明日復攜奴至伯修殯次，捽奴跪殯前，呼小奴出證之。奴且諒其無能爲，漫應曰：「兵執我，我不如此云，我死矣。」語未絶口，孝子先淬一利刃藏殯帷中，至是急斫之，奴首已墮地矣。遂刲其心置筵上，退就位，號泣以告於殯。血流殷衰，旁人怪叫，孝子母驚出視之，大駭仆地。孝子掖母入，温言慰母，神色不變。孝子素清羸，髪方覆額，長不滿五尺，奴故獰，揮刃俄頃，頭隕胸齬。人羨怪之，以爲有神助焉。余嘗交伯修，欲求至孝子所弔慰之，道阻不達。唯習聞湘人之言，百喙如一者若此。

雙髻外史曰：神勇者死而忘乎慮，性勇者慮而決以死。夫慮至，則勇且衰矣。慮而能勇，勇矣哉！唯絶慮者，能以慮勇。要離莵勃，焚其妻息；伍員從容，寄帑後從。其致雖殊，均慮效也。

上湘有鄉曰梓田，王氏世居焉。丁亥春，長沙巡使趙廷璧率所部兵潰而西，縱使大掠。彭烈婦者，田家女也，適王氏子，有一子，方晬。兵猝至，烈婦與其姒及一婢皆被執。烈婦姿容獨粲，兵睨而謔浪之，烈婦赬然而怒。已而正容俯首而思，良久而定。拊其姒曰：「吾知所以處此矣。」姒曰：「何若？」曰：「死耳！」姒曰：「我焉用死？獲而縶者，豈徒我兩人哉！」烈婦笑曰：「此非而所知也。我未即死者，此一歲子無所託，將踐蹂之，或豚子置之。姑與夫不可得見，將誰授邪？誠不忍其踐蹂，且先決絶此，而吾自處易矣。」其子時在婢懷抱中，遽起，奪而趨之池畔，投子水中，戟手呼曰：

「吾無所復念矣！」躍入池水死。其婢後得釋歸，對其家人言如此。死三日，兵去，尸乃浮出，不脹不黕，貌如生。

外史曰：此夫勇而能慮，慮以生勇，善慮而力勇者與！嗚呼，豈不賢哉！

行狀二首

顯考武夷府君行狀❶

家世自太原受族以來，中衰無傳。溯先君子而上，十世祖驍騎公諱仲一，始可系述。❷驍騎公爲直隸揚州府高郵州人，元末起兵，從高皇帝定中原，累功授世秩。驍騎公配馮宜人，生輕車公諱全，以靖難功，擢懷遠將軍輕車都尉，世衡州衛指揮同知，遂籍于衡。配朱淑人，生嗣輕車公諱成。配崔淑人，生嗣輕車公諱能，咸以忠勤世其令緒。配劉淑人，生護軍公諱綱，別號毅菴。忠勳益懋，奉命採木西川，建南嶽神祠，恪脊底成，詳商文毅公輅碑記。從都御史秦公金討郴桂峒賊，爲中路總統，拔賊砦，蕩平之，詳《皇明世法録》。累功晉驃騎將軍上護軍，歷江西都指揮使。公配崔夫人，生上輕車公諱震，別號東齋，掌衛事，戎兵克詰，尤篤志經術理學。時莊定山先生昶謫官湖南，公與講性命之旨，雩壇唱和，見《定山集》中。累遷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歷柳慶參將。恩綏威鎮，峒蠻戢服。家世以武功顯，束修文教，絃誦不衰，則自公始也。

❶ 此篇原題作《先君子行狀》，有目無文，注「闕」，今從《補遺》卷二移補。

❷ 「驍騎」至「系述」，此十字原無，今據《王船山先生墨寶四種》（以下簡稱《墨寶》）補。

公元配常恭人，生上護軍公諱翰，字直卿，爲定山門人，補郡文學，已乃拜世秩，累官都指揮使。上輕車公次室鄭太君，生一山府君諱寧，配趙太君，生學博静峰公諱雍，惇篤不隨世好，以文名著南楚。繇歲貢薦授武岡州訓導，❶遷江西南城教諭。配毛孺人，生少峰府君諱惟敬，崇志節，尚氣誼，隱處自怡，出入欬笑皆有矩度，肅飭家範，用式閭里。配范太君，生子三，先君子居長。仲父牧石翁諱廷聘，字蔚仲，文名孝譽與先君子頡頏，晚退築幽居，吟咏自適，詩紹黄初、景龍，視公安、竟陵蔑如也。季父子翼翁諱家聘。二叔父皆補郡文學。先君子諱朝聘，字逸生，一字修侯。以武夷爲朱子會心之地，志遊焉，以題書室，學者稱武夷先生。

先君子早穎夙成之質，不孝兄弟生也晚，不得見，先生長者詳爲稱説。唯孝友天植，無間於族黨之揚詡，祇今流傳未艾。少峰公嚴威，一笑不假，小不愜意，則長跽終日，顔不霽不敢起。每燒鐙獨酌，令先君子隅坐吮筆作文字，中夜夔夔無怠色。晨昏問起居，凝立户外，不敢踰梱限，傾耳聽謦欬平善，愉色躡足而退，率以爲恒。少峰公中年遘暴疾，素剛果，厭人呴嫗，雖自知不起，而不欲以環繞悲號處生死，屏人獨坐。既不獲侍左右，則匿壁間私候，泣血不敢發聲。迨及卒，抱持搶地，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毁瘠骨立，成羸疾，迄耆耋不瘳。范太君有寒欬疾，按摩承涕唾，三十年如一日。永訣後，奉唾盂涎血，擁之而泣者數年。少峰公素不屑治家人産，及大故，囊不名一錢，先君子獨力經營。至哀所感，諸具輳

❶「貢」，《墨寶》無此字。

合，蜀材吳綿，隧甃豐碣，盡誠信而弗悔。太守李公壽嘉與爲表墓焉。范太君之没也，先君子方授徒衡山。病革，報者至，薄暮借一馬馳歸。素清羸，不閑控馭，所借馬抑駑鈍，且哭且馳，馬忽驚迅追風，三鼓已抵家。迨及屬纊，盡力以營大事，一如少峰公。稱貸既廣，竭力以償，凡十年未嘗一飽食一煖衣也。至孝爲通國所稱，不以一事一行表異，故亦無從詳識。唯内從母氏，外聞之族長姻亞者，其略如此。不孝兄弟所及見者，歲時張大父母遺像，設几筵，日侍左側，依依如孺子。或有詔語於子孫僮僕，皆下氣怡聲。及薦酒脯，淚盈於睫，每拜埽塋兆，必涕下霑衣，四十年一如新喪。與仲父牧石翁白首歡笑如童年，每相對晏坐，神怡心泰，疾病憂患一無變容。季父才性曠達，頗事嬉遊，畏先君子如嚴父，而終不以辭色相詰誠。規正之意，寓於和懌，故閨庭雝穆，爲闔郡師表。若先世所遺薄産頃餘，取磽确而讓甫田，尤不在先君子意中，不足記述者也。

先君子少從鄉大儒伍學父先生定相受業，先生授徒殆百人，先君子爲領袖。雖從事制義，而究極天性物理，斟酌古今，以發抒心得之實。試郡邑，爲邑侯胡公所首拔。會胡公不善事上官，學使者惎之，故相詘抑。郡屬九長吏合薦不得，胥爲扼腕。明年，邑侯王公宗本廉知才望，三試皆特拔，乃補郡文學。躡屩負笈，東走安成，北渡齊安，以質所學。歸而下帷，經月不就枕席，兩目皆赤。當萬曆中年，新學浸淫天下，割裂聖經，依傍釋氏，附會良知之説。先君子獨根極理要，宗濂雒正傳，以是七試鄉闈不第。逮天啟初，禪學漸革，而先君子年已遲

暮矣。辛酉闈牘，爲繆西溪先生昌期所賞拔，副考以觸其私諱置乙榜，用恩例入北雍，乃罷舉。而所授業先舅氏小西譚公允都、節菴歐陽公瑾、貴陽丹鄰馬君之馴，先後登賢書。節菴公冠楚榜，丹鄰以《春秋》冠其鄉，陳大士大行稱其學有淵源，皆先君子崇尚正學之教也。先君子食止一盂飯，飲酒不盡一琖，衣無綺縠，嚴寒不親鑪火，泊然無當世心。遊歷吴、楚、燕、趙，不以衣裾拂貴介之門。同郡清卿陳公宗契、零陵蔣公向榮，皆以德量推重，而報謁之外，無私造焉。大金吾駱都督思恭請引入纂修，❶堅辭不就。顧屢試有司，後以北雍上舍授迪功郎散秩，無厭薄心，人皆不測。偶與仲父言：「吾豈爲是濡需者，念家世棨戟，徙受儒術，少峰公所業不就，每自怏悒。冀得一命恩綸報泉壤，生不能爲奉檄之喜，尚補夙心於百一耳。」言已，輒爲泫然。及銓法大壞，非倖不得，謝病投組，恥循捷徑，遽返林泉，則申命不孝兄弟曰：「吾不能辱己以邀一命報父母，汝兄弟若徼半綰，必不可使我受封，重吾不孝。若違命相縻，陷親之罪，汝無逭於兩間也。」嗚呼！天崩海涸，介之以青衿終老，夫之裹創從王而不逮覃恩之期，以此仰酬吾父之言，亦有自然湊泊，與吾父赫赫明明之遺志相脗合者乎！

先君子早問道於鄒泗山先生，承東廓之傳，以真知實踐爲學。當羅、李之徒紛賍樹幟，獨弢光退處，不立崖岸。衣冠時制，言動和易，自提誠意，爲省察密用。閒居斗室，閉目端坐，寂然竟日，不聞音響。憂患沓至，睟容不改。不怒不叱，大喜不啟齒而

❶「駱」，原作「雒」，今據《墨寶》改。

笑，則不孝兄弟自有識以來，日炙而莫窺其際者也。所受於學父先生者，天人理數財賦兵戎，罔不貫洽，而未嘗一語及之。曾聞之舅惺欿譚公，言與釋憨山德清辨率性之旨，清爲挫屈。夫之舉以請問，微哂不答。凡洗心退藏不欲暴見者類如此。不言之教，淵澄莫測，非但以不孝兄弟頑不若訓而故遠之。凡接人弗問賢不肖，壹以静默温恭，使自媿省。里中有無行青衿干有司者，不敢以巾衫篋過衡門，必迂道往還。所授徒有行不類者，及謬持邪解者，終身不敢見。鄰有宦家子仕州縣，不戢其僕從，囂陵市肆，聞先君子履聲至門廡，則匿避恐後，後遂革而與閭里相安。晚歲謝病歸里，以中梱爲穹谷，郡邑長吏聞風請見，皆稱疾謝絶。親知後輩，非以學業見，不得望見顔色。而迄今數十年來，語及先君子，無不追慕含戚。所以感通，固非不孝兄弟所可億度也。歲丙寅大疫，學父先生及舅氏小西公皆染疾不起，其家人子弟争匿避去，先君子獨日夕躬省，不離牀榻，執手以待瞑。嘗遇盜于良鄉，下馬凝立，神色不變，盜爲愕眙而去。張獻忠陷衡州，句索不孝兄弟充僞吏，日投人水中。先君子爲里魁脅執，出手書戒不孝兄弟言：「此自我義命，汝兄弟萬勿以我故，荏苒作偷免計。」至郡則易衣履，將投繯以堅不孝兄弟之志，會夫之所識黄岡奚鼎鉉陷賊中，爲保護得緩。夫之乃殘肢體，出扶先君子逸去。逮丁亥病革，遺命以南嶽蓮花峰之麓，幽迥遠人間，必葬我於此，勿載遺形過城市，與腥臊相涉。蓋於死生之際，毅然無所却顧類如此。素志不肯著書以近名。夫之稍與人士交遊，以雕蟲問世，每蒙訶責，謂：「躬行不逮而亟於

尚口，孺子其窮矣。」嗚呼！奉若不恪，既不能自立不朽，而家學載之空言者且將無託。吾父之言，炯若神明，一至此乎！又嘗謂子孫不能通六藝者，當令弱者習醫，愚者習耕，不可令弄筆墨，以售其不肖，吾宗籍衡十世，未嘗有此，不幸而或然，血胤其危矣。此則屈高懷而下謀敗類，不敢不敬述之，以詔後人者也。先君子所著文字，多自焚棄，經亂以後，微言益絶，記憶規製，大概在孫月峰、馮具區之間，清和微至，非經生之業也。詩筆約倣儲、王，亦不恒作。興至微哦，不以示人。夫之僅從卷尾見《過應山絶頂》一絶句，❶又於故笥中見《與歐五德翁及釋藏六支唱和》一箋，及再尋誦，先君子已焚之矣。

凡夫之所受命於介之，略爲記憶者止此。其他鞠孤甥，收族衆，矜容愚横，與夫一蔬寸縷不受非義之污，自遊庠序迄於歸老，不以一牒尺刺入公門，不敢瑣述以揜大德。而潛修密用，又非譾識所能闡發。❷情迫於三十餘年，辭窮於一旦，哀哉！

先君子以隆慶庚午十二月朔日申時生，得年七十有八。永曆丁亥十一月十八日卯時，❸則不孝兄弟天崩地裂求死無從之時也。先配綦孺人，寧遠教諭綦公文佳女，生長兄，未命名，夭。繼配先孺人，譚公諱時章女，生子三：長介之；次參之，弘光恩選貢生，先先君子三月卒；次夫之。介之娶歐陽氏，思恩府同知炳子歲貢生珠女，生子一，敞，乙酉補邑文學；女一，適文學蕭

❶ 上「絶」字，原脱，今據《墨寶》補。
❷ 「識」，原作「議」，今據《墨寶》改。
❸ 「永曆」，原作「歲□□」，據《墨寶》改補。

嗚南子式。參之娶蔣氏，文學大操女，生子二，敉、致，皆夭。夫之先娶陶氏，處士萬梧女，生子二，長勿藥，夭；次攽。繼娶鄭氏，襄陽吏部尚書繼之孫文學儀珂女，生子一，敔。側室女一，適文學李報瓊子嚮明。敞先娶鄒氏，生子一，生祁。繼娶李氏，舉人李孟韶孫文學維翰女，生子一，生郊；女一，未字。攽娶劉氏，文學劉近魯女，生子五，若、兹、蒼、蓮、萬；女二，長適兵部尚書劉堯誨嗣孫克謹子法忠，次適文學熊榮祀子時幹。敔娶湘鄉舉人劉象賢女，生子一，范；女二，長許字邵陽文學羅珪子智大，次未字。生祁娶文學杜焌女，生子二，綿、續；女一，許字蕭僑如。若聘酃縣文學周士佁女，范聘文學唐克恕女。先君子之封，在衡山縣崇嶽鄉蓮花峰下曾家灣，首艮趾坤。謹泣血以狀。歲在癸亥仲冬，不孝季男夫之狀。門下後學邵陽劉永治填諱。

哀哉！不孝兄弟之罪通於天也。鮮民疊恥之年，正故國天崩之日。伏念先君子履道之貞，表章無託，忍死窮山，屬目靡騁，亦俟有日者獲從當世之君子遊，以紀幽光。而待之三十七年矣，昔之孺子，今已衰朽。天不可回，人非我與，❶介之乃泣命夫之曰：「以介之幸而事親較夙也，髣髴先君子可見可知之應跡，視爾差詳焉。而先君子嘗以記序之學詔孺子，幾可以言而不溢也。爾其如吾言以狀，雖亡可告語，而函之幽谷，延望於身後，或有竢也。不然，吾與爾旦夕下拂螻螘，追悔其將何及！」夫之泣血稽首受命，謹狀如右。而墓中片石，則猶翹首四

❶「天不可回，人非我與」，原闕，今據《墨寶》補。

顧，不忍絶望。閲四年丙寅，介之復侍先君於幽壤。夫之欷孤衰老，痼疾弗赦於鬼神，終無可望於人間。迺戒介之之子敞，以愚樸略誌而登之石。未幾，敞以哭父死。戊辰冬，始藏誌石於嶽阡之隧前。石有定制，工無善巧，管窺既詘，約言益窮。唯兹一狀，稍有倫次，附贅表末。倘澤不永斬，傳於後嗣，尚知先世全生全歸，以道傳家者如此。雖德自不孝兄弟而衰，而戰戰栗栗，日恐陷墜，固先君子明昭型戒，臨愚昧以鞭撻其蹇駑也。

己巳孟秋上弦，夫之手録。時年七十有一。

譚太孺人行狀

不孝夫之既受命於介之，述先君子狀，遂狀先妣譚太孺人。哀哉！先君子几筵方徹，太孺人遽罹終天之慘毒，抑三十有四年矣。不孝兄弟偷活人間，弗能率迪慈訓，以處一死，而厚載之恩，有心未死，而何能自昧也？先君子以宏慈行德威，抑且至性簡靖，尚不言之教。不孝兄弟之奉教也，不以其不可默喻之頑愚，而多所提命。每有顛覆違道之行，但正容不語，倚立旬日，不垂眄睞。乃不孝兄弟頑愚實甚，悵罔莫知所自獲咎，刊心欲改而抑不知所從。太孺人乃探先君子之志，而戒不孝兄弟以意之未先、志之未承也，詳謫其動之即咎，善之終迷，申之以長傲從欲之不可，發不孝兄弟之慝於隱微，而述先君子之素履，以昭滌其瞀督。既危責之，抑涕泗將之，然後終之以笑語而慰藉之。哀哉！吾父如油雲在天，而吾母且承之以敷甘雨，然而伊蔚伊蒿，終

爲枯槁，則不孝兄弟之負吾母，尤甚於負吾父也。如是者不孝兄弟胥有之，而不肖夫之蚤歲之破轅毀犂也爲加甚，勞吾母之憂者爲加篤。至於今老矣，弗能洗心振骨，自立於鬚眉之下，猶然一十姓百家，啄粒栖枝，不亡以待盡也。德人君子固宜遐棄無稱。雖然，太孺人之懿則未忘於宗族姻黨者，其能不冀望於彤管乎！

凡太孺人之篤婦順也，介之成童而游於鄉較，母已逾四旬，夫之成童而游於鄉較，母已望六衰矣，所謂起敬起孝以事堂上者，皆莫能知。但聞太孺人申戒諸子婦承事先君子者，述其事少峯公者三年，酷寒不敢爇火，畏煙之出於牖罅也；炎暑不敢撲蚊，畏箑聲之遥聞於静夜也；滌器不敢潄水，引濡巾而拭之；猫犬擾不敢迫逐，擁袂而遣之。每一語及，夔夔悚立，對子婦如大賓。及述范太孺人疾痛傾逝，則淚盈於睫，不異初喪。以此測太孺人之事舅姑，非可以意量知者，哀我生之晚而不能見也。佐先君子之襄大事也，太孺人自不欲言之，無敢問者，問亦不答。但少峯公英卓，不事家人生産，徒四壁立，先君子勤素業，乃薄田僅給饘粥，而慎終之厚，倍於素封，稱貸繁猥，卒皆酬償。太孺人銷簪珥，斥衣襆，固不待言，抑數米指薪，甘荼如飴，以成先君子之孝。若不孝兄弟所得見者，先君十年燕趙，娶子婦，搆堂室，終不孝讀書之業，且河潤宗媚，無乾餱之失，類出於太孺人之撙節，則襄大事之時，心專力竭，愈可推矣。

叔母吴太恭人長太孺人二歲，周旋四十年，歡如一日。迨既分居，經旬不相見，則皇皇問訊不絶。每圍爐共語，响响如兩新婦。從兄玉之年四十，棄諸生，拜世官，冠帶入

省，猶手酒漿相勞苦，如撫孺子。季父子翼翁蚤未有子嗣，置側室，或頗輕之。先孺人待之如姒娣，曰：「且令叔氏有子，即貴矣。」至養子婦以慈，畜童僕以惠，而自然整肅，莫敢褻越。及今念之，不孝兄弟在膝下時，如幸生時雍之世，春風一庭，靈雨四潤。哀哉！不可復追矣。

前母外祖父學博蓁公，罷教歸里，無子，太孺人承事敦篤，不異所生。蓁公垂歿，待太孺人而瞑。先叔祖太素翁罷諸生，落拓且無應嗣，叔祖母朱井臼不給，太孺人迎養敬事，怡然終老。蓋推事父母者以事蓁公，推事舅姑者以事太素翁，誠至而禮洽，亦不自知其厚也。不孝夫之閒關兩載，未獲奉臨終之訓。遺命介之，更無餘語，惟歸葬先君子之右，遠腥穢而不歷城市，以求協於先君子清泉白石之心而已。哀哉！此尤不孝所血涌心濤，而滔天之罪百死莫酬者也。

墓誌銘表四首

文學劉君崑映墓誌銘

友人崑映劉君撤瑟二十年矣，子安基、安鎦以幼孤未能成禮，飲泣而欲求銘其墓，以叔父庶僊氏之命來言曰：「誌以志功，銘以名名，弗功弗名，亦足以勒片石乎？」余肅然竦起而對曰：「是其所以可志而可名也。且夫今之所謂功名者，吾知之矣。其始也，槁吟而蹙眉以操觚，知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也，望風會之所流，隨波以靡，拾殘英，調鳥語，而唯恐其不肖。繇是而詭合矣，則以吮弱民，媚上官，艴然獵榮膴，孰不健羨

之。苟其詭而失也，猶且徼時譽以自雄於里序，栩栩然翔步於長吏之門，噞喁漚沫以自潤。士能不屑於此者，其志可誌，其無名也可銘，此余所以樂交崑映氏而悼之不忘也，二子其何讓焉。」

君初名永公，更曰瑋，崑映其字也。先世有以丞相稱者，名不傳。大約以祥興蒙難而家于衡，遺戒子孫，廢讀而耕，故爵里名字皆佚。子孫世農而樸，爲鄉里重。至起潛公登甲，乃讀書補文學。登甲生去華公紹蕡，鄉貢士，未仕。君生而刷眉植骨，有偉人器度。起潛公喜而名之曰鐵漢，稱其質也。讀書不甚敏，而所志益堅，苦吟窮旦夕。崇禎間，齊梁風靡，駢麗爲虛華，而君刻意以搜求經傳之旨。每有論辨，毅然不隨時尚，而求其至當，以是補文學者二十餘年，試于鄉而不售。乃就山中誅茅搆斗室，蒔雜花，坐誦行吟，忘年忘境，其視世之倏爲牛鬼蛇神、倏爲嬌花囀鳥者，蔑如也。此名之所以窮也。數十年之士風，每況而愈下，其相趨也，每下而愈況。師媚其生徒，鄰媚其豪右，士媚其守令，乃至媚其胥隸，友媚其奔勢走貨之淫朋。而君之義形於色也，人之媚己，視如鮑魚之在側。見媚人者，則蟲豸遇之，不爲一動其色笑。間有初能戌削者，亦欣然與定交。迨其以貧易操，則截然拒絕于一旦，乃至相遇而不與揖。以是食貧没世，取給于舌耕，而躬親田牧，僅免飢寒，悠然自適。郡邑之門，逆風而避其腥。村塢化之，數十里之間無訟。嗚呼！使有遇於世，可追踪器之，以不負起潛公之期許。而齎志違時，中身而折，此功之所以窮也。叔氏之言，哀君之窮焉耳矣。爲名於世，不如顧名於心；爲功於物，

不如加功於己，久矣。舉念而可質之君子，心之名也；衛生而遠於不仁，身之功也。請廣叔氏曰：君之功名，大矣哉！銘曰：

疇昔過君，溼雲蒙岫。雷雨夕喧，裂窗傾溜。縱酒高吟，天爲倏晝。弔古悲今，別人分獸。自君之亡，狂言誰奏。獨遺孤塋，宿草青覆。銘以千秋，式垂爾後。

武夷先生暨譚太孺人合葬墓誌

有明徵士武夷先生暨配譚太孺人，先後合葬于此。閱三十七年，冢子介之已卒，不孝季男夫之年七十矣，邅屯永世，將拂螻蟻，迺克誌焉。前此幾幸當世知道君子，拂拭幽光，而頫仰人間，無可希望，弗獲已而質述大略。所望陵谷變易，❶徵來哲之鑒閔，尚無後艱，恃天在人中，不可泯也。先生姓王氏諱朝聘，字修侯。曾祖考一山公諱寧，上輕車都尉諱震之次子也。祖考静峯公諱雍，歷任江西南城教諭。考少峯公諱惟敬，妣范孺人。譚孺人考念樂公諱時章，妣歐陽孺人。先生以隆慶庚午季冬月朔日誕生，卒以永曆丁亥十一月望後三日。❷先生始終爲明徵士，遺命不以柩行城市。方隱南嶽潛聖峯下，即卜其麓以葬，孺人祔焉。先生盡道事親，白首追思，猶勤泣血。敦仁友弟，早齡同學，垂老不衰。於時三湘風化，胥重天倫，皆不言之教所孚也。少從鄉名儒伍學父先生受業。徒步遊安成亭州，博訪師友。已從泗山鄒先生受聖學，

❶「陵谷變易」，原闕，今據《船山全書》引《族譜》補。
❷「永曆」，原闕，今據本卷《顯考武夷府君行狀》補。

奉誠意爲宗，密藏而力行之。取與言笑，一謹于獨知。發爲文章，體道要以達微言，蓋知者尟也。天啟辛酉，以乙榜奉詔徵入太學。無所屈合，投劾不仕。抱道幽居，長吏歆仰，求見不得。門人以文登楚黔賢書者五人。邑里被服静正之教，薄者敦，恣者斂，悍戾者柔。譚太孺人以孝睦慈順，贊成令模，内外蒸蒸焉。孺人後先生三歲，永曆庚寅仲秋月朔後一日卒，❶去誕生歲萬曆丁丑閏八月二十二日，凡七十四載。今已世改年流，❷而姻婭鄉國傳聞，欽慕先生、孺人之澤，視不孝夫之有加焉。生子三：長介之，明孝廉，歲在丙寅卒，人士謚爲貞獻先生；次参之，選貢生，早卒；次則不孝夫之也。嗣學不明，守死不篤，令聞永謝，僅保孤封，于此嶽阜，尚宜爲天所愍，爲人所式，永固幽藏，與山終古。不敢系銘，泣述梗略如右。

牧石先生暨吴太恭人合祔墓表

蓋聞德契於幽，弗容終閟；慈留於永，詎忍或諼。既不昧於諶懷，矧敢矜其溢美。惟我仲父牧石先生，諱廷聘，字蔚仲，我祖考少峯公之仲子，先考武夷公長弟也。配吴太恭人。以伯兄玉之繼絶，襲右職，遇覃恩，例得受贈。先生孝自天豐，文因道勝，遺塵雲迴，抗志霜清。其順以承親也，于童年小有過失，少峯公責譴門外，永夕下鑰，時當除夕，風雪凄迷，先考私從隙道掖令歸寢，先生引咎自責，必遵庭命。翼日元旦，

---

❶ 「永曆」，原闕，今據本書《補遺·顯妣譚太孺人行狀》補。

❷ 「今已世改年流」，原闕，今據《船山全書》引《族譜》補。

少峯公方啟扉焚香，先生怡顔長跽。少峯公且喜且泣，稱其允爲道器。逮及耆年，省塋酹酒，涕泗横流，拜伏不起，則夫之所親見也。嗣與先考同受業于伍學父先生之門，匪徒文譽齊騰，抑且德隅均整。易衣共枕，長年歡浹。吴太恭人與先妣譚太孺人，孝睦壹志，等于同生。繇是稱孝友者，以寒門爲華族之箴瑱。施于今日，流頌不衰，有耳有心，胥于一致，非不肖夫之所敢侈一詞也。十八補郡文學，屢應賓興，文筆孤清，弗售于有司。歲己酉，與先考同赴省試，先考中塗病作，遽謝同輩，掖扶歸里。小艇炎蒸，篝燈搔抑，目不定睫者五晝夜，因慨然曰：「幸全三樂，復何有于浮雲哉！」自是雅意林泉，❶布韈青鞵，逍遥于下濮觀田，孤山種梅之下。築曳塗居，搆小亭，題曰濠上。浚小池，蒔雜花其側，釀秫種蔬，供歲時之薦。先生少攻吟咏，晚而益工。於時公安、竟陵哀思之音歆動海内，先生斟酌開、天，參伍黄、建，拒姝媚之曼聲，振噌吰之亢韻。屢嬰離亂，遺稿無存。而夫之早歲披猖，不若庭訓，先生時召置坐隅，酌酒勸戒，教以遠利蹈義，懲傲撝謙，撫慰叮嚀，至于泣下。迨今髮敝齒凋，忠孝罔據，仰負宏慈，未嘗不刻骨酸心，深其怨艾，而祗畏冰淵，差遠巨憝，則固先生包蒙以養不中之明德所被也。先生以萬曆丙子正月六日生，以□□丁亥十月□□日謝世，❷恭人先一歲乙亥三月十一生，同歲十月□□日没。❸子玉之、釗之。玉之以文學襲衡州衛

❶「林泉」，《船山全書》引《族譜》作「幽棲」。

❷「以□□丁亥十月□□」，《船山全書》引《族譜》作「以丁亥十月初六」。

❸「□□」，《船山全書》引《族譜》作「初六」。

指揮同知。釗之早卒。孫恪、安國、恬、子偉、敏。恪、恬殤殞，子偉亦早世。曾孫生祐，子偉出。生薩，敏出。夫之事先生，無異先考，追懷慈誘，瀕死不諠。年垂七十，乃克與敏輩勒遺緒于阡，不足述高深之百一，聊傳家世孝友醇靜之矩型，勿俾後裔卒迷云爾。

文學膴原氏墓誌銘

膴原氏名敞，貞獻先生之冢嗣，于余爲從子。貞獻先生以丙寅正月晦卒，膴原哀毀成疾，以其年十月二十一日終于殯宮。先生違世守真，□□耐園，❶雅不與世親。膴原依依園側，躬耕授徒以侍，靡之遠而愈不忍離。篝火具沐，牏厠汛除之勞，髯髮半白矣，呴呴如孺子，執勞不倦。如是者三十餘年，先生八十矣。其卒也，啼號不絕于口，閱六月而病，病愈哀，又四月而亡。哭抱遺書，授余爲訂定而傳之。遺命以衰麻斂，停棺侍殯側，候啟殯，相隨葬于先生暨妣歐陽孺人之墓側。和淚濡筆，作書貽余，俾如其志。余家自驍騎公于洪武間世官衡州衛，十世而至先徵君武夷公，十一世而至貞獻先生，皆以内行爲士友所推許。膴原克敦先訓，而發自性生，尤爲切摯。其素履秉心堅樸，不欺然諾。于昆弟姻婭友朋，皆抉心殫力以相周旋，無所緣飾。十五補邑文學。爲文清通醇正，詩得陶、謝風旨。讀書刻意以求物理天則之蘊，不如手捫而目見之不止。幼從余學，學于余者，篤志精研未有及之者也。有子二，生祁、生郊。女

❶「□□耐園」，《船山全書》引《族譜》作「屏居窅谷」。

一，幼，未字。生祁生二子，綿、續。一女，許字蕭喬如。生以崇禎庚午八月二十日，距没之年五十有七。余于其亡，哀之不欲生，而重悼其銜恤以隕生，父没而不能一日存于世也。爲之銘曰：

身離于親，其離幾何。如根既拔，奚有枝柯。自春徂冬，憾日月之猶多。奉爾遺形，相隨于此山之阿。

記二首

船山記

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頑石也，而以之名。其岡童，其溪渴，其靳有之木不給於榮，其草癯靡紛披而恒若凋，其田縱横相錯而隴首不立，其沼凝濁以停而屢竭其瀕，其前交蔽以絯送遠之目，其右迤於平蕪而不足以幽，其良禽過而不棲，其內趾之獰者與人肩摩而不忌，其農習視其塍埒之坍謬而不修，其俗曠百世而不知琴書之號。然而予之歷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棲神怡慮者往往不乏，顧於此閲寒暑者十有七，而將畢命焉，因曰：此吾山也。

古之所就，而不能概之於今；人之所欲，而不能信之於獨。居今之日，抱獨之情，奚爲而不可也？古之人，其遊也有選，其居也有選。古之所就，夫亦人之所欲也。是故翔視乎方州，而尤佳者出。而跼天之傾，蹐地之坼，扶寸之土，不能信爲吾有，則雖欲選之而不得。躅其不歡，迎其不棘，江山之韶令，與愉恬之志相若則相得，而固爲棘人，地不足以括其不歡之隱，則雖欲選之而不能。仰而無憾者，則俯而無愁，

是宜得林巒之美蔭以旌之。而一坏之土，不足以榮吾所生，五石之煉，不足以崇吾所事，梼以叢棘，履以繁霜，猶溢吾分也，則雖欲選之而不忍。賞心有侶，詠志有知，望道而有與謀，懷貞而有與輔，相遥感者，必其可以步影沿流，長歌互答者也。而煢煢者如斯矣，營營者如彼矣，春之晨，秋之夕，以户牖爲丸泥而自封也，則雖欲選之而又奚以爲。夫如是，船山者即吾山也，奚爲而不可也！無可名之於四遠，無可名之於末世，偶然謂之，欻然忘之，老且死，而船山者仍還其頑石。嚴之瀨、司空之谷、林之湖山，天與之清美之風日，地與之豐潔之林泉，人與之流連之追慕，非吾可者，吾不得而似也。吾終於此而已矣。

辛未深秋記。

小雲山記

湘西之山，自耶薑並湘以東，其複數十，以北至於大雲。大雲之山遂東，其陵乘十數，因而曼衍，以至于蒸、湘之交。大雲之北麓有溪焉，並山而東，以匯于蒸。未爲溪之麓，支之稚者北又東，其複十數，皆漸伏而爲曼衍。登小雲，複者皆複，❶而曼衍盡見，爲方八十里，以至于蒸、湘之交，遂踰乎湘。南盡晉寧之洋山，西南盡祁之岳侯題名，東盡耒之武侯之祠，東北盡炎帝之陵，陵酃也，北迤東盡攸之燕子巢。天宇澄

❶ 下「複」字，同治十一年刊《衡陽縣志·山水》引作「伏」，當是。

清，平煙羃野，飛禽重影，❶虹雨明滅，皆迎目授朗於曼衍之中。其北則南嶽之西峰，其簇如羣蕚初舒，寒則蒼，春則碧，以周乎曼衍而左函之，小雲之觀止矣。春之雲，有半起而爲輪囷，有叢岫如雪而獻其孤黛。夏之雨，有亘白，有漩澓，有孤裊，有隙日旁射，燿其晶瑩。秋之月，有澄淡而不知微遠之所終。冬之雪，有上如暝，下如月萬頃，有夕鐙爍素懸於泱莽。山之觀奚止也。小雲之高，視大雲不十之一也。大雲之高，視嶽不三十之一也。豈啻大雲，嶽之觀所能度越此者，唯祝融焉，他則無小雲若。蓋小雲者，當湘西羣山之東，得大雲之委而臨曼衍之首者也，故若此。是故湘西之山，觀之尤者，逮乎小雲而盡。繫乎大雲而小者，大雲龎然大也。或曰：「道士申泰芝者，修其養生之術於大雲，而以小雲爲別館，故小之。」雖然，盡湘以西，終無及之者。自麓至山之脰，皆高柯叢樾，陰森葱蒨，陟山之巔，則古木百尺者，皆俯以供觀者之極目。養生者去，僧或廬之。廬下莳雜花，四時縈砌。右有池，不雨不竭。❷予自甲辰始遊，嗣後歲一登之，不倦。友人劉近魯居其下，有高閣藏書六千餘卷，導予遊者。

薑齋文集卷二終

❶「重」，《衡陽縣志·山水》引作「垂」。

❷「雨」，《衡陽縣志·山水》引作「溢」。

薑齋文集卷三

序五首

詩傳合參序

學，效也。聞之説曆者曰：「用郭守敬之曆而不能用其法，非能效守敬者。」善夫其以善言效也。故《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變化，如目視之與手舉，異用而合體，變化所以擬議也。知擬議其變化，則古人之可效者畢效矣。然而不知擬議者，其於變化，猶幻人之術也，眩也，終古而弗能效也。以《詩》言之，朱子生二千年之後，易子夏氏而爲之傳，奚效乎？效子夏氏爾。子夏氏於素絢之《詩》，同堂而異意，故能效夫子之變化以俟朱子。朱子於三百篇正變貞淫之致，同道而異詮，故能效子夏之變化以俟後人。善效朱子者，可以知所擬議矣。伯兄石崖先生曰：「吾以《序》言《詩》，而於生平諷誦所蓄疑而未安者，自覺爲之豁如。」覺其豁如者，覺也。覺者，天理之舍，古今之府，以效古人而自覺者也。故一曰學，覺也。覺生於擬議，而效成乎變化，斯以悦心研慮而無所疑。乃若愚所謂眩者，則非此之謂也。竊二氏之土苴，建爲門庭，以與朱子訟。戴古本爲冒鏑之盾，究亦未知漢儒之奚以云也。一字之提，不問其句，一句之唱，不問其篇，矯揉聖教而惟其侮，倚其附耳密傳之影響，而不得有一念之豁如，若此者固愚兄弟所過門不入而無

憾者，奚忍與黨同而伐朱子之異哉！先生此編，一以子夏《序》爲正，而固不怙也。曰：「即出於衛氏而亦爲近古。」其遜志而不敢誣，亦於此見矣。《緇衣》之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靈星之祀，詳見應劭《風俗通》，蓋漢人之淫祀。子夏親授《詩》於夫子，高子其何稱焉。故曰：即出於衛氏而亦爲近古，以俟後哲，無慚已。

種竹亭稿序

江天風起，高閣秋新，把酒酹空，問騎鯨弄黍之客，人有賦心，僊依客影。不知今之以白首對江山，遽爲殘夢，吟蔚子「各懷佳月，人在春風」之句，何以還酬夙昔哉？陽禽回翼，地遠天孤。一線斜陽，疑非疑是。江湖皆矰繳之鄉，沙塞杳帛書之寄。刀兵隊裏，有臆無詞；生死海中，當離言合。蕭蕭笳吹，酒夕驚寒。此蔚子所爲磊落之胸，哀歌河上者也。及夫半塘畫舫，荷柄通觴；曲徑幽花，蕉光炫夢。覽鏡雖霜，爲歡亦夜。長夏尋梅，關心物外。花時看盡看花人，蔚子之心遠矣。乃前度劉郎，已隨逝水。苔生半畝，笛怨山陽。則余與蔚子雙影相憐，不禁神盡，又何足以長言邪？嗚呼！悲愉之情，極乎壯老。俯仰之致，況有滄桑。凡前三者，苟得一焉，足以春懷杳影之橋，秋問瓊寒之闕。矧自把臂以來，莫匪銷魂之地乎！問道錫山，相期何似。萬端迂折，一寄長吟。共此湘湄，各有眇眇愁予之旨。而余少於蔚子，衰乃倍之。貝廷琚語兒新月，楊廉夫紅幕春嬉，皆以屬之蔚子爾。袁伯業老而好學，陸務觀取以名菴。蔚子交遊半天下，而存者幾也。余幸

而存，不禁爲蔚子瀏漣，亦何能不爲蔚子勸勉與！

殷浴日時藝序

家則堂南歸，以《春秋》教授，則未知其所授者，以道聖人經世之意邪？其以爲所授者羔鴈之技邪？夫必有辨。謝侍郎賣卜，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則授以道矣。庖丁曰：「臣之所好者技也，而進乎道。」技、道合，則則堂可無河漢於疊山。何也？其登之技者，敬而樂也。敬業以盡人，樂羣以因天，進乎道矣。甲午避兵入宜江山中，有姪子之慟，浴日拂拭而慰之。少閒，無以閱日，浴日始以帖括見示。繼此而宜江士友汎晉而與余言帖括。十年來乍駭人以未能嘗試，余怵然懼。觀既止，要其能敬以樂，無能度驊騮前者，余以知浴日之天至而人全。與之因天，與之盡人，余迺脱然釋其懼於浴日。言必有所牖，意必有所肖。未有言、意以先諧而譎者，導人以往，無敬之心，則納其媚矣。方有言、意以放恣而逞者，迫人於來，無樂之度，則用其争矣。今求浴日於御意擇言之際，索其媚與争者無有，倜然油然。文非道也，而所以御之擇之者，豈非道哉？故余樂親浴日而不懼，而後遂忘其汎也，實自此始基之。浴日少與余同文塲，已與余同漂泊，今又與余同爲訓詁師以自給。而浴日多幸，浴日雖貧，有親可事，有從子之孤可恤，敬以樂，有所施矣。《書》曰：「令德孝恭。」其敬之謂也。《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樂之謂也。以意徵言，將期於道。有知言者，當謂余非與浴日言技矣。

劉孝尼詩序

楚之學騷者王逸，然圓紅清江之句，耀人肌魄。愚謂左徒嫡系，果在劉復愚矣。或者汨羅之流，北滙於湖，岷江雪液，奪其鱗鱗皛皛之致，唯湘有騷，不許他氏之裔溯流而揖之下也。友人劉孝尼，著《山書》者，余知之七年矣。南諸侯未登進之絃歌俎豆之側，江蘺吟晚，破荒無錢，復愚所謂歌則其時者，今古一揆，想當悽斷。故肅其使，烹其鯉，讀其詩，朱晳陸離，既似粲者，雜以羗蘆，節以靈瑟。邊馬心歸，南妃淚盡。葉蕭條於九月，青繚繞於數峰。莫自抑其悲來，問誰著其魂往。洵天地之大，百水涌滕，瀾漪萬變，雖欲競其濯騷之力於沅南瀟北之上而不可得，夫豈公安、竟陵，以白、蘇、郊、島之長技，容與三澨七澤之閒，可投袂而争室皇之駕哉！天清水碧，雲緑蘋香，唯我坐擁而收之，固將絀淮南小山、湔上男子於閏位矣。余雖羸者，請與孝尼狎主齊盟，裹菁茅，搴芳芷，就銅官鑿石之遺壘，以争長於列國。千載悠悠，誰令禁之，不必見來者而屬之似續也。

王江劉氏族譜序

王江諸劉，潛明經是玉氏，湘孝廉若啟氏，奉季昌先生之志，修其家乘，以示夫之而徵言焉。夫之拜手而言曰：夫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禮者，天之秩也。其在《詩》曰「有秩斯祜」。天之所秩，而天祜之。祜者，以祜其秩也。劉之先長沙定王，以漢懿親而食南國。安成者，思侯之所胙也。沱、潛、荆、沔者，長沙之流，滙于江漢，而同潤乎南條者也。

湘上者，固長沙之國邑也。定王之祜紀於南國，而諸劉之盛因之，豈不以天哉！

夫之遂言曰：夫禮，立本以親始，率先以崇孝，統同以益愛，紀分以辨微，尚賢以昭德，旌貴以起功，立訓以著義，廣類以獎仁，順古以作則，俟後以行遠，十義賅焉。故曰天秩之也。允哉，劉氏之譜其族乎！昉于陶唐，肇于炎漢，而子孫繫焉，親始者也。六十年而一續，續而不失其先，崇孝者也。諸劉之族散衍于南國，而合于一，益愛者也。有合族焉，有分族焉，合者順而下之則分，分者溯而上之則合，辨微者也。先世之行誼，章者不溢，微者不忘，逮乎闈門之懿而備，昭德者也。勤于王家，升于司馬，薦于鄉，造于太學，斆于庠序，弈弈列焉，起功者也。發其美，效在是矣，著義者也。所貴者生也，而録之備，獎仁者也。文定、象山、誠齋之三君子者，嘉言賅而存焉，作則者也。勿替引之以相長，而待乎後之裨益，行遠者也。斯十義者，天之所秩。祜者，以祜其所秩。夫禮誠不可以已如斯夫！

夫之終言曰：禮始於親，親有類，類有感，感者感其所同。夫之之舉于鄉也，與若啟氏講以世，石長氏偕以年而協以宷。夫之伯兄既與若啟氏講，而遊辟廱之歲，與季昌先生、壽玉氏、聲玉氏、賜玉氏胥以齒。然則以類而感，感而秩以其言，夫亦竊禮之遺意也與！

書後二首

讀陳書書後

人能爲，天不可爲。當其亂之難訖，

天且縈紆以延衍之，極乎其終，天力盡，天情且息，猶未嘗無千金一瓠之幾，然且拂亂以即於傾仆，斯誠可爲之大哀也矣！江左歷四代而至陳。前此者，晉能合已散之天下而一之；宋武，人傑也；齊高、梁武，整昏亂之紀綱，規恢略定，故乘童昏以攘大寶，而天不厭之，以爲差愈於北方之蒙□□也。陳武帝以遐方小校，器止斗筲，忽起而干天步，立國三年，穴鬬不解，救死不暇，遑問紀綱，流血相仍，無言生聚。侯安都、淳于量、章昭達之流，以村塢之雄，承乏秉鉞，而周迪、留異、陳寶應掉臂狂呼，屢相蹄齕。陳之自崩自坼，以趨入于亡，一夫折箠而收之，固必然之勢也。而吴明徹督星散之旅，徼功淮北，奪七十餘城，幾半齊土，使天不假周，卷齊以相臨，幾於興矣。乃策勳未幾，故版旋亡，一覆于吕梁，而兵熸將俘，如疾風之殫脱葉。蕭摩訶之言，違於俄頃，朱雀之潰，應如鼓鐘。豈非吴明徹之不謀其終，而陳主之未量力而度智也與！夫爲國之道，不以國戲。將者，國與民之司命，不以身戲。武鄉六返，復拔西縣。晉追苻寇，不踰長淮。使能於喪亂之餘，勤修内治，休養數十年，内無篡奪之禍，兩河二京，未嘗無收復之望。而明徹悉殘陳之力，扶尫罄罍，争匹夫之氣，以取必於一死。陳所恃者，一旦向盡。故知南土之灰飛，不待叔寶之昏庸也。東野子之馬力盡矣，不亡胡待焉？故善承天者，當其有餘，慊乎若不足；及其不足，則歆乎若無之。幾虚幾盈，天乃復至。而君臣將吏虚枵浮起，無反是之思，以乘隙而徼幸，此用兵之大戒，抑爲國者之永鑒已。使明徹能從蕭摩訶返吕梁

之旆，我氣不盡，敵威不增，保固長淮，宇文氏猶將憚焉。然而賈豎之智，没於小利，内不量己，外不度物。所謂逢運之貧，壞不可支者也。司豫之功，猶屬弋獲，又足見天拊衰運，未嘗不眄睞重疊，佑人於離絶涣散之餘。而弗克承天者，自趨沈没。天之不能延司馬氏之人民以徯武德也，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讀李大崖先生墓誌銘書後

夫之讀《白沙先生集》而有疑焉，疑當時之授宗旨於江門者，自張廷實、林緝熙以及乎容貫、陳冕之流，洗髓伐毛於釣臺之下，無幽不抉，以相諮印，而白沙所珀芥以弗諼者，則唯大崖先生。其唱和詩幾百篇，抑未嘗以傳心考道之爲娓娓，視彼諸子者言不勤矣。以此疑而思，思而不得者蓋數月。乃置其往還唱和之迹，而設身以若侍兩先生之側者又數月，而後庶幾若見之。嗚呼！兩先生之暵心合魄，而非張、林、容、陳之得與者，豈其遠哉！白沙之於一峰，猶是也；於定山，猶是也；於醫閭，猶是也；於汝愚，猶是也；其時相與接迹者，前爲三原，後爲楓山，雖未嘗與白沙遊，大崖亦未嘗造膝焉，而亦猶是也。逾此而外，交臂失之者多矣。白沙没，諸君子亦先後謝世。弘、正以降，此意斬焉。又降而言學者輩興，建鼓以求亡子。其所建者，非所以求也，而所亡者，固其子而亡之也。則使以泰州、龍谿之心，測兩先生相與之際，而期其遇之也，不亦難乎？而況於其徒之瑣瑣者乎！《記》曰：「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言有枝葉。」江門風月，黄公臺披襟

而對之，扶疎葱蔚，拄青天而蔭滄海，言惡足以及之哉！先生裔孫雨蒼氏占解，年七十有三矣，以王文恪公所撰大崖墓誌銘寄唐生端笏，使與夫之共讀。謹識其後，以訊雨蒼，當如面談矣。白沙《送大崖還嘉魚》詩曰：「富貴何忻忻，貧賤何戚戚。一爲利所驅，至死不得息。夫君坐超此，俗眼多未識。乃以聖自居，昭昭謹形迹。」敬爲雨蒼誦之。

跋一首

耐園家訓跋

吾家自驍騎公從邗上來宅於衡，十四世矣。廢興凡幾而僅延世澤，吾子孫當知其故，醇謹也，勤敏也。乃所以能然者何也？自少峯公而上，家教之嚴，不但吾宗父老能言之，凡内外姻表交游隣里，皆能言之。至於先子，仁慈天篤，始於吾兄弟冠昏以後，夏楚不施，訶斥不數數焉。然以夫之之身沐庭訓者言之，或有蕩閑之過，先子不許見，不敢以口辨者至兩三旬，必仲父牧石翁引導，長跪庭前，牧石翁反覆責諭，述少峯公之遺訓，流涕滿面，夫之亦閔默泣服，而後得蒙温語相戒，夫之之受鴻造於先子者如此。然且忠孝衰於死生之際，學問惘於性命之藏，白首無成，死螢不耀。則夫爲父兄者，以善柔便佞教其子弟；爲子弟者，以諂臣媚子望其父兄，求世之永也，岌岌乎危矣哉。吾伯兄律己嚴，而慈仁有加於先子，夫之嘗請益焉。然夫之自不能言物行恒，迪威如之吉，又安能不自疾媿邪？伯兄之立身立教，大率皆藏密反本爲用，愚者

弗知爾。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亂。」旨深哉！伯兄睦修家訓，導子孫以可行，酌古今而立畫一之規，禮意於是存焉。爲吾子孫者，讀而繹之，遵而行之，督其所必然而喻其莫敢不然，何遽不雷霆加於頂、冰雪浹於背乎？禮之本無他，愛與敬而已矣。親親者，愛至矣，而何以益之？以敬。夫子曰：「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爲父兄者，不以諂臣媚子自居，而陷子弟於便佞善柔之損，敬之至也。尊以禮湆卑，卑以禮事尊。《易》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節也者，禮也。奉伯兄之訓，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凜祇載以敬其父兄，嗃嗃乎禮行其閒，庶幾哉，可以嗣先，可以啟後。不然，吾所不忍言也。伯兄傾背，從子敞刊其訓以傳於後，非徒尚其拜稽儀文之節也，有精意存焉。夫之蔽之一言曰嚴，非夫之之私言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鬼神臨之，吉凶隨之，尚慎之哉！柔兆攝提格之歲，律中蕤賓，中澣穀旦，季弟夫之跋。

薑齋文集卷三終

薑齋文集卷四

啟一首

六十初度答徐蔚子啟

生無益於人，子羽之頭空白；老自安其命，趙孟之晷將斜。脛宜孔杖之施，教無失故；肘有原襟之露，友且憐貧。伏惟執事道不遺遐，心惟求舊。刀兵刦改，僅存鵠渚之弟兄；生死夢中，還記虎塘之歡笑。人間甲子，已如鹿在蕉中；世外春秋，不謂鴈來天際。指青松以似我，五大夫閱世空悲；進赤舄以邀儔，幾緉屨今生更著。青袍無煩嚴武，用支肺病之寒；湘簟不拂元規，持却熱中之暑。匪尋常縞紵之交，實早歲笠車之約。拜登不言顏甲，念雉壇之存者幾人；晉祝將俟先庚，記鶴羽之歸來隔歲。聊陳謝悃，肅寄遐思。

尺牘十首[1]

丙寅歲寄弟姪

三兄之喪，賢弟姪跋涉遠赴，隆禮致祭，固祖宗福澤所垂，實賢弟姪敦睦厚道，足知吾家自此昌盛無窮矣。愚兄且悲且喜，言不能盡。但恨客繁事冗，不能相陪快談，以展老夫欲言之懷。病軀日衰，後會又

[1] 此十首原闕，今從《補遺》卷一移補。

未知何日也。愚於家族素未能致一情，但養拙自守，不敢一絲刻薄，得罪先人。今年已衰老，惟有此心，願家族受和平之福以貽子孫，敢以直言爲吾宗勸戒，此爾弼、指日二弟居尊長之位，所宜同心以修家教者也。和睦之道，勿以言語之失、禮節之失心生芥蔕。如有不是，何妨面責，慎勿藏之於心，以積怨恨。天下甚大，天下人甚多，富似我者，貧似我者，强似我者，弱似我者，千千萬萬，尚然弱者不可妒忌强者，强者不可欺淩弱者，何況自己骨肉！有貧弱者，當生憐念，扶助安生；有富强者，當生歡喜心，吾家幸有此人撑持門户。譬如一人左眼生翳，右眼光明，右眼豈欺左眼，以灰屑投其中乎！又如一人右手便利，左手風痺，左手豈妬忌右手，願其同癱瘓乎！不能於千人萬人中出頭出色，只尋著自家骨肉中相凌相忌，只便是不成人。戒之，戒之！從前或有些小事動閒氣，如往歲到官出醜，愚甚恨之。願自今以後，長似昨在三兄柩前，和和順順，骨肉相關一般，一刀割斷前日不好之心，聽老夫此語，光明正大，寬柔慈厚，作一家風範。幸祖宗覆庇，無門户之苦，可不念哉！因諸弟姪昨日厚於家庭之義，深爲感慰，故進愚言。爾弼、指日二弟，我文姪，當以此偏告衆位。我文公平仁恕，若有小小不平，當聽其勸戒，或不妨令敓、敔兩人知之。止期一切忘情，一家歡聚而已。縷縷不盡。七十老人夫之白。

與我文姪

吾姪和藹安静，一家所服。倡先遠涉致祭於叔兄，相見之下，悲喜交集。而事冗

客衆，不能從容盡談，爲悵悵耳！一札寄衆位弟姪，煩偏致之。城中衆位看畢，乃寄指日叔。愚但空言之。吾姪日與周旋，以善養人，全賴涵育薰陶之力也。前有紙數幅，思攜歸書，爲裁帖者混用，僅覓紙二幅，草次書呈，不足爲重。他日衰草荒丘，如見老叔耳。承許過我一看，可輟冗作十日聚首否？生前願見賢者也。族譜事，愚但能任譔次督責之勞。目前興事，全在幼重，幸與決商之。叔夫之白。

又與我文姪

與吾姪別，遂已三易歲矣。衰病老人，更能得幾三歲，通一字於左右也！前云欲枉步過我，作數日談，甚爲願望。想世局艱難，家累煩冗，不能如願。愚自長樂歸後，未嘗出户。馳情遥念，但作夢想耳。讀書教子，是傳家長久之要道，吾姪以寧静之姿，修此甚爲易易。每戒兩兒，令以吾姪爲法。躐等高遠，不如近守矩範。家衆人各有心。淡然無求，則人自有感化耳。

與幼重姪

哀冗之下，不能與吾姪一言。聞將過我，企望企望。姪年漸老，宜步步在根本上著想。多謀多敗，動氣召辱，切戒，切戒！有公禮謝衆弟姪，煩我文偏致之。族譜事何如？恐只成畫餅耳。

又與幼重姪

無日不在病中，血氣俱盡，但靈明在

耳。三姪孫文字亦有綫路，可望其成。但所患者，下筆太重則近麤俗。已囑敔令教之以清秀。爲人亦和順沈潛，所不足者，知事太早。我家窮，閒住一二年，或可習爲蕭散。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一切皆是嗜欲，非但聲色臭味也。近草一官房世系，覺有次弟。急須者別單所開祖父子孫名，姪速查來。或寫或刻，總俟姪商之。

與爾弼弟

長樂一別，遂久不得一信。往來人言賢弟近況甚好，足爲欣慰。而愚日衰一日，經年不能出户，未知更有相會之日否也。譜議不成，族中人錯亂至此，但堪一歎。賢弟年富力强，秉心剛直，至公至正，教子姪輩亦安静守分，和睦不争，是所望也。

示子姪

立志之始，在脱習氣。習氣薰人，不醪而醉。其始無端，其終無謂。袖中揮拳，針尖競利。狂在須臾，九牛莫制。豈有丈夫，忍以身試！彼可憐憫，我實慚愧。前有千古，後有百世。廣延九州，旁及四裔。何所羈絡？何所拘執？焉有騏駒，隨行逐隊？無盡之財，豈吾之積。目前之人，皆吾之治。特不屑耳，豈爲吾累。瀟灑安康，天君無繫。亭亭鼎鼎，風光月霽。以之讀書，得古人意。以之立身，踞豪傑地。以之事親，所養惟志。以之交友，所合惟義。惟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燭天，芳菲匝地。深潭映碧，春山凝翠。壽考維祺，念之

不昧。

示姪我文

古人云，讀書須要識字。一字爲萬字之本，識得此字，六經總括在内。一字者何？孝是也。如木有根，萬紫千紅，迎風笑日，駘蕩春光，纍垂秋實，都從此發去。怡情下氣，培植德本，願吾宗英勉之。

又

杜陵有句云：「吾宗秀孫子，質樸古人風。」世何有今古，此心一定，羲皇、懷葛凝目即在。明珠良玉，萬年不改其光輝。民動如烟，我静如鏡，空花奪目，驚波蕩魄，一眼覷破，置身豈在三季下哉！

示姪孫生蕃

此篇曾刻入《薑齋詩賸稿》，今仍録之，以足十首之數。

忘却人間事，始識書中字。識得書中字，自會人間事。俗氣如糨糊，封令心竅閉。俗氣如嵐瘴，寒往熱又至。俗氣如炎蒸，而往依坑廁。俗氣如游蜂，癡迷投窗紙。堂堂大丈夫，與古人何異。萬里任翺翔，何肯縛雙翅。鹽米及雞豚，瑣屑計微利。市賈及邨氓，與之争客氣。以我千金軀，輕入茶酒肆。汗流浹衣裾，挐三而道四。既爲儒者流，非胥亦非隸。高談問訟獄，開口即賦税。議論官貪廉，張唇任譏刺。拙者任吾欺，賢者還生忌。摩肩觀戲場，結友禮廟寺。半截織錦韈，幾領厚緜

絜。更僕數不窮，總是孽風吹。吾家自維揚，來此十三世。雖有文武殊，所向惟廉恥。不隨濁水流，宗支幸不墜。傳家一卷書，唯在汝立志。鳳飛九千仞，燕雀獨相視。不飲酸臭漿，閒看傍人醉。識字識得真，俗氣自遠避。人字兩撇捺，元與禽字異。瀟灑不黏泥，便與天無二。汝年正英妙，高遠何難志。醫俗無別方，唯有讀書是。

薑齋文集卷四終

薑齋文集卷五

九昭❶

有明王夫之，生於屈子之鄉，而遘閔戢志，有過於屈者，爰作《九昭》而敘之曰：僕以爲抱獨心者，豈復存於形埒之知哉！故言以奠聲，聲以出意，相逮而各有體。聲意或留，而不肖者多矣，況斂事徵華於經緯者乎！故以宋玉之親承音旨，劉向之曠世同情，而可紹者言，難述者意。意有疆畛，則聲有判合。相勤以貌悲，而幽蠁之情不宣。無病之譏，所爲空羣於千古也。聊爲《九昭》，以旌三閭之志。

發江山之芊蒨兮，回風被乎嘉卉。青春脈其將闌兮，羌何情而愉此。

發，始就道也。蒨，力甸切。芊蒨，卉木盛貌。脈，微動於不覺也。❷春物可愉悅，而愁人不爲之欣賞。

凌巴丘之澒洞兮，❸余甫閱乎南條之荒大。

巴丘，今岳州，其南爲洞庭。甫，始也。自巴丘而南，山自黔中東來爲南條，崇山複嶺，重溪疊澗，風日卉木，與湖北迴異。屈子生長郢都，被竄而來，始識湖南山川之色，窅宎綿延，不知涯際，舉目之悲，觸

❶ 此篇原有題無文，題下注「附刻《楚辭通釋》後」，今據金陵節署本《楚辭通釋》卷末補。

❷ 「微」，原誤作「徵」，今據本書卷八《章靈賦》小注改。

❸ 「丘」，原避孔子諱作「邱」，今回改。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物難已矣。

駭哀吟之宵鼯兮，鬱薄霄乎夕霎。虹半隱於叢薄兮，雨中岫而善淫。

此巴丘以南荒大之景也。薄霄，迫天也。夕霎，暮雲。中岫，雨止于山半。善淫，易雨而難霽也。

即靈媛之前思兮，惘南狩之所尋。

靈媛，謂舜二妃。南狩，舜南巡。山川荒遠，二妃不知舜之所在。望君不見，今古同情。

緜修林之茸闒兮，窅洞壑之紛疑。答空響之森寒兮，合嶂沓其如規。耳迴寂其無聞兮，目改觀於異色。

茸闒，草木蒙茸而幽蔽也。紛疑，洞壑屈曲不知涯際也。答空響者，空谷傳聲相答。沓，亦合也。山色四圍，仰窺天如規圓。湘沅之間，西連辰酉，其荒大有如此者。人踪絶而音響寂，但觸目蒼茫而已。

詎侘傺之足捐兮，悄不知迢遞之何極。

去國已遥，山河間之，佇立含愁，安能忘耶！

汨征：述屈子始遷於江南，覽河山之異而興悲，憂菀積中，更無從而明言所怨，深於怨者，言自窮也。

青林白水敞蘭風兮，理前心而益烱。

良時清適，偶然息慮，追惟往事，井井不忘。

既服葯之春氣兮，蘋又申余以秋穎。謂白日之匪鮮兮，豈蒼天之莫正。

姱修既潔，矢心抑靖，可自信不欺者。讒人可毁白日之無光，而蒼天豈可罔哉！

拊雲門之清瑟兮，悼傾耳之獨敻。改繁聲以申悲兮，介師延而相將。匪將者之爲勞

兮，邈夷庚於羊腸。

追思進諫之初，舉要而約言之，則忽而不察。欲譎諫因機以進，乃言愈長而愈相猜疑。我坦衷直致，而君終惑于險詖之説，不我從也。

衺九州於尋尺兮，亘千歲於昏旦。恢畫畫以申猷兮，悔囊辭其猶未半。

所諫者，括天下得失之幾，盡古今興亡之理，規恢而條悉之，非不至也。然及今思之，未即追原禍本，以攻發讒佞，不能無悔。蓋均之取怨於人，不如直揭其姦慝，如下文所云。

斥氣珥於禺中兮，堙洪流於冀野。涉漩澓而濡首兮，洵猶賢夫今者。

禺中，巳位，近天之中，喻君側左右。冀州首受大河，喻津要爲藏姦之主。靳尚之邪，鄭袖之煽，悔未直攻之，雖受其摧傷，猶令其姦邪露見而不敢違。

逸征鳥以翾翩兮，泝顥穹而莫執。❶ 回風颸而隕穫兮，悵行野其何及。

征鳥，題肩，鷂也。不即執姦佞而顯誅之，使其猶翺翔於君側，反乘勢以空善類，自悔無及矣。

進不可與期兮，退不可與息。曠嘉會以韜愁兮，誰予俜而自戢。

逸姦佞而未申明其罪，既必不能改而從我，且必求毁我之成謀以悮國。早念及此，誰止予而姑容之，能無追悔乎？懷王之初，信任屈子甚至，乘其時而與靳尚輩争死生於一日，事尚可爲。如其不克，以身殉之可爾。投鼠忌器，而留禍本以

❶「顥穹」，《船山全書》引湘西草堂本《楚辭通釋》作「空旻」。

使蔓延，想屈子沈湘之日，必懷此遺憾，故爲代白之。

申理：達屈子未言之情而表著之，想其忠愛憤激之心，迨沈湘之日，申念往事，必有如是者。清君側之惡，雖非人臣所敢專，而宗臣之義，與國存亡，知無不爲，言無不盡，故管蔡可誅，昌邑可廢，況張儀、靳尚之區區者乎！輒爲追惜，無嫌悁烈也。

淩漳澨兮及晨，遡余目兮天末。

漳，南漳水，入漢，合于江。楚之東遷，自荆北至宜城，浮漢而下，回望郢都，如在天末。

駿驔嶄岏兮，紆荆門之縹渺。滂溏濞湨兮，遂江流以奰發。嶄，牀咸切。岏，吾官切，高鋭貌。滂，普郎切。溏，音唐。濞，音避。湨，音派。

山自夔巫西來，至荆門而展，所謂「羣山萬壑赴荆門」也。江水爲山所束，下夷陵而迅流浩蕩。此言郢都山川形勝有如此者。

相九州而洵美兮，承靈祚而奄處。

立國之固，自熊繹而始，至熊通而盛，奄有江山，踞九州之形勝。

崇臺婥妁以詣天兮，下睨乎廣陌之鱗聚，蘭春被乎平皋兮，都人懷芳而從之。被羅袿之袨服兮，尚不改乎此容也。袿，音規。

婥妁，同綽約，亭立貌。登高臺，視廣陌，人物之盛，雖經喪亂而不損，皆先君生聚之積也。

華鐙烜於永夜兮，羽蓋飄而陰晝。夫何姣好之嬋媛兮，抑雄風之蟉虬。

文物既盛，而武威尤雄長於上國。

吞冥阸以無外兮，卷河鼓而浮天街。旋北斗使挹桂酒兮，固誰昔之所懷。

冥阸，楚塞。河鼓，牽牛星，北方宿。天街，昴、畢之間，西方辰度。言北卷中原而收秦也。旋北斗，挹桂酒，代周受命，楚先君之志事如此，豈一郢之不保哉！

逮鳴鶗之未聞兮，芳草榮其如昨。逞余望以流觀兮，恣含情之廣託。

當未遷之時，江山如故，人物如故，顧瞻佳圖，猶可壯王居而規遠大。

物無廢而不興兮，羌聊謝夫送目。顧美人之倦遊兮，曾不臨高以旁矚。

今之廢者，固昔之興者也。何不可再興而遽棄之！目送江山，徒留餘惜。使頃襄能憑高而回望，其能忍兩東門之蕪蕪乎！

違郢

夕弭榜兮中洲，澹淫淫兮安流。蘋風欻兮緣波，明月影兮不留。静不可長愉兮情善疑，怵若危兮落葉之辭枝。蒼天羃羃兮四垂，朕何爲兮數離？

江次飄零，月明人静，孤危忽警，舊怨難忘。忽爾興思，幻成良遇，如下文所云。

若有期兮新歡，折瓊茅兮贈言。維中庭兮妒者，迴相遇兮曠野。申旦旦以及今兮，涕零零而交下。

若思若夢之間，與君邂逅。避妒者于中庭，別訂歡于巷遇。悔前非而申後誓，感極而繼以泣。冥思幻成，忘非其真也。

來無蹤兮去無秉，思心發兮遺光景。猨啼林兮惝怳，魚驚波兮溟涬。江上之寂歷兮夢夢，悄余眷兮精相從。孰寓形之洵然兮，覆魂投之靡通。❶

❶「投」，《船山全書》引湘西草堂本《楚辭通釋》作「授」。

夢，平聲。夢夢，無所見也。非有之境，恍惚形成。猨嘯魚跳，驚失所遇。雖形終孑處，而精魄相從，則不信幻成之非實也。

幸曠古兮良夜，輕千里兮命駕。結蘭佩兮擥羅袪，馳芳皋兮驅駟馬。夫杳靄奚其不可親兮，幾神會之無假。

精魄相遇，隨君反闕，倏爾思成，安得遂如此時之心境，而非徒幻想哉？

引褱：不得已之極思，意中生象。其與君相遇之幻景，固篤志者情中必有之情也。爲屈子曲引之。

悲孤緒之獨縈兮，曠千秋而無與。晉謀古而不獲兮，奚凡今之可訴？

古人於我，或事同而志異，或志同而事異，尚不可謀，況今之悠悠者。屈子之孤忠所爲無耦也。

二士行歌於首山兮，未夙謨夫商邑。百里望哭於殽崟兮，追虞諫其何及。刳比干於一丘兮，待殷殄而始封。抉子胥於吳門兮，盼於越之淩江。❶言雖售而志殘兮，要忘親而邇怨。引憤毒於黃泉兮，操余言以爲券。誠彌縫其終窖兮，軌有債而必繇。隕蕭艾於繁霜兮，匪芳桂之所求。

夷齊避紂而不爲謀，百里奚哭秦師而不諫虞公，皆先事之未盡者。比干之墓，受封于周，非比干之榮也。子胥懸眼以望越兵，愈違其初志矣。然則屈子身死言驗而楚亡，鄭袖膺妲己之誅，靳尚蒙宰嚭之戮，豈其所願乎！乃至采薇行歌，終餓西山，亦非己所欲。此古人所不可與

❶「盼」，《船山全書》引湘西草堂本《楚辭通釋》作「盻」。

謀者也。

鳥將飛而遺音兮，顧青林而息羽。

策士謀臣，知楚之不可有爲，則去而之他國已耳。

魚沈冥以呴沫兮，憯忘情於洲渚。

若莊周、荀卿之流，皆楚人也。全身遠害，退隱已耳。漁父鼓枻之歌，且欲已之置安危于罔恤。

豐草靡於江干兮，懷零露之新滋。

昔日芳草，今爲蕭艾，且附姦佞以求榮矣。

喬木榮於崇丘兮，冀雰霰之後時。

故家舊臣，徼幸苟安，不能遠慮。凡此皆今人之不可訴者也。

高天廣陌之敻敻兮，元冬閉而不洩。諒頫印之無與酬兮，韜鬱陶以永世。

印與仰同。上下相蒙，幽閉無復生之氣。已獨有心，誰可與相告語？埋憂地下，隨逝水以東流而已。

扃志：扃，閉也。孤情自怵，不與古人同調，而舉國無同心之侶。緘閉幽貞之志，千古而下，猶有謂其忠而過者，誰與發屈子之扃乎？

耿元夜之穆清兮，今者愔愔而寤余。邈登天其無畔兮，嘉余魂之安驅。

寒夜蕭清，一念忽興。神馳楚塞之外，而所以雪恥振威西吞殽函者，皆若惟我之驅馳而得志者然。

余儲奇服以遐征兮，紛髣髴而襲之。左葳蕤之翠羽兮，右離褷之星施。

張楚破秦之策，夙所位置，若在目前。

發丹陽之故宮兮，首商於而問道。夏旌旖旎而前征兮，余又申之以鷺翿。介三青鳥

以先鳴兮，誅鳳皇於西母。詭逢迎而中變兮，余怒叱夫蜚廉之蚴蟉。

此下言興師討秦之次第也。誅鳳皇於西母，詰懷王不返之故，使自服罪。意秦人多詐，必僞請和以誘我，叱風伯使勿遲回。不聽其甘言，而決於致死，乃可以逞志。

升密雲其未半兮，彗熒熒而西弛。覲太乙之婉存兮，責余駕之不駛。

以誓死之氣，與秦争存亡，兵甫交而秦可破。奪武關，臨渭水，秦且西潰。逮懷王之未死，迎之以歸，當喜極而嗔，怨其不速也。

兩龍抃而南迴兮，顧豐隆之未怠。

懷王雖返，秦罪未足以懲，則怒不容於中止。

懲蓐收之善淫兮，霽九嵕之晻靄。滌三危之宿曀兮，憩崆峒而息轡。

蓐收，西方神。九嵕，山，在武功。三危，在肅州。崆峒，在固原，秦極西境也。秦人積怨於天下，如秋霖之害良稼。誅其君，弔其民，息天下之禍，如滌陰翳而覩青天，訖於西極而後已。

容成嫕以徠下兮，唁余勞之已艾。

容成，崆峒之仙者。設爲相勸之辭，言用兵之已勤。

日浮雲不可爲期兮，白日中其易傾。龍虬螑其且蟄兮，鳳翩翻而不寧。排霄路之繽紛兮，又安得夫玉山之嘉穎。螑，許救切。虬螑，龍伸頸低昂貌。

穎，禾穗也。或以勝不可久恃，欲罷兵而退保成功。廓清大定，惟天所授而不可遽望。相爲勸止，蓋亦物論之有然者。而積憤初申，固難自抑，如下文所云。

余塡膺而申荅兮，懷萬年而一逞。鸞族鳳以孿生兮，梟屢攫而永惎。指昊天以奮飛兮，懼日月之我遲。孿，音戀。❶

已與楚爲同姓之親臣，秦人之怨，辱及宗祧，特憾日月之不速，豈患虔劉之已過哉！

輕蹇產之雲逵兮，憒閈闕之梁輈。鶱飇風而凌浮淡兮，夫何倒景之足憂！

志苟能遂，何謀遠之恐不逮而功高之足危哉！憒之已深，籌之已夙，故其靜念而若將爲之者如此。

蕩憒：楚之勢不兩立者，秦也。百相欺、百相奪者，秦也。懷王客死、不共戴天者，秦也。屈子初合齊以圖秦，爲張儀、靳尚所阻，憒不得申。放竄之餘，念大讎之未復，夙志之不舒，西望秦關，與争一旦之命，豈須臾忘哉！事雖没世不成，而靜夜思之，炯然不昧，若蹀血咸陽，飲馬涇渭，無難旦夕必爲者。聊爲達其志，以蕩其憒焉。

獻歲發春兮，荃茸茸其始稚。抽盈盈之微榮兮，孰飄風之可試。

頃襄沖弱嗣立，國家多難。念其孤昧，可爲寒心。

皇天不仁兮，白日滰而西頽。夕月孤清兮，怛浮雲之羣飛。

懷王西客咸陽而不返，國無生氣。小人復羣聚於嗣君之側，必欲擁孤月而蔽之。

邅煢煢其駘蕩兮，脈亭亭其誰訴。美人豈其無儔兮，介良媒而屢誤。

❶「戀」下，《船山全書》引湘西草堂本《楚辭通釋》有「雙子」二字。

國勢孤危，無有憂恤之者。夫豈無人之可任哉？所求非賢，則舍西施而聘嫫母矣。

蕙託荃以同畦兮，荂與稾之相連。戒秋霜之凛冽兮，誓嘉會於百年。

唯己與君，恩屬一本，榮枯與共。故切危亡之憂，而思保國以長存。

鴟鴞騂戾於陰雨兮，吟公旦於東國。五子悲謳於雒汭兮，怊有求而弗獲。或流哀而必動兮，或皇皇而弗庸。余雅不謀夫判合兮，維靈修之夢夢。怊，鴟昭切。悵恨也。夢，平聲。

周公作《鴟鴞》而成王悔悟，五子歌雒汭而太康終迷。然則忠言不用，國必危亡。余豈以用舍爲憂，君不悟而無救正之者，是足傷也。

夙密邇於蘭皋兮，旦搴芳而夕進。回曼睩其猶熒兮，矧千里之迷津。

當懷王之世，日在君側，忠言日告，且熒眩於邪佞。今遠竄千里之外，君孤迷于上，更孰與詔之？

飄女桑之季葉兮，哀弱喪之便娟。下臨澔汗之無地兮，上⿰黑對⿰黑逮而無天。怵不可以終夕兮，吾將奚望以久延？

季，稚也。沖人孤立，盈廷昏昧，念其惝怳無託，阽危無輔之慘，終不足以圖存，而亦奚以生爲也。

悼子：悼君側之無人也。雖被遷竄，而所隱省者惟君。《七諫》以下忿懷才不試而詆君者，固不足以知屈子之心矣。若奪禄位，罹厄窮，而悻悻自沈於淵，則豈非好勇疾貧之亂人哉！

承榮光於有緒兮，卬玄鬓而善容。徼娬媚

其無與仇兮，違嫭忌而始工。

身爲世冑宗臣，且内美修能之可表見，若持禄容身，豈患不得君而顯，奚必與人競是非以希得志乎？

亮兹情之莫蔽兮，素與黝其不相凌。荃同芳其猶迷兮，又奚況夫背憎。

君子不待排小人而始顯，此皎然易知者。如黑能污白，白不妨黑。乃懷王既知任己，終且見疑，則背憎之姦，疑忌而攻擊之，抑且如之何也。

葯與蓏之争熒兮，輅棧車之相觸。玉抵砥其必毁兮，熠燿固揜乎華燭。捐盛年之煌扈兮，殉奄息於既耄。辱干將以剸石兮，夫唯靈修之悼也。剸，音弗。

熠燿，鬼火燐也。煌扈，壯盛貌。奄息，奄奄之息。君子固不屑與小人争，争必爲小人所傷。夫豈不知遠引以避其毒哉？大謀不定，君且身危國削，悼君之陷溺，故辱玉以抵砥，知禍及而不避。

少師鰄而隨延兮，恫皇天之不遄怒。箕子狂而辛殄兮，悽行歌以何補。

能早殄姦人，則楚尚可延，故不惜與競而受禍。如其不然，佯狂以免咎，雖他日哀歌麥秀，亦無救於滅亡，則愛身全道之説，固非心所安也。

企漢東而眕申息兮，鼯狌晝啼於叢薄。高臺夷以成蹊兮，懵不滿朝鞠人之谿壑。羌自瘵而庸違兮，審僨踣之必諶。眕，音軫，目所止也。

日蹙百里，故邑丘墟。姦佞之欲，尚不知厭。自亡自毁，知其必然矣。

已矣夫！方將之不可念兮，聊息乎長夜之曾陰。

旋踵之覆敗，不堪回念，唯決從彭咸，赴

江流，俾不見聞已爾。

懲悔：君心邪正之分，社稷存亡之介，雖不屑與匪人争，而觸權姦以死，無所悔也。

洞庭之南兮，湘流瀩瀩。危岑厜㕒兮，青冥無極。悲風颯兮楓林幽，夕雨亘兮秋草積。瀩，古伯切。厜㕒，音追彝。

沅湘之南，山川景物之慘淡有如此者。幽魂往來於其間，益增悽愴。

敞蒼天之穹窿兮，魂渺渺其誰寄。引萬年於無終兮，羃四表而焉至。

沈湘之後，神無所棲，能無飄散無歸之怨乎！

日長逝而不留兮，固蕩散其匪今。就沆瀣於窮北兮，邀歸雲而復南。神與魄之不相守兮，光與容違。僅耿耿之若存兮，疇昔相知。

雖當未死之日，而憂國怨深，忘生志定，神去魄而心目之光不著於形體，久矣。唯此耿耿若存之心，不隨消散，則沈湘以後，神魂飄忽於往來，心知其亦如此而已。

營飄飖其莫羈兮，精滒弱其不固。憤連蜷以輪囷兮，恐傷余之雅度。滒，音戈。

營，魂也。老子曰：載營魄。家國之怨，鬱而不散，將爲白虹，將爲青珥，而素心淡漠，不欲其然，則亦從容闡緩於兩閒耳。

白日夕沈兮，星漢高寒。誰竢余兮，神導余以漫漫。言不可理兮，心不可將。朧朧其若有明兮，指郢路之蒼茫。遼戾滉瀁兮，蕩斥八埏。誰與旋歸兮，娛美人之暮年？

清宵寒夜，耿耿若存者，既離物孤遊，唯

不昧之忠忱，猶依宗國。念己長辭君所，則誰爲閔亂憂傾，輔君於式微者？死而不忘者此爾。

剸志今夕兮，逝無與還。鬱勃欻以憤興兮，遺孤潁之流連。

決志一死，無所復待，遺此孤忠，長依君側。君雖莫我能知，而矢志於泉壤者固然。此屈子之所以爲屈子也與！

遺愍：此絶命之遺音也。自言既死以後，其神爽有如此者。故安死自靖，怨誹而不傷。

薑齋文集卷五終

薑齋文集卷六

九礪❶

九礪之一

賊購索甚亟，瀕死者屢矣。得脱，匿黑沙潭畔，作《九礪》九章，「九」倣《楚辭》，「礪」倣宋遺士鄭所南《心史》中詩。自屈大夫後，唯所南《心史》忠憤出於至性，與大夫相頡頏。願從二子遊，故倣之。大亂後盡失其藁，僅約略記憶其一，緣從賊者斥國爲賊，恨不與俱碎，激而作此。

父母生汝身，蒼天覆汝上。土梟甘母肉，欲唬心已喪。利劍不在手，高旻從汝謗。一聞心已寒，屢聽魂空漾。訴天求長彗，一掃雲霾障。回問汝何心！面目還相向。不見汝妻孥，昨夜歸賊帳。昏醉白日中，哀汝萍隨浪。陸地而行舟，寒涅誇其盪。雌劍不弢光，摩娑氣益壯。

薑齋文集卷六終

❶ 此篇原有題無文，題下注「闕」，今從金陵節署本《薑齋詩集・憶得・癸未》補「九礪之一」。

薑齋文集卷七

賦五篇

南嶽賦

結天元以紐靈，扢陽冶之鴻施。母黃精之函載，炳相見于重離。帝宅炎以誕命，衺萬年而不辭。是故其爲狀也，唯其爲象也。爾其所自昉也，爰其所自往也。蟬延蔓挂，蝓虯蠖躩，蜚戊騰拏，龍眒鸞敞于五千里之外者，猲不知其㩻綿之迶柢，而匏繫之屢遷，固有神亥逡巡而戒步，燭陰睥睨而改顏者矣。乃循近趾，蹤遠迒，析柔埴，柬騂剛，杳翠微，曨夕陽，幽鑾泣，掣兕狂，別子汰，委袞王，杓勻櫛節，逆迎順將，拎幽絡阻，逐景飛光，乍曲弣于坤麓，終回籥于兑方，則亦有可得而形相者焉。

原夫岷山之俶立也，會昌建福，絡啟大江，盪滁東井，襟帶崟鍾，是器術之所復穰，而火正之所下降。故其靈吭嗉吸，神濻尾傾，條分萬岫，形擢孤榮，岦嵺翕葉，嶄阢硠勍。佚𡚁𡚁以田田，集栩栩之翁翁。五指南纖而戍削，三眉西嫵以娥孋。匪思存而稅駕，脈夭紹以東縈。于是濱若瀘，跨馬湖，謝錦水，揖雲巫，纏以西溆，驂以鐔溇，披紛夫夷，趠桀都梁，雖霧沓而星綴，實振領而維綱，蓋不知其幾千里，而翔集乎耶薑。

爾乃蒸水南夾，清漣北款，乍糾崇崖，或襄沙潭，帛飛緒舒，淩蹷烟緩，迫然掔掇，

妥而淹蹇，如驚非意，相忘以坦。眩眩浮浮，蔓垂棘鉤，又歷條山，撇裔水，而後乃抵乎其丘。則有巨塊巖石，赬膚碧肌，截爲列城，覆爲懸帷，繁星經曜，間以晃熠，修鬣平茸，雜以迷離，桓午樊籞，欻以洞達，康逵互徑，斂以崔嵬，怒而犇觸，旋以妖娓，已顧弈僷，駭以鍔觺，風萍漂細，散以詭狀，欲然中起，拔以崇魁，奔精歙魄，停凝矗峙者，則岣嶁爲之經始。坡陀逶迤，方伏以起，亘爾順衍，驚踴旁徙，尋不周而發軔，覛常羊以遥指，僅標秀于七二，紛餘峰之莫紀。簇紅華，立白石，啟小嵩，亞太室，開雙髻于玉女，參石廩于麥積。蜿蜒蟠躍，蠙賁蜴蠆，複或僇侔，單乃瘠翗。翩騴娑其歸翰，盤容與而整翮。薄經營于欒塢，已緬邈乎臯宅。張其華蓋，鬱爲煙霞，崱屴崟嶔，天門嵯岈，披九閶，邀日華，神之嬗留經過，杳亭亭疑不邪，則安上芙蓉，匌碚龍嵸，輔承顴附，以奠祝融之封也。

其高也，拔乎原隰者九千六百步，軒軒堯堯，以捫銀漢而挂罡風。玉衡乳垂，長沙咠從，朱鳥翼覆，天市作墉，皚光下燭，朱英上通，孤碧混霄，返翠漾空。維時蕤賓律御，羲和轡永，雲斂數絲，宵涵萬頃。粤陟焉而步測，有天末之焜炯。維南極之樞星，祝胡考于仁静。彼徽瑞而乍炫，此届至而恒炳。舍離合之神山，誰共覿其光景。蓋其穹窿嶕嶢，矯褭蕭騷，詣空宛至，出險將翺，平揖太白，俯勞嵩高。哂岱宗之臨深，況恒祠之溢褒。宜光怪之偉艴，迴寒暑于坰郊。蘋末乍動，焚輪已號，鞺鞳䃁隤，贔閃霍，鐵梁輕舉于鴻毛。其或宿靄，䌖明星晳，晨鵾凝寢，夕蟲喧砌，沆瀣莫分，海天無

際。眡金縷之綫興，沓錦浪之騰曳。浴火鏡而踟躕，奮晶宇以滌涗。窕驚心而盪胸，羌不宣其綺麗。何人間之未遥，蹇遲遲其始霽。至若繁雲興穴，油陰冒埜，雷雨半山，晴虛孤寫，豐隆嬰啼，列缺鐙炧，浸升雲之連蜷，始羃歷乎趾下。斯非睽髣髴乎天人，胡同埵而殊治也哉！

祝融是降，衍爲赤帝之皁，秀如摛以離羣，矯欲流而終取。其左則朝陽、日觀、九仙、潤牛、毘盧之所蚴蟉也。其後則雷祖、九龍、蓮花、潛聖、妙高之所擁負也。其右則南臺、羅漢、明月、涌几之所舒紐也。其前則金紫、流杯、烏石、黃華之所奔奏也。其陰則荆紫、大潙，迤邐辟仆，暈旋乎暮雲之逢迎，而態信乎岳麓之邂逅。其外則湘淥洣瀏，衿回珮紉，而憑隱乎雲陽之墟，以挹注乎敷淺之藪。其南則石鼓、回雁，碧雲、雨母，鴞峙鵷臚，椒聊瓜剖，以犇息乎海嶠之列五，與夫瀟山之疑九。回薄磅礴，團圞結複，控扶來廷，少長維族。豈後至之或凶，匪撻彼而臣僕。傲紫蓋之不寧，終同區而必穆。唯猊奔以鸞舉，奄靈徠以載謖。棲赤熛之感生，儼司天之帝服。懲祀典之不經，選祝誦以宜穀。神眇眇以蝹蝹，衯遲下而流睩。

時則常伯夙請，秩宗宵寅，發策明堂，降匭端門，清酒既茜，制帛維纁。驛駕馳道，有來湘干，蒲鐘哭發，鳳吹清喧。燎飄光以乍晻，香屯煙而徐馨。降炎精之驫熁，貽君子以芳荃。勤九伐而不匱，匪明德其已諼。迺至南陸迎日，元辛涓吉，后有事于方澤，差名山以作匹。赫炎光之顯祇，壇六成而列秩。雖逌眂乎上公，實王禋之載謐。瓚築鬱之醇酓，鼎剛騂之繭栗。誠高朗以

令終，作后祇之丞弼。彼熯乾封而號萬歲，已啟俶豔而替昭質。奚況亭亭云云之部婁，浮七十二后之雄心者，曾何足泚右史之彤筆耶！

德馨維瑞，靈貺斯徵。護軒轅之瓊甕，霏寶露而飴凝。攬寒暉于夕館，帝纚綣以宵興。賚羣后以滌目，宛縈帶于蓬瀛。降湘妃于北渚，賓朱鳳于南陵。迨夏后之齋痦，冀通精以澹災。弆金簡之雲籀，謁蒼水之靈傀。瀰滔天而無朕，粲絲理于奇賅。苟神筊之終吝，眷羽淵而增哀。敷隨刊于土乂，訖效享夫黃能。虞遂陟而覲后，搢玄玉曰俞哉。黃壚敦膏，紅泉釀溜，英英九丹，燁燁三秀，鶴明乳雛，應龍伏薀，叔夜浩歎于林岡，弘景裴回于句岫。故有《山經》窮其削柹，渭卜罔其占繇者矣。迺其什一千百者，猶可得而究焉。

其草則有黃精少辛，芎藭射干，幽蘭菉茿，芍藥芳荃，苦葴甘菊，葌茅香蕑，虋冬紫茜，沙蓡白前，昌歜九節，龍鬚纏綿，竹紀千齡，松壽萬年，青蘋虎掌，蘧蒻旱蓮，禹餘稱糧，威靈名仙，交藤烏首，翁草華顛，蘞蘵藷蕷，冰臺竊衣，五加羨玉，百合胎璣，緑覆春皋，芳泫夕暉，謁風送薰，[illegible][illegible]馡馡，積雪吐蕈，方暄擢薇，叢點山椒，弱暎水湄。

其木則有梫桂厚朴，榛橡含桃，丹楓英梅，梓榧杉榴，徑松接武，微風振濤，銀杏山礬，黃心碧梢，木蓮六出，暈紫斲瑶，芬薰百尋，豔蕩九皋，扶條逼上，擢挺危牢，猨狖磬折，柔逾餳膏，瘣瘽籧篨，虬文曲鏖，螺旋乳結，盤渦瀵尻，稚宜曲几，或便詩瓢。巨竹繁生，細篠側出，大任汲炊，直中彀率，密箐雲遏，修篁風謐，駘蕩矗靡，檀欒蕭瑟，晚茗蚤蕣，屑雲蔭日，紫筍緑槍，鹿茸荷蕾。迺

令又新品泉，鴻漸浣瓱，吹松風，瀹海眼，祛孝先之便便，罷伯倫之荷鍤，視天池之與顧渚，亦可登洙泗之狂簡也。

其泉則有金砂娑羅，貫道水簾，龍池洗衲，虎跑三潭，春草載榮，石髓飛甘，澄涵霜月，清混鬱藍，拂阪陵磧，懸珠鏗吟，偶拽屑其喁噢，旋厗問以崩坍。振鼉吼之囂囂，幽蛩泣其淫淫。警達旦以冘豫，寄清怨于江潯。

其巖岫則詰軋絧繆，鈹挺弓彄，始乎纖屈，終乎廣裒，蹇産墆翳，疑墜稍收。稜層礚沓，敧㦤[illegible][illegible]，檻泉沸射，雜以謰謱。千章蔽日，則禺中警夜；叢笴留霜，則暄和懷秋。杳扳捫之絕跡，誰丁丁而見求。鬩鳥徑以太古，藏內趾之與莔艽。

其獸則有蔚豹文貍，獨猨岐蜼，騊駼山都，豪豕刺蝟。麀鹿封㲋，麇麔兕犛，麝父王孫，蛩蛩狒狒，吟鼪嘯狐，清宵吹沸，跂息騷駭，趠越憒毅，度夕樾之與朝陽，坦不憂夫羅罻。

其鳥則有素鷴白練，山鷄吐綬，睍睆鶯啼，鴝鵒雉雊，倒挂鷩雀，海青鷹鷲，鴕[illegible]鷓鵨，望巒斯就，白展素沙，丹欺絺繡。莫不矜羽弄魂，歡春警晝，盼蘭芽以低啄，掠飛雲而橫逐。

其殊異則雨虎晴見而陰合，雲師霽出而霧騰，絕磵閃夜光之木，懸崖炬聖者之鐙，靈蠤浴春而釀雪，神蜥弄水以飛冰。思匪夷而恍惚，亶不信其已曾。迹其昭爽之瓌絕，擘其滂沛之勃蒸。自非象外棲心，天徒合契，瑩秦鏡于密勿，覓軒珠于遼戾。固有望景而腸迷，臨高而神閉者矣。

琳宮丹館，依隈附巔，豐碑隆碣，冠阜臨泉，樾觀月清，石梁虹懸，飛航切雲，高臺

含煙，則有巨公經過而磨崖，逸民忘反以閉關，墨卿韻留于金石，琴客曲寫其猗蘭。其戾止也，拓内美，浣塵慮，披天宇，益修度，心謀籟通，目擊道遇。昌黎恣《七諫》之遊，考亭佇三益之素。扶桑旦濯于雲中，縞練徐消于天步。指蒼天而予正，何美人之遲暮。崇仁抗疏而霧隱，廣漢作牧而星聚。東廓函丈而英延，甘泉尸祝而芳駐。咀德華，漱仁津，衍河雒，藝丘墳，樹旌幟，翦荆榛，匪西河之疑似，樂雩壇之佳辰。近則荆溪制相堵公仲緘、江陵詹尹張公別山拂車轍于層巒，觀初暾之輪囷。拊劍而義魄增，振衣而烈心引。濱九死以崔嵬，拯皇輿之遘閔。若夫杜陵、西崑、香山、淮海之續風而接軫者，取青妃白，激商諧羽于其閒，誠無情而不盡。至如王孫憤俗而埋跡，高士問津而行藥。子野罷篴以流觀，少文展圖而棲薄。鄴侯避李而挂冠，致堂却檜而躡屩。忠誠旁求而鵲起，黄門經始而鳥革。諒卜吉于允臧，抑降神其維嶽。

矧夫銀地表瑞，朱陵通真，釋子彌天，羽客乘雲，九仙霄舉，隻鶴霞賓，鳥爪翻書，石糧自餴，嬾殘飯芋，岩老長醺。扣玉壺于海客，奏雲璈于華存。含茈薑于金母，養釘鉸之胎魂。雲軿來其宛在，哂探島之徒勤。逮其三車東駕，五葉南開，頭陀既景，思大爰來，海遷蛟館，顗觀天台，讓磨石鏡，遷滑莓苔，慈明狎虎，芭蕉浴雷，緑蘿結菴，露滅名齋，丹霞鹿門，金輪南臺，息勞山之成客，踵紫柏以鉗椎，其蠖伏而鸞舉也，蓋不給于更數。光參帝網，威震毒鼓，位揀君臣，要兼賓主。儼華藏之莊嚴，又何論夫雙樹。以故金碧璀玼，堵窣穹崇，比岫聯香，接宇聞鐘。花雨成蹊，白雲在封。埒石聽于道生，儗鳥供

于嬾融。苟息心于玄悟，豈來者之末工。雖畫一于鄒魯，展道大而必容。要非包沕穆、析鴻濛，遴衆妙之所都，建萬壑以逌宗，則夫澒洞渼瀁，攢合蘢蔥者，胡憑藉焉以孕大觀于無窮也與？

是故其爲奧區也，脈蜀踞楚，拒粤引吴，北吞黽阸，南撩蒼梧，顧陽雲而掉臂，何台蕩之與匡廬。浮洞庭，綰濂浯，帶瀟湘，向背殊，煌煌唐唐，跐踔首出，以參伍乎鄗都，距北戒而絡漢廣，紀南條以挂天樞。道靡崇而莫嵬，功維奭而不渝。皇哉有虞氏之慶也，肆見羣后，孟夏徂征，爰服三苗，迺敘南衡，玉輅匪勞，荆土載賓，五圭儷帛，一死二生。誠无妄而苟薦，辟奔走以載盈。眄自他其匪稱，格帝享于斗精。渺江介而遥履，作百王之典程。嬴氏亂紀，漢德中凉。割長沙以建芮，隘幅員于朱方。濟三江其已惴，矧雲夢之可航。侈瀟霍而僭號，躋小星以專房。羌浥灃于脂轄，詎苾芬之能饗。於戲！陰禮陽樂，徵皇王之貿軌者，豈不偉與！抑斂福之豐儉，帝睞焉而以篤其棐也！是以樂懈者綴促，禮樸者俗鬼。邈虞漢于霄淵，互善敗其凡幾。緬喬岳而揆明禋，繼皇嫣其孰韙？懷江永于比興，髣《南風》于博依。簡明德于炎精，溢余思于有斐。

頌曰：明明后胙來昌釐，真人南翔翔陽維，北漢沮漳南湘灘，中合穹嶽雲葳蕤，烝哉我皇誕應之。萬壽百禄重離明，秩正川麓靈怡情，報哉不遐朱鳳鳴，綏我曾孫宅荆京，靖興肇允□與庚。❶業業不傾補天石，賚予金簡還禹迹，帝錫玄圭嶽之績，蕩

❶「□」，《船山全書》據李元度輯《南嶽志》補「夷」字。

滌川原帝皇醳，駿發炎光庶昕夕。煇煇沄沄岳精來，陵嵩泰華恒若敦，蒲姚安姒企相陪，迺眷南顧曰念哉，玉衡賁光天門開。

練鵲賦 以雨、餘、綠、草、斜、陽爲韻。

即林皐之瀟清，滌繁陰於宿雨。聊瀏愁以寓怡，翩良禽之延佇。維時條風微扇，薄寒改煦，雉登隴而初雊，鳦睍簷而作乳。煙得得以青縈，絲亭亭而晴舞。何彼鳥之嬋媛，點碧光而翔圃。曳搖搖之玫珮，垂申申之玉組。輕塵長捐，屑暉并聚，落星徐流，鱗雲欻俯。睢渙濯其餘縹，岷潘浣其素縷。吟喬如於梁禽，睇子淵於吳馬。笑丹頂之鳴陰，陋銀鬟之蹵土。

爾迺罥弱篠，過平蕪，因風末，乘晴餘，尾垂垂以柔曼，羽襜襜以旁翎。宛飛帛之迴波，寫倒景而未如。鄙秦聲之歈彼，哂魯謠之跦跦。織吳嬪之膠髮，服翾風之琲珠。竇光纖其綾鑷，因衹結其修裾。曾煥發以蕭散，猶則遠乎踟躕。亦有弘農贈環，沙鹿授符，魏闕樊燕，葉邑羅鳧，含珍絲頂之鳥，遶煙縞臆之烏，或襲美於玉石，或閒采於紺朱，絜縑翎之婉嫕，泣邢美于尹好。

若夫泛流鷺絲，厭火屬玉，名在縞而克諧，文比潤而已辱，彼何爲兮運睛，此何取乎拳足。矧在幸鳥類蟬，山雞名蜀，蒦鴨傳丹，么鳳矜綠，防丘鴻鶃，影娥黃鵠，雙鵜銜丹海之泥，三鶩照肺膏之燭。雖復潔整翠衿，芳修朱襮，比月鷩之孤清，陋藻火而必浴。又況垂腴涎於竊脂，覩朶頤於啄粟。哀豳詩之無毁，勞周官之服不。形衆濁以獨醒，贈遥情于蜀東。

蓋其月鏡修姿，瓊膏泛腦，湔都崇之紫

泉，闞雲端之瑞草。曾偕奔於羿妃，抑效御于金媼。降子登于墉宮，介阿環于靈島。眷日暮而遷延，阻人間之長道。然且捨黛的，捐弋皂，腕靈飛，愜幽抱，鍊姹女以養形，餐醍漿而却老。繁華夢之既銷，豔心歇其如澡。以故傅微霄而輕舉，秉西清之太顥。駕蘋末以肅征，問沆津而潛討。疑碧虛于是非，胎金虎之內寶。

爰是薄遊山椒，遙映水涯，足捎青藹，味掠蘭芽，拂華露而如濡，偃樵風以欲斜。雖有烏號之柘，金僕之姑，挾以韓嫣，闞以熊渠，䁛逸姿之何篡，終弋言之莫加。遊芳林而遠害，何螳雀之容嗟。宜漢官之章服，象黹繡於絳羅。取在躬之洵美，擬退食之委蛇。叶音佗。若乃佻鳴珂之趙客，媚袨服之吳娃，指海山之雙鴛，期白門之藏鴉，望瑩質而逡巡，疇同調於狹邪。

惟有幽人茘服，逋客蕉觴，行藥雲際，閑步夕陽，飛鴻邈其遠送，斥鷃樂其低翔。寄息心于倦羽，託持贈夫滄浪。奚況時在停雲，客有浮湘，遺卬音于冥飛，澣予節于秋霜，激白冠于易水，鑒色斯于山梁。感孤騫之綽約，倡予和以不忘。詛鴆媒于朔野，悲鸞歌乎女牀。鳳雖衰而旁覽，鶡懷死以方將。睠山情之窈窕，敦白水以修盟。抽紛絲而廣譬，寫冰雪于瑤章。

孤鴻賦 丙寅爲石崖先生作。

耿玄天之幽杳，矗雲級之崚嶒。夕光黴而凝黛，雨紛屑而疑冰。爰有失羣陽鳥，遲回南徙，音墜煙霄，影搖寒水。雍門子援琴而歌曰：遙天亘兮杳無方，九秋謝兮飛清霜。傷裴回兮孤往，彌永夜兮悠長。時

則徽蚌泫其居沚，瑶軫絶其寡絲，墜籦零而栖禽惻，瀫波驚而游儵悲，蕭條四座，志失魂離。客有揚塵而起者曰：何爲其然哉？夫物之所偶，天之所郵，介然相於，泊然相儔，爲歡既乍，其睽匪憂。故河鼓絶軫於天津，弱水迷望於東流。顧翩飛之自若，曾無傷於遠遰。縱厥心之不康，豈達人之攸累。可觀化以逍遥，悲何爲其最之哉？

雍門子嗒然有頃，閔默不釋，停凝俄延，舍琴而作曰：夫眄迹而觀其判合者，未足以達悱然之緼，久矣。物之相翕，有人有天，有同原而異委，有順化而偶聯。水齊歸而各出，木荄合而枝駢。誠俱生以永結，徹肌髓而勿諼。則何怪夫感其犖爾，而代以悢然也。原夫羽族號萬，函情或匙。唯此陽禽，含貞來反。當其草芽初肥，桃波試暖，韶風微漾，素沙鋪輭，轂音方融，毳茸尚淺，偕唼嗹以嬉旋，幸芳洲之繾綣，曾不知心魂隔乎異軀，而蹤跡成乎踈遠。已而六翮已長，睥睨青霄。我衿子佩，遵道齊鑣。望雲逵於萬里，詎折翼於崇朝。豈其□□風苦，□□月寒，□□□□□□□□□□□回首秦關，商猋急而戒旦，偕息駕以南還。菰蔣槁而調饑姑忍，矰繳施而行路悲難，然且弔影矜雙，尋聲知和，垂翅雖頻，盟心自可。沐玉露之清泠，啄殘香於瓊顆。嚮荻岸而同栖，忘驚濤之屢簸。於斯時也，天海雖迷，悲歡猶半。風煉魄以森寒，雨霑衿而零亂。互梳翎以好修，誓千秋於明旦。何旻天之荒唐，遽頹齡而飄散。

悲矣乎！其聚無留，其離無迹。白日昭而忽馳，青春流而猶昔。芙蓉死而紅霣，白蘋凋而香匿。楓零零以墜丹，波渺渺而流碧。驚鼯竄而爲羣，栖鳥啼而相即。雖

則回翔極浦，留連沙磧，孤魂自憁，閒愁孰戢。豈溘爾之無期，固難疇夫今夕。蓋其爲羣也不妄，則其爲念也不遷。其爲生也不獨，則其爲死也不捐。女牀之歌匪願，蘭苕之宿弗蠲。唯指心於白水，凌遥目之蒼煙。矧俱生而聯氣，疇惸孑之能全。是以下窮汗漫，上徹蒼茫，黍米銜恤，彌天悲涼。亭皋凄其下葉，潦水涸於津梁。寒螿吟而凄冽，莎草靡而芸黃。苟憑今以溯往，能驕語於懀忘也哉？乃復整衽調絃，别寄清商，吟猱繁亂，曳響無方。重爲之歌曰：天有涯兮人莫之知，生有度兮復誰與疑。誠不忍生存之一旦兮，惘今昔之莫追。謂焄蒿之仍相脗合兮，恐達者之吾欺。

維時座客聞歌，潛焉泣下，鴻跡已遠，餘哀未卸。苟同類之必憐，引長懷夫銷謝。嗣遺操而微吟，中牢愁而舒寫。已焉哉！抱涓子於窮年，誒知音於來者。

雪賦 以林、岫、遂、已、浩、然爲韻。

觀其紛紜崟嶔，陟巇紆岑，銜輕不舍，趨潔如淫，已迅征而忽返，頃回即於空林。有似去國之臣，裴徊賜玦；下山之婦，悵惘遺簪。魂摇摇而靡定，窅莫慰其行吟。曾岡兮下壑，楓浦兮樾陰，匪先諏其集止，聽迴風之浮沉。均旻天之降命，何流坎之莫諶。

其始也，颯雪鏦錚，蹇蹙諠譳，與風俱怒，竄雲而驟。態無暇於春容，音不成乎節族，側候反。則如伍相逃荆，祖伊奔受，甫躧地而還驚，遥望門而屢叩。逝不我留，怨容曳之流泉；堅不我容，惘停凝之巒岫。踐薄冰而哀吟，依荒草而幽伏，符又反。固已愴

思士於穹崖，悼征夫於遠堠矣。

迄乎寒雲既同，層陰已遂，上黮䨴而薄天，下迷離而無地，倦飄飖於幕中，杳不知其所詣。於時羈晉南冠，留邊漢使，汾雲空白，眄江漢以無方；塞草不青，睠關山而奚至。莫不俛仰同情，悲生觸類。何陵谷之遽遷，夐浮浮以虛寄。徒窘迫其寒悰，夢春陽而奚至。亘宵兮連晨，彌漫兮未已。疑月疑霜，迷天迷水。乍亭午之熒眸，旋朔風之更起。意申旦之方蘇，問繁陰之凡幾。嚴威已忍，偶屬望夫微暄；沍凍猶凝，渺孰知夫更始。六方一色，流目無垠；疊嶂還增，栗魂奚止。此則逋臣埋迹於建陽，筑客銜悲於宋子，所爲乍馳意於清熹，終牢愁於填委者也。

若其平展素晶，上酬清昊，靡幽微之不曜，燭繁蕪而如埽。哂如玉之何温，厭投瓊之易好。豈青林淥水之足怡，臨卭懷清以爲道。則似海濱二叟，山中四皓，冰心旁徹於四維，壹志停凝其雅抱。素瑩上結而大白若辱，堅剛漸成而益壯於老。任消謝之有期，非余心之攸保。

曁乎微風動蛩，疎星在天，隨雲俱斂，與木偕遷，乃有積林表之宛在，映霽色而熒然。斯則孔甲抱丹墳於魯壁，圖南煉金液于華巔。歆始春之載覯，聊容與於暮年。朝暾出谷而素顔益潤，流霜沍旦而昭質彌鮮。含綺霞之新影，承璧月之初娟。夫孰曰東風之不可與期兮，惟鶯花之是妍。

霜賦 戊辰

庚子山身羈關隴，神馳江介，長夜修徂，煢然忘寐，起倚軒楹，孤心流睬。于是

曉風息，山明暉，初日未耀，零霜尚飛，悵然閔默，情逐霏微。客有訊之者曰：子其能爲此長言之乎？對曰：何爲其不然也。如僕者，際暄和之令景，攬芳草之芊眠，猶移歡以作怨，將挈物以問天。奚待此哉，而後戞變羽之危絃耶！

夫化有所不可知，情有所不可期。貿遷榮悴，曷其有涯。而當之者適與相遘，感之者潛與相移。然則履霜之刺，未諧貞感，繁霜之怨，獨有餘悲。測清雰於邂逅，端有竢于孤羈。昔者峰雲乍平，商風漸展，柳帶垂黃，荷衣墜茜，玄禽猶飛，蜻蛚已怨，曠遼窅以涵空，滌虛清于遥甸。先以涼颸，申以玉露，方珠顆之停勻，棲勁枝而圓素。已愴意于蒼蒹，緬追懷夫芳樹。胡玉琲之不堅，遽趨新而舍故。騰靈液之方升，早不謀其摶聚。氣母襲之於希微，金輪礙之而容豫。爾乃裴回夭裊，依違蕭散，似止仍留，將合復判。倚孅冶之娥孎，聊夸猶于霄半。蹇遺影而薄遊，匪宵光之可辨。于時明河墜，斜月横，遥天一碧，霞綺收英。雁含悽以暗度，葉低墜而無聲。忘知者之爲誰，獨旖旎而迴縈。宕幽情之蠲潔，羌不炫夫瑶瓊。爰就苔衣，或依木杪。豈蓄意以將迎，聊栖遲而來紹。眷井幹於桐陰，集征蓬於江表。長汀曼引以瀰漫，碧瓦平鋪而危峭。迨于明星已爛，微風不興，迢遥萬頃，極望晶瑩。倒青旻而涵素，漾浮采而莫扃。皚容淡而愈遠，凜氣翕以如蒸。榮衰草以留艷，惜淺水之孤澄。欺濃華之積雪，惘成削之曾冰。

於是長天益迴，煙水增寒。柏已凋而餘紫，楓欲脱而彌丹。沙廣衍以無際，蘆孤飛而不還。良閴寂以森瑟，極百昌之摧殘。眺玉峰於俄頃，終銷謝以無端。泣幽妻於

故帷，怨遷客於鄉關。疇有恩而可醒，疇有夢而能安。當斯時也，僕將何以爲心哉！
墟煙微羃，墜月初沈。光淫淫而眩目，寒惻惻以栖襟。送南飛之鷲鵲，懷涔浦之青林。形長留而罔託，魂猶在而莫任。客有爲之歌曰：秋風徂兮三冬歸，履輕霜兮授寒衣。惘江關之已遠，聊淫裔而莫違。予申歌之曰：零露溥兮飛霜駛，盪纖弱兮散清泚。亘天涯兮凄以迷，怊不識寒威之奚止。于時四座緘愍，相倚長謠。負白日之不暄，念蒼松之且凋。歷千秋而寓愁兮，曾不如晨霜之易消。

蘆齋文集卷七終

薑齋文集卷八

賦三篇❶

祓禊賦

謂今日兮令辰，翔芳皋兮蘭津。羌有事兮江干，疇憑玆兮不歡。思芳春兮迢遥，誰與娱兮今朝。意不屬兮情不生，予躊躇兮倚空山而蕭清。闃山中兮無人，蹇誰將兮望春。

章靈賦

章，顯也。靈，神也，善也。顯著神筮之善告也。壬辰元日，筮得《睽》之《歸妹》。明年癸巳，筮復如之。時孫可望挾主滇黔，有相邀赴之者。久陷異土，既以得主而死爲歆。託比匪人，尤以遇巷非時爲戒。仰承神告，善道斯章，因賦以見。

居調軫以理誓兮，連權兆而哲夢。莫紅切。系綏蘀以摇摇兮，憂期愆而恤豐。《爾雅》：「權，始也。」夢，不明也。《易》：「愆期，有待。」又：「豐：亨，王假之；勿憂。」王弼曰：得豐亨，乃可勿憂。恤亦憂也。閒居調其軫念之情，以自理所誓之志，故必稱引初始，述祖考之肇啟者，以開其蒙昧。王之得姓自太原，世系綿衍，丁此亂世，如冠之垂綏，木之有蘀，摇摇其恐墜也。故既憂有待之期或愆，抑以未豐而亨爲恤。進退維

❶ 此題下，原注「闕一」，今據衡陽刻本《補遺》卷二移補《蝕闕賦》，置《章靈賦》之後。

谷，懼忝爾所生也。

皇濠泗飛以試囷兮，余祖御乎揚之土。靖協勞于滹池兮，采赤麓以剖户。蟬考葉之文潛兮，玉書宛其舒心。筮鴻柯之非集兮，珍海翮而息南。叶。○食邑曰采。蟬，蟬聯也。麟吐玉書，《春秋》以作。鴻掌而不爪，枝柯非其所集。南溟之化，六月而息。太祖始起於濠泗，當龍躍在淵之時，始祖驍騎公從揚之高郵舉兵應之。迨成祖靖難，又協贊成勞於滹沱河。故剖萬户之封，食采赤帝之麓。嗣是蟬聯不絶。逮顯考徵君，以文章理學起家，受業安成，傳《春秋》大義。天啟初，用特徵入貢太學，時不能用，將授以散秩，非所宜見，歸而隱焉。

眇熹光之麗形兮，凌太白而揆初。雖冽清其逖垢兮，抑寒銑而善痛。凜不知其逾涼兮，抽巳秋之餘萼。熹，微明也。人生而形具，明斯麗之。其始生則尚熹微。然余生以九月朔旦，金氣方盛，而揆日在初，雖秉氣清剛，而寒銑不昌。乃雖遘凜秋，而猶爭夕秀，其於時固已難矣。

鄉升廉以脂轄兮，齊側皆切。明夜以庶格。猰貐午於周原兮，歸魂甾肥通。其猶未莫。謨白切。○脂，脂車也。午，旁午也。甾，遯，遠引也。莫，安也。壬午歲，舉孝廉於鄉，方上公車，冀得出身致主，齊明夙夜，庶有感通。乃李自成犯順於秦晉，□□蹂踐於畿南，狼狽南歸，冀全肥遁。而張獻忠入楚，湖南全陷，奔竄不寧。

勝調周。飢於紫竈兮，永眇視於躍馬。奮殘形以殆庶兮，危季歎於撩虎。勝，龔勝。《王莽贊》：「紫色竈聲。」永，任永。《三都賦》：「公孫躍馬以稱帝。」《易》：「顏氏之子，其殆庶乎。」季，柳下季。《莊子》：柳下惠以孔子見盜跖而歎之，子曰：「撩虎鬚幾不免虎口。」癸未冬，張獻忠陷衡州，捕人士補僞吏。時絶食傷肌，以脱其污，庶幾龔、任二子之意，然其得免虎口者僅矣！

釋余梱於曾波兮，導告余浸以滔天。行汨災而后嬰兮，馬壯拯其無人。哀輪縈以痏愁兮，襲宵永而辭晨。天叶。○曾，層通。

導，導人戒塗者也。《易》：「用拯馬壯。」言救難當健速也。張獻忠入蜀，湖南稍寧。甲申春，李自成陷京師，思廟自靖。五行汨災，横流滔天，禍嬰君上，普天無興勤王之師者。草野哀痛，悲長夜之不復旦也！

鷸倀皇而狂僨兮，蠢蹊田而奪之。豈弗閟其終沈兮，荼良苦其將捋之。步岑嶭以涓友兮，援余戈而徂征。孤拊和其怒節兮，乾時潰其誰榮。《國策》：鷸蚌相持，漁人兩得之。語云：孤掌難鳴。《春秋》不諱乾時之戰，言能與讎戰，雖敗猶榮。□□□□□□未久，旋亦敗滅，如鷸蚌之持，徒爲漁人之利，牽牛蹊田，而牛亦奪也。□□□□□□□□□固將死生以之，豈徒遯世無悶，而終隱之爲得哉？故涉歷險阻，涓戒同志，枕戈待旦，以有事焉。而孤掌之拊，自鳴自和，至於敗績，雖云與讎戰者敗亦非辱，而志事不遂，亦何榮耶！

驂儆余以荒術兮，皇雖阻其猶平。叶。胡釋余祖之亨遇兮，吝余策於南條。邅申申其離即兮，余情婉以終留。陳介李其曷共平聲。兮，愍有心而長區。烏侯切。○荒，大也。術，路也。邅，遲回貌。《左傳》：「一介行李。」區，藏也。舉兵不利，遂繇郴桂入粵。皇路可通，雖險阻如平夷也。先世既以從王起家，胡爲釋此不圖，而吝南征之策也。戊子冬，既至行闕，所見尤爲可憂，遲回再四，已復歸楚，而情終繫主。己丑夏，復繇閒道赴闕，拜行人，雖陳力之無可致其靖共，而悲憤有懷，不能自匿，故有死諍之事。

荃服驁而未閑兮，或進鼪而善啼。軒聆律於秬纍兮，夔繇庚其若蹊。熯女離而長謠兮，矧既雨而申霣。余姣固殉於所字兮，蒼天正余以無奔。虹奇居宜切。色其衆媚兮，睽星樞以思存。蹇疾頞而嬰疹兮，返牢幺以行路。迹違魏以率野兮，魂悽悽其念故。荃，芳草，喻君。服，乘也。軒，軒轅。秬纍，累秬黍以正律。夔，一足獸。庚，夷庚，大道也。申，再也。霣，霽也。奇，奇衺不正也。牢幺，深閉也。魏，魏闕。時山陰、虞山二相公，孤忠濟難，反蒙主疑。而朱天麟、王化澄、吴貞毓、郭之奇、萬翱流輩猶恣奸佞得進用，結叛臣陳

邦傅，下諫者金堡等於獄，幾杖殺之。夫哲愚之量，今古不齊。有黃帝之聰，則秬粲可察。若一足之夔，則坦道如蹊。然則衆人之憒憒，固不能欺余心之炯炯矣。時值傾覆，若谷蓷之熯，仳離之女，既不能已於長謠，況幸值事幾之可爲，若久旱之雨，而姦邪偷一日之利，更欲圮壞，如乍雨重霽，安能不益其痛哭耶！唯余一意事主，不隨衆狂，而孤立無援，如彼何也。羣姦畏死貪賂，復陰戴孫可望，如舍日而媚虹。北辰固爲天樞，非彼所思存，睽而去之，如遺屣矣。既三諫不聽，諫道窮矣。乃以病乞身，遂離行闕。而心念此去終天無見吾君之日，離魂不續，自此始也。

符威淪余離凶兮，欣長摧而數訛。詛余志之不充兮，疇飾非於未化。叶。○威，滅。淪喪之禍，果合符於所諫。庚寅冬，兩粤俱陷，死於亂兵者幾矣。固誓捐生，而勢不便，天不即與孤臣以死，數之訛也。静言自責，蓋亦志之未充，故猶波流以有今日之生。方之古人，於斯媿也。詎云遯跡窮山，不爲降吏，遂得以天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后適河以拂訓兮，輔志鸇而逢怒。配與旬其交佛兮，何所肆余之雅武。屏服昧於蒸原兮，震伐方以流耳。疇桂既余之永仇兮，❶王鈇亦維以悼紀。佪葛茌余糺躓兮，眪余天而未可。叶。夙延清而歆虚兮，紛莫知余之所甫。天王狩于河陽。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季文子曰：「見無禮於其君者，猶鷹鸇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佛，戾也。武，步也。屏，退也。服，用也。昧，幽也。蒸水出耶薑山，今謂之黃帝嶺。時所避地近其處。《易》：「震用伐鬼方。」震，大臣之象。王鈇，見《鶡冠子》，謂天子之大權。葛，蔓草。茌，柔木。言相糺縈，動即仆躓。天，所宜尊者。甫，美也。時上受孫可望之迎，實爲所挾，既拂君臣之大義，首輔山陰嚴公以正色立廷，不行可望之王封，爲可望賊殺。君見挾，相受害，此豈可託足者哉！是以屏迹居幽，遯於蒸水之原。而可望別部大帥李定國，出粤楚，屢有克捷，兵威震耳。當斯時也，欲留則不得乾淨之土以藏身，欲往則不忍就竊柄之魁以受命，進

---

❶「疇桂」，原缺，今據《衡陽縣志・王夫之傳》補。

退縈回，誰爲吾所當崇事者哉？既素秉清虛之志，以内決于心，固非悠悠紛紛者能知余之所好也！

思崩登之逝絶兮，介曶欸其無幾。皓汔染于中還兮，歎頹齡其曷改。叶。鳬唼鱻而泛行兮，愈流睞以怡旃。鷗遂胥以召嬉兮，駴不信其已然。爲不善如崩，易斯速也。爲善如登，難斯勞也。其始也一幾之決，其終也相去邈絶矣。其幾微之介，曶汶難知，而轉移欸倏。使以皓素之姿，聊且受染於淄黄，而中變其故，則終至暮年，不可復改。是則素抱清虛之志者，安能妄投於一試耶？夫泛泛之鳬，隨波而唼魚，則人益喜其流蕩，怡我心目。若神雀忘其内美，而亦與羣遊，以致人之歎賞，斯物情之所駴，而亦事之所必無者也。故余之所甫，自非紛紛者之可得而知。

《屯》建子于錫侯兮，《蒙》納耦以受寅。叶。豈初柔之讓易兮，麗險窞之何姬。力魚切，❶叶如字。曰維命余不猶兮，奚懟位其不夙。胚父壯以濟童兮，妃内景而中穆。頫思返於貞牝兮，哲懼膏之致焚。窈余不知其畔兮，遵原筮以得垠。《參同契》云：《屯》納子，《蒙》受寅，謂《屯》陽在初，《蒙》陽在二也。《屯》以濟難，《蒙》以養正，其用别矣。納耦者，謂《蒙》二「納婦，吉」，退治内也。夫《屯》、《蒙》各有一陽在内卦，《屯》以蚤見剛健，得建侯之利。《蒙》豈不然，而以柔居初，成坎險而讓平易，所以然者，則時在蒙昧，不宜急見其剛才，素位遲疑，無容怨也。唯是保乾父之剛，内藏其健，納坎水之景，中守其明，則蒙昧可濟，而和靖於心。是故李萼赴顔公之招，臧洪同張邈之死，成敗雖殊，而道在經綸，故得以烈聲自遂。今所遇非人，蒙晦無可别之跡，則出身磐桓，不獲如彼。命之不猶，唯含貞韜明而已。位既不夙，其可爭乎？俯而自思，返於正順，以遠膏火之焚。故事幾幽杳，而生平素尚，甘於戢退，斯有垠岸之可遵者也。

聃當無以尚沖兮，非廢用而頹滑。康違堪以木形兮，激契闊于履發。儷龍玄其貞庸兮，矧秉禮于鄹闕。《老子》云：「當其無，有車器之用。」頹，廢。滑，亂也。嵇康《絶交書》自言七不

❶「力」，據《康熙字典》所注反切，當爲「九」字之誤。

堪。人目康土木形骸，謂不尚飾也。契闊，不合也。履，湯名。發，武王名。子曰：老子其猶龍乎。又人謂嵇康龍章鳳質。儷龍，謂二子皆如龍者。二子以玄爲尚，然且在老，則以無爲用，非並用而廢之，以恣滑亂；在嵇則非湯武之征誅，而不徇司馬。況秉禮教於鄹里闕黨者？其得弗擇地善行，而徒取進趨乎！

維食陰而質滋兮，必吸清以填形。爽脈叛其不來兮，石頑隕而失星。哀冰惻此絲鼎兮，歷棘纆其難康。重遄情于荃側兮，怨霄路之何長。爽，清淑之氣也。脈，微動也。霄路，天路。夫鄹魯之教，以理人性，以正人紀，盡之矣。夫人之生，食陰濁以滋形質，而必受清剛之氣於天，乃以充其體而善夫形色。倘此清剛之氣見利斯昏，叛去形質之内，則如星隕爲石，不復得爲星矣。所以懷冰自戒，憂此一絲之繫九鼎，歷于糾躓之塗，懼不得夫安步也。其自念名義既如此矣，而愛主之心尤不能忘。遄寄此情，欲往就之，姦雄窒路，如天難登，如之何其弗怨也！

狂憤憂而自棄兮，耿三歲而孑遷。遠清塵余稺慕兮，抑朋蹇其企連。巴骨出而仍掉兮，虎靈藉而養巽。尸鼎號以隤庸兮，矧自古之多券。稺慕，如稺子之慕親也。《易》「大蹇朋來」，又「往蹇來連」，謂相率以濟蹇也。巴，巴蛇也。巴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掉，掉尾也。藉，假也。鼎，大也。鼎號，謂天子之大命。尸，如祭者之尸，代居其位。庸，功也。自違君側以來，於兹三歲，而孤踪屢遷，望屬車之清塵，而深其慕憶。蓋願得朋以出大蹇，倘值其人，樂與來連者矣。乃如可望者，若巴蛇之飽，飏尾而游，而大君之威，虎爲狐假，反退養夫巽順，若此者豈足以有爲。神器大名，不可以久借，功之無成，固其所矣。桓温失志於枋頭，劉裕覆師於關内，今古如一，有心者去之唯恐不速也。

遂託膏去聲。以歸音兮，雖先露其何怨。鄰化哀而狎悻能兮，豈不知秋駕之可學。❶ 媒與鳩其還摇兮，覆悔幾之先覺。夢宵征之輕馳兮，畏失轡于罔泱。叶。昏左次余騷縈兮，徼神憫而啟彭。哀，公牛哀也，七日而

❶「可學」上，《衡陽縣志・王夫之傳》有「不」字。當是。

化爲虎。《離騷》：「鮌悻直以亡身。」能，黃能，三足獸。秋駕，御法。夢學秋駕，事見《莊子》。罔泱，荒遠貌。彭，行也。使爲可望者，能如郇伯之爲膏雨，俾得遂所託以西歸，則雖溘先晨露，固所願也。以今者所居非乾浄之土，所鄰而狎者皆化獸之人，則豈不欲學御而得以馳驅哉。乃其或爲良媒，或爲毒鴆，遝雜搖搖，胥不可測。既已覺其不可託，是以逗留而不往，則將使我終不得遂西歸之志者，斯幾先之覺也。使茫然未覺，則往而不叶，歸于一死而已，豈不愈于鄰虎而狎能哉？故曰悔也。既已覺之，則非死之恤，而失身之爲憂，是以夢輕馳而終畏罔泱。人之已窮，神或通之，故當左次憂獨之際，希冀神之見憫而啟以所當行焉。

儔勉釋余之棼緒兮，曰窮通天以迓之。❶帝攽箕以貞倫兮，❷範有事於稽疑。祓端策而氛睞兮，❸火出澤以章景。宗廟震于悔端兮，勞再告而益昞。儔，友也。箕，箕子。火出澤上，《睽》卦。卦六爻，初士，二大夫，三卿，四公，五天子，上宗廟。震，動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上九，老陽變動，故曰「震于悔端」。再告益昞，謂凡兩筮，皆《睽》上九，神之所告，其義甚明，疑可決矣。

好逑暱其姝俟兮，猾貌之庸猜。❹施膚寸以征合兮，羣淫解而卷霓。誠豨溷其難測兮，魍馮軾而增怪。卬孤清以弗堪兮，歧不瞀其所夬。猜叶。○此演《睽》上九之辭，而詳玩其占。好逑姝媛以俟，謂婚媾也。猾，寇也。既爲好逑而毋庸猜，則所謂匪寇婚媾也。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則雨矣。雨則霓爲之卷藏，正氣昌而淫氣不成，如此者以征則疑釋而道合，所謂往遇雨則吉也。豨，豕也。溷，不潔也。謂豕負塗，難測其不潔之心也。魍，鬼也。馮軾，在車中也。謂載鬼一車，其情增人之怪也。豕負難測之穢，鬼增妖怪之情，則以睽孤之道處此，而欲保其清貞，固難堪矣。夫曰婚媾，曰遇雨，似宜往者也。曰鬼，曰豕，又似不宜往者。一爻之占，歧而不合，安能瞀

❶「迓」，《衡陽縣志・王夫之傳》作「御」。
❷「攽」，《衡陽縣志・王夫之傳》作「訪」。
❸「氛睞」，《衡陽縣志・王夫之傳》此二字互乙。
❹「猾」下，《衡陽縣志・王夫之傳》有「革」字。

而決之哉？夬，決也。

訟徙倚而倘逢兮，彖既章余以崇别。女同閨其各袂兮，孰媄與施之可頡。衆美少之膏濡兮，忘衷狠於飾柔。中仲。淳耀其曈曨兮，盟登天而果求。雖輿茷其勿恤兮，矧弢矢之有時。保昆烈以延昭兮，緦杲質於素思。頡叶。○訟，内訟也。中心聚疑，如聚訟然。徙倚，不定也。《睽》之《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袂，所以自飾者。媄，媄母。施，西施。少，少女，兑也。膏濡，澤之美也。兑内剛外柔，柔以飾狠也。中，中女，離也。淳耀曈曨，日之光也。登天，照四國也。輿茷，亦載鬼之義。弢矢，謂後説之弧也。昆，大也。延昭，謂致光于身也。緦，合也。睽上九之象辭，其疑不易決也如彼。中心聚訟，欲得遇卦意以決之，乃觀于《彖》，而知睽之爲道，不苟同而尚别，二女之志不同，美之與惡，豈可頡頏而同居哉！今卦爻之動，不動于兑，而動于離。且睽者，離宫初世之卦，則道宜用離明，而不宜用兑説。衆人無知，爲少女所惑，慕其膏澤，而忘其衷情之狠躁，則以可望爲歸者固矣。若夫中女之含光以照四國者，則非專壹其心于忠貞者，不能求也。使誠得主而爲之死，雖鬼車其勿恤，況今之張弧者，自有其説弧之時。命在天而志在己，唯觀其象，玩其占，保吾正大光明之氣，以體白日於丹心而已，奚復問津于少女之悦、狠羊之躁哉！於占既然，素志亦爾，神與心協，守其昭質，暗投之侶必謝，幽棲之志益堅矣。

亂曰：天昧冥遷，美無耽兮。方熯爲澤，已日霪兮。鑿秕孔勞，矧懷婪兮。督非我經，雌不堪兮。專伏以需，師翰音兮。幽兆千里，翼余忱兮。倉怳寫貞，疾煩心兮。貿仁無貪，怨何尋兮。侵覃二韻通叶。○天，理也。昧，幽也。耽，久著也。已日，更一日也。鑿，熟舂也。秕，粟皮。《莊子》"緣督以爲經"，督如人身之督脈，居中而行于虚。善不近名，惡不近刑，不凝滯而與物推移，所謂緣督也。倉怳，憂貌。貿，求也。天理幽隱，初無定在，遷移于無迹之中，則昔之所可，今或否矣，其得立一必美無惡之事，以耽著而沈溺之哉？如方久旱，則得雨爲澤，更日不止，又爲苦霪。方其四海淪胥，不餘尺土，則矯制興師者，固以足音慰空谷，而久假不歸，釁深改玉，名爲漢相，實漢賊矣。君子之不幸而當此也，留則河山非

有，往則逆順無垠，求以潔身而報主者，如鑿秕求精，亦已難矣！況敢懷富貴之褊心，當去留之大事乎？與物推移而知雄守雌，以苟全其身而得利涉，既非所能爲，則將退伏幽棲，俟曙而鳴。今孤臣在千里之外，吾君介存亡之閒，往逕既絶，來踪未卜，唯幽冥之中，若有朕兆，可翼余忱以必達。人不可謀，天不可問，寸心孤往，且以永懷。思主則愴怳而煩心，求仁則堅貞而不怨，《章靈》之作，意在斯乎！

螘鬬賦 庚申

曦歊方凝，湁雲欲興。玄蚼觸氣，載戰於庭。壺子據梧徙倚，顰蹙而起曰：夫物固有所不自已者哉！于以蒸蒸涔涔，波颭煙委，盈氣盈心，挾爲成理。窮高天而無一罅之舒，亘長日而無須臾之止。平水微摇而淵濼，怒風倏徹于崔嵬。震宕無聊，不知攸似。若舍旃而莫容，唯役情於一死。夫迺不卜遄征，匪誓勿却。憒極紛紜，危偏婥妁。委佗棼藉，緜蜒閃霍。引繩孤徑，凌蹴驅薄。神髓不分，内外交矱。競何求而迅犇，憯不恤夫填壑。爾乃争堂奪坳，趨衍登墳。此馮乘以撐岠，彼昂擊而陟垠。擁攢簇而互進，乍左次而姑屯。旁掠侵地，叢守掫門。山傾嶂疊，浪沓潮翻。槭槭咠咠，迷迷魂魂。前已超越，後仍輪囷。趾繕其怒，鬚傳其云。往勿返顧，來益趨援。於斯時也，參兩相摵，特匹相摽，分朋相於，壹死相糾，居妖反。相誅以喙，相牾以爪，脊不謀心，足不念腦。相懲以全，相奬以殀。目光眢埃，液血傾藼。折絶靡散，横陳傎倒。慘昏旦以怔營，劇自忘其飢飽。鱗鱗塵塵，暴骴載道，猶且歷戰場以逍遥，賈餘威之虔矯。

悲哉，大造之爲此也亦勤矣！誕生萬彙，元氣相緼。謦靈蝡動，充盪芸屯。將使

之含以孳榮，不即於汶悶乎？抑將流騁芒昧，以之於煩冤乎？將使之相呴相濡，樂其類以相存乎？抑將往復相制，而還以相呑乎？生生者不受，而生者又何自以魂魂也？夫有畛者無畛者也，有羣者無乎不羣也。俄而一槖之風，殊乎南北，一染之絲，判乎黑白。始於相矜，終於相賊。溽暑戢而商飈嚴，堅冰解而炎熛赫。旌搖輻轉，氾濫無域。其進也如洪河之出孟門，其返也如楚塞之阻黽阸。蟹負筐而躁，蠭垂螫而螯，隼翔高而攫，盧疾走而獲，駮擇猛而噬，蜮潛幽而射，螳翳葉而侵，鼃張羅而弋，莫不役於一氣之攸興，而忘其元和之本醳。是以羽當筵而讐義，鞅接鑣而搏印，歡指天而儧兆，登茹血以詛葚，汴狙擊以乘晉，吳梟暝而搏襄，殺尸待封於三歲，邲指宵掬於孤航，馬陵驕而朱殷成澮，上黨諼而白骨如霜。成皐之烽迷曉霧，玉壁之燐奪星光，淮堰之膏飫鰻鮪，楊劉之壘泣寒螿，誠度彼而參此，奚徒一螘之彊梁者哉！

夫歕薄而無擇者氣也，攻取之相尋者機也，窮極而無回者往也，消謝而無僇者歸也。然則天不任殺，物不任威，游魂敻求，奚其憑依。縱之也終乎醉象，斂之也函以靈黽。非夫展目千古，潛意清微，當九六之龍戰，湛方寸之玄幾，薰風在襟，滌雨甘飛，旋燀焞之轂，破璚珥之圍，亦何以訖昆蠻之淫嬰，定馮生之息吹也哉？

維時靈雨既降，秋風載清。蕭森踈魄，凉潤綏情。蜻蜓羣遊，歸鳥夕鳴。俯睇垤户，闃爾忘争。靈珠孤警，思移乾精。諶不忘夫吉凶生殺之樞軸，又何患乎險毒之難平！

薑齋文集卷八終

薑齋文集卷九

贊十八首

陶孺人像贊

孝而殉，國人所聞，奚俟余云？慈以鞠，不究其粥，奚以相暴？静好爾音，函之予心，有言孰諶。偕隱之思，已而已而，焉用文之？天或假爾以後昆者，髣髴不迷，唯斯焉之爲儀。

題熊畏齋先生小像贊

爐煙篆輕，茗盌香清。天歸綺閣，人在瑶京。談霏玉屑，度挹芝英。養丹山之彩鳳，族麗景而飛鳴。

雜物贊

雨坐無緒，念平生風物，或時已滅裂，或人間尚有，而荒山不得邂逅，各爲叙其原委而贊之。諸有當於大制作者不與。感其一葉，則摇落可知已。

髮積

糊紙作鍾馗狀，鬅而執簡，空其後，

挂壁間，以納櫛餘之髮。

神力憤盈，食妖充餒。謂髮離巔，其類維□。顧巔已□，□繁有徒。玄冠赭袍，云胡其徂。

氣通

鐫方玉管作綺疏，方暑簪之，以洩蒸溽。亦有冶銀及刻鳥羽本爲之者。

百陽趨首，鬱則或膱。𤫊瓏旁引，紓此亢息。陰升陽脱，不霜而凜。熱中汗背，非爾所審。

天蠶絲

出廣西府江山中。猺獞炙食其肉，有絲如金縷，以綴巾圈。

弗飽女桑，弗眠葦箔。柔堅艶燿，綴彼金玉。乾綱既裂，孰與維之。千金一繭，不及貆貍。

香筒

出納袖中，香霧凝綺疏，則不爇而熏。沈水木、紫檀、象齒、椶竹乃至磨竹，皆任爲之。鏤人物、花卉、峰巒，精者細入毫忽。

香魂化虛，留之以凝。褒衣閑閑，偕爾寢興。□□之夫，薌葎是逐。無所置爾，祛如□□。

鬼見愁

亦草木之實，生武當山谷。或採

令童子佩之，云辟鬼魅。狀類粵西所産猪腰子，而圓小精潤，茶褐色，有深黑文緣其間。

鬼愁不愁，人亦不知。如彼明王，守在四夷。爾不我佩，鬼愁何有！使爾今存，人胥疾首。

料絲鐙

燒藥石爲之，六方合成，外如絲，内如屏，花卉蟲鳥，五采斯備。然鐙其中，尤爲綺麗。

元夕張鐙，漢明創始。窮工取麗，既光且綺。争月揺星，石繭火機。以陰以雨，奪我容輝。

太平鼓

以鐵爲棬，鞔羊革作一面鼓。棬下施十餘小鐵環，揭長柄。擊鼓揺環，琅琅鼞鼞，鐙夕之巷樂也。

三百韶年，河清海謐。歡情踔厲，播于始吉。天山笳哀，漁陽撾斷。凡今之人，孰肯念亂。

活的兒

以烏金紙剪爲蛺蝶，朱粉點染，以小銅絲纏綴針上，旁施柏葉。迎春元日，冶遊者插之巾帽。宋柳永詞所謂鬧蛾兒也。或亦謂之鬧嚷嚷。

暄風未動，春物已翩。人載春心，争物

之先。蘧蘧殘夢，生意不蘇，梟巢人頂，仍啄其膚。

果罩

漆竹絲，或燒假珠子爲之。中固無果，名而已矣。顧非是則不足爲筵。

非以給欲，如彼繡衣。目愉心愜，何必不饑。胡孫充嗉，偃鼠滿腹。安用初筵，貪饕已足。

高柄盌

茗盌下有足，可拱可把，以架承之。古者尊有禁，籩豆有房，應如此爾。

謂爾贅疣，何者非贅？苟便飯歠，放流奚害。擎拳致肅，無患捧盈。措地不可，而後亡傾。

盒袋

用亂髮結繩，作大目網，納盒其中，苟之以行。

匪絲匪枲，取彼亂髮。如山既童，柯將焉伐。饋食往來，露其乾餱。苞苴不諱，亦孔之羞。

高閣

小紫竹爲架，下歛上張，以皮字畫及藁紙，挂壁間。

截彼湘筠，皮我丹策。伸臂以探，攜無曰益。今作字者，匪訟則貨。藏恐不密，畏

爾賈禍。

茶托

緝小草結之，如蒲團狀，大纔如盌，藉茶具，不令蒸歊損案漆。使僧如槌，爾可安禪。不壞色相，浄理乃全。今者羣□，大如修羅。炙手可熱，爾其奈何！

鑪几

大理石爲中，烏木爲邊，似案而小，以承鑪香匙瓶。明窗棐几，香縷縈空。終遠腥羶，願承下風。太玄爲守，介石爲心。君子去我，夜氣惟金。

看相

冶銀作箴管粉合，鑰槖綫囊，蓋《内則》女子所佩，實去而形存者也。紛帨象揥，女職所勤。用絀形傳，聊樂我員。怒馬銜妖，裹袖爲姿。珊珊冉冉，奚有來遲。

袖籠

射者衣大褶，則以幅錦裹袖，《詩》之所謂拾也。射維觀德，容乃德隅。雖云豢袖，不礙卷舒。削幅見肘，恒有殺容。如鷹常攫，雀觳其空。

銘十一首

筆銘

爲星爲燐，於爾分畛。爲梟爲麟，於爾傳真。吁嗟乎，吾懼鬼神。

硯銘

余兩赴端州，未能得一佳石。故水師將軍南陵管燦，舊爲制使丁魁楚開靈羊峽坑，家有數石，其子貽余一硯。知石理者，謂承之以日，則晶熒反射如浮金乳爲獨絶，不在蟲蛀火鬣蕉葉也。庚寅冬，桂林覆敗，爲叛吏挾家人奪去。既返山中，無以和墨，劉平思舁一石子，外璞中膩，參差類小龜，即非至者，亦頗受墨，相隨二十年矣。平思下世來，倏已五載，欽佩故心，聊爲銘之。

平思曰咨，天慭爾以死，不替爾思。爾有□知，錫爾玄龜。蠲爾心，奠爾辭，以斯人遯于迷疑。維□□亂夏，聃曇爲之尸。砥礪爾鋒，無滋遺種于玆土，爾尚不余遺。龜拜稽首，曷敢不式承子之光施。

墨銘

莠讕浮囂，惜爾如珍，微言苟伸。爾不吝，滅爾身。

秘閣銘

柴桑無絃得琴理，何用揮毫而藉此。

硯蓋銘

黄塵玄埃，切近其災。苟藏身之已密，彼於我何有哉！

杖銘

莫如信。

拂子銘

所往爲之，如彼爲也。語助或窮，斯焉取舍。

圍碁銘

子入奩，局摺紙，將欲何爲，勿寧事此。

梳銘

新安黄將軍金臺，披緇稱廣明大師，請余爲小傳，見贈瑇瑁梳一合，云藏之無用久矣，非先生無可贈者。感其意而銘之。

我瞻斯人，皆可贈者。達多迷頭，非無頭也。豈其遠而，神農虞夏。

南窗銘

北窗涼風，南窗夕曛。五柳高卧之心，

夢依京雒。悲哉乎！夕堂拂螘之志，丘首滇雲。

觀生居銘

重陰蓊渟，浮陽客遷。孰忍越視，終詘手援。物不自我，我誰與連。亦不廢我，非我無權。盥而不薦，默成以天。念我此生，靡後靡先。亭亭斯日，鼎鼎百年。不言之氣，不戰之争。欲垂以觀，維自觀旃。無小匪大，無幽匪宣。非幾蝡動，督之網鉗。弔靈淵伏，引之鈎筌。兢兢冰谷，梟梟鑪烟。毋曰殊類，不我覿焉。神之攸攝，鬼之攸虔。蝝頑荒怪，恒爾考旋。無功之勩，不罰之愆。夙夜交至，雹灼雷喧。

薑齋文集卷九終

薑齋文集卷十

家世節録

《禮》：大夫有家。《詩》稱「有邰家室」。司馬遷紀列國爲世家，下况之辭也。今制：七品以下通乎士，六品以上通乎大夫。先驍騎公肇家于今十三世，雖子孫之弗克構乃家，固得以有家矣。夫之不肖，以墜令聞，又遘兹鞠凶，國緒如綫，家亦以殄。嗚呼！維我祖暨考之保此彝命者，寧有替也！夫之最晚生，時得敬聆庭訓者，十百之一二。隨節譔録，肅呈之從長兄萬户、伯兄孝廉，僉曰諧汝從。嗚呼！後之人其尚念之哉！時□□十有二年季秋月朔日乙未，徵仕郎行人司行人介子夫之謹述。

太原王氏，出自姬姓之後，至離次子威而分，至鴈門太守昶而著。□元以上，興替不一。元末有居高郵州之打魚村者，斷爲始祖驍騎公，諱仲一。驍騎公兄弟，或云九人，或云七人。羣雄逐元，公兄弟亦起義兵會焉，或歿于兵中。其與公並顯者，公弟仲二公、仲三公，皆從太祖渡江。仲一公以功授山東青州左衛正千户。仲二公、仲三公各以功累襲長沙、衡州二衛指揮。❶驍騎公生明威將軍上都尉公，❷諱成。從成祖南下，

❶「衡州」，《船山全書》引《族譜》作「茶陵」。

❷「都尉」上，《船山全書》引《族譜》有「騎」字，當是。

功最，陞衡州衛指揮僉事，乃宅于衡。都尉公生嗣都尉公，諱全。嗣都尉公生嗣都尉公，諱能。皆襲世職，終于官。嗣都尉公生昭勇將軍上輕車都尉公，諱綱。累官江西都使司都指揮僉事。輕車公風裁剛正，嫺治文墨。掌衛事時，與太守古公偕見直指使。古公自司馬郎出守郡，執舊屬禮，與公爭西上。公據祖制折之，曳落其裾，直指使以公爲直。會同里劉黃公昊請於廷，❶修南嶽廟，部推公能，檄入川採木，歸督造廟，巋然帝制，崇麗冠五嶽，所費不過五千金，皆公所區節也。事具商文毅公輅碑記。後官江西，與藩臬會紫薇堂，藩使以公伉直，欲以文墨相難，連綴韻語，公應口和之如夙譔，藩臬使皆爲斂容焉。

輕車公生驃騎將軍上護軍公，諱震。字東齋，累官鎮守柳慶參將。始輕車公所與伉太守古公者，擢大司馬。驃騎公以舍人襲職，過司馬門下。古公閱世系狀，知爲輕車公子，問曰：「汝王某兒耶？」應曰：「諾。」古公曰：「王某文武材也，此正思擢之，以紓邊急，今豈其没耶？」對曰：「某父以某時歷江西都使，卒于官。」古公愴然改容，作而嘆曰：「汝父風采，今日若在人目中。虎父不生豚兒，汝但好爲之，無憂不大用。」護軍公泣伏再拜而退。逮致政里居，每舉以戒子孫。至先君，猶能詳道之如昨日事。嗚呼！先正體國用人，争而不忮如此，天下何得不晏然。顧非輕車公之大節實有以厭君子之心者，亦無以得此。驃騎公累官二品，家無餘貲。柳慶居百蠻之衝，懷柔震疊，不侵不叛，其承堂構而報元老之

❶「黃」下，《船山全書》引《族譜》有「門」字，於義爲長。

知，亦有所自來也。

驃騎公長子諱翰。襲職，累官都使。卒，賜葬祭。第四子處士公諱寧。號一山居士，始以文墨教子弟，起家儒素焉。

一山公長子順泉公，諱亨。郡文學。次掌故公，諱雍。號静峰，應隆慶四年鄉貢，初授武岡州學訓，陞江西南城縣學諭，致仕，卒于家。掌故公純懿寛厚，推重倫輩。凡應貢者，類以捷得相競。公屆餼滿，請讓于所受業師，學使者義而許焉，公以遲之閒歲。家世弁組，頗務豪盛，公苦吟清澈，不問家人業。或故詰公曰：「一石穀舂幾許米？」公曰：「一石米。」輕薄者笑焉，公亦不怒。其敦長者行類如此。夫之童年曾于先君篋中見公試論一帙，今忘之矣，記其髣髴，清健樸亮，似楊貞復手筆。至論留侯用四皓争太子，非大臣體，王茂弘不得爲純忠，蓋補《綱目》所未及也。

掌故公生三子，長次峰公，諱惟恭。次少峰公，諱惟敬。次太素公，諱惟炳。補郡文學。少峰公之始生也，掌故公夢有奇徵，故小字曰夢。公姿貌森偉，長六尺，髭鬚疎秀，瞳光透出十步，伉爽尚大節，飲酒至一石不亂。歲時衣大褶，戴平定帽，坐起中句矩。或勸公曰：「君閥閲胄子，郎君又以儒名家，獨不可以儒服乎？」公笑而不應。掌故公之卒，以貲讓弟太素公，隨散隨益之。終身不見一長吏，亦不襒裾于富貴之門。縱酒自匿，而竟日口不道一里巷語。遇人有不可者，面折無諱，而姻黨敬愛，生平如一日。居家嚴整，晝不處于内，日昃入户，彈指作聲，則室如無人焉者。課先君洎仲叔二父誦習，每秉鐙對酒，寘筆硯座隅，令著文藝，恒中夜不輟。仲父偶戲簪一花，驀見

之，作色曰：「此豈吾子弟耶！」故先君兄弟終身不有華曼之飾。先君年在既立，聲望已著，每小失意，猶長跽踰時，必痛自謝過乃已，或時爲勞勉焉。夫之少不肖，蒙譴于先君，仲父述此以見誡，相向欷歔已，哽塞不能竟語。公年五十三，蚤卒，大中丞李公燾爲表墓焉。❶元配馮太孺人，無所出。繼配范太孺人，生三子：長先君；次仲父牧石先生，諱廷聘。字蔚仲；次季父，諱家聘。字子翼，皆郡文學。仲父和易而方介，恬于榮利，博識，工行楷書，古詩得建安風骨，近體逼何、李而上，深不喜竟陵體詩，每顰蹙曰：「何爲作此兒女嚅唲！」晚歲築室埛外，號曳塗居，蒔花植藥，怡然忘物，每謂漆園吏、東皋先生去人不遠。生長兄玉之，起邑文學，以繼絶嗣祖職，官指揮使。季父儒而俠，不屑家人業，裘馬壯遊，敦友睦，事先君如嚴父，生珍之。

先君諱上从𠦝从月，下从耳从甹。字逸生，一字脩侯，志考亭閩山之遊，以顏其居，學者稱武夷先生。少師事邑大儒伍學父先生定相，研極羣籍。已游鄒泗山先生德溥之門，講性命之學。萬曆間，爲新建學者甚盛，淫于浮屠。先君敦尚踐履，不務頑空。嘗曰：「先正有言，難克處克將去，此入德第一持循處，吾力之而未能也。」一切玩好華靡，不留手目。篤孝敦友，省心減務。窺所淵際，大概以克己爲之基也。雅不與佛老人遊，曾共釋憨山德清談義，已聞其論，咈然而退。終身未嘗向浮屠、老子像前施一揖。甲申歲，以寇退遺骴滿野，募僧拾而瘞之，並使修懺摩法，仍曰：「此自王政掩骴骼之

❶「李」上，《船山全書》引《族譜》有「南海」二字。

一事，顧今不以命之僧，吾懼僕傭之狼籍也。已屬之矣，固不容執吾素尚而廢其事。此亦神道設教之意，汝曹勿謂我佞佛而或效之。」

少峰公早世，夫之兄弟不及見先君色養。聞諸先孺人，終少峰公之世，有所呼召，未嘗不稱名以應。每加戒訓，則長跽中庭，非命之起，至客至不起。已乃煦然，無少見顏色。少峰公卒，柴毁泣血。免喪，親故乃不相識。在殯食一溢米粥，力疾執葬事，畚鍤栽植，躬與傭力雜作。范孺人之疾革也，先君方授生徒于衡山。范孺人不欲先君之亟歸，逮屬纊，仲父方以信走報，猶諱言不測。時已昏黑，就主人借一駿馬，馳百里，丙夜抵家。先君體清羸，素不習馳。縱轡馳陰黑中，把火者不相及，卒無傾躓，聞者以爲神助。及歸已復魂矣，匍匐號血，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范孺人以痰疾終，收所唾盂，藏之苫次，每捧以哭，殆于絶聲。耆艾之年，猶作孺子泣。歲時薦于寢，整衣鵠立，每上少峰公、范孺人墓，酹酒泣下。夫之兄弟間請分其勞，皆不聽許。待仲叔二父，終屏息攝足。荼醴之奠，必躬執焉。夫之兄身無一閒言。或遇咈意事，相對二父則笑語如常，脱然忘其所憂戚。一觴一詠，評古跋今，諧適送難，歡如朋友，而危坐正膝，不傷於媟。至於衣無私主，財無私藏，則初以爲適然，未嘗留先君胸中，不足細述也。

萬曆間，諸以理學名者，拱手曳裾，糨褶峩巾以爲容。先君口無過言，身無嫚度，而坦易和粹，衣冠亦如時製，無所矜也。崇禎初，文士類以文社相標榜，夫之兄弟亦稍與聲氣中人往還，先君知之，輒蹙眉而不懽者經日。丙戌歲鄉試楚士于湖南，劉浣松

水部明遇以點定墨牘屬夫之，已授之鐫者，先君怒曰：「汝以是爲儒者分内事耶？」卒不許竟其事。大約窺先君之志，以不求異于人爲高，以不屑浮名爲榮。故性不喜飲酒，而留客卒歡，或至中夜。不以斷肉禁殺爲仁，而啟蟄方長，終無侵害。食品非雞鶩豚魚，未嘗下筯。終身不過狹邪之門，而對歌舞亦爲之適然。投牒歸隱，未嘗岩棲谷飲，而盤桓斗室，竟歲不履城市。自非忠孝大節，卒不修赫赫之行，此以恒久而不可亂也。

先君爲制義，風味似馮具區，詣入似朱大復。每以理極一往，翔折取意爲至，而不多取繢藻。論文則以極至爲主，恒苦作者不能臻己所未到。早受知于邑令胡公，忘其名。自童子中，以國士相期。會學使者有所嗛于邑，故抑先君以示意。繼新安立齋王公宗本令衡，復深相知。凡兩最童子科，乃補郡文學。以文字相知許者，義興周公應脩、太湖馬公人龍、四明陳公圭、温陵劉公春。

先君以萬曆乙卯、辛酉兩副秋榜，分考胡公允恭首薦，太史西溪繆公昌期業定録名次，以對策中犯副考朱黄門童蒙名，黄門不懌，置乙第。是年熹宗登極，以恩予副第者貢太學。先君年已五衰，倦于文場，歎曰：「余分在此，且筮一命，或得報政而邀王言，以補禄養之不逮也。」遂應貢入辟廱。歷滿應部銓，時選政大壞，官以賄定，授正八品官。先君素矜風軌，及是，相知聞者謂必罷選不就。先君笑曰：「積薪何常之有？我應此小用者何意，無亦聊與優游，而以悻悻去哉？」初，仲父聞之，亦爲扼腕。先君自都門歸，欣然盡遺諸胸中，仲父歎曰：「吾兄所謂賢者不測也。」已赴謁選，會烏程當

國，操切以希上旨。其姻家唐元弼者，乾沒副貢籍，求府判所部覈罷之，烏程怒，爲罷銓郎。新銓郎蔡相弈琛會烏程意旨，苛按辛酉副貢，移儀曹，索故紙，束溼甚，暗索賄焉。先君曰：「是尚可吏也乎！吾以求一命爲先人故，俛折至此，若出賕吏胯下，以重辱先人，是必不可。」詣儀曹辭罷。大儀慈谿馮公起龍笑謝先君曰：「覷生氣固不可折者。吾爲選，君必旦暮爲除遣，何有長者而作少年拂衣意氣乎？」先君正色長揖而對曰：「無所辱公嘉惠。某有田可耕，有子可教，終不敢欺天，以暮夜金博一官。」碎假帖而退。夜買驢出春明門，遂歸。蒔藥灌畦，若未踏長安塵者。家居十七載，不一至郡邑，庭亦不通雜賓客，非兩叔父外諸從洎及門問字者，往來都絕。長吏到門，以疾却刺。夫之舉主歐陽方然先生諱霖。相過，請見者三，乃一報見而止，猶不懌者終日焉。

先君少治《詩》，徙治《春秋》。躡屩束經，走安成、亭州問業，所向即傾動人士。已授生徒，精爲研覈。及門達者，先舅氏孝廉譚公允都、舉首歐陽節庵瑾、開建令經元貴陽馬丹鄰之馴。晚歲端居屏人事。里社後進，閒因夫之兄弟以文字求點定，時際欣適，亦爲論次。如郭季林鳳躚、夏叔直汝弼、何偉孫一琦，皆所鑒別，俱爲名孝廉。會喪亂，不得竟其所至。先君和粹不立城府，煥然無所牴牾于物，顧所不可，纖毫不以折意。方謁選時，邑大常卿陳公宗契、零陵銓司蔣公向榮深相引重，欲爲先君地，皆笑而謝之。大參陳公聖典會先君，因致書長安達者。先君受之，中塗發椷，有先容語，遂不復致，櫜之而歸。初欲返之大參，已而曰：「何用作此嶢嶢折彼意爲？」因不果返之。

營道駱都督思恭掌金吾事，監修國史。史成，例薦纂修者，晉所考秩予速選。以同鄉故，咨先君于部。先君亦笑受其咨，既終不以赴部，亦不以返于駱，留笥中，抵家乃焚之。蓋先君大節求盡于己，而不標君子之名以自炫，大要如此。壬午冬，夫之上計偕，請于先君曰：「夫之此行也，將晉贄于今君子之門，受詔志之教，不知得否？」先君怫然曰：「今所謂君子者，吾固不敢知也。要行己自有本末，以人爲本而己末之，必將以身殉他人之道，何似以身殉己之道哉？慎之！一入而不可止，他日雖欲殉己而無可殉矣。」嗚呼！先君之訓，如日在天，使夫之能率若不忘，庚寅之役，當不致與匪人力爭，拂衣以遯，或得披草凌危，以頸血效嵇侍中濺御衣，何至棲遲岐路，至于今日，求一片乾淨土以死而不得哉！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小子之弗克靖也，人也非天只矣。

初，伍學父先生與先君爲師弟子，而相得如友生。先生藏書萬餘卷，居恒謂家君：「此中郎所以貽仲宣者，行歸之子。」後先生猝得熱疾，遽急不能語。先君躬執藥食，先生目語先君，如將有所授者，先君輒俛首不答。歸而歎曰：「吾寧負先生治命，不能受仲宣之託也。」先君嚴于取與，大率如此。夫之所目擊者，未嘗輕過一人飯，亦未嘗輒受一人名刺。凡夫之兄弟所交遊，稍有箋扇之饋，必峻却焉。伯兄己卯上北雍旋，于白下市縳音線。絹製袷衣，著綿以進，彌月不敢呈，漸因先孺人奉之。笑視良久，取而藏之，經冬不御。閒歲，仍返諸伯兄。伯兄復因仲父婉道意，乃以所值授伯兄，始取服焉。兩兄洎夫之有茗菓羹脯之

獻，月不敢再。閒月進之，亦多納而不嘗。兩兄省試歸，曾買小說一帙奉先君，爲解頤之助。開卷視數則，輒束焉。嗣以遺族叔，且曰：「此兒子所奉也。」仲父以閒言曰：「兄之子，幸免不成立。所奉亦筆舌所得，何峻拒之如是？」曰：「其人則吾子也，其物則非吾有也。以吾一人者用物于天地，而數人者取天地之精，不已汰乎！且清心省事，徒以行之他人而不行之吾子，其亦以此忤物矣。且吾以此教豚犬子，尚不能不轇轕浮沉于名利之際，奈何復決堤而先之泛濫也！」凡受業于先君者約數十輩，束脯之儀，以貧而却之者半焉。時亦有所賑予，及爲人排急難，要未嘗輕先期諾之。賢者不得而親，不肖者不得而疎也。夏紵冬絮，擁膝危坐，閒終日而不一語。自夫之有識以來，二十年如一日，亦姻黨僚友所共知，無得而閒焉。

先君嚴於自律，恕於待物，即僮僕亦未嘗深加訶責。以少峰公塋墓爲族人不肖者所犯，一訟之有司，此外無一字入郡邑。曾衣新繒褶過城闉，有鬻薪者醉而突出，以所荷杖刺衣幅裂，落其裾；其人惶遽，故狺狺作不遜語。先君笑曰：「待我執汝索償，而始作此狀未晚，今且去，不須爾也。」其人雖醉，不覺膝之屈也。先君亦顧而去之。又嘗晏出，門外有鬻豆糜者，踞坐門檻，命之起，不起；稍正色詰之，顧瞋目直視，捧其糜擲中先君，巾服皆漬。先君徐步入內易衣，家人皆不測所以，先君亦不語以故。徐聞門外喧豗，則鄰左人共搏其人，盡以所鬻糜投之溝中，捽而將縶之矣。先君易衣畢，遽出語搏者：「彼幸未有所犯于我，直蠢愚不慮難爾，何忍令其荷空甑歸，無用以對妻

子爲？」如其值而授之錢。鄰人皆驚訝，餘怒不已。詰旦乃笑而謂之曰：「子昨者之怒，今可以忘乎未耶？」故里中之醉而號者，争而鬭者，樗蒲而相逐者，惟恐令先君知。鄰有貴介子弟任縣令罷歸，不能輯其奴客虐侮市買小民。先君遇之，則正色視之，雖未加詆訶，而無不倉皇失措者。後遂漸畏而改焉。凡里中郡邑文學，有數至公門請謁者，皆令攜巾衫人走閒道，不敢經過門閈。先君後漸聞之，歎曰：「夫我奈何使人徒畏！」遂以禁步門内。又曾以孟冬攜夫之上一山公塋，歸渡耒水，操舟人索錢不已。從人與之争，其人醉而狂詈，刺刺不休，奮石相擲，及夫之馬首。夫之于馬上勸止之，愈不得止。夫之怒，令人搏之。其人掉舟中流，無可如何。先君見夫之怒不可遏，從容上肩輿去。使人傳命云：「此何難，且歸，徐告于有司捕繫。」夫之乃迴轡而反。抵家，先君色既不怍，又不一語及之。夫之不敢請，遲之數日，乃曰：「前者操舟狂夫，何以不屬之有司乎？」俛而微笑。夫之不覺汗之霑頤。先君乃爲好語慰藉而起。

先君教兩兄及夫之，以方嚴聞于族黨。顧當所啟迪，恒以温顔奬掖，或置棋枰，令對弈焉。唯不許令習博簺擊毬，游俠劣伎。閒坐則舉先正語録，辯析開曉，及本朝沿革，史傳所遺略者，與前輩風軌，下及制藝，剔鐙長談，中夜不息。兩兄淳至，無大過失，時或以小節違意旨。夫之少不自簡，多口過。每至發露，先君不急加詰謫，唯正色不與語，問亦不答。故夫之兄弟亦不易自請釁焉。如此旬餘，必待真恥内動，流涕求改，而後譴訶得施。已乃釋然，至于終世，

未嘗再舉前過以相戒。庭戺之中，暄日嚴霜，並行不悖。恒謂處人己之間，當令有餘，親如子弟，賤如奴僕，且不可一往求盡，況其他乎！昔在京師，見一名冢宰，大書榜云：「本部既不要錢，如何爲人要錢。」亦何至如此以爲君子耶！故其施於家者，張弛如此。而夫之兄弟亦幸以免于惡焉。

崇禎癸未，張獻忠陷衡州，鉤索諸人士，令下如猛火，購伯兄及夫之甚急。先君爲僞胥所得，勒至郡城。僞吏故爲輭語，誘先君致夫之兄弟。先君張目直視，終不答。僞吏怒，將羈先君。先君歎曰：「安能以七十老人，俛仰求活！」沐浴易衣，就親故告別，將以是夕投繯。夫之聞先君在繫，乃殘毀支體，舁簀到郡，守候徹夜，乃不果。明日遂以計脱遁。黄岡奚鼎鉉始以文字與夫之相知聞，至是陷賊中爲吏，力脱先君于險，先君終不與語。

永曆丁亥，夫之避居湘鄉山中，伯兄匿跡東安之四望山，先君間寄手書至，曰：「汝若自愛，切不須歸，勿以我爲念。」時八月二十三日也。書發之明日，遂以覯疾。伯兄踉蹌先歸，夫之以次還，先君顧不喜。已乃力疾率伯兄及夫之上南嶽峰頂以隱。俄而疾急，乃曰：「吾居平無一言可用教汝兄弟者，況今日乎！我即不起，當葬我此山之麓。無以櫬行城市，違吾雅志，且以塋兆在彼，累汝兄弟數見諸不浄事也。」卧病三月，未嘗有一呻吟之聲。十一月十八日平旦，扶起晏坐而終。先君之於患難生死，有如此者。

先君于文詞詩歌，不數操觚。蓋以簡柙性情，懼藝成之爲累也。早歲與學父先生洎詩僧復支頗有酬和，皆削其稿，盡無傳

者。夫之所獲見者，送邑侯梁東銘志仁入計序，及贈處士陶翁萬梧，夫之妻父。文，今皆忘之矣。又曾于刺尾得覩《過應山平靖關》一絶句，今附録焉：「楚塞横開西接秦，平沙風起柳花春。即今江北須回首，渺渺江南愁殺人。」崇禎戊辰春所作也。

先君于書法不求甚工，而終身不作一行草及縱筆大書。易簀之歲，七十有八，先卒三月，所敕夫之兄弟手札，皆蠅跡鴈行如界畫。少所讀書，收束潔齊，五十餘年帙卷如新。生平未嘗敗一陶器。殘楮廢稿，歲聚而焚之。食無兼味，飯止一盂。飲酒不見酒容。諸非時蔬菓，烹飪失宜者，絶不入口。葺屋取蔽風雨。所居一室，淨几堊壁，蕭然無長物。禁夫之兄弟不令置田宅，僅以給一年豐凶之中爲止，曰：「安有儒素而求田問舍者，且貪之媒而禍之始也。」大歡不破顔而笑，大怒不虓聲而呵。北還遇盜于良鄉縣界，掠奪殆盡。會有中丞赴鎮遇焉，遣人存問，並邀往見，欲爲追捕，先君謝而不往。唯一笥中餘二十金，同行者多有所餘，而故闕之，以窮告，先君遂分所餘授之，不取償焉。凡此皆細節，不能具誌，要非先君所留意，聊贅一二語以記素業，用示諸後云爾。

先君元配綦孺人。外大父掌故公諱□。綦孺人淑順孝媚，生子一，三歲而殤。孺人以萬曆甲午歲卒。繼配先太孺人姓譚氏。外大父處士念樂公。諱時章。念樂公性和愷，爲敦篤長者，顧崖岸嶃峻，不可干侮。曾遊巴蜀，有姻戚宰充國，往訪之，因稍留廨舍，其館客倨諂，一言拂意，不辭而出。匹馬走江濱，順流泛三峽而歸。主人數道追贐，已弗及矣。其標致高遠如此。念樂

公配歐陽太母。生子三，長惺敔公，諱允阜。季玉卿公，諱允琳。皆邑文學。中子小酉公，諱允都。中天啟甲子鄉試，乙丑上春官，以文句犯權奄，置乙第。女二，長即先孺人，次適文學伍季咸公一盈，遇亂爲賊所得，不屈，罵不絕口，賊以刀環亂築致殞。先孺人生伯兄介之，中崇禎壬午鄉試。次仲兄參之，弘光選貢，未就廷試，遇亂以疾先先君卒。次不肖夫之，以壬午舉人，授行人司行人，予假養病歸山，今行年四十矣。孫七，敉、敞、勿藥、致、攽、勿幕、敔。敞，伯兄出。敉、致，皆仲兄出。勿藥、攽、勿幕、敔，夫之出。敉以孝殞于難，致早夭。曾孫一生祁，敞出。

先孺人年十九歸先君。以少峰公之嚴，雖先君及兩叔父籍甚士林，未嘗少爲假借，顧于先孺人，則不能不喜道之曰：此孝婦也。先孺人終未自言所以事舅姑者，今故不能述其詳。閒聞之叔母云：少峰公洎范孺人存日，起恒不待曉色，夜則闇坐徹丙夜。茗漿酒餌以進者，不敢使烹飪刀砧之聲聞于外。隆冬不爐，懼煙焰之達也；盛暑不扇，懼其作聲響也。與侍婢語，必附耳嚅呪，雖甚喜，笑不見齒也。少峰公晝出于外，薄暮入，則滌器移案之類，都不復作。如是者終少峰公之世。閒歸寧，外大母頗加慰問，則對曰：「居家固如是，未見翁之獨嚴也。」外大母後述之，輒以爲笑。少峰公卒，范孺人雖慈愷，亦不忍不以事少峰公者事范孺人。執三年之喪，哀泣瘠毀，傾笥篋以襄大事。迨釋服，無以即吉焉。與仲母吳太恭人相得如骨肉，白首無閒言。一庭之中，兄弟誾誾于外，妯娌雝雝于內，歡然忘日月之長。後雖析居，閒十日不往還，

則怦怦若失。季母萬晚得奇疾，性稍亂，先孺人一往問之，則流涕竟日。其卒也，一慟幾絶。從大父太素公暮年喪子，與朱太母就養先君，酒茗必清，蔬脯必治，飴粥果餌，逆探其意而供焉，二十年如一日。每逢綦孺人生忌，躬設香茗拜薦。事掌故公如父，綦太母如母，向卒五十年，言及猶爲慘然變容。對先君如承嚴賓，先君夙有痰疾，煮藥調食，必躬親執事，不以屬之子婦及委僮婢。先君疾革時，先孺人新自病起，羸弱不振，顧蚤起晏息，篝火親事，一如其素焉。家承嚴政，内外栗肅者九代，自先孺人易之以和愷。育夫之兄弟恩九而威無一，遇諸新婦則純用柔道，談笑拊摩，終歲不一蹙其眉，即有過失，不加訶譴，徐俟其悔悟而後微戒焉。顧恒歎曰：「吾性不欲以嚴待人，自此以往，流及于後，將有不率而反脣者乎？雖然，佳兒女豈須人訶責，不肖者操之，益横出矣。人日趨下，顧非吾作法之涼也。」先君宦學四方，家徒壁立，先孺人躬親舂飪，支盈補虚，以佐圖史舟車之貲，費踰千金。而兩兄及夫之鐙丸書卷，衣履贈遺，娶婦飴孫，以及歲時嘗薦、伏臘酒漿之屬不計焉，皆先孺人之手澤也。顧每有羸餘，輒盡散以施婣黨之乏，及他迫而來告者，下迨僮僕，人得取給，恒霈然有餘，終不囊宿一錢，曰：「奈何以有用置無用之地也。」居少不約，居多不豐，順聚散以隨時，故晚遇喪亂，麻衣橡食，欣然如素。夫之兄弟藉以保其硜節，實厚載之無疆也。

先孺人年七十四，伯兄洎夫之同舉。外王母歐陽太君年九十有二，生小西公，舉于鄉。歐陽太君母年八十有四，生元素公炳，舉于鄉，官郡丞。楊太母所生母年九十，

生恥所楊公，舉于鄉，官州刺史。凡四世略相等，戚里以爲盛談。先孺人晚年尤康勝，年踰七十，起居如五十許。以仲兄洎夫之婦陶相繼早世，嗣先君見背，哀愴所侵，始見衰微。己丑歲，夫之不孝，從王嶺外，隔絶無歸理，憂思益劇，遂以庚寅八月初二日，橫罹崩摧，俾年衰劣于先世。嗚呼！無始安再造之功，永天水當歸之痛，此夫之含恨没齒而不慊者也。哀哉！

薑齋文集卷十終

補遺

序七十自定稿

曹孟德言：「老而好學者，唯孤與袁伯業耳。」陸務觀以名其菴曰老學。伯業之學未可知，孟德、務觀之所好，則予既已知之矣。故老而所懼者學，尤所懼者好。好之不已，窮年無竟。秋未盡，蟬不能不吟，已則爲蛻蜋而已，如之何弗懼邪？六十以後，汗漫不復似六十以前，如拾櫧實於敗葉，逢之即掇。居恒謂杜陵夔州後詩大減初年光焰，予且自蹈之。減邪，未減邪，衰邪，思不屬邪，神不凝邪，抑懼而奪其好邪，不能自知，將孰從問之？其間情事不容異於六十以前。世猶爾，吾猶故吾，奚異哉？其或不盡然者，觀其愈入於汗漫可知已。過此以往，知不能更得十年，或夙習未蠲，復有汗漫之云。當隨年以紀，要不敢以此爲學，則使如務觀九十，亦終於汗漫而已。戊辰歲杪戊辰日艸堂自記。

顯妣譚太孺人行狀[1]

不孝夫之既受命於介之，述先君子狀，遂狀先慈譚太孺人。哀哉！先君子几筵方徹，太孺人遽罹終天之慘毒，抑三十四年矣。不忠不孝之兄弟，偷活人間，弗能率迪慈訓，

[1] 此篇已見於本書卷二，題作《譚太孺人行狀》，然字句頗多不同，故復録。

以處一死，而厚載之恩，有心未泯，何能自昧邪？先君子以德威行弘慈，而粹養簡靖，尚不言之教。雖不孝兄弟之頑愚，不能默喻，終不徵色發聲，以施撻戒。每有顛覆違道之行，但正容不語，侍立經旬，不垂眄睞。不孝兄弟悵罔，莫知咎所自獲，刊心欲改，而不識所從。太孺人乃探先君子之志，而戒不孝兄弟以意之未先、志之未承也。詳擿其動之即咎，復之終迷，而禍至之亡日也。申之以長敖從欲之不可終日，而不勤則匱之必仆以隕也。發隱慝以鍼砭之，而述先君子之闇修，以昭滌其昏習。既危責之，抑涕泗將之，然後終之以笑語而慰安之。嗚呼！吾父如油雲在天，而吾母承之以敷甘雨，然而伊蒿伊蔚，終爲枯槁，則不孝兄弟之負吾母，尤甚於負吾父也。如是者不孝兄弟胥有之，而不肖夫之早歲之破轅毁犁也爲彌甚，勞吾母之憂也爲彌篤。至於今老矣，追數生平，鬚眉空負，猶然一十姓百家之蚩氓，啄粒棲枝之生類，不亡以待盡也，何敢復述慈範哉！雖然，懿則昭垂在宗族姻黨者，人不忍忘，固不以爲蒿爲蔚者之弗克負荷而揜令德，姑銜恤以略述焉。

凡太孺人之事舅姑也，不孝兄弟俱不及見，但聞太孺人之以身教子婦承事先君子。言當嚴侍之日，祁寒不炳火，畏煙之出於牖隙也；盛暑不撲蚊，畏箑聲之遥聞也；滌器不漱水，引濡巾而拭之；貓犬擾不敢迫逐，擁袂而遣之。每一語及，夔夔竦立，對子婦如爲子婦時。及述范太君疾痛傾背，則淚盈於睫，不異初喪。以此測太孺人當年愛敬之深，知非涯量可窮，哀我生之晚，不及詳見耳。佐先君子之襄大事也，太孺人自不忍言之，無敢問者。但家徒壁立，

時先君子勤素業，愼交游，薄田不給饘粥，而愼終之厚，倍蓰素封，稱貸繁猥，一皆酬償。斥衣襆，銷簪珥，固不待言，抑數米指薪，甘荼如飴，以成先君子之孝，又不俟有縷言之者而後知矣。不孝兄弟所見者，先君子十年燕趙，❶娶子婦，搆堂室，終不孝兄弟讀書之事，且潤及宗姻，無乾餱之失，類出於太孺人之樽節，則襄大事時心專力竭，宵旦不遑，從可知已。叔母吳太恭人長太孺人二歲，互相敬愛，四十年如一日焉。迨既異居，經月不相見，則皇皇訊問不絕。每促席對語，呴呴如兩新婦。從兄玉之年逾四十，謝諸生，拜世官，冠帶入省，猶手酒漿相勞苦，如撫童稚。季父子翼翁早未有子嗣，置側室，或頗輕之。太孺人禮待之如姒娣，曰：「令叔氏有子，母即貴矣。」姑母適范氏，早寡，守志孀居，鞠其子女，恩逾己生，爲畢昏嫁。至教子婦以寬，畜僮婢以慈，訶叱絕於口，荆笞絕於手，而自然整肅，莫敢褻越。及今念之，不孝兄弟在膝下時，如生時雍之世，春風一庭，靈雨四潤，不知三十年來墮此煙霾中，遂成昨夢也。哀哉！不可復追矣。

前母外王父學博綦公，晚年尚未有子，太孺人承事敦篤，不異所生。綦公垂没，待太孺人而瞑。叔祖太素翁罷諸生，落拓無胤嗣，叔祖母朱井臼不給，太孺人迎養敬事，怡然終老。蓋推事父母者以事綦公，推事舅姑者以事太素翁，誠至而禮洽，亦不自知其厚也。不孝兄弟遘皇天之厄，癸未、丁亥，嬰句索之酷。戊子己丑，夫之愚不自

❶「燕趙」，原互乙，今據《墨寶》改。

量，思以頸血濺乾净土，❶屢貽母以不測之憂。介之奉母匿艸間，茹無鹽豉，病無醫藥，層冰破屋之下，極哀年不可忍之苦，而一意獎礪，俾全瀸塏之節，怡然順受。唯以天傾莫補，人溺無援，邑菀終日，以至於不起。夫之間關嶺表，不得奉臨終之訓。遺命介之，更無餘語，唯歸葬先君子嶽阡之右，遠離城市穢土，協先君子清泉白石之志而已。哀哉！在吾母心安志遂，翛然順命，而不孝夫之通天之罪，固百死而莫贖也。

譚宗故籍茶陵，移於衡陽之重江鄉，世爲甲族。外曾祖樂亭公諱世儒，外王父念樂公諱時章，以隱德世修儒業。外王母歐陽氏，贈奉直大夫和之女，年九十三乃卒。舅氏三，長惺欱公諱允阜，以積學老於場屋。次小西公諱允都，從先君子學，中天啟甲子科鄉試，乙丑會試，以闈牘觸閹黨，置乙榜。次玉卿公諱允琳，❷補郡文學，篤孝養母，國亡後棄諸生不就試。從母適文學伍公一盈，遇亂罵賊不屈死，詳郡志。子婦具先君子狀中。太孺人生以萬曆丁丑閏八月二十二日寅時，得壽七十有四。永曆庚寅八月初二巳時，❸介之奉諱于祁陽山中，其明年合祔于先君子之右。歲在癸亥季冬月，不孝男王夫之泣血狀。

己巳孟秋，夫之手録。凡我子孫，非甚不肖，尚謹藏之。

行狀二首，光緒戊寅夏六月，於井頭

❶「戊子己丑」至「乾净土」十八字，原脱，今據《墨寶》補。
❷「允」，原作「久」，今據《墨寶》改。
❸「永曆」，原爲空格，今據《墨寶》補。

江市先生八世裔孫德忠家見手寫本裝成册者，亟録副以藏。前一首曾刻有目無文，後一首已刻，字句詳略間有不同，故仍録入補遺，以備參攷。平湖張憲和謹識。

自題墓石

有明遺臣行人王夫之字而農葬于此，其左則其繼配襄陽鄭氏之所祔也。自爲銘曰：

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于兹丘，固銜恤以永世。

戊申紀元後三百　十有　年　月　日。

男　勒石❶

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爲之。止此不可增損一字。行狀原爲請誌銘而設，❷既有銘，不可贅作。❸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學，可不以譽我者毁我，數十年後，略記以示後人可耳，勿庸問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

己巳九月朔書授攽。❹

己巳九月書授攽

汝兄弟二人，正如我兩足，雖左右異

❶「戊申紀元後三百　十年　月　日。男　勒石」，原無，據《墨寶》補。又，據《船山全書》所録，一九九二年在王船山墓加固工程中發現墓石，題額作「遺命墓銘」，「繼配」上無「其」字；「孤憤」作「孤忠」；兩「于」字作「於」；原空年月日作「三百二十有五年正月初二日」；書丹及勒石名氏作「門人唐克恕書丹。男攽、敔，孫若、兹、蒼、薳、范、蕥勒石」。

❷「設」，原作「作」，今據《墨寶》改。

❸「作」，原無，今據《墨寶》補。

❹「己巳」至「授攽」八字，原無，今據《墨寶》補。

鄉，正以相成而不相盭戾。況本可無争，但以一往之氣，遂各挾所懷，相爲疑忌。先人孝友之風墜，則家必不長。天下人無限，逆者順者，且付之無可如何，而徒於兄弟一言不平，一色不令，必藏之宿之乎？試俯首思之！

唐欽文六秩壽言❶

永年之道，一言而括矣。一者何也？一也。故爲養生之言者，甚似乎君子也。其侈而之于縹渺之神山，句漏之靈藥，蔓也。其析而之於子夜之天回，卯酉之月仲，曲也。乃其甚似乎君子之言者，曰三五一，一言而括矣。龍與虎一，其體用之謂爾。鉛與汞一，其性情之謂爾。四者與戊土一，其身心之所謂爾。❷君子言固曰：言與行一也，行與心一也，初與後一也。故君子之尤重乎得見有恒者也。《易》曰：「恒久而不已。」「日月得天而能久炤，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於戲！永年之道，至此而奚餘哉！吾嘗求之鄉國而弗覯，抑嘗求之天下而覯者，❸如晨之星，一再覯而已。是殆其生者衆而生生者鮮乎？如采靈艸者，陟名山，歷穹谷，倦歸而得之左右之廬畔，乃三十七年而居然吾老友欽文翁之在我袺襭也。吾奚以知欽文翁而信之哉？曰：一而已矣。頌稱欽文翁之美者，童叟一矣，意者其外之一乎？進而數聞欽文翁之言，條理一矣，意者其發之一乎？乃博而歷稽欽文翁之

❶ 此篇《王船山手跡》（以下簡稱《手跡》）題作《祝欽翁唐世社兄六秩壽言》。
❷ 「心」，原脱，今據《手跡》補。
❸ 「抑嘗」，原脱，今據《手跡》補。

行，以樸以方，以睦以式，蔑不一矣，猶意者其勉行之一乎？于是而浚窺其心，得與失一矣，險與平一矣，恩與怨一矣，榮與凋一矣。然後信之，曰：斯其以恒爲道者也。自今日而溯乎三十七年之前，少而壯，壯而且老，風濤崟岑，閱萬折而不改，欽文翁之所以行年六十而如嬰兒也。則自今日以往，風濤息而崟岑平，安而敦之，以引伸于期頤，猶今日也。果奚以信之哉？蓋其與養生者之言而既合也。其合於養生者之言，非其巵言，而合于君子之言者也。則自生其生，而非倚生于形氣之母矣。日月之得天，得其恒，旦旦暉而夕夕映；四時之變化，不變者其恒，春春暄而秋秋清。于是而日月之光，施及於羣星；四時之成，紹之以獻歲。❶欽文翁以斯道也，被其子孫而式穀之，維尚胥勖之哉！《詩》不云乎：「勿替引之。」奚但勿替焉，加隆焉矣。欽文翁始與其伯子從家石崖游，登堂而拜先徵君，吾因得定交，以至于今。三十七年如一日，此之謂也。浹六秩而爲之言，以侑兩郎君之壽觴。三山鸞鶴之歌，萬石花封之頌，非翁父子所欲，亦非野人之所習也，故以永年之説進。

昭陽赤奮若月中姑洗己丑世弟王夫之而農譔并書❷

蘇太君孝壽説

庚戌新秋，兩唐子爲其母氏六秩壽徵侑詞焉。蒙惟無儀之義，聲稱所難。苟以

❶「獻」，原作「成」，今據《手跡》改。

❷「昭陽」至「并書」二十一字，原無，今據《手跡》補。

多瑕之辭進，奚以殊夫塗之人壽塗之人之親也？矧唐母之孝，得於姻黨之耆舊者盈乎余耳，因而爲之説，顧悠悠者何知，僕將贅耳。今壽欽文翁，復舉而聯之帙，既於相從之義合，且祈引之於唐氏世世子孫，❶俟采彤史者不遺焉。德不孤，百世而一遇，猶旦暮乎！」

請言以壽其親，禮也。是故唐子古遺與其弟須竹，以其母氏蘇孺人六秩而請言於壺子。壺子曰：「今奚以壽子之母哉？無亦惟子之母有其壽者存，而余言以爲之徵也。聞之唐母之事其舅姑，猶夫人之事其舅姑，而異者存；乃自視其事舅姑，若無異於夫人，而不知其異者存。然而則已異矣。❷聞之唐母之事其姑，甫笄入門，而盡代其中饋之勞，以逸之也。姑嬰奇疾，而滌除拭抑，調粥糜，躬藥餌，宵以及旦，以爲恒者二十年，蓋幾不延而延之也。聞之唐母之事其舅，疫而不恤其躬，子女交病而不分其志。其葬舅也，兵猝至，執紼者潰，而誓夫子捐身以護其柳車。是兩者，臨難而無渝也。❸聞之唐母之事其庶祖姑，瞽而養之者五年，痺而養之者二年，浣牏滌第，奉衣櫛髮，手匕目色而不匱，❹以廣其舅姑之孝也。夫如是，足以壽矣。天其無吝于期頤矣乎，而予奚言！」須竹進曰：「笏不敏，忻于心而未能達也。」壺子曰：「余嘗語子以生之説矣。有自生者，有引其生者，斯二者，均之生無殊也，而又奚以殊？未生而生之，自生者也；已生而益之，引其生者

❶「祈」下，《手跡》有「以」字。
❷「而則」，原缺，今據《手跡》補。
❸「臨」，《手跡》作「凌」。
❹「匕」，原作「手」，今據《手跡》改。

也。自生者天，而乾坤之道在父母，則亦人也。引其生者己，而己之意欲不足以生，亦將益之以己之天，是猶天也。夫孝者己之天也，凝天之生于身，天之生存于身矣。通諸其所自生，則父母凝於吾心矣。父母凝于吾心，是吾心之即爲父母，而生我者在是矣。生我者在是而即以生我，是非徒木之于火也，方鑽而固已炎也。雖然，有疑莊周氏之言，以父子爲無可解，君臣爲無可逃也。婦之于舅姑，則君臣之推矣，以爲無可逃，藉有可逃而故將逃之，非猶夫父子之必無逃之心，而不待言其不可也。於戲！知臣之于君，婦之于舅姑，其亦有不可解而非役于不可逃者，鮮矣。❶ 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是不相逮之説也。又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尊卑定分，義秩若不相逮，而絪緼者化醇焉。莊周知其不相逮而不敢逃之，而未嘗見其絪緼也，故君子不取焉。而于以言尊生者，亦末矣。天亢于上，地俯于下，位定而義著，可見者也。地勃生而不自已，不僅安其義之俯，而上感天以其心，于是而絪緼者翕興縈繫，以敦其生之化，則人未之見也。人未之見，而不可解者固存。臣之于君，婦之于舅姑，又奚僅其無可逃而殊于父子之不可解者哉？故《思齊》之詩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嗣音者，如嗣其胎孕懷鞠之化，婦與子無殊之謂也。以孝以生以壽，其又何殊焉？吾與子信之而已矣。」兩唐子得其説，歸而誦以告其母。母曰：「吾何知哉！雖然，是其爲説，何其似吾心也。吾亦惟有不可解者，而今茲之固未有忘焉爾。」

❶「鮮」，原作「解」，今據《手跡》改。

壺子夫之再書❶

唐氏自翔雲公以來，恂恂乎孺子，莊莊乎士，五世如一人一日。榮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亦不能知其深也。余以世誼，得盡悉其內行。故入林以來二十餘年，如黃楊逢閏，筆舌盡縮，而一再爲之引伸，不能自休，非直以須竹之數相與游也。漢東平王有言「爲善最樂」，❷則見人爲善之樂亦可知矣。蒸江南清，嶽巒北媚，春艸盡碧，繁鶯亂啼，籃筍衝煙，柳風到袂，登其堂，見其人，不知心之何以釋然。舉似蘋巖兄，❸言不能及，眉笑而已。人之所以相取者，固自有在，非世情景界所及。苟所取者不在世情之中，則造化之欣厭庶幾不遠，故余兩祝皆以期頤爲言。竊自謂造造而化化者，在于披襟燕語之閒。司靈寵者，應責予豐干饒舌耳。明日晨牕壺道人記。❹

文學孝亮翁欽文墓誌銘

執友孝亮翁欽文唐君，卒於正寢。悼談笑之未旬，遽幽明之永隔。嗣子端典、端笏以誌銘請，含悲增病，不能受命。端典方躬役壙事，端笏越苫次踵門而泣曰：「吾翁待此以安於泉壤。」辭不獲命，輟泣而誌，以翁之信我爲知己也。

唐氏自錢塘遷居衡陽，八世而至沙溪公大表，隱君子也。配劉氏，生文學翔雲公

❶ 題「壺子夫之再書」，原無，今據《手跡》補。
❷ 「王」，原無，今據《手跡》補。
❸ 「舉」上，原衍「於」字，今據《手跡》刪。
❹ 「明日晨牕壺道人記」，原作「壺子夫之再書」，今據《手跡》改。

鳳儀，以文章理學著。配王氏，生知幾公虞際，醇篤世其家。配龍氏，生二子，長文學克雍，受業於余伯兄石崖，次則翁也。翁諱克峻，欽文其字也。天性敦愷，儀範端凝。早年事知幾公，道盡力竭，自然與古爲人子者合符。知幾公安之，以從容林泉，惡言不入於耳者終其世。翁兄先知幾公卒，時湖上擾亂阻饑，墟陌無煙，翁獨冒鋒鏑，執親喪，慎終如禮。唐氏世居郡西之馬橋，爲望族，薨鱗宇櫛，及是再被焚燬，僮僕逃喪，鄉里惡少稱兵侮奪。翁以敏慎靖安，不吐剛而茹柔，貇萊督耕，薙草葺室，和易與物，物樂與之有成。僮僕匿者歸，僅存者長育，未二十年而龜坼之田成繡壤，燕巢之林有苞竹，較知幾公時倍殷盛矣。翁則囊不名一錢，囷不陳一粟，以與當世鉅公長者游。於時龍蛇起陸，風尚豪舉，翁遊其間，恂恂秩秩，言不及臧否，事不及私，當世莫能閒也。物情嶮巇，旦夕百變，而翁一以禮處之。草澤起家至大位者相項背，或慫恿公出筮仕，決相刻保，翁笑而不答，人莫測焉。翁靜澹素規，不爲外誘，壹率其自然而已。唯延宿學教三子成文章，爲當代文學最，用守翔雲公舊德，制科之得失，匪思存焉。至於庭訓有秩，述先進之風，勸戒之於淳龐虛淡，則翁提撕申警，獨伸已意，閒一令折衷於予之不敏，不欲莠言之相閒。故翁子有請事絶學之志，皆翁密授然也。翁心無貳操，事無貳軌，言無貳辭，進與薦紳先生，退與田夫牧豎，皆一致也。即心即言，即言即事，後生駔詐者，始以爲可欺，一見翁而恧縮，翁亦泊然如未有許不信者。故承里役之繁勞，出入於纖介不容之世局，而如海潮之暗退，不知者以爲有術，翁嬰兒已爾。性能容

物所不能容。余目擊一二事，翁絕口不以語人，今亦不敢暴以傷翁志。而自念垂老學道，褊衷不悛，思取法於翁以免咎，老未遑而媿之深矣。終日雅談，暇則寓目書史以自怡，口不一言財利，每嘆曰：「讀者知讀，耕者知耕，舍是而喋喋於賦役獄訟，吾見先輩多矣，未有以此矜能者也。」率此類，壹皆以古道望人，而人不能受，亦且漠然無知者。此世教之所以終不可挽也，余與翁交悼之。翁少年周旋先徵君杖履閒，今四十餘年矣，見予輒愴然道之，不孝不能仰答。與予仲兄礎齋交，每稱述，相與欷歔。故嘗欲仿佛先徵君之典型，則於翁庶幾見之。

翁之没，四方士友及鄉人士少長五十七人，諡之曰孝亮，余以爲允。孝則善承其先，以式穀於後；亮惟明於德之大者，知人情物理無所容其智力，一因本然以應之。於翁非溢美也。翁三載以來，頗示微病，而精魄炯炯，寄意益遠。病既革，猶矜飭如平生。歲在己未仲冬月二十一日辰刻，翁坐而逝。距生之年萬曆癸丑季春月十九日丑時，得年六十有七。配蘇氏，生子四，長端典，邑庠生；次端揆；次端紳，郡庠生；次端笏，邑庠生。女一，未字夭。側室朱氏，生子二，端遇、端邇。端典娶康氏，生子三，常捷娶丁氏，常省娶王氏，常淪聘劉氏。端揆娶方氏，俱早世，未有嗣。端紳亦先翁卒，娶周氏，生子四，常體娶廖氏，夭，未再聘；常渾娶陳氏；常柬娶魏氏；常堅娶劉氏。端笏娶王氏，生子一，常適。端遇聘杜氏。孫女六，一適魏士傑，一許蔣泰階聘，餘尚未字。曾孫三，若性、敘性，常捷出；存性，常堅出。曾孫女四，皆幼。翁以是歲季冬月壬申葬此永福鄉延壽里七里胡衕

塘，首酉趾卯。繫之銘曰：

石可泐，泉可塞，韞素令終，與壤無極。其儀兮不忒，君子哉尚德！大布斂形，因山爲域。式墓者自生其恭，兆於龜墨。嗚呼！兹爲孝亮翁之藏，于萬斯億。

躬園説

須竹將爲園於燕、武二水之湄以讀書，而名之曰躬園，請予爲之説。

壺子曰：「存乎天地之間者，豈不以其躬乎？是故非視何色，非聆何聲，非咀何味，非覺何有。淒然謂秋，暄然謂春，能游得空，能踐得實，存乎天地之間者，唯其躬而已矣。是故君子吾親斯孝，吾君斯忠，吾長斯遜，吾友斯信，躬之不得背也。是故君子不爲不可安，不行不可止，不親不可交，不念不可得，不處不可長，行則行之，違則違之，躬之不得而拂也。是故君子天地以爲宫，古今以爲府，經緯以爲財，節宣以爲用，大而函焉，遠而遊焉，立於萬年而不遺，躬之充也。是故君子貧而不以富易，賤而不以貴奪也，死而不以生貿也，知其是不恤其非，履其實不騁其名，躬之塞也。是故君子非道之世，榮而辱之，非聖之言，美而惡之，符考天下，差之毫釐而知其非，進退古今之言而無所讓，斟酌百世之王而知其適然，躬之券也。是故君子不歆其息，不懼其消，死生亦大矣而不見異焉，外物不累而無所節焉，夙興夜寐，旦旦尋繹而不窮，躬之恒也。是故君子恭以永心，誠以永性，强以永命，九儐在目，《九夏》在耳，禮樂盛於中而血氣榮於外，躬之翕也。是故君子游於

春臺，嬉於良風，琴之瑟之，泉之石之，陟降函輿，咏吟六寓，靡不康焉，以受萬有而不固，躬之闢也。以言乎德則其藏矣，以言乎道則其樞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惟其躬而已矣。」

唐子曰：「先生之言博矣。夫守之而入者之不失，則奚以焉？」

壺子曰：「静不喪有，動不喪無，其庶幾乎！静而無有，其與物徂也。動而無無，其物之貸也。夫躬者，不可徂而無所貸之也。静不喪有，繁盛而不可以要括之。動不喪無，一而已矣。不見有於天下，乃有天下。故周子曰『静無而動有』也。」

唐子無適墓表

湘西學者唐常適，字無適，年十八而没。其父躬園子悼之不欲生。以從予遊，有所授而不能底於成也，予亦悼之而不欲生。緣其天性醇篤，内含明瑩而外不形，故宜悼之甚也。方能言日，即瞻視渟凝，步履安祥，清癯骨立，在儔類中如孤松之出叢樾。既就外傅，讀書之外，無他嗜好。甘粗糲，不喜飲酒，衣無寸帛。篝火對書卷，墨漬襟袖，炷爇裾齊，不以爲念。嘗以涂濘，借一騎過余，見余數目之，面發赤，自是不復乘騎。余省其志堅，欲問津於理道，故無汲汲求名之意，而函之心者自得也。爲文清暢，能達其所欲言。以居母喪，不克就余卒業。依太母侍湯藥，分躬園之勞。極其所可至，必能超流俗而遒上，以有所樹立者。遽以疹疾，爲庸醫所誤，遂致隕折。余以爲士莫尚於志，莫貴於氣。其氣清以毅，其志邃以閎，不待其有成，固可旌也。此其

永藏之土，勒石以表之，知者知之，不知者固非無適之所求知也。無適凡兩納采，皆未成禮。其一先者予少女也，亦謹慧，七歲而夭。躬園爲之立後曰繼性，其再從子。躬園名端笏。母王，先卒。

{
  "filename": "5YSS6JePICDnsr7ljY7nvJYgIDI3MCAg5LiKICDpm4bpg6ggMjAxNl8xNDE5MDQzOC56aXA=",
  "filename_decoded": "\u5112\u85cf \u7cbe\u534e\u7f16 270 \u4e0a \u96c6\u90e8 2016_14190438.zip",
  "filesize": 185802678,
  "md5": "42018c126fa4a2d8ff68e152b4e204de",
  "header_md5": "6d68b93f301b66c0a8fa36de82ea1999",
  "sha1": "26d007b2f8967721641675e9d59811d52709d130",
  "sha256": "9f5ebc3e4cc136885eb6f9446642d1bbb96df2d458cdd455e9ecc2fbca66efbe",
  "crc32": 89993059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08847778,
  "pdg_dir_name": "\u255a\u03c3\u2593\u256a \u255b\u00bd\u2557\u00ac\u2592\u03b1 270 \u2554\u2567\u255d\u00bb\u2593\u2510 2016_14190438",
  "pdg_main_pages_found": 575,
  "pdg_main_pages_max": 575,
  "total_pages": 603,
  "total_pixels": 327561100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